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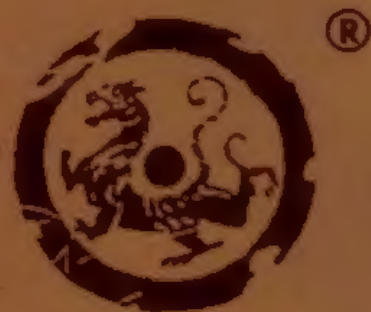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九十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96)



儒 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四十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曾文正公年譜	清·黎庶昌編撰	李瀚章審訂	一
玉池老人自敘	清·郭嵩燾自撰	七二三



儒藏

目錄

曾文正公年譜

清·黎庶昌 編撰
清·李瀚章 審訂

楊世文 校點
劉琳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二年刻本

《曾文正公年譜》十二卷，清黎庶昌編撰，李瀚章審訂。清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曾文正公全集》本。

曾國藩（一八一——一八七二），字伯涵，號滌生，原名子城，字伯涵，號居武，卒諡文正，清湘鄉縣荷葉塘（今雙峰荷葉鄉）人。道光十八年賜同進士出身，入翰林院，從倭仁等習程朱理學，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後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升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工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咸豐二年，奉旨訓練「湘勇」（通稱湘軍），成為鎮壓太平軍的主力。攻佔湖北省城武昌後，署湖北巡撫。咸豐十年加兵部尚書銜，授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次年十一月，加太子少保銜，奉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至同治三年七月，攻破天京，受封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賞雙眼花翎。次年五月，奉命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鎮壓捻軍。因師久無功，復回兩江總督本任。六年，調任直隸總督。九年，查辦天津教案，還任兩江總督。曾國藩主張「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嘗設立安慶內軍械所，製造槍炮、輪船，又與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成為清末興辦洋務事業的首創者。治學嚴謹，其學以程朱理學為主體，倡導「義理、詞章、經濟、考據」四學，有獨特見解，具有一定影響。他提出「早、掃、考、寶、書、蔬、魚、豬」的「八字家訓」，反映了他道學思想。所為古文，卓然成家，文章繼承桐城派，為一時所宗。其家書、日記頗為人稱道。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計一百二十八卷。

是譜編者黎庶昌，貴州遵義人，為曾國藩幕僚，熟知其事，故《年譜》翔實可據。是譜記錄了曾國藩從嘉慶十六年至同治十一年間的主要事蹟。對於曾氏組建「湘勇」、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記述尤其詳盡。曾氏作為晚清一代名臣，身處亂世，扭轉乾坤，實踐了其儒學抱負。但晚清內憂外患頻至，曾氏面對危局，往往力不從心，甚至無可奈何，《年譜》之中有很好的反映。此譜是研究曾氏一生以及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晚清政局的重要文獻。

曾文正公年譜十二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審訂

遵義黎庶昌編輯

卷一 起嘉慶十六年

訖咸豐二年

卷二 咸豐三年

卷三 咸豐四年

卷四 咸豐五年六年

卷五 咸豐七年八年

卷六 咸豐九年十年

卷七 咸豐十一年

卷八 同治元年



卷九 同治二年三年

卷十 同治四年

卷十一 同治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卷十二 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

長沙楊仲蕃刻字

曾文正公年譜卷一

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曾氏祖籍衡陽

國初有孟學公者始遷湘鄉荷塘都之大界里再傳至元吉公族姓漸多資產漸殖遂爲湘鄉人元吉公之仲子曰輔臣公者公之高祖也曾祖諱竟希

誥贈光祿大夫妣彭氏

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字星岡

誥封中憲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王氏

誥封恭人累贈一品夫人考諱麟書字竹亭湘鄉縣學生員

誥封中憲大夫累封光祿大夫妣江氏



誥封恭人。累封一品夫人。仲父諱鼎尊早卒。叔父諱驥雲字高軒以公官。

地封光祿大夫。星岡公以嘉慶戊辰年遷居白楊坪。公兄弟五人。女兄弟四人。公則竹亭公之長子也。

辛未嘉慶十有六年公生。

公生十月十一日亥時。時竟希公在堂。壽幾七十矣。是夜夢有巨蟒盤旋空中。旋繞於宅之左右。已而入室。庭蹲踞良久。公驚而寤。聞曾孫生。適如夢時。大喜曰。是家之祥。曾氏門閭行將大矣。宅後舊有古樹。爲藤所纏。樹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矯若虬龍。枝葉蒼翠。垂蔭一畝。亦世所罕見。

者。

壬嘉慶十七年公二歲。

竟希公孝友敦篤爲鄉里所敬年七十見曾孫極欣愛之。

癸酉嘉慶十八年公三歲。

公幼小時狀貌端重自初生至三歲庭戶不聞號泣聲母江太夫人勤操作不恆顧復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紡車之側花開鳥語注耳流眄狀若有所會晤王太夫人尤奇之。

甲戌嘉慶十九年公四歲。

六月妹國蕙生。



藏

乙亥嘉慶二十年公五歲。

冬十月受學於庭誦讀穎悟竟希公益鍾愛之。

丙子嘉慶二十一年公六歲。

公在家塾以陳雁門先生爲公問字師。十月竟希公薨壽七十有四葬西坑山公哭泣甚哀執喪若成人。

丁丑嘉慶二十二年公七歲。

竹亭公粹然儒者屢應童子試未售績學不怠名其塾曰利見齋課徒十餘人訓誘專勤公稟學於庭訓者凡八年。

戊寅嘉慶二十三年公八歲。

八月妹國芝生。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公九歲。

是年讀五經畢始爲時文帖括之學。

庚辰嘉慶二十五年公十歲。

五月公弟國潢生竹亭公笑謂曰汝今有弟矣命作時文一道題曰兄弟怡怡公文成竹亭公喜甚曰文中有至性語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辛巳道光元年公十一歲。

壬午道光二年公十二歲。

五月公弟國華生。

癸未道光三年公十三歲。



儒藏

甲道光四年、公十四歲。

衡陽廩生歐陽滄溟先生凝祉與竹亭公友善、常來家塾見公所爲試藝、亟賞之。竹亭公請試以題、先生以共登青雲梯、命爲試律詩、成、先生覽而稱善、曰：是固金華殿中人語也。因以女許字焉。是歲始從竹亭公至長沙省城應童子試。八月、公弟國荃生。

乙道光五年、公十五歲。

竹亭公設館同族家塾、曰錫麒齋、公從受讀周禮、儀禮、成誦、兼及史記、文選。

丙道光六年、公十六歲。

應長沙府試取前列第七名。

丁亥道光七年公十七歲。

戊子道光八年公十八歲。

九月公弟國葆生。

己丑道光九年公十九歲。

竹亭公設館石魚之百魯菴公從。

庚寅道光十年公二十歲。

九月公季妹生。肄業於衡陽唐氏家塾從事汪覺庵先

生。公姊國蘭出閣適王氏壻名鵬遠。

辛卯道光十一年公二十一歲。



藏

公自衡陽還家塾。冬月肄業本邑漣濱書院。山長劉元堂先生名象履見公詩文。歎賞不置。以爲大器。

壬辰道光十二年公二十二歲。

竹亭公以府試案首入湘鄉縣學。公從應試。備取以份生註冊。試罷還居家塾。利見齋。

癸巳道光十三年公二十三歲。

本年科試入縣學。時公名子城。提督學政爲岳公鎮南。竹亭公年四十有三。應童試十七次。始補生員。積苦力學。授徒家塾者二十年。至是深喜公之繼起而早獲售也。十二月歐陽夫人來歸。

中道光十四年公二十四歲。

肄業嶽麓書院山長爲歐陽坦齋先生。公以能詩文名噪

甚。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

首題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

王之緒。三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詩題賦得剪。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

得秋光入卷來。公啟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

語大悅。因爲畱信宿乃別。

乙未道光十五年公二十五歲。

公寓長沙郡館。會試不售。畱京師讀書。研窮經史尤好昌黎韓氏之文。慨然思躡而從之。治古文詞自此始。



丙申道光十六年公二十六歲。

會試再報罷出都爲江南之游。同邑易公作梅官睢甯知縣因過訪之。由清江揚州金陵沂江而歸。公久寓京師窘甚從易公貸百金過金陵盡以購書不足則質衣裘以益之。比歸里陳所購廿三史竹亭公問所自來且喜且誠之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爲汝彌縫但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公聞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家足不出庭戶者幾一年。

丁酉道光十七年公二十七歲。

公聞瀏陽文廟用古樂詣瀏陽縣與其邑舉人賀以南等



諮考聲音律呂之源流。留兩月乃歸。過長沙。適劉公蓉與
 湘陰郭公嵩燾均在省城。應試相見。權甚縱談。今古昕夕
 無閒。留月餘。始各別去。公妹國蕙出閤。適王氏壻名待
 聘。十月。公生子。命名楨第。十二月。公謀入都會試。無
 以爲資。稱貸於族戚家。攜錢三十二緡以行。抵都中。餘三
 緡耳。時公車寒苦者無以逾公矣。

戊戌道光十八年公二十八歲

正月入都門。寓內城西登墀堂。本科會試。

欽派大總裁大學士穆彰阿公及朱公士彥吳公文鎔廖公鴻
 荃欽命四書首題言必信行必果次題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三題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公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詩題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

房考官季公芝昌同鄉中式者五人甯鄉梅公鍾澍茶陵陳公源充尤公至好。四月

正大光明殿覆試一等

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

賜同進士出身。

朝考一等第三名進呈

宣宗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

見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少時器宇卓犖不隨流俗。既入詞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賢激清天下之志。讀書自爲課程編摩



記注分爲五門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曰饋貧糧曰詩文鈔曰詩文章。時有論述不以示人。讀書務內自足亦性然也。中式後更名國藩。八月請假出都與凌公玉垣郭公嵩燾偕行道出襄樊舟次安陸遇大風鄰舟數十鮮有完者公舟獨無恙。十二月抵家。曾氏自占籍衡陽以來無以科名顯者。星岡公始督課子姓受學賓禮文士公遂以是年成進士入翰林。星岡公年六十健在後公官至學士堂上猶重慶至侍郎星岡公猶及見之。京朝官無及其盛者。公之以翰林歸也親友踵門而賀竹亭公治酒款客比酒罷星岡公語竹亭公曰吾家以農爲業雖富貴毋失

其舊。彼爲翰林事業方長。吾家中食用無使關問。以累其心。自是以後。公官京師十餘年。未嘗知有家累也。

己道光十九年。公二十九歲。

正月鄉里天行痘證大作。公季妹及子楨第皆染痘殤。季妹年十歲。楨第生甫十五月也。四月公至衡陽。五月至耒陽縣。謁杜工部祠堂。遂至永興。有曾紀詩者。執贄願從事。公爲書勸之以學。六月還至耒陽。舟行出昭陽河。至清泉縣之泉溪市。還寓石鼓書院。數日乃抵家。議修譜牒。清查源流。八月公由邵陽至武岡州。還至新化及安化縣之藍田市。十月抵家。公妹國芝出閤適朱氏壻名

詠春。公弟國華出繼叔父高軒公爲後。十一月初二
日子紀澤生。是日啟行北上竹亭公高軒公送之長沙。
十二月由漢口行次羅山縣遇大雪遂畱度歲。是歲始
爲日記逐日記注所行之事及所讀之書名曰過隙影。
公會試座師朱文定公士彥卒於位。

庚子道光二十年公三十歲。

正月由羅山啟行至周家口換車入都寓宣武門外南橫
街千佛菴與同年陳公源充梅公鍾澍聯課爲詩賦。四
月移寓淀園掛甲屯十七日散館。欽命題正大光明殿
賦以執兩用中懷永圖
爲韻詩題賦得
人情以爲田。取列二等第十九名引



見授職檢討。是科散館。改部屬者二人。改知縣者三人。餘皆留館。六月移寓菓子巷萬順客店。病熱危劇。幾不救。同寓湘潭歐陽小岑先生兆熊經理護持。六安吳公廷棟爲之診治。八月初病漸減。始能食粥。九月乃大愈。

欽派順天鄉試磨勘官。十月移寓達子營之關侯廟。與同年編修錢振倫同寓。十二月移寓棉花六条胡同路北。竹亭公入都。公夫人歐陽氏。公弟國荃子紀澤從入都。

辛丑道光二十一年公三十一歲。

正月元日入

大內。隨班朝賀。嗣是歲以爲常。初十日偕同鄉京官至淀。

園遞摺謝

恩爲湖南岳常澧各處被水緩徵借給籽種。去歲大西洋英

吉利國兵陷定海

宣宗命大學士琦善往廣東查辦。是月報英吉利攻破沙角礮臺直逼虎門。

上通諭中外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琦善革職。閏三月竹亭公出都還湘。五月梅公鍾澍在都病故公爲經理其喪委曲周至。六月管理長沙府會館事。益陽胡公達源卒公作誄詞輓之。七月皇上御門侍班。善化唐公鑑由江甯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



從講求爲學之方。時方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兼治詩古文詞分門記錄。唐公專以義理之學相勸。公遂以朱子之書爲日課。始肆力於宋學矣。八月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十月充

國史館協修官。二十八日偕同鄉京官遞摺謝

恩爲岳州水災蠲免錢糧。

公寓書善化賀公長齡自陳其所

學所志。十一月十五日公長女生。後適湘潭袁氏。塤名

秉楨。公弟國荃肄業京寓。公爲之講課。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公三十二歲。

公益致力程朱之學。同時蒙古倭仁公六安吳公廷棟昆



明何公桂珍、竇公塋仁、和邵公懿辰及陳公源充等往復討論，以實學相砥厲。其爲日記，力求改過，多痛自刻責之言。每日必有記錄，是爲日課。每月中作詩古文若干篇，是爲月課。凡課程十有二條：一曰主敬，二曰靜坐，三曰早起，四曰讀書，不二，五曰讀史，六曰謹言，七曰養氣，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曰月無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門。是春，英吉利洋船駛入鎮江，沿江諸城多不守。和議成後，乃退出海口。七月，公弟國荃出都，公送之都門外蘆溝橋，以詩爲別，有句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公弟國潢生庚辰歲，國華生壬午歲，國荃字沅

甫也。

癸卯道光二十三年公三十三歲。

三月初十日

上御正大光明殿考試翰詹

欽命題如石投水賦以陳善閉邪謂之敬爲韻烹阿封卽墨論詩

題賦得半窗殘月有鶯囀

欽定一等五人萬青黎殷壽彭張芾蕭良城羅惇衍公列二等第一名十四日引

見奉

旨以翰林院侍講升用。五月考試差。六月欽命公充四川正考官以趙楫副之。七月公第二女生。公



出都行至保定府病暑不能食扶病而行閏七月行至西
 安李公星沅時爲陝西巡撫延之署中治醫藥數日病漸
 愈卽啟行人蜀八月初四日抵成都接准吏部咨文已
 於七月十五日補授翰林院侍講之缺具呈四川總督寶
 興公代奏謝

恩摺

是科四川鄉試首題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次題體羣臣也
 子庶民也三題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詩題賦得萬

點蜀山尖揭曉得士宋文觀等六十二名副榜十二名如例

九月二十一日由成都回節十一月二十日抵都門覆
 命充文淵閣校理公居京師四年矣宦況清苦力行節儉而
 遇窮困及有疾病死亡者資助必豐四川差竣得俸千金

寄家爲餽遺族姻之用。

甲辰道光二十四年公三十四歲。

正月陳公源充之妻易安人病卒於京寓其子遠濟生甫一月公攜之宅中僱乳媼字養之以次女許字之。二月侍班於

文淵閣贊

經筵大典。三月二十四日移寓前門內碾兒胡同西頭路北。四月考試差。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翰林院自侍讀以下詹事府自洗馬以下每日

召見二員。公於二十日



召見勤政殿。派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八月新甯江公忠源以公車畱京師。因郭公嵩燾求見公。江公素以任俠自喜。不事繩檢。公與語市井瑣屑事。酣笑移時。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顧嵩燾曰。京師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江公自是遂師事公。二十八日。公第三女生。後適羅氏。忠節公澤南之子名兆升。九月分校庶常館。十二月
初七日。

上御門。轉補翰林院侍讀。公作字初學顏柳帖。在詞垣兼臨楮帖於詩則五七古學杜韓。近體專學杜。而於蘇黃之古。

詩溫李之近體亦最爲致力。還書家中訓勉兄弟以立志有恆爲本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靜四曰謹言五曰有恆。公子紀澤是歲入家塾塾師爲長沙馮樹棠先生卓懷。

乙道光二十五年公三十五歲。

三月

欽派會試同考官簽分第十八房薦卷六十四本中式周士炳等十有九人。是科湖南中式八人皆長沙府籍貴州中式之黃輔相與姪彭年二人原籍醴陵而狀元爲蕭錦忠朝元爲孫鼎臣去秋鄉試南元爲周壽昌亦於是科入翰



林公時管理長沙郡館事題名之日公爲聯語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蓋佳話也。五月初二日

上御門公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

恩召見於勤政殿。六月轉補左庶子。夏閒癰疾發至秋微

愈。自是以往癰疾恆作以至老年未得全瘳也。九月公

弟國潢國華入都。二十四日

上御門升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次日具摺謝

恩召見。

宣宗時每歲舉行

御門之典至四五次。京朝官缺多以其日

簡放示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之意。合肥李公鴻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舉人。是年入都會試受業公門。公大器重之。十月初十日。

皇太后萬壽十五日。

頒恩詔於太和殿。公祖父母父母以公官皆封中憲大夫。恭人。十一月唐公鑑乞假回湖南。公爲校刻其所著學案小識一書。十二月十二日補。

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二日充。

文淵閣直閣事。公名位漸顯。而堂上重慶門祚鼎盛。公每以盈滿爲戒。自名其書舍曰求闕齋。其說云。求闕於他事。

而求全於堂上也。同鄉京官及公車在都門者遇疾患窮窘之事恆有求於公。公嘗謂銀錢則量力攸助。辦事則竭力經營。人莫不稱厚焉。

丙道光二十六年公三十六歲。

公與弟國潢國華相砥厲於學。有如師友。爲國華納資入監。應順天鄉試。五月考試差。九月十八日公第四女生。後適湘陰郭氏。郭公嵩燾之子。名剛基。夏秋之交公病肺熱。僦居城南報國寺。閉門靜坐。攜金壇段氏所注說文解字一書。以供披覽。漢陽劉公傳瑩精攷據之學。好爲深沈之思。與公尤莫逆。每從於寺舍。兀坐相對。竟日。劉公



謂近代儒者崇尚攷據、敝精神、費日力而無當於身心。恆以詳說反約之旨交相勸勉。寺前有祠一所，祀崑山顧亭林先生。十月，公在寺爲詩五首，贈劉公以明其志之所嚮。公嘗謂近世爲學者，不以身心切近爲務，恆視一時之風尚以爲程而趨之。不數年，風尚稍變，又棄其所業以趨於新。如漢學、宋學、詞章、經濟以及一技一藝之流，皆各有門戶，更迭爲盛衰。論其原皆聖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譽，校沒世之名，則適以自喪其守而爲害於世。公與劉公傳瑩討論務本之學，而規切友朋，勸誡後進，一以此意爲兢兢焉。公在京所爲詩古文，不自存錄，隨時散佚。是冬

以後乃稍擇而存之。公弟國華應鄉試未售仍畱京肄業。公弟國潢賁

覃恩誥命南歸。十月二十一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湖南瀕湖圍田水災奉旨蠲緩錢糧湖南水災迭奉

恩旨至是初用公名領銜奏事。十一月聞祖妣王恭人之訃請假兩月設次成服。恭人歿以九月十八日壽八十歲十二月葬湘鄉二十四都木兜衝。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公三十七歲。

三月移寓南橫街路北。四月二十七日奉



旨考試翰詹。

欽命題遠佞賦以清問下民常厥德。韻。君子慎獨論詩題賦得澡身浴德。

公名列二

等第四名。五月引

見奉

旨記名遇缺題奏

賞大卷緞二件。六月奉

旨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次日遞摺謝

恩召見勤政殿。

欽派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取士

咸安宮學教習黃文璧等十三名景山官學劉紹先等十五

名宗學郭崑齋等十五名覺羅官學崔斌等三十名八旗

學張春第等四十八名。七月公弟國荃以府試案首入

湘鄉縣學。十月

欽派武會試正總裁中式楊登魁等六十四人又

派殿試讀卷大臣凡武進士弓矢技勇

上親閱之派大臣及兵部尙書侍郎等侍班。十月二十日領

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沅澧一帶水災奉

旨蠲緩錢糧十二月初九日又遞摺謝

恩爲三廳歉收緩征屯田。是歲山東河南亢旱盜賊蜂起兩

省大吏交部嚴議。



欽差柏後陳孚恩前往捕盜平之。李公鴻章、郭公嵩燾、李公宗義均以是科成進士。

戊申道光二十八年公三十八歲。

正月初八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上年水災借給籽種。二月二十四日子紀鴻生。漢陽

劉公傳瑩移病歸籍公爲文以送之。七月公弟國荃科

試一等補廩膳生。九月十四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因水災奉

旨撫卹。十八日

欽派稽察中書科事務。公官至卿貳名望漸崇而好學不倦其

於

朝章國故如會典通禮諸書尤所究心。又采輯古今名臣大儒言論分條編錄爲曾氏家訓長編分修身齊家治國爲三門其目三十有二。公嘗謂古人無所云經濟之學治世之術壹衷於禮而已。秦文恭公五禮通考綜括天下之事而於食貨之政稍缺乃取鹽課海運錢法河堤各事鈔輯近時奏議之切當時務者別爲六卷以補秦氏所未備。又採

國史列傳及先輩文集中誌狀之屬分門編錄條分近代學術用桐城姚氏之說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爲目依彙輯



儒藏

之。星岡公病風痺踰年，公令弟國華出都還湖南。十月，聞劉公傳瑩以病卒於家，公設位哭之，爲墓志一篇，家傳一篇，刻石寄其家。劉公所著述無成編，獨於金氏孟子集注攷證中搜得朱子所編孟子要略一書，公爲校刻行於世。二十三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本年水災之區奉

旨蠲緩錢糧。公官京師十年，俸薄不給於用，取資稱貸。及官侍郎，每歲以其所得俸銀數十兩爲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族戚之貧者。

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公三十九歲。

正月初九日率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災區借給籽種二十二日奉

旨升授禮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

恩召見

上嘉勉焉公勤於供職署中辦事無虛日八日一至淀園該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員咸服其條理精密

三月十四日值班

召見三十日又

召見每有奏對恆稱

上意禮部翰林院詹事府署中皆有土地祠祠皆祀先儒韓



編藏

愈禮部之祠復有孔子木主胥吏相沿莫知所自公取木主焚化而爲文以祀韓子辯正其謬夏督修長沙府會館旋又修湖廣會館位置亭榭有紆餘卓犖之觀八月初二日奉

旨兼署兵部右侍郎二十五日

欽派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十七日

欽派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初四日

欽派順天武鄉試較射大臣武鄉試分四圍王大臣分較公所

較中式者五十二名二十六日率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水災奉



旨蠲緩錢糧。是歲東南各省大水民飢江南浙江湖北均展期九月舉行鄉試。湖南賊匪李沅發倡亂於新甯戕官據城分擾黔粵邊境粵逆亦從此萌芽矣。先是江公忠源在籍擒獲會匪雷再浩遂以知縣揀發浙江署秀水縣事辦理賑災及保甲甚得民譽。公聞新甯之亂恐匪黨尋仇及江公之家遂致書江公勸其棄官以赴家難。未幾而賊黨潰竄江公家亦無損焉。十一月十五日聞祖考星岡公之訃請假兩月設位成服。星岡公之卒以十月初四日壽七十有六歲葬於八斗衝遷王恭人之柩附葬。十二月十一日

孝和睿皇后升遐公以禮部職任所在不俟假滿卽日入內供辦其署中他事仍不與聞。

庚戌道光三十年公四十歲。

正月十四日

宣宗成皇帝升遐

硃諭遺命四條其中無庸

郊配無庸

廟祔二條

文宗嗣位諭令臣工詳議具奏。十五日奉移

孝和睿皇后梓宮於漪春園。十六日

諭臣下議行三年喪禮。二十三日、

召見咨以大禮。二十六日、

上御太和殿頒登極詔書。二十七日、王大臣九卿集議覆奏郊配、

廟祔二事、公專摺具奏稱、

遵命無庸

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

郊配一條、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疏對甚晰。時恭遇

登極覃恩、加一級、請封三代、皆封榮祿大夫、公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賍封叔父母。二月初二日、



內賜

遺念衣一件、玉佩一事。是日奉移

大行皇帝梓宮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初六日奉

上諭、侍郎曾國藩所奏頗有是處、其餘京堂及科道等所奏各
抒已見、殊少折中。各摺均著發還。欽此。初七日

召見公奏對甚詳、

上益嘉之。初八日奉

上諭、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
實直陳、封章密奏等因。欽此。三月公遞應

詔陳言一摺、奏稱用人行政二者并重、然凡百庶政著有

成憲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惟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皇上春秋鼎盛。與

聖祖仁皇帝講學之年相似。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亦請廣開言路。借臣工章奏。以爲考核人才之具。疏入奉

上諭。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納。連日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羅惇衍等。各陳時事。朕四降旨褒嘉。其通政副使王慶雲。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及科道等摺。分別准行交議。如該



侍郎摺內所請保舉人才廣收直言送經降旨宣示諒各大
小臣工必能激發天良弼予郅治惟稱日講爲求治之本我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初卽命儒臣逐日進講寒暑無閒朕紹承
丕業夙夜孜孜景仰

前徽勉思繼述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
各該衙門察例詳議以聞欽此初四日奏入春以來雨澤
稀少農田待澤孔殷亟請設壇祈禱以迓和甘而慰民望
一摺十二日

孝和睿皇后

升祔尊恩公呈請本身妻室封典十五日公弟國潢入都相

見極權時以職務繁劇不遑兼顧家事悉以屬公弟經理
十九日下淀園恭送

孝和睿皇后梓宮奉安昌陵。四月初四日奏陳日講事宜補
前摺所未備凡十四條其於講官員數進講之地所講之
書陳講之道以及講官儀節體制等事皆詳攷

聖祖御製文集會典與

國史列傳各書先定大概規模於贊助

聖學之中寓陶成人才之意猶前疏中之指也。十二日

宣宗成皇帝

升配覃恩加二級請封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公仍以本身妻室



應得封典。賜封叔父母。十七日、

欽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十九日、移寓賈家胡同南頭路西。
二十九日、

欽派朝考閱卷大臣。是科入館選者五十八人。是月湖南新甯賊酋李沅發就擒。檻送京師斬之。上年收復新甯巡撫馮公德馨奏報李逆死於亂軍中。春間李逆復出。馮德馨逮問遣戍。

詔以駱秉章爲湖南巡撫。五月初二日、公第五女生後殤。

十四日、在署考試各省優貢。時奉

旨令部院九卿各舉賢才。公疏薦五人。奏稱李棠階以學政歸



家囊橐蕭然品學純粹可備講幄之選吳廷棟不欺屋漏
才能幹濟遠識深謀可當大任王慶雲閎才精識腳腳踏
實可膺疆圉之寄嚴正基洞悉民隱才能濟變江忠源忠
義耿耿愛民如子六月初四日奉

旨兼署工部左侍郎十四日

欽派朝考拔貢閱卷大臣是科取士二百餘人七月公弟國
棟以縣試案首入湘鄉縣學年二十有三歲與公入學之
年同公每綰部務悉取則例博綜詳攷準以事理之宜
事至剖斷無滯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
校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八月十

一日

召見詢以工部職務公奏對詳悉移時乃退。二十一日

欽派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取士五十名引

見記名者二十人。九月十八日恭送

宣宗成皇帝梓宮奉安慕陵

欽派

梓宮前恭捧

冊寶大臣。二十四日

饗奠禮畢禮部堂官各加二級。二十五日具摺謝

恩。次日

皇上駐蹕秋蘭行宮、

諭隨扈各員均加一級。十月、

回鑾奉

旨兼署兵部左侍郎。十一月十三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水災州縣蠲緩錢糧。十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奏元旦禮

節、

硃批嚴飭禮部堂官分別交部議處察議尋奉

旨准予抵銷處分。是年夏閒廣西賊匪大起巨股數十。六月

逆首洪秀全與其黨楊秀清蕭朝貴等起於桂平縣之金

田邨爲數最眾且悍。



詔以向榮爲廣西提督起用林則徐爲

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勦以前雲南提督張必祿督師會勦廣西巡撫鄭祖琛革職既而林文忠公則徐卒於道張武壯公必祿至潯州亦卒

詔以李星沅爲

欽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廣西巡撫

辛亥咸豐元年公四十一歲

正月初十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上年災區借給籽種十四日

上祇謁

慕陵行初周年禮。禮部堂官悉從公奉

旨派畱署辦事。二月、

上諭廣州副都統烏蘭太馳往廣西幫辦軍務。二十六日公

弟國潢出都還湖南。粵西賊勢益熾。三月、

上命大學士賽尙阿爲

欽差大臣前赴廣西督師。以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爲之

副。初九日公奏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一摺。奏稱天下大

患一在國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

調該省額兵竟無一足用者。他省可推而知。當此餉項奇

絀。惟有量加裁汰。痛加訓練。庶餉不虛糜而兵歸實用。謹



鈔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三案進呈疏入

召見嘉其切中時弊

諭以俟廣西事定再行辦理疏畱中 十四日禮部奏請以宋

臣李綱從祀孔子廟廷時福建巡撫徐繼畲原奏稱李綱所著書有周易傳論語說二種公復查得綱所著中興至言建炎類編乘閑志預備志各書

文淵閣著錄者梁溪集建炎時政記二種奉

旨准其從祀在先儒胡安國之次 四月二十六日公奏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一摺維時

上孜孜求治在廷臣僚鮮以逆耳之言進者廣西軍事日棘



尙阿公以端揆大臣出而督師中外驚愕。公意欲爲人臣者趨尙骨鯁培其風節養其威稜遇有事變乃可倚之以折衝捍患不至畏葸退縮。公所陳多切直之語疏入時恐犯不測之罪。

上諭曾國藩條陳一摺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尙可取朕自卽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卽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著置左右用備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欲求獻納之實非徒沽納諫之名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除廣西地

利兵機已查辦外。餘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頗爲切要。自維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過當之言。不加節取。采納不廣。是卽驕矜之萌。朕思爲君之難。諸臣亦當思爲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國家可收實效也。欽此。公是疏得奉優旨。時稱盛事焉。是月李文恭公星沅卒於軍。五月詔授鄒鳴鶴爲廣西巡撫。十八日唐公鑑入都。召見十餘次。極耆儒晚遇之榮。二十六日公奉旨兼署刑部左侍郎。次日具摺謝。



恩梓以前疏激直未獲咎戾具申感激之意。六月襄尙阿公抵桂林疏調江公忠源隨營差遣。江公方丁憂在籍應調赴粵。烏蘭太公一見而極重之。畱於幕府。每事必諮焉。復委募楚勇五百人助剿。是爲湖南鄉勇出境剿賊之始。公前官翰林時與倭仁公唐公鑑輩講學。逐日記注。中輟數年。劉公傳瑩爲公書齋額曰養德養身。縣縣穆穆之室。至是公乃仿程氏讀書日程之意爲日記。曰縣縣穆穆之室。日記其說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極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極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

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以貫之。每日自課以八事曰讀書曰靜坐曰屬文曰作字曰辦公曰課子曰對客曰復信。觸事有見則別識於其眉。八月

欽派順天鄉試按檢大臣。公兼攝刑曹職務繁委。值班奏事入署辦公。蓋無虛日。退食之暇。手不釋卷。於經世之務及本朝掌故分彙記錄。凡十有八門。大學士琦善公在新疆辦理番案得罪。

欽差大臣薩迎阿公前往查辦。奏請將琦善交刑部治罪。奉旨逮問。閏八月琦善至京師。入刑曹。欽派軍機大臣三法司會審。琦善自寫供摺千餘言。謂由薩迎



阿之陷害在廷諸公亦頗咎薩公原奏之過當。時薩公代琦善任，未旋京邸，會審之際，琦善爭辯不已，軍機章京邵懿辰駁詰供詞十九事，諸公不之省，乃議傳薩公所隨帶查辦之司員四人赴法堂與琦善對訊。至有議反坐者，公獨曰：「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

旨查辦，則研鞫乃其職分。司員職位雖卑，無有傳入廷尉與犯官對質之理。若因此得罰，將來大員有罪，誰敢過問者？且諭旨但令會審琦善，未聞訊及司員，必欲傳訊，當奏請奉旨然後可。爭之甚力，詞氣抗厲，四坐爲之悚動。其事遂已。廣西逆匪竄陷永安州城，僭僞王號，賽尙阿公督師由桂林

進剿二十一日、

上御門聞永安失守之警、督兵將帥皆奉

旨申飭。二十六日、禮部考送軍機章京。二十九日、刑部考送

軍機章京。九月初一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水災州縣豁免錢糧。十月十二日、

欽派順天武鄉試大主考、以沈公兆霖爲之副。是科中式武舉

一百六十六名。十七日、試竣覆

命、

召見。十一月初三日、監視

郊壇開工。十九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新甯縣經兵亂奉

旨蠲免錢糧與倉穀之未完者。又因武陵等州縣水災蠲緩錢糧。十二月十八日公奏備陳民間疾苦一摺。奏稱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爲大患。目前之急務。其大端有三。一曰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二曰盜賊太眾。良民難安。三曰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其時銀價昂貴。朝野均以爲苦。宣宗曾飭部院衙門各省督撫議變通平價之法。公疏於弭盜賊清獄訟二條請

申諭外省。思所以更張之。其平銀價一條。卽於次日續遞銀錢並用章程一摺。奏稱十年以來。中外臣工奏疏言錢法者



不爲不多。臣之所深服者，惟吳文鎔、劉良駒、朱嶠三疏。謹就三臣原奏，參以管見，擬章程凡六條，并鈔錄吳文鎔等原疏進呈。

御覽奉

旨交戶部議奏。二十六日，監視

慕陵隧道開工。是歲，公選錄古今體詩凡十八家，又選錄古文辭百篇，以見體要。

壬咸豐二年，公四十二歲。

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兼署吏部左侍郎。次日，具摺謝。

恩。二月十九日、隨扈祇謁

幕陵。是月、廣西永安州賊竄出、官軍大挫、總兵官長瑞等四人陣亡、賊撲攻桂林省城、都統武壯公烏蘭太追賊至將軍橋陣亡、江公忠源之軍初與烏公偕至、是回籍、益募楚勇赴桂林防剿。三月初二日奉

宣宗成皇帝永安地宮、

上行虞祭禮回鑾。初七日奉

神牌

升祔、頒

恩詔於太和門。初八日、率同鄉京官遞摺謝



恩爲豁免屯丁實欠。

欽派會試搜檢大臣。十一日廣西警報至都下奉

旨烏蘭太向榮交部嚴加議處。賽尙阿交部議處。公赴部會議以軍務關係重大議處罪名宜從重者不當比照成例會議罷後公專摺奏請從嚴議處。

詔改從寬典焉。十八日禮部奏請以宋臣韓琦從祀孔子廟廷。二十七日奉

旨派恭送

太廟冊寶。三十日公第六女生後字衡山聶氏壻名緝槩。

歐陽夫人之兄柄銓入都。是時粵匪猖獗河工未合京

畿亢旱人情驚懼。

上詔求直言內閣學士勝保上疏失檢交部嚴議部議降三級調用公奏請

特旨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一摺

上納用焉疏畱中四月初一日

宣宗成皇帝

升配詔禮部諸臣各加一級廣西省城解圍賊竄陷全州入

湖南境掠民船將浮湘而下江公忠源以楚勇破之於蒼

衣渡五月賊竄陷道州六月十二日

欽命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次日遞摺謝

恩附片奏請試竣後

賞假兩月回籍省親。公自己亥之冬入都供職十有餘年。由翰

林七遷至侍郎。

眷遇甚隆。中間星岡公衰老疾篤。屢思乞假歸省。於勢未得。至是得江西試差。乃請假回籍。

硃批允之。二十四日馳驛出都。二十九日過河間府。吳公

廷棟權守河間。相見於途次。七月十三日道過宿州。周

公天爵方引病在籍。以函約公相見於旅店。縱談今古。自

夜達旦。乃別去。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和縣境小池驛。

聞訃。江太夫人於六月十二日薨逝。公大慟。改服奔喪。取



道黃梅縣覓舟未得乃乘小舟渡江至九江府城僱舟泝江西上。賊於六月由道州竄出陷桂陽州。是月陷郴州。由安仁醴陵下犯長沙省城。湖南各郡舊有會匪蠢焉欲動。湘鄉尤多匪蹤。縣令朱孫詒緝治甚勤。禮請邑中儒士羅公澤南、李公續賓、兄弟王公鑫、劉公蓉等團結鄉勇加以訓練。而竹亭公以鄉老巨望總其成。是時鄉團以湘鄉爲稱首。八月十一日公舟至黃州登陸。十三日抵武昌。常公大醇爲湖北巡撫來唁。公始聞逆匪撲長沙之警。十四日由武昌啟行。十八日抵岳州。取道湘陰甯鄉。二十三日抵家。哭殯旋謁星岡公墓。逆賊大股均至長沙官

軍亦漸集。江公忠源於南門外近賊壘爲營，賊不得逞。

詔以張亮基爲湖南巡撫。張公入守長沙，以左公宗棠入贊軍幕。九月十三日，江太夫人葬於下腰里宅後山內。賊用地道轟長沙城，官軍拒卻之。時承平日久，驟經兵亂，人心惶怯，謠言四起。雖未見賊之地，亦相率挈家驚走。公在家，遇鄉里人則教之以保守之方，鎮靜之道。賈尙阿公至長沙，奉

旨逮問，以徐廣縉爲

欽差大臣，督兵剿賊。

十月，長沙圍解，賊渡湘西，竄甯鄉、益陽、東出臨資口，大掠民船，竄湘陰，陷岳州。官軍數萬人自長

沙拔營追之。十一月賊船蔽江而下陷漢陽府城。張公亮基於賊退後搜捕土匪甚嚴。畱江公忠源之楚勇二千入省垣防守。時巴陵匪徒晏仲武等作亂。江公忠源以楚勇往討擒之。是月湖南巡撫奉

上諭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等因欽此。十二月武昌省城失守湖北巡撫常文節公大醕等殉難。十三日公奉到寄諭草疏懇請在家終制并具呈請巡撫張公代奏繕就未發



適張公專弁以函致公告武漢失守人心惶恐懇公一出郭公嵩燾至公家力勸出保桑梓公乃燬前疏於十七日起行二十一日抵長沙與張公亮基籌商一以查辦匪徒爲急務二十二日拜摺敬陳團練鄉民搜查土匪大概規模且稱長沙省城兵力單薄行伍空虛不足以資守禦因於省城立一大團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招募來省實力操練既足資以剿捕土匪於防守省城不無裨益是摺奉

硃批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欽此公又附片奏稱臣在京供職十有四年今歲歸來祖父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之

葬亦未盡禮。若遽棄庭闈而出而莅事，萬分不忍。請俟賊氛稍息，國防之事辦有頭緒，卽當回籍守制，以遂烏私。維時羅公澤南領所招湘鄉練勇三營已至省城，仿前明戚繼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練。公爲之酌定訓練章程，故疏中及之。其後良將輩出，實濫觴於此。瀏陽會匪煽亂，號曰徵義堂，其匪酋爲周國瑜，聚黨逾萬人。江公忠源以楚勇往出其不意，一戰破平之。武昌陷後，

詔授向榮爲

欽差大臣，徐廣縉逮問。前湖廣總督程喬采革職。詔以張亮基署總督。又



特命琦善爲

欽差大臣偕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督兵馳赴楚豫之交堵賊北竄又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爲

欽差大臣出省堵剿

曾文正公年譜卷二

癸丑咸豐三年公四十三歲。

正月公在長沙督辦街團委在籍江蘇候補知州黃廷瓚、安徽候補知縣曹光漢編查保甲以書函勸諭不用公牘告示。又以書徧致各府州縣士紳其大致以爲團練之難莫難於集費宜擇地擇人而行之。目前急務唯在清查保甲、分別良莠以鋤暴爲安良之法遇有匪徒密函以告卽行設法掩拏處辦庶幾省文移之煩可期無案不破。其書中有不要錢不怕死二語公所自矢者一時稱誦之。十一日張公亮基赴湖北署總督任江公忠源從行其楚勇



畱長沙者江公忠濟劉公長佑接統之。二十二日耒陽常甯報有匪徒嘯聚白沙堡擾及嘉禾境。公調派劉長佑李輔朝帶楚勇五百王鑫帶湘勇三百二十五日啟行進剿未至而常耒之匪聞風先潰。適衡山縣境之草市土匪竊發楚勇湘勇畱衡山一戰平之。二月初三日奉上諭封疆大吏翦除百惡即可保衛善良著該署督撫等認真查辦並著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體察地方情形應如何設法團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十二日公奏嚴辦土匪以靖地方一摺奏稱湖南會匪名目甚多近年有司掩飾彌縫任其猖獗非嚴刑峻法無以銷遏亂



萌時公於長沙城中魚塘口爲行轅設審案局委候補知州劉建德照磨嚴良峻承審拏獲匪徒立予嚴訊用巡撫令旗卽行正法或卽斃之杖下分別會匪教匪盜匪及尋常痞匪名目按情罪以處辦公意純用重法以鋤強暴而殘忍嚴酷之名在所不辭也是疏入奉

硃批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欽此。初賊之犯長沙也調集各省兵勇數萬人旣而追賊東下其餘丁散勇逗遛湖南或數十百人爲羣出沒附近邨墟遇湘水行船上下輒以兵差爲名強封之而詐索其財商旅畏憚百物幾不通公捕得強封民船之川兵三人徑行斬決梟示江

千由是游手斂迹。風帆暢行無阻。賊陷武漢兩城後。犬掠民船數千艘。於正月初旬括掠丁壯婦女數十萬人。驅入舟中。順流而下。旌旗蔽江。沿江城鎮皆失守。十一日陷九江府城。十七日陷安慶省城。二月初十日攻陷江甯省城。將軍忠勇公祥厚、總督陸公建瀛等殉難。賊遂據爲僞都。僭僞號造宮殿。分其黨林鳳祥等北竄。二十一日陷鎮江府。二十三日陷揚州府。皆踞守之。向公榮總統各路兵勇十餘萬追至金陵。而城已陷。遂駐營城外。琦善公率領北方各路官兵攻圍揚州。是爲江南江北兩大營。劉公長佑等旣破衡山土匪。餘黨竄入攸縣界。遂督勇追剿。而



安仁縣土匪又起劫獄燒官署在籍候選知州張榮紐帶鎮筓勇數百與楚勇會剿平之。江公忠源赴鄂尋奉旨授湖北臬司又奉

旨令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江公上書於公言今日辦賊之法必合江楚皖各省造戰船數百艘調閩廣水師數千人先肅清江面而後三城可復否則沿江各省後患方長。公治水師之議萌芽於是矣。湖北崇陽通城兩縣匪徒大起聚黨數千人江公領兵勇於三月初旬回南剿捕。公飭江忠濟帶所部楚勇由平江前往會剿。初五日劉公長佑楚勇回長沙公亦飭其馳赴崇通會剿三戰而匪徒殲焉。江公

遂盡挈楚勇下赴江南。省城所招湘鄉練勇千餘人署巡撫潘公鐸議汰之還鄉。公前調取三百餘人以王鑫領之。勦土匪於衡永各屬。其畱未汰者操練無虛日。塔齊布公方署長沙營都司。忠勇冠時。人鮮知者。公一見大奇之。委密捕巨盜數名。皆剋獲。千總諸殿元領辰勇數百人亦經公所識拔。公委塔齊布兼管領辰勇與湘勇合同操練。膽技精強。遂成勁旅。三月。潘公鐸具摺告病。駱公秉章仍奉

旨署湖南巡撫。以四月十一日到任。奏委塔齊布署撫標中軍參將。各州縣捕送匪徒來省者漸多。嚴刑鞫訊。日有斬



梟杖斃之案前後所戮者二百餘名。湘中匪徒聞風斂迹。李公瀚章以己酉選拔朝考出公門下。時署湖南益陽縣。事上書於公。勸以緩刑。公未之從也。安化縣屬藍田市有串子會匪聚眾謀亂。公飭湘鄉縣知縣朱孫詒以練勇往捕。擒百餘人。事乃解。桂東縣有江廣邊界匪徒竄入。城陷。公與駱公札委張榮組帶三廳兵勇往剿。又調候補道夏廷樾督湘勇七百餘人繼之。未幾桂東平。駱公增募湘勇一營以監生鄒壽璋領之。歐陽夫人挈子女出都還湘。夫人之兄柄銓隨行。五月初三日抵長沙。尋歸湘鄉。公弟國葆募湘勇一營駐紮長沙南門外。江公忠源

奏請招練楚勇三千赴江南助剿奉

旨允之。公因函致江公之弟忠濬、忠淑與寶慶府知府魁聯，令招寶勇、湘鄉縣知縣朱孫詒，令招湘勇來省操練。然後遣赴大營，與江公舊部合成一軍，以壯其勢。江公以四月初七日由鄂東下行，抵九江，值賊船數百自金陵上竄，再陷安慶，直抵湖口，勢趨南昌省城。江公方駐守九江，十日即馳至南昌，籌備防守。部署粗定，而賊抵城下，設法堵禦，賊不得逞。江公飛檄請援於湖南，湘中聞鄰省之警，人心惶恐。公初擬六月歸行小祥之祭，而湘省官紳並倚公爲防守，公乃札張榮組駐營永州，王鑫駐營郴州，以防南路土



匪而調夏廷樾羅澤南以湘勇回省適奉到

寄諭因金陵賊船駛赴上游有回攻長沙兼擾南昌之語有旨令各省督撫嚴防并令公與駱公會籌防禦駱公咨提督鮑起豹調兵來省并札飭所募寶勇湘勇三千人畱省城聽調。六月十二日公與駱公會奏辦理防堵事宜一摺。公又專摺奏稱搜拏土匪隨時正法省局委員添派候補知縣屬雲官審訊各案粗有頭緒。臣母喪初周擬回籍修小祥之禮適聞粵賊回竄江西。臣應畱省城會籌防堵不敢以事權不屬軍旅未嫻稍存推諉。是日又與駱公會摺奏參長沙協副將清德請

旨革職以儆疲玩而肅軍政。又專摺奏保署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千總諸殿元懇

恩破格超擢并稱該二人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

臣一併

治罪。附片特參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理營務等款請交

部從重治罪。江忠淑募新甯勇千人朱孫詒募湘鄉勇

千二百人均抵長沙。公檄江忠淑由瀏陽赴江西朱孫詒

由醴陵赴江西夏廷樾郭嵩燾羅澤南以兵勇千四百人

由醴陵繼進合計援江兵勇三千六百人。是爲湘勇出境

剿賊之始。二十二日公與駱公會奏撥派兵勇赴江西

援剿一摺。湖南調各路兵勇防守省城者數千人塔齊



布公逐日抽調操閱。暑雨不輟。公亟獎其勤。提督鮑起豹至省城。乃宣言盛夏操兵之非。由是營伍咸怨塔公。以及於公。時復與湘勇爭訐。公所奏參之。副將清德乃依附鮑起豹。而與塔齊布爲仇者。公前疏入。二十九日奉到上諭。塔齊布著賞給副將銜。諸殿元以守備補用。先換頂帶。以示獎勵。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奏請將性耽安逸。不理營務之副將革職治罪。一摺。清德著革職。拏問。交張亮基。駱秉章訊明。定擬具奏等因。欽此。由是兵伍益怨公矣。七月。公以省城籌防之事粗備。援江之師已成行。遂回籍省親。家居數日。復出至省垣。

時新甯勇援江者行抵瑞州遇警而潰。至義甯復行招集以進。湘勇援江者以七月十九日抵南昌。二十四日與賊戰。小挫。陣亡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羅信東、羅鎮南四人。湘勇死者八十餘人。羅公澤南以諸生講學。湘人多從受業者。是役陣亡各員皆羅公弟子也。賊攻南昌屢以地道轟城。官軍堵之。江公忠源復以書致公。謂長江上下任賊船遊弈往來。我兵無敢過問者。今日之急。唯當先辦船礮。擊水上之賊。時郭公嵩燾在江公幕中。力主水師之議。文宗寄諭各督撫亦屢及之。公商之巡撫駱公。奏請勅調廣東瓊州紅單船放出大洋。由崇明入江口。以擊賊於下。



游調廣東內江快蟹拖罟船由梧州府江泝灘水過斗門浮湘而下出大江以收上下夾擊之效。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湖南營兵與湘勇斷斷不和。七月十三日提標兵與湘勇械鬪。公但將湘勇棍責。八月初四日永順協兵與辰勇械鬪。公咨提督請按治軍法未行也。初六夜永順協兵掌號執仗至參將署欲害塔齊布公。塔公匿菜園草中以免。兵眾燬其房室。旋出至公所館撫署側射圃中大譁。駱公步出諭飭之乃解。時有勸公據實參奏者。公曰爲臣子者不能爲

國家弭亂反以瑣事上瀆

君父之聽於心未安也。二月中曾經奏請移駐衡寶二郡就近
剿辦土匪。遂定計移駐衡州以避之。因與駱公商調塔齊
布領寶勇辰勇八百人益以撫標兵移駐醴陵調鄒壽璋
領湘勇駐瀏陽以防江西之賊調訓導儲致躬所領湘勇
一營往郴州以防土匪。公弟國棟率所領湘勇上駐衡州。
八月十三日公具摺奏言湖南衡永郴桂各屬爲匪徒聚
集之數數月以來聚眾爲亂巨案疊出。臣卽日移駐衡州
就近調遣附片奏調委員屬雲官等隨往差遣。十四日公
由長沙起行繞道湘鄉抵家省親。以二十七日抵衡州府。
先是南路土匪屢起次第剿平。江西吉安府屬土匪大起。



太和安福二縣失守。江公忠源派羅澤南以湘勇往剿。大破之。擒斬數千。克復兩城。餘匪潰竄湖南。界茶陵安仁皆不守。公乃調塔齊布以兵勇往剿平之。王公鑫駐營郴州。聞江西援軍營官陣亡之信。欲回籍募勇赴江西剿賊。以抒公憤而復私仇。上書於公。詞氣忼慨。公嘉其義。札令來衡州面商。以討賊之事。公言。近日大弊在於兵勇不和。敗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於徵調之時。彼處數百。此處數十。東西抽撥。卒與卒不相習。將與將不相知。地勢乖隔。勞逸不均。彼營出隊。而此營袖手旁觀。或哆口而笑。欲以平賊。安可得哉。今欲埽除更張。非萬眾一心不可。擬再募

勇數千與援江各營合成一軍交江公忠源統之以平賊。八月二十二日江西省城解嚴賊竄陷九江府湖口縣。仍陷安慶省城皆踞之。復分股上竄湖北張公亮基以兵五千人扼守田家鎮賊至則大潰。江公忠源閒道馳援戰不利北屯廣濟賊因上犯鄂渚。張公亮基奉

旨調任山東巡撫以吳文鎔爲湖廣總督。吳公者公會試座師也。九月初由黔赴鄂道出長沙以書招公至省垣相見。公以軍事方殷未遑離次。吳公星馳赴任。時賊已陷黃州漢陽北擾德安南及興國湖南岳州戒嚴。駱公秉章馳書與公謀防堵。公以茶陵安仁旣平札調塔齊布等軍速赴長

沙并調援江之湘勇回援。二十七日奉

上諭、長江上游武昌最爲扼要、若稍有疏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曾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撥礮船、派委得力鎮將馳赴下游、與吳文鎔等會合剿辦、力遏賊衝、毋稍延誤。欽此。十月

初三日奉

上諭、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爲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酌帶練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籌撥供支。兩湖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欽此。王公鑫募湘勇、初議欲爲援江諸軍復仇、旣而聞賊竄湖北之警、駱公因札令募勇三千赴防省城。公見王鑫氣太銳而難專



用也。既爲書以戒之。又函致駱公言。兵貴精不貴多。新集之勇。未經訓練。見賊易潰。且餉糈難繼。宜加裁汰。駱公未能用。維時羅公澤南由吉安率勇回湘。李公續賓分領一營。戰功卓著。又有楊虎臣。康景徽。所帶湘勇二營。先後自江西回抵長沙。合以王鑫新募之勇。及所調兵勇。赴防省城者不下萬人。總督吳公到鄂。屢請援師。時又奉

上諭。武昌情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遵照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礮駛赴下游會剿。以爲武昌策應等因。欽此。公商之駱公。請飭王鑫帶所招湘勇赴鄂。旋以賊船東竄。湖北解嚴。湘勇亦未北行也。公言。今之辦賊。不難於添兵而難於籌



餉不難於募勇而難於帶勇之人。不難於陸戰而難於水戰。江公忠源之守南昌也。派夏廷樾、郭嵩燾在樟樹鎮製造木牌數十具。載礮於其上。擬衝賊船。牌甫成。將發而賊退出鄱湖。至是公亦於衡州仿造衝牌。既試之。水面鈍滯難用。乃買民船改造礮船。二十四日。公具摺奏言。武昌現已解嚴。臣暫緩赴鄂。并請籌備戰船。合力堵剿。該匪以舟楫爲巢穴。長江千里。任其橫行。欲加攻剿。惟以戰船爲第一先務。臣卽在衡州試行趕辦。果有頭緒。卽親自統帶駛赴下游。是疏奉

硃批。所慮甚是。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欽此。時廣東解江南

大營餉銀過長沙公附片奏請截畱四萬兩以爲籌辦礮船召募水勇之資。湘勇營制以三百六十人爲一營每營用長夫百四十人合爲五百。公之選將領以四科爲格。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辛苦。公欲募成六千之數合江公忠源舊部足成萬人甫立此議江公遂奏請以公所練六千人出省剿賊奉

上諭湖北情形緊要已有旨令江忠源暫畱剿賊著曾國藩卽將選募之楚勇六千名酌配礮械籌雇船隻由該侍郎督帶駛出洞庭湖由大江迎頭截剿肅清江面賊船想曾國藩與江忠源必能統籌全局也欽此。鄂中兵勇前防田家鎮者



潰後或逃竄湘中劫掠行旅公捕得卽斬以徇民賴以安
是月公致書湘鄉人士議建忠義祠於縣城祀援江陣
亡營官四人而以湘勇附祀焉江公忠源回軍漢陽奉
旨授安徽巡撫并

諭令楚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時賊已踞安慶議建廬州
爲省會工部侍郎呂文節公賢基在籍辦理團練賊自舒
桐北竄呂公迎剿陣亡周文忠公天爵亦卒於家江公見
鄂賊甫退皖事尤棘力疾提師北趨廬州行至六安病甚
十一月奉

上諭宋晉奏曾國藩鄉望素孚人樂爲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覓

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速殄賊氛等語。現在安徽逆匪勢甚披猖連陷桐城舒城逼近廬郡呂賢基業經殉難江忠源患病皖省情形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戰船攔截追剿任令賊踪往來自如以致逆匪日肆鴟張。該侍郎前奏亦曾籌慮及此著卽趕辦船隻礮位并前募勇六千由該侍郎統帶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欽此。前此

寄諭有肅清江面之語各省亦苦賊踪颺忽公壹以水師爲急所造木牌旣不可用水師舟艦無人經見剗爲此舉相顧



色賊。公日夜苦思，博採眾議，岳州營守備成名標廣西候補同知褚汝航、知縣夏鑾等先後奉委抵公行轅。公畱置戎幕，遂詢知拖罟、長龍、快蟹、舢板各船式，鳩集衡永工匠，依式製造。公研精覃思，不遺餘力。彭公玉麟、楊公載福來營，公弟國葆亟稱兩人之才，公拔而用之。廣西巡撫勞公崇光委解礮二百尊赴鄂，道出衡州。時田鎮防兵已潰，公因截畱其礮位，并護解之水手，以備教練水師之用。公以湖南庫款不敷，提用其募練之餉，特勸捐接濟。公選派員紳設局於各州縣，不用官牘，以防抑勒。自刊軍功執照，用撫藩鈐印，自六品至九品，按貲填給。常甯縣土匪起。

縣城失守。公調千總周鳳山、公弟國棟帶勇往剿。十一日，賊竄踞羊泉洞。又調張榮組、儲玫躬帶勇會剿。十四日，陷嘉禾。犯藍山。又竄踞道州之四庵橋。公又添調鄒壽璋、魏崇德帶勇往剿。各營與賊戰，均有斬獲。而儲玫躬之功爲多。公與巡撫駱公會奏，常甯土匪滋事，戕官現已派勇往剿，拏獲首要各犯一摺。二十六日，公具摺奏言，籌備水陸各勇，馳赴安徽會剿，而船礮水軍一時未能就緒。前經奉

旨特派廣西右江道張敬修購辦夷礮，廣礮千尊，并帶工匠自粵來楚。臣專候該道來楚，乃可成行。附片奏請設立水路



糧臺提用湖南漕米二三萬石以資軍食。又附片奏請經手勸捐之款，準歸入籌餉新例，隨時發給部照，以免捐生觀望不前之弊。公前擬募陸勇六千，本以付江公忠源統帶，尋奉

旨籌備水師，始建水陸萬人，大舉東征之計。先派江公之弟忠濬帶勇一千名赴皖，公則經營戰艦，規造礮船二百號，僱民船二百以從其後。船行中流，陸兵則夾江而下，其規畫大局如是。庶事草創，經費繁鉅，有求弗應，則與巡撫駱公書，函往復。駱公委曲應副，漸以就緒。公嘗以蚊虻負山，商距馳河自況。又嘗有精衛填海，杜鵑泣山之語。蓋公之水

師爲肅清東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間最爲盤錯艱難之會矣。十二月初一日委褚汝航至湘潭分設一廠監造戰船。其衡州船廠委成名標監督之。造船大者快蟹次曰長龍。又購民間釣鉤船修改以爲礮船。褚公又依式添造舢板小艇數十號。兩廠之船往來比較互相質證各用其長。潭廠所造尤堅利矣。賊船回竄湖北仍陷黃州。公致書於總督吳公言今日南北兩省且以堅守省會爲主。必俟水師辦成乃可以言剿。湖北巡撫崇綸公奏參督臣閉城株守奉

旨切責。吳公乃出督師於黃州。吳公遺書於公其略云吾意堅



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爲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而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率爾東下。東南大局。恃君一人。務以持重爲意。恐此後無有繼者。吾與君所處固不同也。公得書深憂之。駱公秉章調羅澤南等湘勇二營。泝湘而上。會剿土匪。初十日抵衡州。公與羅公商摧兵事。更定陸軍營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四哨。每哨八隊。親兵一哨六隊。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每營用長夫百八十人。營官哨官隊長以至勇夫薪糧分毫悉經手定。刊立營制數十條。營規亦數十條。自此以後。湘勇轉戰遍於各省。一依公所定規制行。

之。廣東協撥鄂餉七萬兩。委員解楚。道出郴桂。適永興土匪起。公迺令羅澤南帶勇迎護。粵餉。剿捕土匪平之。

公前奏一疏。於十六日奉到。

硃批。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尙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卽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旣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辨與朕看。欽此。公於二十一日具疏。逐條陳明。其



一起行之期必俟粵東解礮到楚稍敷配用卽行起程。其一黃州巴河被賊鯨占踞必先掃蕩鄂境江面乃能赴皖。其一武昌爲金陵上游賊所必爭。目今宜力保武昌然後可以進剿。其一臣所練之勇現在郴桂一帶剿辦土匪不能遽行撤回俟來年正月船礮將齊之時壹併帶赴下游。其後一條奏稱餉乏兵單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憚不前之罪疏入奉

硃批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曰非獨朕知若甘受畏憚之罪殊屬非是欽此。公又具摺奏稱衡永郴桂

一帶尙有一股會匪剿捕未畢餘黨尙多此股會匪實爲湖南巨患亦是臣經手未完之件奉

硃批汝以在籍人員能如是出力已屬可嘉著知會撫臣剿辦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酌量辦理亦可欽此公又因衡

陽清泉兩縣每用保甲催徵錢糧民戶抗欠則追比保甲而保甲亦包攬爲姦反置團防事於不理公批飭兩縣令但責成保甲稽查土匪而催徵仍責之吏役亦於是摺附片陳奏奉

硃批此應亟改易者著知照駱秉章將改辦章程速行覆奏欽此衡州府縣差役人數甚多詐索鄉閭倚勢作威公訪得



惡差數人誅戮之不少寬貸。公於地方之事知無不爲意在鋤奸宄以安良善不以侵官越俎爲嫌也。江忠烈公忠源自六安力疾入守廬州府賊鳩黨合圍數重劉長佑江忠濟等以楚勇往援及各路援軍皆阻隔不得進。十二月十七日府城陷江公赴水死之城中殉難者不能悉紀。候補知府陳公源充知縣鄒公漢勳死尤烈。陳公者公同年友鄒公者亦公所推許也。船廠趨工歲暮不息成者過半。二十七日公自衡州回籍省親。是年夏四月賊黨林鳳祥自揚州掠眾北竄陷滁州踞臨淮關復陷鳳陽府遂北竄河南陷歸德撲開封省城渡黃河。六月圍攻懷慶。

府。八月，竄入山西，陷平陽府。復出至臨洺關，陷深州。九月，犯天津府，踞靜海、獨流二城。江南大營向公榮、江北大營琦善公駐兩城外圍攻，經年未得一戰。內閣學士勝保公率兵追林逆一股，轉戰數千里，賊勢颺忽不可遏。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督兵敗賊於懷慶。賊之竄山西，擾畿輔也。山西巡撫以下失守，各員與督兵之都統、提鎮大員多獲罪。

詔授勝保爲

欽差大臣，逮訥爾經額治罪。

特命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

臣會兵進剿賊勢少蹙。左都御史雷以誠募勇於揚州。勸收釐捐以濟軍餉。各省釐捐始於此。



曾文正公年譜卷三

甲寅咸豐四年公四十四歲。

正月初五日公由家出抵衡州督催船工招募水勇時湘中人未見水師應募者少乃招船戶水手不怯風濤之民用廣西礮勇爲之教習快蟹船用槳工二十八人櫓八人長龍船槳工十六人櫓四人舢板船槳工十人每船用礮手數人又另置艙長一名頭工二名舵工一名副舵二名其口糧較優亦刊發營制一篇吳文節公文鎔督兵於黃州駐營堵城亟攻黃州不下賊焚燬堵城營壘吳公力戰陣亡賊船上犯武昌戒嚴十三日奉到初二日



上諭前因賊擾安徽。屢次諭令曾國藩置辦船礮。督帶楚勇由湖入江。與安徽水陸夾擊。本日據袁甲三奏。請令曾國藩督帶兵勇。船礮由九江直赴安徽。安慶刻下賊數無多。或先復安慶。亦可斷賊歸路等語。廬州爲南北要衝。現在爲賊所據。必須乘其喘息未定。趕緊進剿。遏賊紛竄之路。曾國藩製辦船礮。並所募楚勇數千人。此時諒已齊備。著卽遵旨迅速由長江駛赴安徽。會同和春、福濟水陸並進。南北夾攻。迅殄逆氛。以慰廑念。欽此。公旣聞廬州失守。江公殉難。而探卒白鄂歸者。亦報黃州堵城之敗。公於時心愈迫矣。二十六日。船廠畢工。成快蟹四十號。長龍五十號。舢板百五十號。拖

各一號以爲坐船。購民船改造戰船者數十號。僱民船百數十號以載輜重。募水勇五千人分爲十營。其五爲正。其五爲副。每營置一營官。又設幫辦一人在湘潭募水軍四營。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爲營官領之。衡州募六營。以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爲營官領之。二十八日自衡州起程。會師於湘潭。前後左右中營旂幟各用其方色。陸勇五千餘人。則以塔齊布、周鳳山、朱孫詒、儲致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及公弟國葆等領之。水路以褚汝航爲各營總統。陸軍以塔齊布爲諸將先鋒。糧台設於水次。載米一萬二千石。煤一萬八千



石鹽四萬斤、油三萬斤、配礮五百尊、軍械數千件、子藥二十餘萬斤。應需之器物、應用之工匠、相隨以行。輜重民船亦給予旗幟鎗礮以助軍勢。合計員弁兵勇夫役一萬七千餘人、軍容甚盛。作討粵匪檄文一道、布告遠近。賊船上竄仍陷漢陽。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迎戰死之。賊上竄湖南境。二月初一日、岳州失守。初二日、公在衡山舟次奏報東征起程日期一摺、并奏陳水陸營制糧台章程大概情形、并奏調署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耒陽縣知縣陳鑑源、平江縣知縣林源恩、善化縣知縣李瀚章等隨同東征差遣。又附片代遞唐樹義遺摺一件。公之爲是役也、水陸

兼進尤注重水師。自上年勅爲戰船每事必躬自考察材木之堅脆、縱廣之架度、帆檣樓櫓之位、火器之用、營陣之式、下至米鹽細事皆經於目而成於心。糧台設立八所、條綜眾務曰文案所、內銀錢所、外銀錢所、軍械所、火器所、偵探所、發審所、採編所皆委員司之。羅公澤南、李公續賓、湘勇二營畱駐衡州以防南路土匪。委知府張丞寶督辦捐局以資接濟。時又奉到

上諭此時惟曾國藩統帶礮船兵勇迅速順流而下直抵武漢、可以扼賊之吭。此舉關係南北大局甚爲緊要。此時水路進剿專恃此軍。該侍郎必能深悉緊急情形兼程赴援等因。欽



此。貴州候補道益陽胡公林翼應前總督吳公之調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軍抵金口聞吳公陣亡賊舟上犯阻隔不能進公商之巡撫駱公秉章由湖南支給餉糈軍械并飭令回軍會剿岳州之賊。王公鑫所招湘勇在長沙者不用公所定營制有自樹一幟之意駱公札飭王鑫率所部先趨黃州軍未發而賊已由岳州竄湘陰上踞靖港市擾陷甯鄉公舟師抵長沙調陸路各營剿之。十五
日公具疏奏稱賊船上竄東南大局真堪痛哭湖廣江皖四省止有_臣處一枝兵勇較多每月需餉銀近八萬兩專恃勸捐以濟口食現在湖南江西四川較爲完善請

旨飭派大員辦理捐輸專濟臣軍之用。并言世小亂則督兵較難於籌餉。世大亂則籌餉更難於督兵。此次成師以出已屬竭力經營。若復飢疲潰散。此後不堪設想。附片奏胡林翼黔勇暫令駐岳州附近地方。相機會剿。王鑫湘勇剿賊於喬口。敗之。公所派陸營趙煥聯儲攻躬。公弟國葆等分投攻剿。儲公攻躬擊破賊大隊於甯鄉。旋因追賊陣亡。賊敗潰下竄。公飭各營及戰船追擊之。二十四日公與駱公會奏。逆船上竄。派員前往分途截剿。連獲勝仗一摺。附片奏畱胡林翼在楚剿賊。暫未能赴鄂。又附報官軍收復湘陰。乘勝追剿一片。於時奉到

上諭。曾國藩統帶礮船。想已開行。著卽兼程馳赴下游迎頭截剿。此時水路進攻。專恃湖南礮船遏其兇鋒。務須趕緊前進。勿稍延誤。欽此。又奉到

上諭。本日據青麇奏稱。探聞曾國藩帶勇已距金口百有餘里。貴州道胡林翼隨同前來。現復退往上游。賊船颺忽上竄。急須出其不意。順流轟擊。該侍郎礮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著曾國藩飭知該道迅速前進。無稍遲延等因。欽此。公迺專摺陳明。胡林翼一軍未能赴鄂。畱於湖南之由。并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將來可倚以辦賊。胡公之軍回湖南境。崇陽通城各屬土匪四起。賊由興國上竄。陷崇通二



邑匪黨大熾。公調胡公黔勇由平江往剿。平江縣知縣林源恩帶勇繼之。胡公軍至通城。請援於公。公又令塔齊布、周鳳山等帶勇往剿。賊退出岳州。王鑫湘勇先抵岳州。由蒲圻前進。公所派陸軍三營亦抵岳州。公自統水軍進剿。三月初二日抵岳州。初五日。公由驛具摺奏稱賊蹤全數退出南省。臣現駐岳州。搜捕湖汊餘匪。就近剿辦。崇通股匪上游肅清。則馳赴下游。庶無彼此牽掣之患。又具摺奏訓導儲玖躬屢著戰功。擬保以同知直隸州升用。該員衝鋒遇害。懇

恩准照同知直隸州例議卹。陣亡之勇目喻西林、文生楊華英

均請一體議卹以慰忠魂。附片奏在籍道員蔣徵蒲捐助軍餉請先提銀十萬兩撥付臣營口糧并請旨飭令該道員赴行營總辦糧台事務以期呼應較靈。是日公派戰船搜捕西湖餘匪衛千總鄒國彪遇賊擲火燒傷而亡。初七日北風大作戰船及輜重船在岳州湖畔者漂沈二十四號撞損數十號勇夫多溺斃者。駱公秉章屢奉

旨籌兵援鄂。駱公於二月內奏稱湖南弁兵存數無多。歷次勦辦土匪及此次所派追剿賊匪者俱係臣與曾國藩督飭士紳召募自練之壯勇較爲得力。該逆現竄湖南鄂省情



形較緩擬俟南省剿辦事竣臣卽派兵馳往鄂省跟蹤追擊奉

硃批楚南之賊明係分竄現在湖北尙有多賊曾國藩礮船原爲肅清江面第此時道路不通暫可畱在湖南剿辦亦不能專待事竣緩緩北上楚南辦有頭緒仍應速赴湖北爲是曾國藩素明大義諒不敢專顧桑梓置全局於不問北重於南皖鄂重於楚南此不易之局也欽此 湖北賊勢方熾武昌省城岌岌不保公屢奉

寄諭飭令統領舟師馳赴下游

諭旨又云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曾國藩水上一軍倘涉遲滯致



令漢陽大股竄踞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賊重任付之曾國藩一切軍情不爲遙制等因公啟行之初派陸路勁軍由崇通剿賊欲以次埽盪進援武昌公自統水師順流而下既至岳州遇風沈損各船而王鑫湘勇之前進者初八日抵羊樓司遇賊潰敗退回岳州賊乘勝上犯公弟國葆鄒壽璋楊名聲等營在岳州者皆潰退入城賊撲城甚急初十日公急調礮船齊赴岳州登岸擊賊拔出城中各營潰勇乘風南返十四日泊長沙城外賊船復上犯湘陰公在衡州時原任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捐助軍餉銀二萬兩公因奏請以楊健入祀鄉賢祠奉

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奉

旨改爲降二級調用

十五日駱公奏岳州官軍失利省城現

籌防剿情形王鑫革職畱營効力贖罪十八日公具摺

奏陳岳州陸軍敗潰水師遇風壞船力難應敵恐戰船洋

礮反以資賊遂乘風退保省城皆由臣不諳軍旅調度乖

方請交部治罪附片奏船隻遇風沈損情形鄒國彪傷亡

請卹又奏探明前路賊情一片官軍在崇通者屢獲勝

仗胡公林翼有初六日上塔市之勝塔齊布公有十四日

沙坪之勝賊勢少挫值賊船上竄長沙戒嚴公迺調胡林

翼塔齊布兩軍旋省委林源恩以平江勇扼守防其南竄



二十二日奏報崇、通勝仗一摺。奏稱武昌以南等屬州縣皆已爲賊所踞。臣本擬痛剿崇、通一股，即可直抵鄂省，以資救援。不謂岳州一敗，大股上竄，須酌撤通城之兵回保長沙。此皆臣調度乖方所致也。公之回長沙也，竹亭公爲書以誡公，謂其築壘不堅，調軍太散，皆取敗之道。結陣之法，緝奸之法，皆宜加意講求，尤以早起早食爲要。自是以後，公每日未明而起，甫明而食，凡十餘年如一日。賊船竄踞靖港市，復分股由陸路擾甯鄉、南及湘潭。二十七日，湘潭失守，賊於城外築壘自固，於湘水上游掠民船數百號，豎立木城以阻援師。二十八日，塔齊布公督軍馳至。

湘潭奮擊賊營大破之。連戰四日夜，斃賊數千人。官軍力戰，殺賊之多，實自此役始。二十九日，公派水師五營駛赴湘潭助剿。四月初一日，水師大破賊船於湘潭。陸軍攻賊壘，盡破之。初二日，公自督戰船四十號，陸勇八百人，擊賊於靖港市西南。風發，水流迅急，不能停泊，爲賊所乘。水勇潰散，戰船爲賊所焚，或掠以去。公自成師以出，竭力經營。初，失利於岳州，繼又挫敗於靖港，憤極赴水。兩次皆左右援救以出。而是日，水師適破賊船於湘潭，連日報捷，軍勢少振。初三日，水師盡燬賊所掠船塔，齊布公會各軍兜剿，屢破之。初五日，克復湘潭縣城。賊乃大潰，自粵逆稱亂。



以來未受大創。湘潭一役，始經兵勇痛加勦洗，人人有殺賊之志矣。公之回長沙也，駐營南門外高峯寺。湘勇屢潰，恆爲市井小人所詬侮。官紳之間，亦有譏彈者。公憤欲自裁者屢矣。公言：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吾以義聲倡導鄉人，諸君從我於危亡之地，非有所利也。故於法亦有所難施。所以兩次致敗，蓋由於此。湘潭未捷之時，公與駱公會奏賊勢全注湖南，大局堪虞。請旨速飭廣東、貴州遄調兵勇來楚協剿一摺。初十日，兵部火票遞到前摺奉。

上諭：曾國藩奏岳州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摺。此

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竄。曾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仍著督帶師船迅速進剿。克復岳州。卽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延誤。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所統各勇。爲數過多。旣須剿辦粵逆。又須搜捕土匪。卽如所奏。有撥赴平江。通城者。有撥赴臨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散布各處。照料旣不能周。剿捕自難得力。一有敗衄。人無固志。似此何能力圖進取。此時肅清江面。專恃此軍。曾國藩初次接仗。卽有挫失。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何事機不順。若是現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國藩以在籍紳士。



若祇專顧湖南、不爲通籌全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安在。鮑起豹本係水師大員、何以不令督帶舟師、剿辦賊匪、是否不能得力。且該提督何以陸路亦未帶兵前進。著駱秉章查明具奏。欽此。十二日、公與駱公會奏、官軍擊賊靖港、互有勝負、賊由陸路攻陷湘潭、官軍水陸夾擊、大獲勝仗、巨股殲滅、克復縣城一摺。隨摺奏保副將塔齊布、守備周鳳山、同知褚汝航、知縣夏鑾、千總楊載福、文生彭玉麟、哨官張宏邦、訓導江忠淑八員。是役以塔齊布公爲功首、而水師立功亦於是始著。公專摺奏靖港戰敗、水師半潰、實由臣調度乖方、請交部從重治罪、并請

特派大臣總統此軍。臣未赴部之先，仍當力圖補救。附片奏保塔齊布、褚汝航等數員，可分水陸將領之任。奏奉

上諭：屯聚靖港逆船，經曾國藩親督舟師進剿，雖小有斬獲，旋以風利水急，戰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潰敗。據曾國藩自請從重治罪，實屬咎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爲出力，著加恩免其治罪，卽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剿賊，帶罪自効。湖南提督鮑起豹自賊竄湖南以來，並未帶兵出省，屢次奏報軍務，僅止列銜會奏。提督有統轄全省官兵之責，似此株守無能，實屬大負委任。鮑起豹著卽革職，所有湖南提督印務，卽著塔齊布暫行署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摺所陳紕繆各情，朕亦不復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僅集有四千餘人。若率以東下，誠恐兵力太單。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換募水勇，據稱一兩月間當有起色。果能確有把握，亦尙不難轉敗爲功。目下楚北賊蹤由應山竄回德安、隨州之賊，亦回武漢。是鄂省望援甚急。該撫等務當督飭水陸各軍，迅將此股敗竄之匪殲滅淨盡，兼可赴援武昌，以顧大局。欽此。官軍旣復湘潭，餘賊潰竄者，擒捕殆盡。賊船在靖港者，聞風下駛。岳州賊亦退出。公所造戰船經岳州之損，靖港之敗，去其大半。旋委員於衡州、湘潭設兩廠續造船六十號，較前更加堅緻。

長沙亦設廠重修百數十號。已潰之勇丁不復收集。別募水陸兵勇數千人。每船增置哨官一員。調羅澤南、李續賓帶所部湘勇回長沙。又委增募湘勇數營將領立功者獎拔。保奏潰敗者革退更置。奏調水師弁兵於兩粵、廣西巡撫委知府李孟羣募水勇一千名。廣東委派總兵陳輝龍帶水師四百員名。礮一百尊赴湖南會剿。規模重整軍容。復壯矣。通城賊南犯。林源恩帶勇堵之。公調江忠淑、陳鑑源等帶勇會剿破之。五月初八日。公具摺恭謝。

天恩奏稱

臣

屢奉

諭旨飭令迅速東下。數月之久。未能前進。復多挫失。且愧且憾。

是以籲請治罪。迺蒙

皇上俯從寬宥。貸其前愆。期其後效。臣現將水陸各軍嚴汰另

募。重整規模。一俟料理完畢。卽星夜遄征。誓滅此賊。以雪

挫敗之恥。贖遲延之罪。又因前摺奉到

批諭。有太不明白之語。附片覆陳湘潭甯鄉靖港三處賊蹤來

去。官軍勝敗曲折情形。又附片奏請署提督塔齊布會師

東下。出省剿賊。又奏稱。臣係革職人員。此後出境剿賊。一

切軍情。必須隨時奏報。請容。臣專摺奏事。奉

硃批。准汝單銜奏事。欽此。又奉

上諭。會國藩添募水陸兵勇。及新造重修戰船。旣據奏稱已可



集事則肅清江面之舉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塔齊布膽識俱壯，堪膺勦賊之任。著駱秉章卽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會國藩與該署提督共辦一事。尤應謀定後戰，務期確有把握，萬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等因。欽此。賊旣退出湖南，旋復上犯，陷華容、岳州，分擾洞庭之西湖。十三日，陷龍陽，掠民船，攻常德府。十六日，陷踞之塔齊布公統帶兵勇三千先赴岳州進剿。公乃調胡林翼與周鳳山、李輔朝等帶勇由益陽進剿。常德行抵龍陽，湖水驟漲，賊船乘水攻營。周鳳山等小挫。胡公林翼督各勇回益陽，改道繞赴常德。六月，船廠修造戰船畢工。廣東總兵陳輝龍到長沙添



造淺水拖罟二號。李孟羣所募廣西水勇千名亦到長沙。與公所新募水勇日夜操練。刻期進剿。漢陽之賊於春初分股。泝漢水陷德安。隨州。江漢城邑大半殘破。湖北學政侍郎青麐入守武昌。署巡撫事。將軍台湧駐營隨州。署總督事。賊於三月陷安陸府。四月陷荊門州。犯荊州府。將軍官文公遣兵擊卻之。賊竄陷宜昌府。五月復下竄宜都。枝江。由太平口南入洞庭。與西湖股匪合併。陷澧州。安鄉等城。青麐守武昌數月。城外賊蹤四布。糧盡援絕。乃率飢軍數千突圍南出。就餉於長沙。賊遂陷武昌省城。踞之。公與駱公籌發餉銀二萬兩以賑鄂軍。資遣至荊州。青麐奉

旨正法台湧革職。

詔以楊需署湖廣總督。公水師既集分三幫起旋。十三日先遣褚汝航等四營擊檝而下。陸師則以塔齊布公之軍爲中路駐營於新牆。胡公林翼等軍出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等由平江進剿崇通者爲東路。先後進剿合計兵勇數近二萬。賊聞官軍大至遂退出常德、澧州各城。將所掠船盡集岳州踞守。公以新牆兵力稍單調派羅澤南等以勇二千繼進。又調周鳳山等兵勇齊赴岳州。二十二日塔齊布公破賊於新牆。進逼岳州。晦日水師破賊於南津港。賊乃宵遁。七月初一日官軍收復岳州。初三日賊船



數百來犯水師力戰破之。初六日公督水師後幫由長沙起行陳輝龍李孟羣率師繼進。十一日公會駱公銜馳奏水師克復岳州越日大股續至復被水師痛剿全數殲滅南省已無賊蹤一摺。隨摺奏保褚汝航夏鑾彭玉麟楊載福何南青五員。附片奏調浙江候補知縣龔振麟來楚鑄造礮位接濟舟師之用。又附片奏稱水師以造船置礮爲最要出征船艦不無漂損。臣設衡州長沙兩處船廠仍不停工酌畱水勇在長沙操演預備接濟。請旨飭催兩廣督臣趕緊解運夷礮數百尊來楚以資攻剿。又附片奏報水師前後起行日期并僱船載陸勇二千以資護

衛奉

硃批覽奏稍慰朕懷。汝能迅速東下，藉此聲威，或可掃除武漢之賊。朕日夜焦盼，憂思彌增。護船陸勇終恐未可深靠。欽此。

又奉

上諭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踪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湖無阻。卽著塔齊布、曾國藩會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力擣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欽此。

水師旣克岳州，進破賊船於道林磯。十四日，賊船上犯，水師復破之於城陵磯。十五日，公抵岳州。十六日，馳奏水師疊獲勝仗，將犯岳之賊船全數殲滅一摺。隨摺仍奏保褚汝航等五員。



陣亡哨官秦國長請卹。是日公專差賁摺奏請旨飭部頒發部監執照以速捐務而濟要需。現在臣與提臣塔齊布一軍水陸共計一萬三千餘人月需餉銀六七萬兩萬分焦灼是以專差赴部守領執照。水師乘風擊賊船於城陵磯下南風大作官軍失利總兵陳壯勇公輝龍游擊沙公鎮邦戰歿褚公汝航夏公鑾等馳救亦陣亡戰船陷失者數十號兵勇死傷甚多。十八日塔齊布公陸軍破賊於擂鼓台陣斬賊目曾天養。二十一日馳奏水師失利陸軍獲勝一摺陣亡總兵陳輝龍道員褚汝航同知夏鑾游擊沙鎮邦千總何若澧府經歷唐嶸均奏請卹。隨

摺奏保陸營將弁童添雲周岐山黃明魁三人并自請交部嚴加議處其時水師營官道員李孟羣之父李愍肅公卿穀在湖北署臬司任內殉難公附片奏報李卿穀殉難情形請照臬司例

賜卹并稱其子孟羣忠勇奮發思報讐殄逆請畱營剿賊并請從權統領水師前營以專責成奉

上諭覽奏曷勝憤懣曾國藩係在水路督戰於陳輝龍出隊時不能詳慎調度可見水上一軍毫無節制卽治以貽誤之罪亦復何辭惟曾國藩前經革職此時亦不必交部嚴議仍責令督飭水師將弁奮力攻剿斷不可因一挫之後遂觀望不

前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李孟羣現在丁憂、著准其仍畱軍營、帶勇剿賊。欽此。賊屯聚城陵磯者、爲數尙眾。諸公殿元等擊賊陣亡。二十六日、賊黨大至。羅公澤南奮擊破之。二十八日、湘勇由陸路進攻賊壘。二十九日、水師燬賊船於城陵磯。賊大潰。閏七月初三日、馳奏岳州水陸官軍四獲勝仗。一摺、隨摺奏保知府羅澤南、守備楊名聲、千總唐得陞、李榮華四員陣亡。都司諸殿元、千總劉士宜請卹。奉

上諭、塔齊布、曾國藩自帶兵以來、旣未嘗遇敗、而怯定不致乘勝而驕。總宜於安速之中、持以慎重。則楚省賊蹤漸可掃蕩。



欽此。塔齊布公陸軍初二日攻破賊營十三座殺賊二千餘人。李公孟羣、楊公載福等率水師以火焚賊船，乘勝攻擊，盡平沿江兩岸賊壘，窮追二百餘里至嘉魚縣境，賊潰下竄。公督水軍出江進駐螺山。初九日馳奏水陸兩軍大勝，賊壘盡平，大股殲賊一摺。隨摺奏保周鳳山、李續賓、何越、斑、余星元、滕國獻、蕭捷三六員。附片奏調湖北藩司夏廷樾總理行營糧台，暫駐岳州以資轉運。又附片奏稱新授四川臬司胡林翼才大心細，爲軍中必不可少之員，請

旨飭令該臬司管帶黔勇酌撥他路兵勇自成一隊隨同東征。

知府羅澤南經江西撫臣咨調赴援該員現帶湘勇屢次大捷獨當要隘以寡勝眾亦請隨同出境東征免其赴援江省。賊之上犯也。瀕江城市村鎮悉被殘掠岳州城陵磯以下築壘江岸以圖抗拒至是水陸屢捷乘勢埽蕩賊壘悉平難民焚香跪道以迎公約束嚴明秋豪不犯解散脅從撫卹瘡痍軍抵湖北境與將軍官文公總督楊公需之軍聲息漸通奉

上諭塔齊布曾國藩奏水陸官軍大獲勝仗一摺辦理甚合機宜塔齊布著交部從優議敘曾國藩著賞給三品頂戴仍著統領水陸官軍直擣武漢與楊需所統官軍會合迅埽妖氛



欽此。駱公秉章具摺奏稱東南形勢利用舟楫自逆賊掠取江湖舟艦以數萬計以致糜爛數省兇燄日張官軍坐受其困自奉

明詔籌備舟師始有湘潭岳州諸大捷疆圉危而復安此舟師協剿之明效也。曾國藩所統水師船礮本不爲多接仗失利所失不少。現在曾國藩整軍東下通籌防剿大局以船礮爲最要。現飭紳民設局捐辦船礮以固本省藩籬而資大營接濟。又奏畱胡林翼一軍仍駐岳州奉

旨皆允之。賊之大股竄回武漢而江岸支港汊湖尙有餘匪藏匿崇陽踞賊數近二萬蒲圻咸甯等縣之匪倚崇陽爲



巢穴。公與塔公籌商分路進剿。公督水軍按剿瀕江賊船。進扼金口。賊屢來犯擊卻之。塔公督陸軍馳赴崇陽連破賊卡。二十六日破賊於羊樓司。賊敗竄。塔公追剿直抵崇陽。八月初四日克復崇陽縣城。初九日追擊賊於咸甯。破之。荊州將軍官文公所遣魁玉、楊昌泗等帶兵五千會於金口。水陸併勢復破賊於沌口。公於初四日駐軍嘉魚。馳奏水陸官軍疊獲勝仗及現籌剿辦情形一摺。奉批諭汝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利在速戰莫待兩下相持。師勞餉乏大有可慮處。塔齊布不致爲崇陽一股牽制方好。欽此。十一日公進駐金口。十九

日馳奏崇陽克復咸甯大獲勝仗水師連日接戰獲勝一

摺又奏恭謝

天恩一摺奏稱臣丁憂在籍墨經從戎常負疚於神明不敢仰

邀議敘乃荷

溫綸寵錫慚悚交增嗣後湖南一軍再立功績無論何項

褒榮概不敢受奉

硃批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

慰汝亡親之志盡孝之道莫大於是酬庸褒績國家政令所

在斷不能因汝一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無不

知也欽此胡公林翼軍至通城因駱公奏畱遂回駐岳州



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由咸甯北趨，擊破賊黨於橫溝橋。與公會於金口。而崇陽餘匪仍聚，攻縣城陷之。公兼督水陸各軍，分途進剿。公與塔齊布公、羅公澤南規畫進取武昌之策。賊於城外洪山花園兩路皆駐重兵，築堅壘。羅公自請攻花園一路，塔公攻洪山一路。二十一日，羅公破賊壘九座，塔公亦破洪山賊壘。水師破燬賊船五百餘號。二十二日，馳奏水陸續獲勝仗，現籌進兵武漢情形一摺。是日，水軍奮擊賊船，焚燬殆盡。陸軍攻武漢城外賊壘，悉破平之。先後斃賊萬餘。二十三日，克復武昌省城。漢陽府城賊大潰。湖廣總督楊公需軍漢陽以北，馳奏武漢克復。

大概情形奉

上諭曾國藩等攻剿武漢情形尙未奏到塔齊布陸路官兵此時諒與曾國藩水陸合爲一軍著俟楊需抵省後商推挑選精兵水陸進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欽此。二十七日公馳奏水陸大捷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復一摺奏稱臣等先後入城鎮撫子黎飛咨署督臣楊需迅速渡江安籌進剿隨摺奏保水軍營官道員李孟羣游擊楊載福守備蕭捷三陸營將領知府羅澤南知縣李續賓都司彭三元守備唐得陞文生李光榮并奏保荊州將領已革都統魁玉總兵楊昌泗共十員附片奏稱軍務殷繁差遣乏員不能不



兼用丁憂降革之員從權辦理。如果奮勉出力，仍當懇請天恩，一律保獎，以收後効而勵戎行。又具摺奏六七月以來水陸兩軍疊次勝仗，已奏請將員弁兵勇保獎奉

旨允准。謹分爲三起先將第一單彙列，并糧臺各員晝夜辛勤，經各營官開單請保。臣等核實繕單恭呈

御覽。其武漢克復摺奉

硃批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業自持，叩

天速赦民劫也。另有旨欽此奉

上諭：此次克復兩城三日之內，焚舟千餘，蹋平賊壘，淨盡運籌。

決策甚合機宜。允宜立沛殊恩，以酬勞勩。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并加恩賞戴花翎。塔齊布著賞穿黃馬褂，并賞給騎都尉世職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楚省大局已定，亟應分路進剿。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埭清江面，應如何分兵前進，如何畱兵防守，著楊霽、曾國藩、塔齊布妥籌商定，即行具奏。曾國藩以殺賊自任，必能謀定後戰，計出萬全。沿江剿賊之事，朕以責之曾國藩與塔齊布。楚省防賊回竄及搜捕江北等處餘匪事宜，朕以責之楊霽。務當協力妥籌，不可稍存大意等因。欽此。武漢既克，賊船在襄河者尚多，奔出漢口以圖下竄。公派魁玉、楊昌泗帶兵



進剿而楊載福等以水師舢板數十號泝流駛入漢口縱火焚賊船千餘號。幾盡。三十日馳奏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一摺。奏稱戰船用功甚多。江漢以上賊舟無幾。從此壹意東下。無牽掣之虞。然臣細察大局。有可慮者數端。一在兵氣之散佚。一在亂民之太多。一則軍去湖南日遠。軍火銀米輸轉爲難。恐有缺乏潰散之患。不能不熟慮而縷陳之。附片奏請。

旨飭江西撫臣籌銀八萬兩。廣東四川二省各籌銀數萬兩。迅解行營。現因陸兵太單。擬添募陸勇二千。率以東下。又附片奏鄂省克復以後。查獲賊中僞文卷。七月十八日城陵

磯之戰賊酋曾天養被殲情形前奏未及詳悉聲明又訊據賊供武漢賊情曲折一併聲明奉

上諭曾國藩等以剿賊自任雖當乘此機會急思順流而下以次攻復沿江諸城然須計出萬全謀定後戰方無挫衄之虞若能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使長江數千里盡蕩妖氛則從征將弁朕必破格施恩以酬懋績欽此總督楊公需自德安入駐武昌時賊已退出黃州南則踞興國州北則屯聚蘄州廣濟仍以船爲巢穴公與楊公會商進剿分爲三路以塔齊布公統率湖南兵勇進剿興國大冶爲南路派提督桂明等領鄂省兵勇進剿蘄州廣濟等處爲北路公自



督水軍浮江而下。九月初七日馳奏統籌三路進兵分

別水陸先後直擣下游一摺附片奏請

飭諭陝西撫臣籌銀二十四萬兩解赴行營又片奏參都司成名標監造船工浮開款項請革職查辦是日又具摺彙保出力員弁兵勇第二單奉

上諭曾國藩等奏統籌三路進兵直擣下游一摺覽奏布置各情甚合機宜以長江大局而論楚北上游既已漸次肅清則各路官軍乘勝東趨自成破竹之勢但兵機移步換形賊情亦詭詐百出總須出奇應變步步爲營以免孤軍深入方操勝算其桂明一軍較之楚南兵勇強弱是否相當倘彼強此

弱南岸被剿緊急該逆必至伺隙北渡該督等曾否慮及此
次東下之師關係大局轉機務期成算在胸相機籌辦能制
賊而不爲賊制庶可次第廓清也。所請飭撥陝西餉銀已諭
知王慶雲照數籌撥源源接濟矣。欽此。十三日馳摺恭謝
天恩并奏陳奉

命署理湖北巡撫於公事毫無所益於臣心萬難自安。臣統率
水師卽日啟行於鄂垣善後事宜不能兼顧且母喪未除
遽就官職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關防仍由
督臣收存。公前奉

上諭曾國藩雖係署任巡撫而剿賊之事重於地方等因。是摺

未奏到時奉

上諭曾國藩著賞給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庸署理湖北巡撫陶恩培著補授湖北巡撫未到任以前著楊需兼署欽此是摺奏到奉

硃批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尙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既無地方之責即可專力進剿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紛竄方爲妥善並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托

明阿向榮等四路兜擊以期直搗金陵固不可遷延觀望坐失事機亦不可銳進貪功致有貽誤諒曾國藩等必能兼權熟計迅奏膚功也欽此。水師楊公載福等領戰船先行公與李孟羣等繼進南路陸營以十三日拔營進剿北路陸軍魁玉楊昌泗等以十七日拔營十九日水師破賊於蘄州城下二十一日塔齊布公克復大冶縣城羅公澤南等克復興國州城。公舟次黃州按行前總督吳文節公堵城營壘於其殉難之處爲文以祭之詞甚哀厲。祭文稿今佚。二十七日公駐舟道士泐馳奏陸軍克復興國大冶水師在蘄州勝仗一摺附片奏探明賊蹤於田家鎮堅壘抗拒



橫江鐵鎖二道擬先攻半壁山奪其要隘。又具摺奏稱臣自入鄂城以來採訪輿論僉謂武昌再陷之由實因崇綸台湧辦理不善。督臣吳文鎔忠勤憂

國殉難甚烈官民至今思之。卽於前撫臣青麐亦尙多哀憐之語。無怨憾之詞。前任督撫優劣情形以及年餘之成敗始末關繫東南大局不敢不據實縷陳。又奏遵保出力員弁兵勇第三次彙單請獎一摺奉

上諭。蘄州賊勢尙眾。水師旣經攻剿得手。何以桂明等陸路一軍未能趕到。曾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事權不可不專。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節制。尙有不遵調遣或遷延畏葸

貽誤事機者卽著該侍郎專銜參奏以肅戎行等因欽此。

是月奉

旨胡林翼調湖北按察使楊載福補湖南常德協副將羅澤南授浙江甯紹台道均督勇剿賊欽此。二十九日蘄州賊船上犯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等縱火盡焚之。十月初一日羅公澤南陸軍破賊於半壁山奪其營柵。初四日羅公澤南等大破賊於半壁山殲賊逾萬人。初五日賊至復擊破之。初七日馳奏陸軍踏破半壁山賊壘水師續獲勝仗一摺陣亡員弁何如海石熾然徐國本請卹附片專奏營官白人虎陣亡請卹。又片奏查明前湖北道員劉若珪殉

難情形請

飭部議卹。又片奏軍中子藥概係湖南支應。今全軍將出楚境。距湘省千數百里。請

旨飭江西撫臣遴委幹員籌款開局監製火藥鑄造鐵子鉛彈。解營接濟。是日具摺謝。

恩賞兵部侍郎銜。附片陳明前摺未署署湖北巡撫新銜奉批諭申飭蒙

恩寬宥謹奏申謝。又代奏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呈謝

天恩仍請畱營勦辦賊匪。初八日水師攻賊船於蘄州繞出賊前。初十日賊船退至田家鎮南岸鐵鎖已爲陸營湘勇



斫斷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督水軍於十三日攻斷江中鐵鍊舟師飛槳而下至鄔穴縱火焚賊舟適東南風大作賊船四千五百餘號皆盡伏尸萬數田家鎮北岸之賊大潰燬營而遁十四日馳奏南路陸軍大捷斃賊萬餘斫斷江岸鐵鎖水師屢獲勝仗一摺隨摺奏保李續賓彭三元普承堯三員陣亡千總蕭世祥請卹附片奏陳賊蹤遍擾驛郵多梗偵探難遣文報難通江皖各營不克隨時知照請

旨飭軍機處將江南北大營現在情形及紅單船現泊何處隨時示知行營期通消息奉



殊批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以少擊眾朕披覽之餘感慰莫能言喻仍另有旨欽此奉
上諭此次我軍陸路奪取半壁山水師屢獲大勝逆賊不敢復窺南岸辦理甚爲得手據奏北兵不甚得力究竟桂明一軍現在何處何以未與南軍會合著楊需親督後軍迅速前進爲曾國藩等後路聲援不准稍有遷延致滋貽誤等因欽此
十四夜蘄州之賊棄城竄去水師追賊船至九江城下塔齊布公陸軍破平南岸富池口賊壘二十日與羅公澤南率師渡江而北二十一日公舟次田家鎮馳奏官軍水陸大捷燒燬賊船四千餘號田家鎮蘄州兩處賊悉潰

竄一摺。隨摺奏保副將楊載福、同知彭玉麟、道員羅澤南、游擊普承堯、水師將弁劉培元、秦國祿、孫昌國、洪定陞八員。附片奏報水師前隊追逐賊踪已至九江城外。陸軍卽日渡江北岸進剿。又片奏臣等一軍以肅清江面、直擣金陵爲主、設該逆旁竄他縣、陸軍竟難兼顧。請

旨飭各路帶兵大臣及各省督撫擇要堵禦、預防流賊之患。奉硃批：續獲此勝皆因汝等籌畫盡心，朕甚廑念。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塔齊布自岳州統師東下以來，沿江攻克城池，殲除醜類，所向克捷，皆由同心戮力，調度有方。節次披覽奏章，朕心實深欣慰。在事文武員弁兵勇亦能人人用命，奮不顧



身尤堪嘉獎。欽此。陸軍渡江循北岸而下。二十六日遇賊於蓮花橋。擊破之。二十八日克復廣濟縣城。水師追擊賊船。二十六日戰於九江城外。破之。十一月初一日陸師破賊於雙城驛。初三日破賊於夏新橋。初四日克復黃梅縣城。初六日馳奏蓮花橋勝仗。克復廣濟及水師九江勝仗一摺。陣亡將弁蘇勝、鄭沐、李金樑。請卹。附片預報黃梅勝仗。并陳桂明一軍未能會剿緣由。又附片奏蘄州判魏作霖殉難請卹。又片奏調湖南永州府知府張丞實來營添募湘勇。交該守管帶以厚兵力。又附片奏報服闋日期。現在辦理軍務。在營釋服。是日具摺奏保克復武

漢及興國大治、蘄州各案水陸兩軍出力員弁兵勇共三百四十人開單請獎。羅公澤南自黃梅拔營進剿破賊於濯港。十一日公馳奏雙城驛、大河埔、夏新橋勝仗。黃梅克復一摺。隨摺奏保周友勝、余星元、滕國獻三弁陣亡。千總王映軫請卹。附片奏濯港勝仗。又奏陳近日剿辦情形。一摺。奏稱九江賊船不多。我師兩次苦戰。未能大挫凶鋒。皆因兩岸賊營太多。水陸依護。抵拒甚力。我之水師與陸軍隔絕。晝夜戒嚴。勞苦倍甚。并陳可恃者數端。可慮者亦數端。時疊奉

諭旨。令湖北、江西兩省派兵會剿。總督楊公需派桂明一軍畱

駐黃州魁玉楊昌泗隨同剿賊蘄州以下楊公需自駐黃梅廣濟之間江西派臬司惲光宸總兵趙如勝駐軍九江境上皆奉

旨歸公節制調度又奉

上諭楊需奏克復廣濟黃梅一摺所敘進攻九江情形似該郡賊黨尙復不少塔齊布渡江而北南岸官軍卽不能得手是江西陸路兵勇殊不足恃塔齊布仍須渡回南岸倘南北兩岸專恃一塔齊布奔馳追剿則湖北江西兩省官兵豈不皆成虛設耶欽此十二日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等破賊於孔隴驛十三日小池口賊遁去十四日水師焚賊船燬潯郡



江面賊踪略盡。公卽日進駐九江城外。十五日塔公陸軍抵小池口。水師擊破賊船。進泊湖口。賊踞守九江堅不可下。十八日陸軍渡江南岸。駐營九江南門外。二十一日馳奏濯港孔隴驛小池口勝仗。潯郡江面肅清。水師進扼湖口一摺。隨摺奏保朱南桂童添雲二員。附片奏參鄂軍營官李光榮所帶川勇擄掠滋擾。請革職訊辦。又片奏稱攻圍九江陸兵單薄。湖北臬司胡林翼識略冠時。已札飭帶勇二千駐防田家鎮。就近飛調該軍來潯助剿。副將王國才都司畢金科樸實勇敢。馭軍有法。請撥帶勁旅交臣調遣。皖省道員何桂珍知縣李沛蒼在六安等處帶勇防

勅亦請歸臣調遣。又片奏請

旨飭江西撫臣趙造攻具解交行營均奉

旨允准。又奉

上諭。曾國藩、塔齊布運籌決勝，戮力同心，麾下將士率皆轉戰無前，爭先用命，皆由曾國藩等調度有方。覽奏之餘，實堪嘉慰。曾國藩著賞穿黃馬褂，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搬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鏢一把，交曾國藩祇領，以示優獎。欽此。賊踞九江湖口兩城，濠堅壘，結木簰於湖口城下，以阻官軍入湖之路。而別築石壘於梅家洲，水陸相倚。賊舟屯踞大姑塘，擾犯南康府。



二十一日羅公澤南湘軍渡江未畢爲賊所乘回軍擊卻之。胡公林翼軍亦至均駐九江城外。水軍登岸攻賊屢破之。賊每乘夜驚營水師亦徹夜戒嚴。十二月初一日陸軍合攻九江城未克。初三日馳奏水軍屢獲勝仗陸軍圍偏潯城現籌攻剿情形一摺。陣亡將弁曾獻成周福友羅嘉典請卹奉

上諭我軍自肅清潯江進扼湖口以後滿擬九江郡城乘勝可克乃連日焚燬賊船蹋破賊壘而該逆死黨仍負固堅守殊屬兇悍賊情變幻靡常著曾國藩塔齊布相機籌畫不可稍有孟浪致誤事機欽此。初六日胡公林翼羅公澤南擊賊



於梅家洲破之。水師乘勢攻破湖口木簾賊卡。初八日童壯節公添雲因攻城受傷卒於軍。初十日水陸合攻湖口賊營未克。十二日水軍舢板船駛入內湖焚賊舟數十號。乘勝追逐至大姑塘以上。賊復於湖口設卡築壘增柵以斷其後。舢板船遂不得出。其在外江者皆快蟹長龍諸大船掉運不靈。賊以小艇乘夜來襲。戰船被焚者三十丸號餘皆退回九江大營。十四日馳奏九江湖口水陸攻剿情形一摺。隨摺奏保劉國斌孫昌國二弁陣亡參將童添雲暨兵弁葉楚南楊玉芳黃韻南姜凌浩請卹。水師既退集九江城外湖口之賊分股渡江踞小池口。皖賊

復上犯鄂境。公派周鳳山陸營渡江攻剿小池口賊壘。大挫而還。公急調胡林翼、羅澤南回援九江。駐營南岸。官牌夾。二十五日賊復以小艇夜襲水軍。放火焚戰船十餘號。公座船陷於賊。文卷冊牘俱失。公棹小舟馳入陸軍。以免調舟。師悉泊南岸。與羅公澤南、湘勇陸營緊相依護。糧台輜重各船皆退駛至鄔穴以上。戰艦亦多潰而上。泝者。公憤極。欲策馬赴敵。以死。羅公澤南、劉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三十日馳奏。水師在內湖三獲勝仗。一摺。外江水師兩次敗挫。一摺。奏稱水師屢獲大捷。聲威尤震。自至湖。口苦戰經月。忽有挫失。皆由臣國藩調度無方。請交部嚴

加議處。水師陣亡將弁史久立、李允升、李選眾、沈光榮、葛榮冊及座船弁兵劉盛槐等請卹。奉

上諭：水師銳氣過甚，由湖口駛至姑塘以上，長龍三板各船與外江師船隔絕，以致逆氛頓熾。兩次被賊襲營，辦理未爲得手。曾國藩自出岳州以後，與塔齊布等協力同心，埽除羣醜。此時偶有小挫，尙與大局無損。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楊公載福、卽鄔穴養病，聞敗力疾而下督戰，船拒賊卻之，尋以病甚回籍。水軍在外江者，李公孟羣、彭公玉麟與陸軍依岸而守。其入鄱湖者，營官蕭捷三、段瑩器、孫昌國、黃翼升等領之。由是水師遂有內湖、外江之分。

是歲正月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及勝保公督兵破賊於獨流。二月破賊於阜城。三月賊由安徽分股竄山東。陷臨清州。四月勝保公殲賊於臨清。僧王大軍克阜城。五月賊陷高唐州。大兵圍之。江北大軍於去冬收復揚州。賊竄踞瓜洲。是年二月瞿威壯公騰龍陣亡於瓜洲。賊陷太平府。孫文節公銘恩死之。閏七月江南官軍克太平府。江北督師文勤公琦善卒於軍。江甯將軍托明阿代其任。廬州陷後皖北城邑多殘破。詔以福濟爲安徽巡撫。江南大營復遣提督和春以兵援皖。五月克六安州。捻匪乘亂起於皖豫之交。副都御史袁公甲



三督師駐臨淮關防剿。何公桂珍奉
旨授皖南兵備道道阻不得之任。袁公委以帶勇剿賊。駐於霍
山。屢有功。欲西與楚軍會合。公亦疏調來營。阻於賊而不能達。

曾文正公年譜卷四

乙卯咸豐五年公四十五歲。

正月公駐羅澤南湘勇陸營中。賊既踞小池口皖中大股續至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率勇渡江擊之挫敗而還賊以一股循江北岸上竄蘄州一股竄犯廣濟官軍潰退總督楊公霽退駐漢口又退守德安賊至漢口沂襄河大掠民船武昌戒嚴江漢之間紛擾矣公派臬司胡林翼總兵王國才都司石清吉領兵勇六千餘人先後回援武漢李孟羣以戰船四十號沂江上駛以援蘄黃。初四日夜東北風大作巨浪撞擊水師老營戰船在九江城外者漂沈



二十二號撞損數十號。公迺飭外江礮船全赴鄂省。扼紮金口。李公孟羣、彭公玉麟領之。而於沔陽州境之新堤鎮設立船廠修補已損之船。添造舢板小艇。其陷入內湖之水師。聞老營被襲。及大風壞船之警。相率赴南昌巡撫陳公啟邁。給以口糧。撫而輯之。軍心漸定。公自督陸軍急攻九江城。未克。賊屢出撲營。均擊退之。初五日拜摺恭謝天恩。上年十二月奉

旨賞穿黃馬褂等。并年終奉

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鏢、食物等件。是日馳奏陸軍渡江挫於小池口、北岸賊蹤大股上竄。并陳近日賊勢軍情一摺。奏

稱目前局勢可慮者多端。臣等一軍進止機宜有萬難者。初八日馳摺奏報大風擊壞戰船。飭令全數赴鄂。並自陳辦理錯謬之處。一在武漢既克。未畱重兵防守。一在九江未克。遽攻湖口。又遭風壞船。事機不順。目前籌辦之法。凡四條。其一在鄂省添修外江水師。以固荆湘門戶。其一飛飭鄂省兵勇胡林翼等軍先後回援武昌。其一擬親至南昌脩整內湖水師。其一圍攻九江之陸軍。有進無退。攻克潯城。仍當鼓行東下。直擣金陵。以雪積憤。又奏潯城賊出撲營。陸軍獲勝一摺。奉

上諭覽奏。殊深懸系。所稱辦理錯誤之處。如水師衝入內河。以



至聲勢隔絕誠不免銳進貪功。至武漢收復未畱後路聲援一節則其勢本有不及。水陸兩軍全數進剿猶恐兵力單弱。若彼時卽分防武漢兵數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曾國藩等既定直擣金陵之計卽著迅速設法攻克九江合軍東下毋得再存顧慮等因。欽此。十二日公由九江啟行。十六日抵南昌諭營官蕭捷三等撫輯眾心委員設局製造礮位子藥專供楚軍礮船之用。是爲楚師三局。派委員弁回湘增募水勇撥用江省所造長龍戰艦三十號歸入楚軍。添造快蟹十餘號又委在籍候選知府劉于潯設立船廠添造各船署臬司鄧仁堃總理船礮支應各局內湖水師。

自成一軍矣。援鄂之師胡公林翼一軍先發抵鄂後駐軍沌口。石公清吉之軍繼行。王公國才一軍守領餉項。猶駐九江城外。賊出撲營。塔公合擊破之。蘄州賊黨由富池口渡江而南。竄踞興國、通山、崇陽、通城、咸甯各城邑。擾陷殆遍。并擾及江西武甯縣境。武昌戒嚴。陶公恩培入守武昌。飛書請援。公急調王國才一軍取道武甯轉戰而前。以爲之援。二十七日馳奏九江陸軍勝仗。內湖水師重加整理情形。及調派鄂軍先後赴鄂援剿情形一摺。附片奏江西署臬司鄧仁堃經理船礮等各要務。於秋審事件勢難兼顧。江西臬司惲光宸擬卽調回本任。所帶之勇歸九

江鎮將居隆阿統轄。又片奏水師哨官萬瑞書乘賊匪襲營之時搬搶糧臺銀兩請

旨飭湖南撫臣嚴挈正法。又奏保上年半壁山田家鎮蘄州廣濟黃梅五案出力員弁兵勇一摺。奏稱武漢以下復爲賊蹤往來之地。前此戰功竟成空虛。可憤可憾。然事機之順調度之失宜。咎在臣等。而將士之勞勩。究不可沒。惟錄其既往之功。冀作其將來之氣。奉

旨允之。又奉

上諭。楚北賊燄復燃。於曾國藩等剿賊機宜。大有關係。此時惟有會合各兵迎賊攻剿。使曾國藩塔齊布各軍無腹背受敵。



之患方爲妥善。欽此。二十八日，公在南昌，派大小戰船六十餘號，進泊康山。賊在九江湖口及江北岸小池口者，益浚濠增壘，守備益固。湖口之賊，由都昌竄陷饒州府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擾及廣信之境。公調派羅公澤南統帶湘勇三千，由南昌繞出湖東攻剿。又增募平江勇四千名，同出東路會剿。塔齊布公所統陸營在潯城外者，僅五千人，但主堅守，不復仰攻矣。水師至武昌，泊舟城外，連遇大風，復多沈損，乃上泊金口，以扼賊上竄。胡公林翼一軍亦退駐金口。二月，賊撲武昌省城。十七日，城陷。巡撫陶文節公恩培死之。各軍馳援皆不及。二十七日，公



馳奏統籌全局一摺。奏稱臣來江省已逾月餘。探悉各路賊情大略。論江楚皖三省全局。陸路必須勁兵四枝。水路須兵兩枝。乃足以資剿辦。江之北岸自蘄水、廣濟、黃梅以達於太湖、宿松爲一路。自漢口、黃蘄、循江岸而下達於小池口爲一路。南岸自九江以上興國、通山等屬爲西一路。湖口以下至於皖南爲東一路。臣之水軍已分爲兩枝。陸軍若再分則立形單弱。謹就目前急務及臣力所能辦者分條陳奏。併聲明前月奏報均未奉

批諭。此次改由湖南繞出荊州驛遞進京。附片奏稱鳳陽、臨淮、由壽州、光固以達於麻城、黃州。不過八百餘里。請

旨飭令袁甲三募勇五千練成勁旅馳出黃州以通皖鄂聲息以挽江北大局。又片奏水師大營被賊襲燬之時座船被奪文卷全失其所領部照監照遺失數目俟查明咨報。又片奏臣軍萬餘人餉道梗阻請

旨飭撥江西漕折銀兩就近接濟并請閩浙兩省每月各籌銀二萬兩解赴行營。是日又奏恭謝

天恩寬免處分一摺。時袁公甲三奉

旨革職來京。公所籌四路分兵剿辦之策

諭旨嘉之亦未能行也。楊公需軍駐德安賊復遍擾江漢各

城邑由岳家口仙桃鎮窺犯荆襄。荊州將軍官文公拒卻



之胡公林翼抵鄂後擢授湖北藩司尋奉

旨署理湖北巡撫水陸兩軍在金口者爲數無多而賊勢益熾。鄂軍在德安者屢敗不振餉尤絀無所出。胡公與李公孟羣彭公玉麟王公國才等竭力守禦荆湘上游賴以稍安。江西新募平江勇至南康公委幕中候選同知李元度管帶操練因調戰船前赴南康令陸軍緊相依護。公言此軍之起原專爲肅清江面而設。陸軍所以護水營。九江湖口之挫失皆以水師孤懸與陸師遠隔之故。時塔公軍在潯城羅公東勦廣饒不得合併。三月公在南昌登舟督將弁操練分起調赴南康與平江勇水陸駐扼使賊不得掠。

舟來往湖中。十九日羅公澤南一軍由貴溪進剿。二十日擊賊破之。二十一日克弋陽縣城。公兩奉

旨統籌全局。二十三日覆奏謹陳水陸軍情一摺。奏稱臣等一軍水陸分爲四枝。回援武漢之師距臣營在八百里外。江之兩岸仍爲賊踞。欲以楚軍回剿武漢。其難有三端。一則潯郡爲長江腰膂。陸兵未可輕撤。一則內湖水師乘此春漲。可以由湖出江。所慮在旣出以後。孤懸無依。一則金口水陸諸軍餉項缺乏。若再添師前往。更無可支撥。恐餉匱而有意外之虞。臣實乏良策。惟有堅扼中段。保全此軍。以供

皇上之驅策而已。奉

上諭行兵之道合則力厚分則力薄。自師船陷入鄱湖賊匪再擾武漢廣饒一帶復有賊蹤竄突該侍郎等水陸兩軍實有不能不分之勢。該侍郎所謂千里馳逐不如堅扼中段所奏亦不爲無見。當此上下皆賊總宜計出萬全勿以浪戰失機勿以遲迴誤事。一切機宜朕亦不爲遙制。該侍郎不可因挫失之餘遂至束手無策。仍當激厲軍士踴躍用命謀定後動勿負初心以副委任。塔齊布攻剿九江近日情形未據奏及豈爲賊氛阻隔竟不能聲息相通耶。并著隨時奏報以紓懸系。欽此。刑部侍郎黃公贊湯在籍公於上年奏請督辦江



西勸捐至是計捐銀數四十餘萬兩。公軍入江西後皆賴黃公籌捐銀兩接濟。湖南協餉專撥供湖北金口之師。公所請撥浙閩協餉以有警不時解到。公乃議借運浙鹽行銷於江西。湖南舊日淮南引地用鹽抵餉。仍請以黃公贊湯總理鹽餉事務。江西巡撫陳公啟邁與公謀調遣兵勇意見多不合。餉尤掣肘。萬載縣知縣李皓與其鄉團舉人彭壽頤以團事互相控愬。公見彭壽頤賞其才氣可用。札調來營差遣。陳公乃收繫彭壽頤。令臬司惲光宸嚴刑訊治之。以是尤多齟齬。二十三日賊竄陷廣信。羅公澤南由弋陽追剿破之。二十七日克廣信府城。賊竄入浙江。



境。公由南昌督水師進發駐吳城鎮。四月初一日馳奏羅澤南陸軍克復弋陽一摺陣亡勇弁張以德易傳武喻能益請卹。又奏陳湖北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宜添勁旅一摺。奏稱自粵匪至鄂迄今不滿三載而全軍覆潰者五次小潰小敗不可勝數。既潰之後仍行收集兵勇習爲故常恬不爲怪。宜變易前轍埽除而更張之。請

飭下湖北督撫另立新軍滌除舊習使江之北岸得兩路足恃之兵則不惟有益大局卽臣等水陸各軍亦有恃而不恐。奉

寄諭交湖廣總督楊霨署巡撫胡林翼辦理。時鄂軍屯聚德安。

湘軍回援武漢者爲數無多。公屢函致胡公林翼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楊公載福傷病在籍。病稍痊。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委令招募水勇。又添造戰船赴鄂助剿。李公孟羣補授湖北臬司。胡公委令添募陸勇扼防金口。餉械均仰給於湘中。兵勢稍振。是日又奏請撥浙引用鹽抵餉一摺。奏稱賊踞金陵。長江梗塞。淮南鹽務片引不行。奸民偷送賊中。賤售於各岸。江西、湖南民間皆食私鹽。方今餉項缺乏。請旨飭撥浙鹽三萬引。設法運銷於淮引口岸。以濟軍餉之不足。附片奏現當干戈擾攘。招商領運爲難。擬仍用勸捐之法。

行之請

旨飭派在籍侍郎黃贊湯在江西臨江府屬樟樹鎮設局勸諭紳富措資辦運并請浙江學政侍郎萬青藜在浙督辦鹽運江西道員史致謬萬啟琛協理西省鹽運湖南鹽法道裕麟在籍知府黃廷瓚協理楚省鹽運又將鹽餉章程分條咨商戶部并咨商浙江巡撫及江西湖南湖北巡撫戶部議准既而賊氛大擾未能暘行也。公又奏湖北在籍禮部主事胡大任江西在籍禮部主事甘晉并辦理臣軍糧台未能赴部當差請

飭吏部查照辦理是時南昌設立後路糧台公委甘晉李瀚章

綜理之。羅公澤南移軍剿賊於景德鎮。賊竄入徽州境。羅公乃移駐饒州以圖湖口。十二日公馳奏陸軍克復廣信郡城一摺。奏保羅澤南轉戰千里謀深勇沈常能從容鎮定以少勝眾請交部從優議敘。十三日公由吳城進駐南康。派前隊戰船進泊青山以攻湖口。十九日賊由姑塘上犯。水師擊之挫敗。退泊火燄山。二十一日水師焚賊船於馬家堰。於徐家埠又追焚之於都昌城下。計百數十號。湖北興國崇通等屬賊黨日熾。分股竄入江西境。陷踞義甯州。殺掠甚慘。五月初八日公派水師接剿賊船於都昌。十三日水師擊賊船於青山。破之。追奔



至鞵山以下。羅公澤南駐軍饒州。浙江巡撫檄調湘軍往徽州會剿。未行。而江西聞義甯之警。省城戒嚴。陳公啟邁亟調湘軍回南昌。羅公遂移軍而西。二十一日。公馳奏內湖水師近日接仗情形一摺。附片奏。臣前在江省吳城。近在南康與。臣塔齊布信息常通。九江與南康僅隔一廬山。因賊匪時時窺伺。晝夜巡防。臣等二人不敢遠離營次。屢約以匹馬相見而未能也。又稱羅澤南一軍既須回省。則不能由都昌進剿湖口東岸。無陸兵則水軍孤懸可慮。奉

上諭該侍郎等務當通籌大局。謀勇兼施。以副朕望。欽此。楊

公載福督帶舟師由岳州出大江剿賊於蒲圻會紮金口。三十日內湖水師擊賊於青山破之奪回拖罟大船并獲他船礮等拖罟卽九江之敗所失座船也。六月初五日湖南巡撫咨送萬瑞書到案正法。十二日馳奏水師勝仗奪回拖罟大船一摺陣亡外委蘇光彩請卹。公又專摺奏參江西巡撫陳啟邁劣蹟較多恐誤大局一摺奏稱臣與陳啟邁同鄉同年同官翰林向無嫌隙自共事數月觀其顛倒錯謬迴改常度深恐貽誤全局不敢不縷晰陳之奉

上諭江西巡撫著文俊補授未到任以前著陸元烺署理陳啟



邁著卽革職按察使惲光宸先行撤任聽候新任巡撫文俊查辦該撫到任後著卽將曾國藩所參各情節逐款嚴查據實具奏不得稍有徇隱欽此。十三日公派水師攻賊於徐家埠委知縣李錕帶陸勇會剿破之燬船八十餘號塔齊布公陸軍擊賊於新壩破之十五日水師攻賊卡於梅家洲衝出卡外戰船四號陷於賊兵勇傷亡數十人。羅公澤南軍至南昌二十四日拔營進剿義甯之賊。湖北德安府失守楊需退走襄陽革職官文公奉

旨授湖廣總督。

欽差大臣都統西凌阿由河南赴湖北督師以攻德安。二十

七日塔齊布公與公相見於青山營次會商攻剿之策。

七月初六日馳奏潯城陸軍勝仗水師在徐家埠獲勝湖
口小挫一摺陣亡將弁黃明魁洪建勛李文田請卹附片
奏潯郡陸營久無成功日對堅城頓兵糜餉擬於七月
與塔齊布移駐青山渡湖而東會剿湖口是亦大局旋轉
之一策又片奏新選湖北督糧道萬啟琛現在樟樹鎮協
理鹽餉事務請暫緩赴任。羅公澤南陸軍抵義甯初八
日破賊於梁口十三日破賊於乾坑十四日大破賊於鰲
嶺雞鳴山斃匪六千餘名。水師蕭捷三等破賊於鞋山
李元度率平江勇渡湖而東十五日擊賊於徐家埠破之。



羅公澤南陸軍攻賊營大破之。十六日克復義甯州城。十八日湖南提督忠武公塔齊布卒於軍。十九日公馳赴九江陸營哭之慟。派副將周鳳山接統其軍。公親巡營壘撫定其眾。派副將玉山等弁兵三百人護喪至南昌。李元度擊賊於文橋。二十一日李元度攻賊於蘇官渡破之。二十三日平江營與水師會攻湖口破賊營數座燒賊船幾盡。舟師駛出大江仍回泊青山。是日蕭節愍公捷三陣亡。平江勇攻下鐘山賊營未克仍駐軍蘇官渡。周鳳山督軍會操賊出撲營力戰卻之。公在大營中復督眾攻城未克。二十四日馳奏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臣

馳赴大營料理喪事兼統陸軍拊循士卒保此勁旅請
旨將提臣塔齊布交部從優議卹准於湖南省城建立專祠以
慰忠魂而洽民望附片奏派廣東羅定協副將周鳳山統
領全軍旋獲勝仗士氣猶銳可無渙散之虞又附片奏報
義甯湖口水陸三路勝仗大略當名將新失之際而事機
尙爲順利軍威尙足自振堪以仰慰

聖懷。

公於是日聞蕭捷三陣亡卽帶陸勇數百名馳赴青山
撫定水勇二十五日公回駐南康水營札調彭玉麟來江
西督領內湖水師二十七日平江營擊賊於流澌橋二
十八日燒賊柵於柘磯八月初四日賊撲平江營拒卻之



初七日、馳摺奏報羅澤南陸軍攻剿義甯、疊次大勝、克復州城。隨摺奏保羅澤南及李續賓、李杏春、唐訓方、蔣益澧五員。又奏水陸兩軍攻剿湖口、疊獲勝仗。湖內賊船幾盡一摺。陣亡都司蕭捷三。請照副將例議卹。羅公澤南既克義甯、軍威振於南服。是時湖南四境皆有賊氛。兩粵匪徒攻陷郴州。逆燄尤盛。駱公秉章奏調湘軍折回湖南。剿賊。羅公由義甯策單騎謁公於南康舟次。指畫吳楚形勢。謂方今欲圖江皖、必先復武昌。欲圖武昌、必先清岳鄂之交。定計率軍出崇通、以援武漢。公從其策。初八日、羅公渡湖、督平江勇攻湖口。下鐘山賊壘未克。是日、水師擊賊。

於梅家洲大敗失戰船二十一號。其時江西之賊惟存九江、湖口兩城。梅家洲下鐘山兩壘未克，堅踞不可攻。羅公旋至南康，謂湖口水陸官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數進攻，以頓兵損威。仍當俟江漢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勢。公又從之。飭水師勿事浪戰，抽調九江大營寶勇千五百人，併歸羅公統帶。由義甯進剿。十六日，羅公還義甯營。胡公林翼攻武昌未下，乃議先攻漢陽。由金口渡江，軍於麥山，進攻漢陽。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率水師進泊沌口，燬賊船數百號。南岸崇通各屬之賊攻金口，李孟羣、陸營、陸營大潰。德安賊黨回援漢陽，麥山陸營亦潰。惟沌口水師屹



然未動。胡公度不可攻。率水軍退駐新堤。以扼荆湘之路。委都司鮑超增募湘勇數千。以爲援馳。疏奏調羅澤南湘軍援鄂。公已令羅公由義甯拔營前進矣。二十一日。馳奏陸軍攻剿湖口。勝仗。水師小挫。一摺。奏稱去年湖南水師靖港城陵磯之役。均因風順水利。不能收隊。以致挫敗。臣屢飭水營。不令順風開仗。乃各弁勇輕進。致蹈覆轍。請將營官吳嘉賓、秦國祿等分別撤革。陣亡千總葛維柱。請卹。又奏調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回剿武漢。一摺。附片奏提臣塔齊布病故後。周鳳山新領全軍。尙爲奮勉。臣令其專意防守。不圖進取。又片奏派委員弁護送塔齊布靈柩。

回京時長江梗塞塔公之樞由南昌取道長沙荊州以北也。公又專摺彙報安徽道員何桂珍在江北英山蘄水羅田等處剿賊勝仗。附片奏稱蘄黃英霍當楚皖之交匪黨最多與粵逆勾結響應何桂珍以二千饑疲之卒轉戰於羣盜出沒之區與地方紳民以信義相孚請

旨飭令何桂珍督辦皖楚交界英山麻城各處團練嚴清土匪實於大局有益。公前奏調何公一軍歸東征大營調遣既而阻於賊不得合併。何公提一旅崎嶇苦戰屢立戰功克英山蘄水兩城斬賊目田金爵而軍饑餉匱皖中大府不之恤專恃勸捐米麥接濟軍食頻遣探卒閒關跋涉抵公



大營以求援。公爲縷陳其戰績十餘案請

旨授以團練之任。蓋欲設法以援之而勢未能也。羅公澤南回義甯營。上書於公。申陳前議。公所調九江之寶勇以參將彭三元都司普承堯領之。併湘勇各營爲五千人。劉公蓉在公幕中二年。至是亦從羅公軍赴鄂。二十七日由義甯州拔營直趨通城。彭公玉麟接公札調阻於賊。未能前。公因委劉于潯。暫統內湖水師。九月初三日公至青山。巡視水陸各營。初五日公駐屏風水營。具摺奏保陸軍克復廣信一案。水師肅清鄱湖一案。出力員弁兵勇彙單請獎。附片請。

飭浙江巡撫補解五月以後餉銀。又片奏羅澤南一軍去臣營日遠湖北撫臣胡林翼尙在江北亦恐爲賊氛所隔。擬令羅澤南自行具摺奏報軍情。又奏稱臣自抵江西整理水師已逾半年師久無功虛糜餉項請交部嚴加議處。至助臣辦理軍務實有勞績不可泯滅者侍郎黃贊湯督辦捐輸力拯大局南昌府知府史致諤支應軍需候補知州李瀚章辦理糧台權衡緩急湖南巡撫駱秉章與其幕友同知左宗棠一力維持接濟軍餉照料船礮知府彭玉麟保守金口力能堅忍主事胡大任勸捐濟餉歷險不渝知府黃冕造礮精利實屬有用之才。除黃贊湯駱秉章未敢仰

邀

恩敘外其史致諤等各員擬歸入義甯案內開單保奏奉

上諭曾國藩奏師久無功自請嚴議並保勞績較多人員等語。兵部侍郎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雖未能迅卽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前刑部侍郎黃贊湯督辦捐輸以濟軍餉尤爲出力著加恩賞戴花翎欽此。初六日公渡湖至蘇官渡巡視陸營。畱二日還屏風營。羅公澤南進攻通城初六日克之賊大潰。十四日進克崇陽縣。二十三日公馳奏羅澤南一軍進剿獲勝克復通城一摺陣亡把總李懋勛請卹附片

奏探明湖北撫臣胡林翼駐紮嘉魚縣六溪口與羅澤南之軍聲息可通此後援鄂一軍由胡林翼轉奏又遵奉諭旨保舉堪任總兵人員一摺奏保副將楊載福周鳳山參將彭三元三人。湖南兵勇援鄂者至羊樓司大潰江壯節公忠濟殉難羅公澤南駐軍崇陽派李公續賓等五營進剿羊樓司旋派彭公三元等營進剿濠頭堡二十四日賊大股來犯彭勤勇公三元李公杏春等陣亡弁勇挫潰二十六日羅公督軍至羊樓司擊賊破之。二十七日奉到上諭兵部右侍郎著曾國藩補授曾國藩現在督辦軍務兵部右侍郎著沈兆霖兼署欽此。夏秋之間黔粵匪徒侵擾湖



南西南境其東北岳鄂之交賊勢正熾。公弟國濱國華皆治團練於鄉邑。公弟國荃考取是科優貢亦辦鄉團。是月廣東匪徒自茶陵竄入吉安境江西之西境又紛擾矣。十月初三日羅公澤南大破賊於羊樓司。十三日胡公林翼至羊樓司會商軍事。十七日拔營進剿蒲圻。二十日公具摺謝。

恩授兵部侍郎。又奏報羅澤南一軍在濠頭堡敗挫在羊樓司獲勝陣亡參將彭三元知府李杏春將弁彭獻傑蕭馥山李光熾劉碧山請卹。奏稱此次軍情應由楚省具報緣彭三元係臣軍屢戰得力之將未便沒其忠績是以仍行奏

報附片奏稱臣前請於湖南省城爲塔齊布建立專祠奉旨允准應請以去年陣亡參將童添雲及彭三元入祠附祀。

二十一日羅公澤南克蒲圻轉戰而前師銳甚楊公載福以水師破賊於金口湖廣總督官文公至德安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都統西凌阿督兵力攻德安府城克之乘勝收

復江北各城邑官文公督各軍進逼漢陽收集王國才李

孟羣陸營兵勇兼轄之與南岸楚軍爲犄角之勢九江

湖口陸營數月無大戰事賊亦不以大股來犯水師泊紫

青山屏風各岸陸勇二營護之公自駐屏風水營不時巡

視青山蘇官渡各營壹意嚴防不事進剿而賊酋石達開



由湖北崇、通等處糾合匪黨竄入江西境，陷踞新昌縣。其在吉安境內，匪徒連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逆合股。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眾至十餘萬。瑞、臨、袁、吉同時告警。署巡撫陸公元烺調兵援剿，日不暇給。乃抽調湖口陸勇回援西路。十一月初五日，九江賊出撲營，周鳳山擊卻之。初七日，湖口賊出撲營，李元度擊卻之。初十日，賊陷瑞州府。十一日，陷臨江府，攻撲袁州、吉安二府四郡屬邑，大半失守。省城戒嚴。維時江西官軍西路則臬司周玉衡、總兵阿隆阿一軍援剿吉安，東路則道員耆齡游擊遮克敦布一軍防守饒州。其平江勇由湖口調回者，剿賊於

瑞州營官李錕、劉希洛陣亡，勇遂潰散。陸公元烺復調耆齡、遮克敦布之師回援。十五日，公調周鳳山、九江軍回南昌，調水師防守省河，添調平江勇一營駐紮青山以護水師。十七日，九江賊撲營，周鳳山擊卻之。十八日，周鳳山拔營回省。二十日，湖口賊撲營，李元度擊卻之。二十一日，公具摺謝。

恩寬免處分。又奏九江湖口陸師、青山水師接仗情形一摺。又奏逆匪攻陷瑞州、臨江，逼近省垣，急調周鳳山全軍并抽撥水師馳往堵剿一摺。分條奏目前布置情形，其一、江西省腹地別無重兵，不得不撤九江之軍先其所急；其二、江西

水軍單薄抽調戰船駛赴省河防其東渡其一擬調羅澤南一軍回駐通城牽掣逆賊後路亦可兼顧楚省其一擬畱遮克敦布一軍防守東北四府庶錢糧有可徵之處奏報有可通之路凡四條又聲明本年三月以後奏報均由湖南馳遞此次道途梗塞仍由浙江馳驛呈遞奉

上諭曾國藩陸元烺著妥籌兼顧萬不可因有警信張皇失措徒使兵勇有調撥之煩轉授賊以可乘之隙也欽此又奉上諭石逆所帶賊黨雖多一經羅澤南痛剿卽連次挫敗可見兵力不在多寡全在統領得人曾國藩等著激勵在事文武奮勉圖功殄此巨寇至九江一路能否足資堵剿倘有疏懈



不特江西內地堪虞並礙長江大局該侍郎等不得顧此失彼是爲至要欽此。羅公澤南克咸甯縣大破賊於山坡會師金口進攻武昌二十八日大破城外賊壘駐營於洪山水師進泊沌口三十日賊陷袁州府城彭公玉麟屢接公催調函牘由衡州赴江西值賊氛遍布彭公閒關微服徒步七百餘里行抵南康公見大喜派領戰船赴臨江扼剿何文貞公桂珍駐軍英山是月爲降人李兆受所戕皖中大吏不爲奏請議卹公聞而深痛之十二月初三日九江賊出撲青山陸營營官林源恩黃虎臣胡應元等擊卻之賊旣踞臨江分股屯聚樟樹鎮周鳳山回至



南昌初四日進擊樟樹鎮克之。劉于潯以水師毀賊之浮橋。初十日周鳳山陸軍進剿新淦縣城克之。十二日馳奏九江湖口青山姑塘水陸接仗情形。陣亡千總呂國恩請卹。附奏瑞州剿賊殉難之知縣李錕。劉希洛二員請加贈知府銜議卹。又附報樟樹鎮勝仗一片。十九日馳奏周鳳山一軍會合水師克復樟樹鎮收復新淦縣城一摺。又具摺彙保陸軍克復義甯攻剿湖口兩案出力員弁兵勇開單請獎。公每於軍事孔棘之際獎拔有功優卹死傷二者必詳必慎。由是人心維繫。軍雖屢挫氣不少衰。江西巡撫文俊公到任。賊攻吉安。臬司周公玉衡入城堅

守經月請援甚急。周鳳山既克樟樹，收新淦，將赴吉安。慮賊復至，撥派八百人回駐樟樹，以護水師。扼防南昌之西南路。是年正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公克上海縣僧王督軍殲滅連鎮之賊，擒賊酋林鳳祥，檻送京師，斬之。河北肅清。二月，僧王攻克高唐州，賊竄馮官屯，官軍圍之。四月，克之。山東肅清，官兵凱撤。七月，江南大營分兵克蕪湖縣。十月，安徽官軍克廬州府、皖鄂賊勢少衰。吉爾杭阿公督師攻鎮江，未克。蘇州、浙江、湖北、湖南皆於是年仿辦釐捐，以濟軍餉，浸及於川廣矣。

丙辰咸豐六年，公四十六歲。



正月公駐南康水營。初二日賊撲樟樹鎮陸營挫潰營官岳炳榮走豐城劉于潯以水師擊賊船破之初三日周鳳山自新淦回援樟樹遇賊於瓦山擊破之。彭公玉麟水師至樟樹鎮初七日擊賊船破之初九日攻臨江賊壘又破之。先是御史蕭浚蘭條陳江西軍務公奉

諭旨責問又奉兼顧臨江及嚴扼九江之

旨公遂覆奏縷陳各路軍情一摺奏稱瑞臨切近省城

臣與撫

臣文俊商令周鳳山一軍先剿臨江之賊湖口青山水陸存營至爲單薄九江之賊日夜環伺又有湖北興國土匪竄擾德安縣去來無常勉力支撐深虞決裂。臣軍自岳州

而下水陸萬餘人併爲一支。今則分調爲四五支。其得力之將如塔齊布、中道、殂謝、羅澤南、楊載福、分往鄂省。不克合併。所以久困一隅。未能掃蕩羣醜。寸心焦灼。愧悚難名。江西西路四郡賊蹤徧擾。值冬春水落。贛水處處可涉。賊又於上游掠民船。兼造小艇。有東犯撫州、撲省城之勢。公飭令彭玉麟、劉于濤以戰船往來扼截。飭周鳳山一軍駐紮樟樹鎮。與水師戰船全力扼守。十八日。青山陸營出隊擊賊於九江。破之。二十二日。馳摺奏報。周鳳山分兵小挫。旋以全隊擊賊。大勝。水師在樟樹三獲勝仗。附片奏報。青山陸營同知林源恩、都司黃虎臣等擊賊獲勝。請



獎拔數人歸案彙保。又奏楚軍在江西境內每月需餉六萬有奇而入款約有三端。一曰撥用漕折。二曰督辦捐輸。三曰借運浙鹽。今賊匪大勢全注江西。漕折難以催徵。捐輸不能措辦。鹽引無處銷售。來源俱竭。有坐困之勢。惟查江蘇上海縣商貨雲集。請

旨飭令該省督撫轉飭道府等官於上海抽釐撥解。臣營專濟楚軍之用。臣軍無饑潰之虞。得專心於戰守。機宜不復以請餉之奏屢瀆。

聖聰也。公於上年奏議借運抵餉及鹽引到江時。賊氛大擾。不復行銷。江楚之交文報梗阻。不能通者累月。賊圍攻吉

安外援不至。贛州周汝筠一軍來援，阻於泰和之賊，不得前。文俊公派遮克敦布率勇赴援，行至樂安。二十五日，吉安府城失守。周貞恪、公玉衡等死之。文俊公因令遮克敦布駐軍樂安，扼撫建之路。二十九日，青山水師擊賊於姑塘，挫失戰船六號。二月初五日，奉到

上諭：文俊甫經到任，於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倘布置稍疏，難免貽誤。曾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旣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其最要之處，先爲攻剿。著曾國藩與文俊妥速會商，務籌全局，不可徒事張皇，亦不



可專顧一處。軍情變幻靡常，大勢所關，應從何處下手？則身在行間者，必能挈其綱領。該侍郎與該撫酌度機宜，卽著會同馳奏，以慰廑念等因。欽此。賊旣陷吉安，大股東竄江西。官軍潰於樂安，賊撲犯撫州。建昌所屬城邑多失守。十四日，撲樟樹營。周鳳山擊破之。十七日，大股撲營。周鳳山出擊之，挫敗。十八日，周鳳山出隊大敗營壘，全陷。弁勇潰回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奪門奔走者不可禁禦，或相踐以死。公亟棹舟赴省。途次聞警，飛調青山陸營赴南昌，調水師退紮吳城鎮。調李元度一軍由饒州繞回，進剿撫州之賊。二十日，公至南昌，收集潰勇，暫統之，籌備守禦。撫定居民。

人心稍安。時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繇互千數百里，眾號數十萬。公遣弁勇懷密函赴楚，請援多爲賊所截，殺不得達。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派委劉長佑、蕭啟江等募勇分道赴援。劉公長佑由醴陵克萍鄉，蕭公啟江由瀏陽攻萬載，皆募死士懷賁，函牘間行赴南昌。旬月而始達。公與文俊公會商軍事意見甚叶。二十一日具摺會奏各路堵剿情形，并奏覆

諭旨垂詢各件。奏稱江西全省贛水中分以樟樹鎮最爲扼要，石逆久踞臨江，凶悍之賊必萃於此，意圖盡披枝葉困我省會。至德安縣城被賊竄踞，乃湖北新到之股匪，旣乃竄



入武甯併歸石逆。至周汝筠一軍不能救援吉安。擬令其退守贛州。贛郡天然雄鎮。爲古來必爭之地。倘有疏虞。則兩廣湖南股匪皆得以贛州爲巢穴。後患不可勝言。請旨飭廣東督撫迅派兵勇數千赴贛。會同戰守。保此重鎮。顧全大局。又奏江西賊氛日熾。岌岌將殆。請

旨飭湖北撫臣速令羅澤南一軍兼程來江援剿。又奏江西需餉甚迫。請

旨飭江蘇督撫借撥上海關稅銀十萬兩。迅解江西以濟眉急。又片奏臣國藩單舟晉省。途次聞周鳳山全軍挫敗之警。飛調湖口青山水陸各營同回省城以固根本。公又專

摺奏謝年終

恩賞福字荷包等件。又奏捐輸實官人員請給部照一摺。附片奏布政司銜羅澤南、鹽運司銜李續賓經湖北撫臣胡林翼奏請給予二品三品

封典奉

特旨允准。臣軍水陸員弁奮勇出力未經補缺者實不乏人。請照羅澤南、李續賓之例。容臣擇尤照升階咨請

封典以示鼓勵。又片奏水師在姑塘小挫請將營官陳炳元、劉國斌參處。陣亡勇弁周華堂請卹。又奏知府李瀚章、知縣黎福疇、張秉鈞三員在營聞訃丁憂該員等辦理。臣軍糧



台洵爲得力熟手，仍請畱營當差。二十二日賊陷撫州府。二十九日陷建昌府，分股由安仁、萬年竄入徽州境。李元度帶平江勇由湖口拔營至饒州，與耆齡會軍駐守。公之調回青山諸軍也。南康府亦沒於賊。綜計是時賊陷江西府城八州縣，城邑五十有奇。屢分股黨南撲贛州，東擾廣信，文報往來，餉需轉運，僅廣饒一路可通。亦時有賊蹤焉。三月初一日，奏報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挫敗情形，請將副將周鳳山革職，營官岳炳榮、黃玉芳分別參革，幷自請交部議處。陣亡委員馬丕慶、林長春、李清華請卹。附片奏稱廣信一府爲奏報進京江浙轉餉之路，一有疏虞，

四面梗塞。現調李元度一軍由饒州繞回進剿撫州以保廣信。上年九江湖口水陸萬餘人。今全數撤入內地。前功盡棄。回首心傷。然舍此亦無他策。廣東援防贛州之師。請旨再飭催迅速來江并請

飭浙閩督撫嚴防竄越。公在南昌孤危之中。奏報軍情。每以贛州廣信爲急。是後全局之轉機亦賴兩城之存也。初二日賊犯吳城鎮。水師擊退之。初四日彭公玉麟赴吳城水營督領防剿。分派水師紮饒州南河。公又派戰船分紮省河及市汊扼截防守。又與巡撫文俊公調派駐省城之平江勇二千人。委候選知府鄧輔綸同知林源恩帶領進剿。



撫州。又派周鳳山、畢金科等帶勇隨往會剿。鄧公仁堃之也。羅忠節公澤南攻武昌未克，親督隊進攻，受傷。初八日卒於洪山營次。胡公林翼奏派李續賓接統湘軍。公回省後，收集陸軍，裁併訓練，每日巡視操場。既而出居營盤，雖當士民惶恐之際，從容鎮定，時以詩古文自娛。羽檄交馳，不廢吟誦，作陸師得勝歌，水師得勝歌，以教軍士。於戰守技藝，結營布陣諸法，曲盡其理，弁勇咸傳誦之。十一日，鄧輔綸、林源恩擊賊於羅溪。十二日，克進賢縣城。彭公玉麟擊賊於吳城，卻之。十四日，水師破賊於涂家埠。二十日，李元度克東鄉縣城。二十二日，鄧輔綸、周鳳

山等會軍於東鄉。公派都司黃虎臣帶勇三營赴吳城鎮會水師。二十三日克建昌縣城。撫州賊撲東鄉。李元度、林源恩等擊破之。二十四日黃虎臣回軍南昌。二十五日李元度等軍進紮江橋以攻撫州。二十六日馳奏陸軍平江營在湖口羅溪勝仗克復進賢縣城一摺。又奏吳城水師三獲勝仗并水師分布各處情形一摺。又奏報湖南援軍劉長佑等克復萍鄉一摺。附片奏報賊分大股竄至徽州婺源一帶江西賊勢稍分勦辦較易措手。又片奏正月二十一日所奏摺片未奉批諭想因賊氛方盛中途沈失請

飭軍機處鈔錄寄交臣營。又專摺奏保樟樹新淦兩案水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其陸軍後來潰敗前功盡棄。應無庸保奏以示懲警。文俊公屢疏請援師楚粵閩浙各省督撫均奉

寄諭派撥兵勇赴江西援剿。方江西之初警也。眾議請調羅公澤南軍回援。公函致胡公林翼羅公澤南謂東南大局當力爭上游。亟望武漢速克。水陸東下。不欲其奔馳於崇通之郊以援瑞臨也。及賊氛大熾。乃從眾議。奏調羅公湘勇馳回援剿。而羅公已傷亡。公弟國華奉竹亭公命赴鄂請援師。胡公選派知縣劉騰鴻劉連捷湘勇千五百人同知



吳坤修彪勇七百人參將普承堯寶勇千四百人交公弟國華總領之以援江西募勇夫懷蠟丸書閒行以達南昌公始聞羅公之亡鄂軍之來援矣。二十七日李元度林源恩擊撫州賊壘破之。四月初二日平江軍渡撫河紮五里塘進攻撫州未克。初四日調派黃虎臣陸軍又派劉于潯市汊水師進攻瑞州。初八日進攻未克。初九日水師回泊市汊黃虎臣勦奉新縣之賊小挫回軍南昌。平江營連日攻撫州未克。湖南援軍劉公長佑等攻萬載縣賊以大股踞守不下湘軍擊賊壘盡平之。二十日劉于潯領水師克豐城縣。南昌省城附近各城邑均陷於賊。



建昌進賢東鄉豐城四邑經官軍收復而賊蹤猶往來不絕。二十一日奏報李元度等軍克復東鄉破賊五營圍攻撫州一摺。奏報黃虎臣等水陸兩軍克復建昌攻剿瑞州奉新一摺。附片奏臣請撥上海關稅銀兩經戶部議駁。臣等何敢再瀆。惟江西餉源已竭補救無術。請

旨仍飭江蘇督撫於上海稅項籌撥銀十萬兩以濟急需。又片奏稱吉袁臨瑞撫建等府之賊浚濠堅守近省各縣亦有老賊踞守城池。蓋欲使省會成坐困之勢。目前剿辦之法。惟當力保廣饒通蘇杭之餉道。先剿撫建固閩浙之藩籬。其南路贛州必藉廣東之援。西路吉袁必藉湖南之援。請

旨飭催廣東援兵星馳踰嶺保全贛州不勝跂幸。又奏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以伸愛慕一摺。二十八日楊公載福焚漢陽賊船幾盡。劉公長佑進軍袁州蕭公啟江攻萬載二十九日克萬載進軍合攻袁州。耆齡公一軍防守饒州賊屢犯境公調派都司畢金科帶勇千人紮營童子渡以援之。建昌府城陷後知府何栻團紳張家駒等招勇謀收復公派委都司黃虎臣彭山杞訓導羅萱等帶勇三千餘名馳往助之。五月初一日楊公載福督水軍沿江下剿破焚兩岸賊船賊潰莫敢抵拒初三日水軍直抵九江城外初四日回舟泝江旋鄂公遣卒探知水軍江



面之捷。函告楚軍各營士氣爲之一振。撫州城賊踞守益堅。屢攻不克。建昌臨江之賊各分股來援。城賊亦屢出撲營。李元度等均擊卻之。十二日黃虎臣等軍至建昌。與何栻張家駒分途進攻。十三日賊船犯吳城。彭公玉麟擊卻之。十五日畢金科擊賊於由墩。破之。十九日賊援撫州。李元度等渡河擊賊。破之。二十三日公馳奏官軍攻剿撫州情形一摺。又奏饒州防剿情形及畢金科在饒州勝仗。奏稱畢金科身先士卒。驍勇冠倫。軍中稱爲塔齊布之亞。此次以少勝眾。請

賞加勇號。又奏建昌官紳辦理防剿並由省城撥兵會剿一摺。

附片奏報水師劉于潯克復豐城彭玉麟吳城勝仗水師分紮要地均尙得力但無陸軍以輔之祇能扼守未能進剿又片奏報湖南援軍已至袁州湖北援軍已克咸甯而進兩湖集厚力以相拯救賊亦出死力以相抗拒臣等募長髮探卒蠟丸隱語以通消息但能知其大略而不能詳悉浙江邊防孔亟不暇議及援江福建援軍亦無入境確信每念贛州天險必爭之地非得厚援終恐疏虞懇恩飭下廣東督撫迅撥兵勇保守贛州不獨江西之幸亦廣東之先著也公是時注意贛州而兵力不及籲請援師疏已三上矣又奏江西城池淪陷甚多凡在地方有守土防汛



之責者固應一律嚴辦其中不無情有可原之人如建昌府知府何栻萬載縣知縣李吉言宜春縣知縣錫榮此三人者實係失守案內愧奮有爲之員臣等責令襄辦一切如果出力再請寬免處分黃虎臣等攻建昌未克二十八日福建援軍至建昌副將陳上國張從龍領之公調派參將阿達春帶勇赴饒州與耆齡畢金科合軍防剿公謂兵家以攻堅爲最忌再三諭飭各營將領勿徒事仰攻以損精銳而賊踞城壘亦以堅守爲坐困我師之計數月以來無大戰事可紀惟力支危局以待援師而已江西學政廉兆綸奏陳江西軍務奏參臬司鄧仁堃物議沸

騰其子捐職知府鄧輔綸本不知兵不宜管帶兵勇公遂
札撤鄧輔綸解兵回省。周鳳山督勇攻撫州久未下自
請閒道回湘招募舊部以援江西公批答許之。周鳳山遂
由建昌取道於閩廣繞回湖南其在撫州之勇併歸李元
度林源恩兼轄之。六月初二日建昌援賊大至都司黃
公虎臣陣亡。初五日賊撲饒州耆齡畢金科阿達春軍
皆敗潰府城失守。公聞警急調建昌六營彭山祀羅萱李
大雄胡應元等撤回撫州仍調回南昌學使廉兆綸方駐
河口公又與咨商奏調建昌城外官兵撤赴廣信防守其
福建援師在建昌者未撤也。十九日彭公玉麟帶水師



收復南康府城。城荒不能守，乃回泊吳城鎮。畢金科回南昌整輯弁勇，仍赴饒州。公調派總兵居隆阿、都司林葆帶勇會剿。二十二日，畢金科等力攻饒州，克之。公弟國華、總領劉騰鴻、普承堯、吳坤修等軍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前。暑雨不息，進抵江西境。十八日，克新昌。二十四日，克上高。二十九日，軍抵瑞州城外，其鋒銳甚。公聞上高之捷，急調彭山、岷李新華、滕加洪、胡應元等帶勇四千先後拔營馳赴瑞州以迎之。南贛道汪報閏於春間，剿賊泰和失利，退守贛州。阿隆阿、遮克敦布均以潰兵入城協守。賊來撲犯，郡城屢拒卻之。五月，廣東援軍抵贛。

州入守。是月出攻賊營破平之。贛郡解嚴。三十日馳奏撫州攻剿情形一摺。會剿建昌府城一摺。陣亡都司黃虎臣請卹。隨摺奏保李大雄、胡應元、江永和三弁。又奏水師收復南康府城一摺。又奏報饒州失守旋經克復一摺。布政司耆齡專辦饒防。與知府張澧翰等均有應得處分。惟以克捷迅速請免議。陣亡將弁李鶴齡、李遐齡請卹。附片奏報福建援江兵勇現到建昌者已有二千六百人。湖北援師已克新昌。上高兩湖聲息可通。廣東援師已入守贛州。當可保全要郡。先是賊蹤四布。贛吉袁瑞聲息久不達於南昌。至是音問漸通。賊至江西以來。水師扼剿屢勝。賊



不得逞。乃於吉。袁瑞臨各處造戰船。製攻具。乘夏水漲。盛時齊舉。以趨南昌。於瑞河口。臨河口。塘頭埭。生米司。皆爲營壘。七月初一日。賊舟下犯。劉于潯以水師擊賊。瑞河口破之。湖北援軍抵瑞州。初二日。紮營西門外。初三日。拔瑞州之南城。公之遣軍迎援軍也。賊之大股。擾犯省河西岸。屯壘於沙井。初四日。營官羊瀛。萬泰。胡應元。李大雄。滕加洪。帶勇五營。渡河擊賊。破之。初五日。援軍攻瑞州。未克。水師擊生米司賊壘。賊潰走。初九日。彭山峴李新華拔營赴瑞州。瑞州城賊屢出撲營。援軍擊卻之。楚軍中以劉公騰。鴻謀。勇最著。公所派彭山峴羊瀛等帶勇四千。

人委彭山圮總理營務。又以訓導羅萱兼理各營營務。十五日軍抵瑞州。與援師會合。公令羅萱與劉騰鴻合併爲營。以聯合江楚兩軍之勢。十七日瑞州賊出撲營。江軍稍卻。劉騰鴻普承堯擊破之。公弟國華以暑月行師得病甚劇。棹小舟至南昌。見公公爲之悲喜。吳公坤修偕至南昌。迎餉還瑞州。公與文俊公籌撥銀五千兩以犒援軍。公弟國華畱省養病。旬日漸愈。二十七日瑞州賊出撲營。楚軍江軍合擊破之。彭公玉麟以水師擊賊於南康。破走之。劉于潯水師擊臨河口賊船破之。二十八日水師攻臨河口賊壘。悉平之。饒州之復。都司畢金科戰功爲



最藩司耆齡揭參畢金科。公與文俊公商調藩司回省履任。委畢金科駐軍饒州防剿。楚軍既至瑞州、新昌、上高，仍爲賊陷。吳坤修率勇收復二邑，回剿奉新，爲援軍之游兵。是月有邊錢會匪起於吉安、建昌之界，勾結粵匪游勇，有眾千數百人，竄陷廣昌、南豐、新城、瀘溪，復竄貴溪縣境。建昌府官軍分途援剿，賊勢颺忽不可遏。八月初一日，賊大股援瑞州城，賊亦出撲營，官軍迎擊破之。初四日，瑞州軍擊賊壘，破之，賊潰走。楚軍江軍立營始固。初七日，馳摺奏湖北援師進攻瑞州府城，江省派兵四千前往會合，屢獲勝仗，江楚之路漸通，全局轉機胥係乎此。奏保

知縣劉騰鴻謀勇爲全軍之冠參將普承堯同知吳坤修戰功卓著請將該員等分別保獎曾國華係臣胞弟未敢仰邀

獎敘又奏劉于潯水師在瑞河口臨河口勝仗彭玉麟水師在南康勝仗隨摺奏保劉于潯請

賞戴花翎又奏攻勦撫州勝仗一摺附片奏請

敕山西陝西兩省每月各籌銀三萬兩撥解至江西瑞州等處專供兩湖援師之用又奏虎字營哨長周萬勝私逃回籍請

敕湖南撫臣嚴拏正法又奏遵奉



諭旨咨催廣東提督崑壽赴江南大營并奏稱江西賊勢浩大黨類眾多刻下兵力不爲不厚鏖戰不爲不苦迄未能克復要郡挽回全局。臣惟當壹意鎮靜化大爲小以安軍民之心。又具摺奏報贛州府城解嚴并防守剿辦情形實爲江省大局轉旋之一端。又奏查明吉安府陣亡及殉難文武員弁請從優議卹。又附報瑞州勝仗一片。建昌城外官軍設糧台於新城縣會匪竄陷新城何忾率領兵勇援剿在建昌者唯存福建援軍賊出犯營閩軍擊卻之。江西練勇曰廣義營者道員石景芬等領之由廣信赴貴溪迎剿會匪失利匪徒大熾由弋陽竄陷河口鎮及鉛山縣。

撲廣信府城吏民驚走城爲之空署知府沈公棟楨登陴固守飛函請援於浙江總兵饒公廷選方駐防玉山率浙兵二千赴援十五日浙軍擊賊於廣信城外破之賊潰走入徽州境廣信以平瑞州援賊既退城賊猶時出犯官軍皆擊卻之吳坤修軍破賊於奉新分軍收復靖安安義二縣公弟國華病痊愈仍回瑞州營公弟國荃在長沙招募湘勇千五百人周鳳山既抵長沙募勇千七百人黃公冕夏公廷樾督領以行由南路直趨吉安是爲楚軍援江之第三支黃公冕時奉旨放吉安府知府三十日馳奏官軍攻圍瑞州屢獲大勝分軍出勦奉新收復靖安安義二縣隨



摺奏保營務處彭山岷羅營將領萬泰、滕加洪、詹榮清、黃純珍、黃在玉七員陣亡千總黃兆麟請卹。又具摺奏報邊錢會匪竄陷各屬圍攻廣信府城，浙兵援剿解圍。奏稱近年以來江西連陷數十郡縣，皆因守土者先懷去志。惟沈棟植守廣信，獨能伸明大義，裨益全局。參將榮壽、知縣楊昇、千總胡再陞協同堅守，請分別保獎。其在新城殉難之官紳楊堃、諸葛槐、馬長厥、吳毓濬、周光裕、陳德亮、陳濟之、何彥琦八員名均請優卹。何栻之妻薛氏及其女三人僕婢八人全家盡節，請

旨旌表，仍請分別建祠立坊以慰忠魂。又奏閩兵援剿建昌府

前後獲勝情形陣亡兵弁曾瑞英請卹。附片奏。閩軍都司玉亮在建昌軍營病故。請照陣亡例議卹。又片奏。請

飭湖南撫臣籌撥硝磺火藥十萬斤。迅解來江。以資攻剿。又片

奏。臣營發審委員李沛蒼係何桂珍軍營差遣之員。因案革職。交部治罪。現在營中實爲得力。懇

恩免其治罪。畱營當差。仍飭確具親供。咨皖定結。奉

上諭。李沛蒼著准其免罪。仍畱江西軍營交會國藩差遣。欽此。

九月初三日。公至瑞州。勞師巡視營壘。劉公騰鴻治軍嚴整。公深嘉獎之。李元度等軍圍攻撫州數月。大小五十餘戰。雖屢攻未克。而江西東路十餘州縣賴以屏蔽。無



患廣信饒州通蘇杭之道許灣河口商販所集餉需器械賴以接濟公飭誠平江各營壹意堅守且令其退紮十里之外勿事進攻李元度志在克城未能從也是月初二日分軍攻勦近縣初四日收復宜黃縣初九日收復崇仁縣撫州之賊乃自城出撲營復有援賊擾犯東鄉至撫州十七日大營爲賊撲陷林公源恩等陣亡李元度力戰突圍以走崇仁賊勢愈張南昌戒嚴廣信建昌皆震二十日公由瑞州營還至南昌咨畱浙軍饒廷選駐防廣信調李元度收集潰勇扼守貴溪以保河口調吳坤修率勇赴廣信吳坤修爲奉新紳民所畱未果往二十七日瑞州軍分

剿南路賊二十八日賊出撲營擊破之連日與賊戰皆破之。上高縣再陷知縣傅自銘陣亡。十月初四日瑞州分軍收復上高縣初十日軍回瑞州遇賊擊破之。十一日馳奏瑞州勝仗收復上高一摺陣亡知縣傅自銘守備詹榮清請卹又奏撫州一軍被賊撲陷一摺李元度調度失宜請以知縣降補殉難同知林源恩請賞加道銜照道員例議卹營官唐得陞耿光宣委員周尙桂均請從優議卹附片奏請

旨飭浙江撫臣咨行總兵饒廷選率得勝之師仍駐廣信府城臣等札飭李元度駐紮貴溪則河口商民可以復業饒廷



選一軍仍可策應四路於浙江兵力無損於江西籌餉有益又片奏新授吉安府知府黃冕與前任湖北藩司夏廷樾在湖南勸捐募勇規復吉安已革副將周鳳山懷樟樹挫敗之恥亦欲另募勁勇力掃寇氛兩軍合併兵力較厚臣等卽飭徑搗吉安取上游建瓴之勢請

飭頒部照二千張發交黃冕夏廷樾勸辦捐輸專濟此軍之用歸臣處糧台報銷又片奏江西捐輸請照湖南章程以制錢千六百文抵銀一兩俾捐生踴躍樂輸實於軍餉有濟瑞州軍攻城未克賊之出入接濟者屢被各營截擊仍不能絕劉公騰鴻等督率弁勇夫役毀瑞州之南城築新

壘二座以勁兵五千人堅守分調各軍分途雕剿以扼截賊援吳坤修擊賊於奉新屢破之。撫州既敗建昌之賊屢出撲營江西兵勇福建援軍皆潰二十五日大營失陷閩軍副將陳上國等死之張從龍領閩兵退回杉關。新淦縣復陷於賊劉于潯以水師再克之。是月奉

上諭曾國藩文俊自八月奏報瑞州建昌勝仗之後已及月餘未見續報前聞賊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尙無一處克復據江浙各省奏報皆言金陵內亂恐石逆不得志於皖楚勢必竄入江西該逆於諸賊之中最爲凶悍若令回竄江西占踞數郡煽惑莠民其勢愈難收拾著曾國藩等乘此



賊心渙散之時趕緊克復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窮蹙就擒。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卽不遽加該侍郎等以貽誤之罪該侍郎等何顏對江西士民耶。又聞石達開與韋逆不睦頗有投誠之意倘向曾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亦當預爲籌畫經權互用以收實効。現在仍將失陷各城先圖攻克使該逆無所憑藉不敢退至江西是爲至要。欽此。十一月初一日劉公長佑蕭公啟江等力攻袁州克之。十三日公弟國荃周鳳山會克安福縣城進攻吉安。十七日馳奏瑞州一軍屢次勝仗現在新修南北兩城併力堅守以爲西路官軍根本以通江楚要路并奏報

吳坤修一軍在奉新勝仗陣亡將弁王吉昌請卹。又具摺奏贛州南安一路匪勢蔓延兵勇戰守漸形疲乏。贛南距省城千里而遙路途多梗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仍請添調粵兵來江會剿。又奏建昌官軍挫敗營壘被陷閩兵退回本境一摺。陣亡副將陳上國與其殉難員弁蘇廷美伍連青呂文炆丁開第請卹。又奏報湖南援軍克復袁州一摺。又具摺覆陳江西近日軍情。奏稱石逆若歸命投誠當令其獻城爲質。乃爲可信。不敢貪招撫之虛名弛防剿之實務。刻下瑞州奉新剿辦尙爲得手。周鳳山吉安之師差稱勁旅。袁州新復西路大有振興之機。水師則彭玉麟劉于

潯均甚得力。惟撫建屢挫東路空虛。惟當嚴飭諸將克復數城以副。

聖主拯民水火之意。奉

硃批爾等主見甚屬允妥。勦撫固應並用。尤重先勦後撫。可隨時審其機宜。好爲之。欽此。先是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稱。侍郎曾國藩招募鄉勇。屢著戰功。請加湘鄉縣文武學額。江西巡撫文俊公奏保曾國華以同知選用。均奉

旨允准。公於是日具二摺恭謝。

天恩。又奏保饒州豐城等前後六案出力員弁彙單請獎一摺。陣亡員弁汪煥文。趙德溶。黃邦治。請卹。附片奏彭澤都昌。



湖口鄱陽四縣久陷賊中其間頗有忠義之士抗節不屈
辨團殺賊忠憤激發不避艱險請將該四縣出力紳董開
單保獎。袁州克後賊竄樟樹鎮聚黨日盛劉于潯以水
師攻戰連日擊破之。畢金科駐防饒州數月破賊於泥
灣又破賊於陶溪渡又破賊於線洲鄱陽境內肅清。賊
之初起以颺忽見長及去年再陷武漢竄擾江西各府州
縣則堅壘浚濠以困官軍兵勇仰攻累月不下。官文公胡
公林翼之師攻武漢兩城壘奉

嚴旨督促李公續賓楊公載福擊各路援賊戡除幾盡惟兩城
未下江西八府惟南康賊眾不多餘城則皆以悍賊數千



守之。公在軍終日凝然。奏牘書札躬親經理。不假手於人。益治書史。不廢吟誦。嘗謂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澁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蓋其數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從容補救。轉危爲安也。二十二日。湖北官軍水陸大舉克復武昌。漢陽兩城乘勝東下。江甯將軍都興阿公總統馬隊。李公續賓總統步軍。楊公載福總統水軍。水陸並進。沿江賊黨望風瓦解。二十四日克武昌縣。二十五日克黃州府。遂連克興國、大冶、蘄州、蘄水四城。李孟羣、王國才、石清吉等以兵勇從將軍。都公十二月克廣濟、黃梅。水軍直抵九江。焚奪賊舟淨盡。江面肅清。合力以攻。

九江李公績賓一軍八千人屯九江城外楊公載福率戰艦四百號泊江兩岸。都公馬隊益以副將鮑超之步軍三千六百人扼小池口。兵威鼎盛。公由南昌至吳城鎮巡視水師。十八日馳至九江迎勞諸軍。二十三日馳奏湖南援師周鳳山等克安福縣一摺。饒州防軍畢金科等屢次勝仗鄱陽縣境肅清一摺。江西水師劉于濬再克新淦在樟樹鎮屢次勝仗一摺。隨摺奏保劉于濬蔡康業二員。又奏保瑞州援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陣亡將弁潘河清李經元周長源唐梅洪李上安彭益勝姚長青劉家全吳秀山向秀武請卹附片奏。臣馳赴九江迎勞水陸各軍。



見其軍威嚴肅士氣樸誠實爲不可多得之勁旅請

旨飭催山西陝西將每月協江之餉解交湖北撫臣胡林翼經

收專濟九江大軍之用其江西分駐各府兵勇再請

敕廣東督撫每月籌撥銀四萬兩解交湖南撫臣駱秉章轉解

江西各營夏閒奉

旨飭查鄧仁堃被參各款是日具摺覆奏請將臬司鄧仁堃交

部嚴加議處并陳明鄧輔綸帶勇原委自公入南昌以來

軍務章奏與文俊公會銜均推公主稿二十八日公旋

至南昌是時楚軍在江西東路者李元度貴溪一軍畢

金科饒州一軍勢稍單弱裁足自守西路軍勢大振瑞昌

德安武甯建昌新喻永甯六縣城先後收復。劉公長佑、蕭公啟、江等進軍臨江府、南昌、袁州兩郡，全境肅清。九江南康、瑞臨、吉安各屬邑收復過半，賊勢益衰。湖北崇通一帶，疊經官軍剿克，仍爲賊蹤擾踞。王公鑫募勇一軍，曰老湘營，旣剿平湖南南路各匪，巡撫駱公調令赴鄂進剿通城、崇陽、通山、咸甯等縣，皆破平之。是年三月，揚州復陷，托明阿、陳金綬、雷以誠均革職。

欽差大臣都統德興阿接統江北大營，翁同書幫辦軍務，收復揚州。賊陷甯國府城，皖南大擾，浙江戒嚴。鄧紹良率兵援之。四月，江蘇巡撫勇烈公吉爾杭阿陣亡，道員劉剛



愍公存厚副都統勇節公綏闊亦戰死。五月江南大營
失陷向榮張國樑退走丹陽。六月賊攻丹陽張公國樑擊
破之。七月向忠武公榮卒於丹陽。八月金陵賊內亂賊
酋楊秀清韋昌輝皆斃石達開竄安慶。和春奉
旨授欽差大臣由皖北渡江接統江南大營。

曾文正公年譜卷五

丁巳咸豐七年公四十七歲。

正月公在南昌。初五日吳公坤修克奉新縣城。畢剛毅公金科由饒州率軍勦賊於景德鎮遇伏陣亡。十七日奏報吳坤修一軍疊獲勝仗克奉新縣城。隨摺奏保吳坤修請以道員用並保杜霖孔廣晉二員陣亡勇弁陳有才余瑞林請卹。又奏報江西官軍克建昌武甯二縣湖北援軍收復瑞昌德安湖南軍收復新喻永甯等縣城附片奏九江南北兩岸水陸至二萬餘人之多。臣卽日擬由瑞州前往九江料理聯絡。惟現患目疾請



賞假一月。卽在軍營調理。是日拜摺後出。至奉新。督帶吳坤修一軍赴瑞州。扼紮府城東面。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以斷賊之接濟。西安將軍福興奉

旨領兵千人由浙江赴江西會剿。於是月抵南昌。二月初四日。公由瑞州回至南昌。會商軍務。初九日。仍還瑞州營。竹亭公以初四日薨於里第。十一日訃至瑞州。公大慟仆地。欲絕。次日赴告南昌及湘軍各營。設次成服。十六日馳摺奏報丁憂開缺。奏稱微臣服官以來二十餘年。未得一日侍養親闈。前此母喪未周。墨經襄事。今茲父喪未視含殮。而軍營數載。又功寡而過多。在

國爲一毫無補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贖之罪。瑞州去臣家不
過十日程途卽日奔喪回籍。查臣經手事件以水師爲一
大端提督楊載福道員彭玉麟外江內湖所統戰船五百
餘號礮位至二千餘尊之多此非臣一人所能爲力合數
省之物力各督撫之經營楊載福等數年之戰功乃克成
此一枝水軍請

旨特派楊載福總統外江內湖水師事務彭玉麟協理水師事
務該二人必能了肅清江面之局並請

飭湖北撫臣江西撫臣每月籌銀五萬解交水營以免飢潰仍

懇

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盡人子之心合家感戴

皇仁實無既極抑或

賞假數月仍赴軍營效力之處聽候

諭旨遵行。江西巡撫文俊公派委督糧道李桓至瑞州營。李

公續賓之弟續宜自九江馳赴瑞州唁公。二十一日公

與公弟國華自營啟行。二十九日抵里門。越數日公弟國

荃自吉安營奔喪回籍。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報公丁

父憂一摺奉

上諭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



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并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欽此。三十日具呈駱公請代奏報奔喪到籍日期。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丁憂回籍請派員督辦軍務一摺業經降旨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所有曾國藩前帶水師兵勇著派提督銜湖北鄖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同調度所需兵餉並著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著仍遵前旨卽赴江西督辦軍務以

資統率。欽此。安徽官軍潰於桐城。皖北之賊大熾。官文公檄調李孟羣督軍援皖。二十六日。公具呈駱公請代奏謝。

恩賞假并銀兩。四月。賊酋陳玉成由安徽糾黨犯鄂境。蕪黃以北各州縣城皆擾陷。李公續宜由瑞州分軍回鄂以擊賊。江西吉安臨江瑞州等府城久攻未克。賊酋石達開率賊黨往來江楚境。爲城賊之援。駱公秉章檄調王鑫老湘營三千人赴江西。爲雕勦游擊之師。五月。石逆大股援吉安。王公鑫馳往奮擊。大破之。二十二日。公以假期將滿。具摺奏瀝陳下情。懇請終制。臣在京十四年。在軍五年。



祖父母父母先後見背生前未伸一日之養沒後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負實爲難安。臣恭閱邸鈔大學士賈

楨丁憂

皇上賞假六箇月旋因賈楨奏請終制奉

旨允其所請。

臣

葬事未畢懇照賈楨之例在籍終制。閏五月奉

上諭曾國藩奏瀝情懇請終制一摺曾國藩在江西軍營聞丁

父憂前經降旨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俟假滿時再赴江西

督辦軍務以示體恤。茲據該侍郎奏稱假期將滿葬事未畢

籲准在籍終制。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

當賊氛肆擾皖鄂卽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載以來



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勇素聽指揮、當茲勦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效。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卽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欽此。

初三日奉竹亭公葬於湘鄉廿四都周壁衝山內丙山壬
向爲塋。李元度軍駐貴溪禦賊屢有功專弁詣公函商
軍事公覆書謂江西軍務刻不去懷所以奏請終制者實
以奪情兩次乃有百世莫改之誓至其所自愧憾者上無
以報

聖主優容器使之恩下無以答諸君子患難相從之義常念足
下與雪芹皆有極不忘者前年困守江西賊氛環逼雪芹
之芒屨徒步千里赴援足下之力支東路隱然巨鎮鄙人
自讀禮家居回首往事睠睠於辛苦久從之將士尤睠睠
於足下與雪芹二人

雪芹彭公玉麟字也

王公鑫擊賊於甯都州



永豐縣境皆大破之。六月初六日公具摺恭謝

天恩請開兵部侍郎署缺。又具摺瀝陳歷年辦事艱難竭蹶情

形。臣處一軍概係募勇雖能奏保官階不能挑補實缺將

領之在軍中權位不足以相轄大小不足以相維。臣居兵

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此其一端也。籌餉之事

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均須經地方官之手。臣職在軍旅

與督撫勢分主客難以呼應靈通此又一端也。臣辦團之

始仿照通例刻木質關防文曰

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四年八月

剿賊出境湖南巡撫咨送木印一顆文曰

欽命辦理軍務前任禮部侍郎關防。五年正月換刻文曰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侍郎關防。秋閒又換刻文曰

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臣前後所奉

寄諭援鄂、援皖、籌備船礮、肅清江面、外閒皆未明奉

諭旨。時有譏議關防更換既多，往往疑爲僞造。如李成謀已保

至參將周鳳山已保至副將出。臣印札以示地方官，而不

見信，反被詰責。甚至捐生領。臣處實收，每爲州縣猜疑。號

令所出難以取信，此又一端也。三者其端甚微，關係甚大。

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貽誤

大局。目下江西軍勢無意外之虞，無所容其規避。若果賊



氛逼迫當專摺馳奏請赴軍營不敢避難。若猶是平安之
狀則由將軍福興巡撫耆齡兩臣會辦事權較專提挈較
捷。臣在籍守制多數月盡數月之心多一年盡一年之心。
疏入奉

上諭曾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喫緊之際原不應遽請息
肩。惟據一再陳請情詞懇切。朕素知該侍郎並非畏難苟安
之人著照所請准其先開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
西如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此外各路軍營設有
需才之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行瀆請致辜委任。
欽此。王公鑫破賊於廣昌又破賊於樂安賊回竄吉安

周鳳山等軍敗潰。胡公林翼督軍於黃州擊賊連破之。王剛介公國才陣亡於黃梅。七月楚軍攻克瑞州府城。劉武烈公騰鴻陣亡。耆齡公檄調普承堯等移師會攻臨江府。八月初四日王壯武公鑫卒於樂安營次。其老湘營一軍以張運蘭王開化分領之。十四日奉

上諭。昨據給事中李鶴年奏。曾國藩自丁父憂後。疊蒙賜金給假。褒獎慰留。此後墨經從戎。宜爲天下所共諒。豈容以終制爲守。經再三瀆請。請飭仍赴江西。及時圖報等語。軍務奪情。原屬不得已之舉。朕非必欲該侍郎卽入仕途。然如該給事中所奏。亦可見移孝作忠。經權並用。公論自在人心。現在江



西軍務有楊載福統帶雖無須會國藩前往而湖南本籍逼近黔粵賊氛未息團練籌防均關緊要該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極力圖維急思報稱所有李鶴年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李公續宜引軍渡江至黃州會鄂軍克蘄水廣濟黃梅擊小池口賊壘破平之湖北全境肅清胡公林翼至小池口督諸軍合攻九江。九月初八日官軍水陸齊舉克湖口縣城攻破梅家洲賊壘內湖外江水師始合。初九日公具摺覆奏。臣兩奉諭旨現在江西軍務辦理得手自可無庸前往湖南目下全省肅清。臣仍當暫行守制。如果賊氛不靖應須團練籌防之

處屆時商之撫臣奏明辦理。臣自到籍以來日夕惶悚欲守制則無以報

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世之清議惟盼各路軍事日有起色即微臣寸心亦得以稍安附片奏稱此後不輕具摺奏事前在江西經手未完事件擬函致江西撫臣耆齡請其代奏疏入奉

硃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大臣出處以國事爲重抒忠即爲全孝所云懼清議之訾猶覺過於拘執也欽此十三日楊公載福督水師破小姑山賊卡二十一日克彭澤縣拔其僞城乘勝而下連



克望江、東流直抵安慶城外、進克銅陵縣、又拔其僞城二座、逐北千里、遂與定海鎮之紅單船相接。紅單船見楚師旗幟大驚、以爲神。楊公分銀米火藥以餉下游船兵、皆大感服、仍率水師回泊湖口。自公在衡州創立舟師、苦戰四載、至是克奏奇功、肅清江面之勢成矣。胡公林翼以水面一軍、本自公建立。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皆經公識拔於風塵之中、所統將弁皆公舊部。遂於二十四日在九江營次馳奏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一摺奉

上諭、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

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等因。欽此。湘軍之攻吉安也。公弟國荃所部湘勇曰吉字營。夏間周鳳山之敗。公弟國荃方在籍。而吉字營獨全軍而退。保守安福。於是江西巡撫耆齡公奏請起復。曾國荃治軍吉安。旋令總統吉安各軍。公居禮廬。惓念江西援軍連失。劉騰鴻、王鑫二勁將於國荃之行也。反覆訓誡以和輯營伍。聯絡官紳。與夫攻戰之法。至數千言。并令辭總統之任。十月。公弟國荃抵安福。約會各軍。并集吉安城外。十一月。石達開糾賊黨由皖入江。犯湖口。李公續宜擊破之。賊由饒撫疾趨吉安。官軍合力迎擊。破賊於吉水縣之三曲。



灘城圍遂合。十二月初八日、楚軍克臨江府城、劉公長佑因病回籍、其所部勇併歸蕭公、啟江總統、而以劉公坤一分領之、進攻撫州、張公運蘭等進軍建昌府、於時江西西路僅吉安九江兩城未復而已。公治軍五載、糧台無定處、經涉三省、頭緒繁多、公於讀禮之次、酌擬報銷大概規模、於是月具摺咨江西巡撫附奏、奏稱、臣處一軍未經奏派大員綜理糧台、亦無專司之員、始終其事、越境勦賊、用銀漸多、歷時既久、散漫難清、擬將水陸各軍分爲數大款、在臣處領餉之月、日截清起訖、歸臣處報銷、至若經手人員、如同知陶壽玉、知府李瀚章、道員裕麟、屬雲官、禮部

員外郎胡大任、甘晉等經臣前後派委分處江楚各省俟江西軍務將畢，卽飭該員等爲臣辦理報銷事件造冊送部。如有款目不符，著賠追繳之處，皆臣一身承認，不與該員等相干。請

旨飭部核議施行。附奏報鄧輔綸捐造戰船請敘一片，請注銷李新華捐案一片。是歲安徽之賊與河南之捻匪相結，黨眾熾盛。安徽巡撫福濟罷職，以李孟羣署理巡撫。

欽差大臣都統勝保與副都御史袁甲三均駐皖豫之交督辦軍務。又以翁同書爲安徽巡撫。十一月，德興阿、公克瓜洲、張公國樑克鎮江府。

戊戌咸豐八年公四十八歲。

正月公在里第卜宅兆將謀遷葬。公過羅忠節公家劉武烈公家慰其老親撫其孤子。又至劉公蓉家小住二日暢談忘倦。江西巡撫耆齡公奏委公弟國荃總理吉安攻勦事務。二月行小祥禮公弟國華除服。公與弟國華議立家廟祀曾祖以下置祭田四十六畝廟中度藏御賜衣物若干事。

誥命十一軸祖考遺念衣履几硯宗器祭器若干件書籍數千卷分條記注於簿公之爲學雅重禮典。

國朝尙書徐公乾學讀禮通考秦文恭公蕙田更爲五禮通



考二書皆公素所服膺。自上年奉諱家居以來，日取二書，昕夕研校，讀之數反。凡几筵奠祭，必參攷古今，衷於至是而後已。三月，公弟國華出從軍於九江，李公續賓畱之軍中，遇事諮之。戶部議覆東征一軍水陸各營報銷規模，如公前疏中所擬奉

旨依議。公初行軍，糧台設於水次，總屬於內銀錢所。公之回里也，彭公玉麟兼綜理之。公致書胡公林翼商立報銷局，又致書彭公玉麟籌撥卹銀數千兩給內湖外江水師殉難員弁及陸軍平江營殉難員弁之家。如褚汝航、夏鑾、林源恩、唐得陞、白人虎、伍宏鑑六人，尤公所加意。又如畢金科



之在饒州力戰死綏李元度之駐貴溪堅忍扼守屢捍巨股均以公不在軍中賞與卹爲之缺然公恆自謂負之李元度軍駐貴溪兩年賊酋石達開由江西竄入浙江之境連陷城邑胡公林翼奏保李元度請

旨飭令率所部平江勇前赴浙江擇要扼守以遏賊鋒并由鄂省籌銀一萬兩以資之從公所請也四月初七日水陸兩軍合攻九江府城克之屠戮無遺二十日蕭公啟江劉公坤一等克復撫州府城二十四日張公運蘭王公開化等克復建昌府城賊悉竄入浙江境將軍福興駐軍廣信奉

旨切責以總兵周天受督辦浙江防勦事宜尋

詔和春兼督江浙軍務。李公續賓補授浙江布政使既克潯城軍威大振浙人官都中者奏請其移軍援浙浙中官紳爭催其督師赴任適逆酋陳玉成竄擾皖鄂之交城邑多陷勢方大熾李公續賓率師回援五月擊賊於黃安麻城克之楚境以清官文公胡公林翼會奏統籌東征大局先勦皖北次及皖南節節埽蕩請以陸路軍事專屬之李續賓奉

旨嘉獎尋復奉

旨李續賓加巡撫銜軍入皖境後得專摺奏事而調湘軍之在

江西東路者悉移師以援浙。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前因江西賊匪竄入浙江恐周天受資望較淺未能統率眾軍復諭和春前往督辦茲據和春奏現在患病未痊刻難就道東南大局攸關必須聲威素著之大員督率各軍方能措置裕如曾國藩開缺回籍計將服闋現在江西撫建均經克復止餘吉安一府有曾國荃劉騰鶴等兵勇足敷勦辦前諭耆齡飭令蕭啟江張運蘭王開化等馳援浙江該員等皆係曾國藩舊部所帶勇丁得曾國藩調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曾國藩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著駱秉章卽傳旨令該侍郎迅赴江西督率蕭啟江等星馳赴援浙境與



周天受等各軍力圖埽蕩。該侍郎前此墨經從戎，不辭勞瘁。朕所深悉。現當浙省軍務喫緊之時，諒能仰體朕意，毋負委任。何日起程，并著迅速奏聞，以慰廑念。欽此。二十五日，駱公秉章具疏奏稱：現在援江各軍將領均前侍郎曾國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鄉卽其舊部。若令其統帶赴浙，則將士一心於大局，必有所濟。且江浙本屬澤國，利用舟師。楊載福、彭玉麟兩軍皆係曾國藩舊部，曾國藩統陸師赴浙，或從常山更造戰船，順流而下，或派船由長江入太湖，泝流而上。江南大軍旣免後顧之虞，援浙陸軍亦得戈船之助。其勇餉一項，擬由湖南每月籌解餉銀二萬兩，請

旨飭下湖北撫

臣

胡林翼每月籌解銀二萬兩專供曾國藩一

軍之用六月奉

上諭駱秉章奏分撥楚軍援浙并請飭曾國藩統率前往與前降諭旨適相符合每月籌解銀二萬兩作為援浙勇餉實能統籌大局不分畛域著卽照辦該侍郎兵力既精餉需又足必當迅奏膚功也欽此初三日接奉

諭旨初七日公治裝由家啟行初九日過湘鄉縣城十二日抵長沙與駱公秉章左公宗棠會商軍事刻木質關防其文曰

欽命辦理浙江軍務前任兵部侍郎關防具札調派蕭啟江張



儒藏

運蘭王開化等湘軍由江西撫建一路拔營進駐鉛山縣之河口鎮。公擬由水路東下，過九江登陸，會軍於河口。督師以赴浙，駱公派委主簿吳國佐管帶練勇千二百人隸公麾下。公札令由陸路先赴江西。十七日，具摺恭報起程日期，並陳明進兵援浙之道，奉

硃批：汝此次奉命卽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尙。俟抵營後，迅將如何布置進剿機宜，由驛馳奏可也。欽此。是日，又會奏蕭啟江請假兩月回籍一片。十九日，由長沙登舟。二十四日，行抵武昌，與胡公、林翼會商進兵之路，籌餉之數。大營轉運糧台報銷各事。畱署中旬日，鄂省協餉二萬兩亦

奉

旨允准飭撥。公素稱胡公才大心細事無鉅細虛衷商度。胡公亦悉心力代爲之謀談議每至夜分不息。七月初三日由武昌解纜。初四日泊巴河。公弟國華、李公續賓、續宜、彭公玉麟等先後謁見於巴河。籌商陸營統領營官哨長及隨營委員章程、兵勇行軍止營出隊之法。李公續賓派撥湘勇二營以副將朱品隆、唐義訓領之。隸公麾下以爲親兵營。公與李公議改修湘鄉忠義祠。李公捐銀二千兩。公捐銀一千兩以爲之倡。十一日行抵九江府。致祭塔忠武公祠。楊公載福來見公。十二日舟次湖口。彭公玉麟



修建水師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蕭公捷三以下弁勇夫役等凡數千人十五日公至昭忠祠致祭遍賞外江內湖水勇爲錢二千二百餘貫札調朱品隆唐義訓率所部勇先行赴河口鎮公之初出也以肅清江面爲期公自駐水營設糧台於水次至是楚皖江面以漸廓清下游雖有賊踪勢不得復逞賊酋石達開由江西竄擾浙閩邊界所陷郡縣不復踞守漸成流寇之勢公督師援浙舍舟而登陸治兵轉餉均改前規設立報銷總局於湖口札調李瀚章來江總理報銷局清釐東征水陸各軍餉糈收發之數分款核銷設陸路隨營糧台派委喻吉



三彭山岷帶勇數百以護之。武昌九江貴溪皆設轉運局。南昌省城設支應局。札委道員李元度知府王勳綜理營務處。札委陸營管理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公牘案卷各員。弁十有餘人。二十一日舟抵南昌。與巡撫耆齡公會商軍餉。札撤前年江省所設楚軍支應礮位子藥三局。以所餘硝磺火器之屬歸於陸軍支領。撤遣李大雄滕加洪兩營。其上年在江西差委員弁分別撤留。是時楚軍在江西者張運蘭蕭啟江所領兩軍已集於河口鎮。合以朱品隆等軍共萬餘人。其劉公長佑一軍經江西巡撫派委由撫州移防杉關。李元度一軍亦奏派由貴溪拔營援浙。賊

既解浙江衢州之圍。由處州竄入福建。分股由浦城竄出。二度關圍攻廣豐。玉山二縣。廣信戒嚴。李元度力守二城。擊賊卻之。尋接公札。委辦營務處。以所部平江勇屬沈公葆楨權領之。二十四日。公由南昌解纜泊瑞洪。江西水師道員劉于潯來見。公途次奉

上諭。前因浙江軍務緊急。諭令曾國藩赴浙勦辦。現在衢州業已解圍。處州等府縣亦相繼克復。境內餘匪不難剋日肅清。惟閩省浦城、崇安、建陽、松溪、政和等處賊勢蔓延。亟應趕緊勦辦。和春等現飭總兵周天培於援浙兵勇內挑選精銳三千數百名。由龍泉一帶進剿。饒廷選帶漳州兵勇亦馳往浦

城。曾國藩業已奏報起程。著卽以援浙之師由江西鉛山直搗崇安。相機進剿。迅將閩省各匪一律埽除。毋少延誤。欽此。

又奉

上諭。總兵李定泰前令幫辦和春軍務。此時周天受等會剿竄閩各匪。著總歸曾國藩調度。欽此。又奉

上諭。署福建漳州鎮總兵周天受著加恩賞還提督銜。卽著馳往福建。與周天培、饒廷選、張騰蛟等分路進剿。俟前任侍郎曾國藩到後。卽歸曾國藩調度。欽此。是月。胡公林翼丁母憂。解任回籍。

詔官文兼署巡撫事。八月初八日。公抵河口營。沈葆楨、李元



度來見。札各營營官支發勇糧每日每名領銀一錢四分夫糧每名一錢畫一定制。楚軍在江西境內者疊被鄉團截殺多至數十百人。公出示曉諭各兵勇嚴禁騷擾又出示曉諭團練禁毋得妄殺人。委員提各案證訊鞫得實按法處辦。十二日馳奏遵

旨援閩擬卽日由崇安進剿并陳明現在賊情軍勢一摺。又奏報閩賊竄撲廣豐玉山兩縣官軍力戰獲勝兩城解圍一摺。奏稱李元度自從軍以來備嘗艱險百折不回。臣丁憂回籍該員以孤軍支柱東路屢能以少勝眾。此次力保兩城有裨大局請

賞加按察使銜并給勇號陣亡弁勇易金榜李傳綸龔茂發張應龍龔拱綸李家純黃查七名請卹附片奏調游擊噶吉三隨營差遣又奏此次由江入閩應於廣信府城鉛山縣城設立糧台轉運米糧軍火等件已劄委駐防廣信之九江道沈葆楨兼理臣軍糧台并委在籍道員雷維翰經理鉛山水陸轉運又札調李元度帶所部平江勇一營隨臣赴閩辦理營務處餘勇併交沈葆楨接管畱防廣信札調王勳來營會辦營務處又會奏九江府城建立提督塔齊布祠湖口建立水師昭忠祠臣在途次經歷兩處見其祠宇將次工竣請



敕下地方官春秋致祭。又奏湘鄉縣城捐建忠義祠，彙祀陣亡員弁勇丁一摺。附片奏湖南補用知府李瀚章在臣軍糧台經手最久，該員現回廬州原籍，應令迅來湖口水營辦理報銷。所請皆奉

旨允之。公弟國荃督各營攻克吉安府城，江西全省肅清。江西湖南巡撫會奏保曾國荃以知府遇缺卽選，并加道銜。賊由福建邵武分股竄出鐵牛關，劉公長佑擊賊失利，廬溪、金谿皆失守，賊竄陷安仁縣。十五日，公率軍移駐弋陽縣，調張運蘭回軍截剿。十九日，克復安仁縣，賊由萬年竄入饒州境，屯踞景德鎮。公調吳國佐會剿安仁之賊，吳



國佐追賊於萬年小挫。幫辦營官劉本傑陣亡。二十四日馳奏閩賊竄入江西。官軍克復安仁一摺。隨摺奏保道員張運蘭。知府王文瑞二員陣亡。千總周玉田請卹。附片奏陣亡知縣劉本傑請卹。又片奏請。

旨敕四川督臣每月籌銀二萬兩。由湖北轉解行營。又片奏同知胡兼善在營病故請卹。二十七日公拔營赴雲際關。二十九日行抵雙港。聞警駐營。閩中之賊分大股回竄新城縣。吉安餘匪竄陷崇仁。宜黃兩縣。撫州建昌兩郡戒嚴。公調張運蘭一軍進剿新城。公改道南趨建昌。九月初二日李元度請假回籍。劉公長佑擊賊於新城大破之。

賊退回閩境。崇仁宜黃股匪亦竄入閩境。初七日公行抵金谿聞新城大捷。初九日抵建昌府駐軍城外。劉公長佑來見公。公登麻姑山周覽建昌形勢高下遠近攻守之途。浚濠堅壘。委弁勇嚴守壘門。每夜親巡查之。委員弁專司更鼓。晨昏漏刻。毋得參差。委員分巡營壘附近數里之地。嚴禁賭博及吸食鴉片之館。出示曉諭弁勇嚴禁強索夫役。抑勒貨物。每日傳見哨長三人。察其材力能否。密爲記注。十三日馳摺奏移師建昌。商籌撫建各府防剿事宜。擬從杉關入閩剿賊。附片請給捐生紀以鳳等執照。蕭公啟江假滿還江西。抵建昌大營。公調張運蘭一



軍由杉關進。勦蕭啟江一軍。由廣昌進。勦派吳國佐一軍。爲後路策應。時閩中賊氛方熾。官紳函牘迭至。催公赴援。而嶺路崎嶇難行。天雨不止。疾疫大作。不能速進。公弟國荃克吉安後。撤遣所部之勇回湘。所統湖南援軍各營。亦先後遣回湖南境。自率所部勇千人從公於建昌。二十六日抵大營。公畱其勇爲親兵。謂之護衛軍。其營官哨長亦每日傳見數人。視其能者獎拔之。公弟國荃畱營十餘日。李公瀚章由廬州應調來營。公核定在營委員夫役等薪水口糧章程。查核火器大小礮位抬鎗鳥鎗等項所食子藥多少輕重之數。爲表以記之。十月十一日。公弟國

荃回湘公送之行以課子讀書爲屬。十六日具摺奏保
玉山廣豐守城案內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馳奏調派官
軍分道入閩并陳現在辦理情形一摺。附片奏報疾疫盛
行從前所未見。張運蘭蕭啟江吳國佐等軍報病多者千
數百人。少或數百人。臣亦不忍亟催其進。劉長佑一軍積
勞過深患病尤眾。請移駐撫州調理。奉

上諭。曾國藩奏辦理情形。朕亦不爲遙制。該侍郎惟當督飭將
士相機勦辦。探知何處有賊。卽由何處進剿。以期迅殲醜類。
至建昌等屬疾疫流行。各營兵勇現多染病。著該侍郎妥爲
拊循。俾得迅速調治。無誤軍行。欽此。李忠武公續賓公弟



愍烈公國華於巴河相見別後督軍入皖八月克太湖潛山九月克桐城舒城兵勢甚銳時廬州復陷賊屯聚三河鎮李公續賓督軍攻三河賊壘是月賊酋陳玉成糾合大股援賊連營圍之官軍全覆李公赴敵陣亡公弟國華及在軍員弁兵勇從殉難者六千人湘軍精銳殲焉舒城桐城後路之軍相率潰退楚皖之間大震都興阿公由宿太進攻安慶之師亦退屯鄂境李公續宜撫定潰卒屯於黃州官文公奏請公移師援皖奉

寄諭以江西援閩之軍疾疫方盛難以跋涉長途詔起復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督辦軍務以援皖北是月公

編記江浙皖閩各省府州縣所屬山川阨塞逐日記注以爲常課出示曉諭被賊州縣流亡戶口招集復業。十一月公聞三河之警悲慟填膺減食數日作母弟溫甫哀詞專遣弁勇聞行入皖北收覓骸骨。公核定大營閱視操練之期每月逢三日閱步箭刀矛之屬逢八日閱馬箭火器之屬其時江西鄉團猶有截殺楚勇之案公作愛民歌一篇令軍中習誦之。張公運蘭進軍福建邵武府賊已悉數南竄由汀州竄擾江西贛州南安之境蕭公啟江軍至石城縣值潮勇爲匪擾亂縣境蕭公捕討平之皖北軍覆後賊之在景德鎮者乘勢益張江西之兵進剿失利公



迺調蕭啟江、剿江西南路之賊。調張運蘭回軍建昌，移剿景德鎮，與劉于濬水師會剿。二十六日，馳奏分調官軍追剿閩省竄賊，移剿景德鎮股匪一摺。附片奏蕭啟江軍過石城，討捕潮匪一案。又奏探明賊蹤大略一片。胡公林翼營募南軍，馳至湖北，接受關防，進駐黃州，拊循士卒，人心稍安。劉公長佑因軍中多病，由撫州撤遣，楚勇回籍。駱公秉章奏陳軍情緩急，請公由江援皖，奉
上諭：皖北賊勢鴟張，楚省邊防喫緊，諒曾國藩亦必有探報。此時閩省之賊已南趨漳泉，距江西漸遠。若照駱秉章所請，令該侍郎移師赴皖，而畱蕭啟江所部四千餘人防守江西，亦

未始非權衡緩急之計。惟曾國藩所部各軍多染疾疫。前奏尙須休息。且景德鎮尙有大股逆匪。隨剿隨進。亦非計日可到。著曾國藩豫爲籌度。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剿辦。而江西邊境防剿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爲緊要。不獨廬州省城可收南北夾攻之效。卽上竄湖北之路。亦可藉資堵扼。儻因汀州等處尙須兵力。一時不能移軍。或須俟景德鎮股匪殲除。再回楚北。亦著斟酌具奏。欽此。十二月十一日。公具摺覆奏。近曰賊勢以皖江南北兩岸爲最重。皖南大山縣互。白山以北。久爲粵匪出沒之區。自山以南。現惟婺源縣景德鎮兩處有賊。皖北賊勢浩大。實倍甚於皖南。論大局之輕重。則



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鎮保全湖口。臣已札張運蘭一軍馳剿景鎮。至福建之賊爲數無多其回竄江西者已飭蕭啟江一軍迅速追剿。奉硃批所擬尙屬妥協。欽此。公又附片奏目疾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李公鴻章來謁於建昌因畱幕中。十五日李元度假滿來營王勳請假回籍。十七日張公運蘭等軍至景德鎮吳國佐遇賊軍敗公批飭責之令其撤營回湘。賊陷南安府城蕭公啟江進軍攻之。張公運蘭擊賊於景德鎮破之。是歲二月和春公張公國樑克秣陵關復進攻金陵。

詔授何桂清爲兩江總督。前江西巡撫張芾督辦皖南軍務駐徽州。七月江南大營築長圍於金陵以困賊。九月德興阿軍大潰於浦口。賊復陷揚州府城及儀徵、天長、六合等縣。溫壯勇公紹原死於六合。張公國樑引兵渡江克揚州。十月擒匪李兆受以天長歸順。更名世忠。十二月戴武烈公文英、鄧忠武公紹良剿賊於甯國府之黃池灣。訖先後陣亡。

曾文正公年譜卷六

紀咸豐九年公四十九歲。

正月公在建昌營中奉

諭旨通籌全局。十一日公具摺奏稱。數省軍務。安徽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剿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勢。剿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勢。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軍二萬人。臣率張運蘭等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分南北兩路。臣當與撫臣耆齡分任之。粵賊勾結捻匪。近來常



儒藏

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馬三千匹募馬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皖豫軍務可期大有起色。附片請

敕健銳營內外火器營選派精練弓馬曾經戰陣之員咨送來營并奏調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禮部主事李榕二員。又片奏江西南路防剿喫緊暫難移師北行請

飭贛南鎮總兵饒廷選帶兵來江駐防南路。是日又奏陳明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一摺。又奏陳臣弟曾國華殉難情形一摺。奉

上諭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前在三河陣亡業經降旨優

加褒卹。茲據曾國藩臚陳該員功績具奏。覽之益深悼惜。李續賓從軍數載。所向成功。及其見危授命。麾下將士無一偷生。實有古名將之風。允宜垂諸信史。百世流芳。著將曾國藩此奏交國史館採入列傳。以示褒嘉。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奏伊弟曾國華殉難情形一摺。候選同知曾國華在三河鎮殉難。當經降旨追贈道員。從優議卹。該故員歷著戰功。一門忠義。著再加恩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嘉。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曾國藩奏遵籌全局。請添馬隊進取一摺。該侍郎統籌全局。意在併力大江兩岸。爲節節進剿之計。所見甚是。惟現在



江西南贛等處賊氛尙熾。該侍郎未能卽日北行。俟南路稍鬆。再赴楚皖交界籌辦大局。編修郭嵩燾現隨僧格林沁前赴天津。俟該處撤防。再降諭旨。主事李榕已令赴營差委。汝弟曾國華在三河陣亡。可嘉。可憫。業經追贈道員。從優賜卹。該員之子例有應得世職。本日復明降諭旨。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獎。欽此。公作聖哲畫像記圖畫。昔時聖賢先儒三十三人。系之以說明抗希古人之意。略依孔門四科及近世桐城姚氏論學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分門依類而圖之。官軍攻景德鎮小挫。公調駐防廣信之平江。勇等營赴鎮助剿。飭張運蘭等堅守營壘。與賊相



持軍心以安。蕭公啟江擊賊於南康縣大破之克新城
墟及池江賊壘。二月初三日蕭公啟江等攻克南安府
城收復崇義縣城賊酋石達開糾黨西竄入湖南境。初
四日公在營中行大祥祭禮。初九日奏報蕭啟江一軍
勝仗陣亡將弁龍復勝等十七名請卹。又奏張運蘭一軍
攻勦景德鎮情形一摺彙奏水陸各軍陣亡病故員弁何
長庚等八十員名開單請卹。又奏彙保新城安仁兩案老
湘營平江營出力員弁兵勇開單請獎一摺。是日又具摺
謝弟國華從優

賜卹恩。又摺恭謝年終

恩賞附片奏鄧輔綸捐造戰船請敘一案經工部咨查何項工
例。臣查江楚創造戰船本係臣新立規模並未仿照他省
戰船成式實無工例可援仍請照前案議敘奉
硃批著照所請獎勵該部知道欽此。十一日公查核報銷七
柱清單。公聞閩省已無賊擾十二日由建昌拔營移駐
撫州。李忠武公遺骨經難民收得負送大營胡公林翼
遣弁覓得公弟愍烈公遺骨而喪其元公聞而益悲之胡
公委員弁先後斂送回湘。十五日公在途次馳摺奏報
蕭啟江一軍協同各勇攻克南安府城現在引兵馳援信
豐縣江省南路可望肅清隨摺奏保道員蕭啟江請加勇

號附片奏移軍撫州距景德鎮較近軍中聲息易通又具摺恭謝

天恩并奏稱臣胞叔曾驥雲臣在侍郎任內恭遇兩次覃恩曾邀貤封至正一品光祿大夫茲復渥荷

褒嘉之典誥軸則祇領

新綸頂戴則仍從舊秩奉

上諭前因曾國藩奏伊弟曾國華殉難情形當經賞給曾國華之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本日曾國藩謝恩摺內聲明曾驥雲曾邀貤封正一品封典等語所有曾國華之子曾紀壽著再加恩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崇忠節有加



無已之至意。欽此。十六日，公至撫州，賃城內謝氏宅以爲行館。蕭公啟江，援勦信豐縣，力戰賊解圍去。賊之竄湖南者，連陷桂陽、郴州各城邑，攻撲永州府。江西南境餘匪相繼西竄。公迺調蕭啟江一軍馳赴吉安府境，以爲湖南援應之師。駱公秉章亦奏調蕭啟江由閒道回軍湖南，聽候調遣。自是南路軍餉不復闕公慮矣。公以景鎮之賊久攻未克，委副將朱品隆游擊喻吉三知縣張岳齡縣丞凌蔭廷等回湖南，續招鄉勇四千人赴撫州訓練，以備攻勦。二十七日，派委員并巡查撫州城防。二十八日，具摺奏謝弟國荃保選用知府加道銜。



恩。又奏報蕭啟江一軍力解信豐城圍。現在飛調該軍馳赴吉安。爲湖南援應一摺。陣亡將弁李先益、李楚文、黃龍光、劉文友請卹。附奏添招練勇卽由江西添籌月餉一片。三月朱品隆等所募鄉勇先後抵撫州。公按日閱操。傳見各營哨官時時訓飭之。十三日張公運蘭擊賊於景德鎮。軍勢復振。劉公騰鶴領湘軍駐防湖口。皖南之賊竄陷建德。劉公進剿。陣亡。公調派平江勇千人委知府屈蟠領之以防湖口。二十六日奏報景德鎮官軍兩月以來攻剿情形一摺。陣亡將弁喻福慶、易福陞等五十二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添募湘勇在撫州教練。俟吉安防務稍鬆。

卽調派各營合攻景鎮之賊。又具摺奏謝曾紀壽由吏部帶領引。

見恩。是月李武愍公孟羣攻剿廬州陣亡。四月湖南永州解圍賊以全股圍撲寶慶府城。公弟國潢治團練於鄉邑。湘勇從軍在外者人懷家鄉之慮。公札飭各營官禁勇丁告假回籍。委員至衡州府城坐探湖南賊勢軍情。三日一報。隨時函告各營以慰之。公出城閱視操演其隊伍整齊者亟犒賞以獎勵之。二十五日拜發。萬壽賀摺專弁入都。二十七日公弟國荃到撫州營。五月初九日公與弟國荃設次行釋服禮。仿通禮中品官祭儀。



而略變通以行之。初十日派調湘軍之在撫州者舊部四營新募者七營爲數共五千八百人公弟國荃總領之赴景德鎮助剿李公鴻章同往贊畫。二十二日總兵饒公廷選來見公。二十六日奏報楚軍進攻景德鎮連獲勝仗現在添軍助剿一摺附片奏飭九江道沈葆楨赴本任調總兵饒廷選接防廣信又奏記名道編修李鴻章畱營襄辦軍務檄令會同曾國荃等督剿景鎮又奏陳明服闋日期一片時公麾下各軍悉赴景德鎮其畱防撫州者千數百人皆本歸江省調度之營藉公爲之鎮撫而已。六月初三日禮部主事李榕來撫州見公。湖南賊圍寶

慶久不解。蕭公啟江軍亦至寶慶。總督官文公奏探知湖南賊勢將竄入蜀。請令公帶兵赴夔州一帶擇要扼守。奉上諭。官文奏請飭曾國藩迅赴夔州一摺。詳覽該大臣所奏各情。實爲通籌大局起見。本日已諭令有鳳派兵扼要嚴防。惟該省兵力恐不能當此悍賊。曾國藩前派蕭啟江帶兵援剿湖南。現在湖南喫重。此一軍自未能調回。此外如江西湖北等兵。素稱得力。著曾國藩卽日統帶。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以據兩湖上游之勢。儻賊蹤竄至。卽可有備無患。至江西景德鎮之賊。尙未剿平。著曾國藩斟酌情形。咨商耆齡。妥爲布置。俾得迅掃逆氛。不至顧此失彼。是爲至要。欽此。公



弟國荃督軍至景德鎮三戰皆獲勝。十四日克景德鎮賊竄浮梁縣。十五日公弟國荃張公運蘭等追擊賊於浮梁克之。賊潰入徽州境。江西全省肅清。十八日復奏寄諭防蜀一摺。奏稱臣所部兵勇爲數無多。目下景德鎮攻剿之師難以遽行抽動。若令由鄂赴蜀。應須兵力稍厚。乃可攜以入峽。維時湖南寶慶賊勢猶盛。湘軍旣克景鎮後。弁勇等思歸尤切。勢不能止。公迺調張運蘭引軍回湘。以援寶慶。擬自率六千人泝江西上。至宜昌駐軍。扼湖廣之西路。二十二日馳奏克復景德鎮及浮梁縣城。江西全省肅清一摺。奏稱曾國荃係臣親弟。不敢仰邀議敘。隨摺

奏保道員張運蘭、王文瑞、游擊任星元三員陣亡都司李印典、守備向其昌、陳玉才、高成春請卹。附片奏調張運蘭一軍會剿寶慶，以副弁勇迫救桑梓之情，可期得力。臣擬先駐湖北宜昌等郡，如賊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又奏保已革編修吳嘉賓前奏保升同知，經吏部核駁，請以內閣中書選用，并加五品銜。又片奏副將黃翼升復姓歸宗一案。二十八日，張公運蘭拔營回湘。公弟國荃率吉字中營拔赴撫州。公飭調朱品隆等軍由景鎮拔營取道湖口渡江，駐軍於小池口。七月初一日，公弟國荃至撫州，公作林君殉難碑記，刊石立於撫州城外林源恩殉難



之處以表其忠。初六日奏報景鎮官軍分兩路赴楚拔營日期一摺。奏保蕭啟江一軍南安信豐兩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臣前在江西重整水師設立楚師子藥礮位三局歷時三載有餘始行裁撤。請將該局員量予保獎。公弟國荃以病畱撫州數日。初七日公由撫州啟行。紳民酌酒於路以餞公行。初十日公行抵南昌省城。奉

上諭現在江西全省一律肅清勦辦甚爲得力。曾國藩調度有方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出力之道銜候選知府曾國荃著免選知府以道員用。欽此。李公續宜由黃州率軍回援湖

南擊賊於寶慶城外大破之。石達開竄入廣西境。湖南解嚴。公弟國荃病愈。由撫州拔營回湘。公弟國葆更名貞幹。從軍於黃州。胡公林翼奏畱辦理軍事。是月至撫州。旋至南昌見公。沈公葆楨見公於南昌。十五日公登舟啟行。李公瀚章、鴻章皆從。十七日泊吳城鎮。李公瀚章所設報銷總局在焉。十八日核閱報銷清冊。十九日泊湖口。彭公玉麟、楊公載福來見。公棹小舟石鐘山下作湖口水師昭忠祠記。彭公立石焉。是月奉
上諭該侍郎原摺所稱駐紮宜昌等處即可穩占上游。但爲鎮守湖北起見。尙未籌防蜀省。曾國藩當熟思大勢應如何定。



計之處詳悉馳奏毋得遷延。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雖先駐宜昌等處。仍當偵探賊情。如寶慶一帶未能遏其入川之路。卽當親督兵勇赴蜀。以便調度堵剿。機宜未可遷延貽誤。欽此。又奉暫畱兵勇赴徽州會剿之旨。又奉酌撥兵勇畱防江西之旨。

二十五日復奏四次

諭旨一摺。奏稱江西北路饒州有劉于濤一軍。彭澤有普承堯一軍。臣與耆齡熟商。擬令饒廷選、吳坤修各添置一軍。或以畱防本省。或以助攻皖南。臣所帶領人數無多。不能抽撥赴皖。亦不能酌畱防江。臣籌防全蜀。斷不能遷延貽誤。

俟抵鄂後察看賊勢與官文胡林翼會商再行馳報。是日又奏摺恭謝。

天恩交部優敘弟國荃以道員用。公舟次湖口所調朱品隆唐義訓等營咸集駐營於江之兩岸。觸暑多病。公畱湖口旬日令各營休息醫調。八月初一日札調朱品隆等拔營由陸路赴鄂駐紮巴河。公舟解纜泝江而上泊九江謁先賢周子墓。十一日行抵黃州與胡公林翼相見於行館畱七日而行。公在舟中定每日靜坐讀書日課。武昌門人張裕釗謁見公舟中公教以文詞甚詳。途次奉到上諭官文奏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楚分路剿辦一摺。皖省粵



匪與捻匪勾結蔓延日甚。官文以寶慶解圍敗賊悉數南竄。川省已有備無患。請飭曾國藩緩赴川省。暫駐湖口。分軍四路進剿皖省。所籌實於大局有益。曾國藩如已啟程赴鄂。著與官文商酌。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無慮。卽暫駐湖北。調回湖南各軍。爲分路進剿皖省之計等因。欽此。二十三日。公至武昌省城。與官文公會商軍事。畱旬日。是月公弟國潢國荃遷葬竹亭公。江太夫人於台洲新塋。胡公林翼委公弟貞幹回湘募勇二營赴鄂助剿。九月初三日。公由武昌解纜回黃州。與胡公林翼商籌進兵皖省之途。須分四路循江而下者爲南二路。循山而進者爲北二

路。胡公撥派兵勇十營隸公麾下。初五日至巴河登陸駐陸營中。接見各營營官哨長簡校軍實。胡公林翼至公營視師。十二日馳奏遵奉

諭旨會商大略。由鄂省回駐巴河一摺。催調蕭啟江一軍。剋日前來會師東下。副都統多隆阿公攻克石牌賊壘。進規

安慶。二十五日公至黃州。畱二日還營。李公鴻章奉

旨授福建延建邵遺缺。道畱公營幕中。不之任。兩淮賊氛肆

擾。勝保翁同書督師屢失利。漕運總督袁公甲三奏請以

公一軍由河南光固進剿。遏賊北竄。奉

上諭袁甲三等所慮不爲無見。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再行悉



心籌酌。至此次官文等會籌大舉，關係全局利害，總須計出萬全，不妨稍遲。時日謀定後動也。欽此。十月初一日核定馬隊營制章程。初二日，公弟國荃領所部吉字營勇至巴河。公弟貞幹領所招鄉勇至黃州。初八日，見公於巴河。十七日，會奏悉心籌酌一摺。奏稱逆賊洪秀全踞金陵，陳玉成踞安慶，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竄擾楚粵，流賊之象也。皖豫諸捻股數眾多，分合不定，亦流賊之類也。目前要策，必先攻安慶，以破其老巢，兼搗廬州，以攻其所必救。現擬四路進兵之局：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臣國藩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鮑超任之。

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臣林翼任之。先駐楚皖之交。調度諸軍兼籌轉運。第四路由商城固始以規廬州。調回李續宜一軍任之。湘勇久戰江濱。於淮北賊情地勢不甚熟悉。能否繞出懷蒙以北。應俟李續宜到後。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辦理。附片奏李續宜因母病請假歸省。先調該道所部各營回鄂。由北路進發。又具摺奏保員外郎胡大任道員屬雲官請

特旨記名簡放以昭激勸。又附片請

旨飭浙江巡撫羅遵殿月籌餉銀四萬兩解交湖北糧台。是日公專銜奏保張運蘭等軍克復景鎮浮梁案內出力員弁



開單請獎。附片奏江西紳士劉錫綬報捐餉銀壹萬兩。請照例給獎。又奏參將鄔世蓮復姓歸宗一案。又片奏報目疾未痊兼患頭暈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奉

上諭曾國藩著賞假一月在營調理。該侍郎一路兵勇既待另籌而李續宜亦係獨當一面復因母病給假是四路中已有二路急難進征於皖北待援情形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至所稱先圖安慶兼搗廬州等語所籌尙屬周妥但恐言之易而行之難。所有前諭派出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之處仍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悉心籌酌辦理。欽此。二十四日公督各營拔營入皖分爲前後幫啟行。公弟國荃

請假回湘。十一月初三日公駐軍於黃梅縣。十三日拔營進駐宿松縣。公統領步隊二十營、馬隊一營。派朱品隆、李榕總理營務處。蕭公啟江、張公運蘭兩軍由湖南分途出境援剿兩粵。公兩次奏調蕭啟江一軍、諭旨飭調張運蘭赴皖。均經廣西、湖南奏留。十九日奏報入皖。日期一摺。奏稱蕭啟江、張運蘭兩軍均不調回。

諭旨另籌一軍繞赴淮北。由臣官文會奏辦理。前月通籌四路進剿之議。由公主稿。其後奏報各路軍情多由胡公林翼主稿。公會銜而已。十二月胡公林翼由黃州拔營進軍英山。公弟貞幹從之。公調派前幫十營以朱品隆、李榕



總領之進駐太湖縣。派委彭山岷總理營務處。公與營官講求堅壘浚濠之法。濠深丈有五尺。躬親巡視量度。雖風雪不避也。是月。公弟國潢國荃遷葬星岡。公王太夫人於大畧新塋。江西巡撫耆齡公調任廣東。公乃作畢君殉難碑記。刻石立於景德鎮畢剛毅公陣亡之處。是歲。和春公奏劾德興阿罷職。江北大營不復置帥。

詔和春兼轄之。周武壯公天培陣亡於浦口。勝保丁憂。陳請回京。穿孝以袁甲三爲

欽差大臣。與南河總督庚長督辦軍務。攻克臨淮關。袁公駐守之。

庚申咸豐十年公五十歲。

正月公在宿松大營。賊酋陳玉成大股由安慶上犯小池驛圍撲鮑超營甚急。公與胡公林翼調派各營援之。飛札調蕭啟江一軍馳回援皖。每遇寒風雨雪沈霾陰晦之晨則終日惶然以前敵爲慮。二十五日多隆阿鮑超大破賊於小池驛。二十六日擊破賊壘七十餘座克太湖潛山兩縣城賊下竄。公叔父高軒公卒於家。蕭公啟江軍至長沙駱公秉章派令援皖。公以陳逆敗退皖軍解嚴而蕭啟江一軍疊奉

旨令赴蜀遂咨湖南止其前來蕭公乃引軍由常德入川。是



月張公國樑攻克沿江賊壘袁公甲三克鳳陽府城而潁
州府又爲賊所陷。石達開踞廣西之慶遠府分擾湖南
廣東邊境。二月初五日聞高軒公訃悲痛目疾復劇。
初六日專摺奏謝年終

恩賞專差賁部監執照一百八十七張歷年籌餉勸捐所餘者
具摺奏繳附片報官軍大捷擬分路進剿。臣目疾復發又
得臣叔父曾驥雲病故之信請假四十日在營調理。初
七日公入宿松縣城設次成服設奠服衰十有四日公弟
貞幹自太湖營來就次成禮。官文公胡公林翼會奏小
池驛大勝克復太湖潛山兩縣奉

上諭官文、胡林翼、曾國藩督師進剿，調度有方，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欽此。二十日，公改服還營。公每日黎明即出巡視營牆，按期閱視操練，雖羽檄交馳而不廢書史。是月始輯錄經史百家雜鈔，以見古文源流，略師桐城姚氏纂之意而推廣之。李公續宜假滿到鄂，尋赴大營。張公國樑攻金陵上下關賊壘，克之。皖南之賊陷涇縣及廣德州，竄入浙江境。張公玉良由金陵大營分兵援浙。二十七日，杭州省城陷，羅壯節公遵殿等死之。三月初一日，探明安慶城內賊蹤之強弱多寡及城外賊壘拒守之形勢，定計攻之。初五日，李公續宜來見，籌度分兵進剿議。



以公所部攻圍安慶多隆阿公圍攻桐城李公駐軍於青
草壩以爲援。鮑超傷病發請假回籍。二十六日公調
所部吉字等營拔赴安慶。是月杭州將軍瑞昌公督駐
防兵堅守滿城賊攻之不下。提督張公玉良以援兵至克
復杭州省城尋收復廣德州賊竄陷建平東壩溧陽糾皖
南大股萃於金陵。閏三月初五日奏摺恭謝。

天恩交部優敘。又奏景德鎮浮梁案內保舉文員遵部議分晰
開單聲明各員勞績一摺。十一日會奏鄂皖軍情一摺。
又奏保小池口擊破援賊克復太湖潛山三案出力員弁
開單請獎一摺。十四日作何君殉難碑記立石於英山。

縣何文貞公殉難之處。二十二日、編經史百家古文雜鈔成、又約選四十八篇以爲簡本。公寄書家中、名其所居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二十六日、李元度來見公、公派令綜理宿松大營營務處。二十七日、公弟國荃到營、公令督勇攻安慶集賢關賊壘。左公宗棠自英山來見公。是月、賊攻陷江南大營、官軍潰走丹陽、張忠武公國樑陣亡。欽差大臣忠壯公和春受傷卒於潁墅關、賊陷丹陽縣、攻常州。

府城總督何桂清退走常熟江浙戒嚴。

詔令公傳旨荊州將軍都興阿馳赴江北辦理軍務。四月奉
上諭江浙安危在於呼吸。曾國藩現紮安慶若與楊載福率領
所部水陸各軍迅由東流建德一帶分剿蕪湖並入甯境以
分賊勢而顧蘇常於東南大局實有裨益。惟安慶賊勢頗眾
曾國藩能否舍安慶而東下著酌度情形相機辦理迅速奏
聞。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勢運籌決策所向克敵現在賊勢
披猖東南蹂躪請酌量任用等語。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
本籍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
以收得人之效並著曾國藩酌量辦理。欽此。初二日羅壯



節公靈柩自浙歸宿松公派隊迎護尋與胡公林翼詣其家祭之。十三日馳摺復奏臣軍萬餘人兵力單薄若盡撤赴蕪湖則桐城之師不能獨立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求明降

諭旨必能感激圖報附片奏曰疾未痊肝氣復發軍中又乏著名統將擬調張運蘭一軍前來以厚兵力左公宗棠畱營中兩旬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十八日左公回湘募勇奉

旨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軍務二十日公核定報銷稿案賊攻陷常州府城連陷蘇州省城江蘇巡撫徐莊愍公有

壬死之奉

上諭曾國藩規取安慶頓兵堅城即使安慶得手而蘇常有失亦屬得不償失全局糜爛補救更難爲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爲第一要務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熟商妥議統籌全局等因欽此是時都中猶未聞蘇常已失公接奉

諭旨咨商胡公林翼稱蘇常業已失守救援不及據安慶各營搜獲逆首陳玉成僞文定於秋閒兩路大舉上犯湖北江西欲合江西兩湖三省之力防禦陳逆秋閒大舉之狡謀如能併力擊退再行分兵駛赴下游圖復蘇常也又咨商江西湖南巡撫賊由蘇州犯浙江陷嘉興府張公玉良



引兵退守杭州奉

旨何桂清革職逮訊以張玉良暫署

欽差大臣關防總統江南諸軍又奉

上諭曾國藩著先行賞加兵部尙書銜迅速馳往江蘇署理兩

江總督欽此又奉

上諭目下軍情緊急曾國藩素顧大局不避艱險務當兼程前進保衛蘇常次第收復失陷地方重整軍威肅清醜類朕實有厚望焉欽此是月蕭壯節公翰慶奉調援浙陣亡於湖

州蕭壯果公啟江卒於四川省城胡公林翼奏請以左宗棠入蜀接統湘軍劉公長佑蔣公益澧克廣西慶遠府城

賊竄貴州境。五月初三日、拜摺恭謝

天恩署兩江總督。又馳摺復奏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奏稱目下安慶一軍已薄城下、關係淮南全局、卽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遽撤。臣奉

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甯之聲援。無論兵之多寡、將之強弱、職應南渡、不敢稍緩。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規蕪湖、與楊載福、彭玉麟水師就近聯絡。一由祁門進圖溧陽、與張芾、周天受等軍就近聯絡。一分防廣信、以至衢州、與張玉良、王有齡等軍就近聯絡。臣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



帶起程仍分遣員弁回湘添募勁勇趕赴行營以資分撥。至於餉糈軍械必以江西湖南爲根本。臣咨商兩省撫。臣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布置漸定然後可以言勦。又具摺奏請起用告養回籍道員沈葆楨馳赴江西仍辦廣信防務。附片奏陳察看海漕兼保鹽場之利。又片奏請救下湖南撫。臣迅催張運蘭一軍取道江西至饒州一帶聽候調遣。又奏委道員李元度馳赴湖南另募平江新勇三千與饒廷選之平江勇五營合爲一軍防剿廣信衢州一路。又片奏請設糧台於江西委江西藩司總辦添委道府數員幫同辦理。自咸豐三年至十年五月由。臣分作三案造



冊報銷自接受總督印務以後卽由江西藩司報銷以專責成而免牽混另設江西通省牙釐局遴委大員專管此後江西錢漕歸撫臣經收以發本省兵勇之餉臣牙釐歸臣經收以發出境征兵之餉疏入奉

上諭曾國藩奏統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甚合機宜卽著照所擬辦理胡林翼奏保之左宗棠一員前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矣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現署兩江總督軍務地方均屬責無旁貸所請調張運蘭一軍本日已寄諭駱秉章飭令該道前赴該署督軍營聽候調遣等因欽此公自奉到署兩江總督之

旨與胡公林翼商兵餉大計籌餉以江西爲本籌兵以兩湖爲本調鮑超所部六千人朱品隆唐義訓所領二千人楊鎮魁所領千人渡江而南駐軍徽州之祁門其圍攻安慶之師堅壘不撤攻剿之事以公弟國荃任之。初六日專弁遞

萬壽賀摺又專摺奏歷年軍需支給官兵勇鹽糧等款照例造冊分送部科核銷自咸豐三年起至六年十二月止是爲報銷第一案。初九日李元度回平江募勇。十五日公登舟啟行朱品隆等拔營由陸路至華陽鎮渡江期集於祁門。十六日舟泊老洲頭宿松紳民數千人餞送於

江干。十七日馳奏欽奉

諭旨先行覆陳並報起程日期一摺。又具摺奏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卽行分途試辦。查淮揚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鹽場爲大利所在。非於淮安急辦水師造船購礮。實有岌岌不保之勢。欲克金陵。必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於甯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漪諸湖。與外江水師爲夾攻之勢。蘇州旣失。四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無進兵之路。欲攻蘇州。必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辦淮揚甯國二支。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一支。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遍。若不設法保



全則東南之利盡失矣。附片奏保彭玉麟任事勇敢勵志清苦實有烈士之風如須興辦水師再行奏請

簡派。湖南道員李瀚章廉正樸誠遇事精核請以道員改歸江西遇缺

簡用與署藩司李桓會辦江西通省牙釐事務又片請

敕下戶部查明京倉米石存餘若干咨行到臣俾得斟酌緩急

設法籌辦。又奏調飭下游水師總兵吳全美李德麟所領師船分扼狼山福山焦山瓜洲一帶江面與揚州陸軍聯絡無任賊船得渡北岸以保全裏下河爲主又奏鄂省爲用兵之樞紐據上游之形勝全局攸關一有疏虞則南六



省之奏報不能達於京師矣。臣與都興阿分調萬數千人撥餉數萬、湖北之力甚形竭蹶。應請嗣後無再抽撥該省兵勇、俾官文、胡林翼等勉力支持、不蹈金陵覆轍。天下幸甚。二十日、李公瀚章赴江西辦理牙釐局。公行泊華陽鎮、彭公玉麟來見。二十一日、泊黃石磯。公弟國荃、貞幹、楊公載福皆來見。公派委員弁察看皖南山路。二十三日、札江西糧台支發銀數千兩、委守備成名標赴廣東購買洋礮。二十六日、飭諭巡捕門印、簽押各員弁吏役約以三條：一不許凌辱州縣，二不許收受銀禮，三不許薦引私人。凡六百餘言。二十七日、登陸行至東流。二十八

日至建德巡視普承堯營壘接見各營哨官。是月張玉良革職留營以瑞昌公總統江南諸軍江蘇巡撫薛煥駐上海暫署兩江總督印務松江府失守官軍旋復之。六月初三日公駐建德縣馳摺奏安慶之圍不可撤動蓋取以上游制下游之勢。臣南岸一軍先守徽甯要縣暫不深入庶免賊抄我後路之虞。至於地方公事未可置爲緩圖。臣在皖南駐紮行營仍於安慶水次設立老營規模與行省衙署相似歷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專委司道大員經管其地方尋常事件卽令代拆代行緊要者彙封送營核辦。此臣兼管地方變通辦理之大概也。附片奏已革守備

成名標請開復原官。又片奏水師各營候補、候選人員請援照咸豐六年奏准前案各照升銜給予

封典。又片奏調四川萬縣知縣馮卓懷來營差委。又奏副將成發翔復姓歸宗一案。初四日拔營啟行。初九日途次奉到

上諭：曾國藩現已抽調兵勇萬人由宿松進駐祁門，俟鮑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即行分路進兵，具見胸有成竹，謀定後戰。惟蘇省待援迫切，該署督惟當催令鮑超等迅速來營會籌進剿，但能援師早到一日，即早一日救民水火，實深殷盼。該署督現統兵勇較單，未可輕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欽此。



十一日行抵祁門縣各軍以次集公調派擇要駐營。十三日派員專管地方案牘其時文卷日以繁多迺仿照平時衙署章程分別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擇書吏收貯彙歸安慶老營。十六日奏報行抵祁門日期一摺并奏陳鮑超張運蘭均難刻期至皖左宗棠李元度新募之勇則須七八月間陸續前來。臣兵力過單未敢輕進又具摺奏稱楊載福彭玉麟本係臣之舊部茲復奉旨歸臣調遣自應欽遵辦理惟軍情未可遙度奏報不可太遲。楊載福統率水師謀勇器識度越諸將所有江面戰守事宜仍令該提督自行具奏附片奏欽奉



寄諭徽甯等府本曾國藩兼轄地方該處軍務併由該署督督辦自覺事權歸一等因臣查詢徽甯兩郡兵勇不能得力臣初到祁門情形未熟兵將未齊未便接辦皖南軍務張芾所部各軍應暫由該副都御史統籌調度是日又與官文公胡公林翼會奏請令左宗棠督勇來皖一摺維時張公芾在徽州被人糾劾而左公宗棠會奉

旨赴川省督辦軍務也。公治軍八載轉戰兩湖江皖等省與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勢至是兼任疆圉百務填委迺以安慶水次爲老營設立行署奏派大員總理地方文卷札委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各員弁刊發營制營規訓飭各營

將領士卒刊發居官要語一編訓飭僚吏密札司道舉劾屬員札各營統領舉劾營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達札飭道府州縣官訪求地方利病山川險要畱心所屬紳民之才俊田野之樹畜現前急應辦理事件均用書函答覆出示曉諭江南北士民凡六條其一禁官民奢侈之習謂吳中民俗好善而遭禍之故由於繁華其二令紳民保舉人才以兩江之才足平兩江之亂其三安插流徙凡衣冠右族經生大儒與殉難死事之家均令地方官加意存卹貧乏者給予口食之資其四求聞已過凡已之過失與軍中各弊端許據實直告其五旌表節義於行營設立忠義局



委員採訪詳覈事實或由地方官彙報或由該家屬親鄰徑稟隨時彙案具奏請建總祠總坊其死事尤烈者另建專祠專坊以慰忠魂而維風化其六禁止辦團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未聞守城殺賊之功徒有斂費擾民之害自後非其地非其人毋得擅自舉辦其從前各處練丁支領口糧者概予裁撤又出示曉諭軍營兵勇嚴禁騷擾三令五申詞極剴切接見守令各員教之以廉靜爲體以善聽斷爲用雖軍事倥偬之時而條理秩然不紊矣二十日公子紀澤來營省視江蘇城邑擾陷殆遍避賊者羣集於上海賊復陷松江撲犯上海薛公煥督官軍固守賊之入

浙江者圍湖州逼近杭州分陷各屬城邑。皖南之賊攻圍甯國甚急。官紳皆望公以軍赴援。公牘私函至者日以十數。公以軍將未集弗能遽進也。公之在營也未明即起。黎明出巡營壘閱操練。日中清釐文卷。接見賓僚。以其餘時披覽書史。不使身心有頃刻之暇逸。嘗稱時局艱難。惟勞勤心力者可以補救。前後數十年治軍治官。雖當困苦危險之際。以至功名遂之時。不改其度焉。二十四日奉

上諭。兩江總督著曾國藩補授。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欽此。七月初三日。馳奏欽奉。



諭旨斟酌進兵兼顧皖南軍務一摺奏稱臣自行抵祁門後瑞昌王有齡迭次催臣援浙張芾亦催撥兵赴援甯國欽奉諭旨飭臣斟酌辦理臣以鮑超尙未旋鄂張運蘭一軍雖入江西境又經撫臣毓科畱防袁州新軍未齊統將未至往返商辦徒託空言且待兵將齊集察賊勢最重之處疾趨而痛剿之至徽甯兩處防軍歷年取用浙餉約計千萬浙中恃爲長城本省別無防守之師一旦藩籬盡撤任賊長驅杭人慘遭浩劫周天受張芾不能不任其咎皖南地方遼闊處處與江浙毗連一片逆氛幾無完土惟係臣兼轄地方自應力籌兼顧如奉

旨歸臣督辦斷不能更顧浙江。又具摺奏保道員李鴻章請
簡授江北地方實缺。興辦淮揚水師。附片奏江南河道總督奉
諭旨裁撤添設總兵一員。特保水師營官副將黃翼升。請
簡授淮揚鎮總兵一缺。又具摺奏湖南平江縣捐建忠義祠。彙
祀陣亡員弁勇丁。請列入祀典。

飭地方官春秋致祭。附片奏行營設忠義局。采訪江蘇安徽等
省歷年剿賊陣亡殉難官紳士女。隨時奏請分別
旌卹。茲以甯國縣殉難紳士程枚一家男女十人爲第一案。
初七日兵部火票遞到補授總督

諭旨同日奉



上諭薛煥僻處海隅兵力單弱勦辦恐難得手此時蘇常一帶並無重兵攻勦都興阿尙在英山駐紮江北各軍無人總統深恐賊勢北趨勦辦愈難措手曾國藩現授爲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責無旁貸大江南北均應妥爲布置著卽飛催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到齊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其江北一帶尤爲緊要應如何布置之處並著先行籌畫免至臨事周張該大臣膺茲重任務當統籌全局迅掃逆氛以副委任欽此初十日置木匭於營門外許軍民人等投書言事十二日公拜發恭謝

天恩一摺奉

硃批卿數載軍營歷練已深惟不可師心自用務期虛已用人
和衷共濟但不可無定見耳欽此公又奏通籌全局一摺奏
稱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均未到皖頃聞竄杭之賊
回撲廣德州城失守甯國一城羣賊環萃勢孤援絕目下
皖南危乎其危臣軍調齊以後須攻廣德援甯國不能繞
越皖境逕趨蘇常上海嘉興相距愈遠文報梗塞實難兼
顧至江北軍務迭奉

諭旨飭催都興阿馳赴揚州迄今未能成行以臣愚見淮徐風
氣剛勁不患無可招之勇但患無訓練之人擬卽函商官
文都興阿酌帶楚軍千人先行馳往到江北後用楚軍之



營制練淮徐之勇丁。若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閒，則兩淮之勁旅不減三楚之聲威。臣力所能勉者，當勤懇以圖之。力所不逮，亦不敢欺飾。又奏保新授浙江溫處道李元度調補皖南道缺一摺。江浙賊氛大熾，紛紛請援於公。十四日接奉派兵援剿甯國之

旨。十五日接奉由嚴州轉戰而東赴援浙江之

旨。十七日接奉統師南下規復蘇常郡縣之

旨。二十一日接奉派兵救援浙省之

旨。二十三日馳奏覆陳四次

諭旨一摺。奏稱臣由皖南進兵以急援甯國，急攻廣德爲要力

不能兼顧則以專救甯國爲要。徽甯等屬一片賊氛。皖南不安。臣軍且有岌岌不保之勢。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目下兵力未齊。上不能分

聖主宵旰之憂。下不能慰蘇人雲霓之望。寸心負疚。惶悚無地。附片奏團練一事實爲地方大弊。皖南嶺隘紛岐。若築礮設卡。尙可以資防守。在籍編修宋夢蘭眾論稱許。請

賞加侍講銜。令其董勸紳民興築礮堡。又片奏保安徽臬司毛鴻賓堪勝江蘇藩司之任。又奏報江長貴收復廣德州城一片。是日接奉上海危急設法救援之

旨。又奉派撥兵勇赴援甯國之

旨。二十四日張公運蘭到祁門營。二十八日拔營由徽州旌德進援甯國。是月薛公煥擊賊卻之。上海解嚴。張玉良攻嘉興不克。全軍敗潰。杭州戒嚴。賊陷金壇縣。周威毅公天孚等死之。賊殺戮極慘。京口將軍巴棟阿守鎮江府。派提督馮子材攻丹陽。八月初一日公出至漁亭巡視營壘。奉到

上諭張芾著卽來京。所有皖南軍務統歸曾國藩督辦。周天受著交曾國藩差委。欽此。又奉

上諭薛煥片奏江南賊匪滋蔓難圖。惟以重兵直搗金陵。該逆必回顧根本等語。著曾國藩體察情形。或卽先搗金陵。亦可



牽制賊勢等因。欽此。公調派副將宋國永代領鮑超所部
霆字營一軍進攻涇縣以援甯國。李元度新募平江勇行
抵江西貴溪公亟調來徽州會剿。初三日馳奏張運蘭
宋國永分路進兵日期一摺。附片奏上海情形已鬆臣軍
未能卽圖金陵。又片奏杭城危急浙省賊勢浩大非數千
人所能救全。必須左宗棠新軍到後配足萬人乃可赴杭
援剿。駱秉章奉

命督辦四川軍務奏請左宗棠入蜀。湖南本省空虛人心驚恐
左宗棠未克成行懇

恩敕令駱秉章暫緩入蜀俾左宗棠星夜兼程來皖合兩湖江



西之全力以救浙而攻蘇或有補於萬一。初七日李元度領軍到祁門。賊再陷廣德州攻撲甯國府。初九日朱威肅公景山陣亡。十二日甯國府城失守。周忠壯公天受死之。於是周氏兄弟殉難者三人。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接辦防務。二十日鮑超到祁門。公飭令迅赴營中。公移駐祁門城北。二十三日馳摺奏報援軍甫進甯國府城被陷。徽州戒嚴。自請交部議處。鮑超遷延不如期抵營。請革去勇號。仍責令督軍進剿。道員廖士彥委解浙餉。聞警折回。以致甯國軍因飢敗潰。請卽革職。周天受捐軀殉節。查明另摺請卹。附片奏瀝陳身在皖南心懸江浙。俟

立腳稍穩，卽當分軍先趨蘇境，以符原議。又片奏，臣軍及皖南防軍需餉甚鉅，所收江西牙釐實多不敷，請

旨飭江西每月撥解漕折銀五萬兩，以濟徽甯之防。陝西每月協解銀二萬兩，專發安慶一軍。三月之後，卽行截止。又以

前奏奉到

批諭，敕牘愚蒙指示親切，附片覆陳，懷遵感激之忱。李元度率軍至徽州，賊以大股由績溪撲犯徽州。平江勇敗潰，原防官軍亦潰。二十五日，賊陷徽州府城，勢趨祁門。公飛調鮑超回軍漁亭，張運蘭回軍黟縣，以遏其鋒。左公宗棠軍行抵南昌，公飛咨調赴樂平、婺源之間，以防賊竄江西之

路。是月僧王軍敗於天津都城戒嚴。勝保奏請飛召外
援。

鑾輿巡狩熱河。恭親王畱守京師。九月初一日公遣子紀澤
赴安慶大營。由安慶回湘爲書以訓之。初四日李公續
宜率軍四營至祁門。公聞都下之警悲不自勝。初六日
馳摺奏稱。臣自恨軍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務。旬日之間。徽
甯失陷。又聞夷氛內犯。憑陵郊甸。東望吳越。莫分

聖主累歲之憂。北望灤陽。驚聞

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應懇

天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冀效尺寸之



勞稍雪敷天之憤。又奏報徽州失守一摺。自請交部議處。又咨呈恭親王文書一道。公與李公續宜籌商北援之舉。一切調度。李公畱營旬日乃去。公又函致胡公林翼。作北援議八條。尋以和議既成。奉

上諭。皖南北均當喫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爲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毋庸來京。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雖因餉絀兵單。究屬籌畫未密。著卽振作軍心。再接再厲。勿以一挫之後。卽損軍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衄。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卽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欽此。十六日。馳摺奏查明

提督周天受殉節情形請開復原官從優

賜卹於甯國府建立專祠周天受之胞弟周天培周天孚先後殉難一門忠烈請於四川本籍建立三人祠宇署皖南道福咸甯國知府顏培文宣城縣令王乃晉副將朱景山均請優卹皖南道李元度請革職拏問徽州知府劉兆璜等請革職其陣亡同知童梅華守備張斐文二員請卹附片奏請

旨飭廣西藩司蔣益澧率所部三千人迅由江西入皖會合左宗棠一軍併力東征又奏皖南北近日軍情賊勢一片左公宗棠軍抵樂平縣賊由徽州分股竄浙江陷嚴州



府城。十八日接奉撥兵援救上海之

旨。二十八日接奉撥兵援救鎮江之

旨。是月賊攻撲鎮江府巴棟阿馮子材拒卻之。都興阿公抵揚州接辦江北軍務。十月初四日馳奏統籌緩急機宜一摺。奏稱臣處止左宗棠鮑超張運蘭三軍尙爲得力。已有應接不暇之勢。皖南立腳未穩。於鎮江松江未能赴援也。附片奏報鮑超張運蘭會攻休甯縣勝仗。又片奏興辦淮揚水師。擬於上游先造戰船。請截畱江西應解江北餉銀二萬兩通融接濟。又摺奏查明江蘇金壇縣守城殉難官紳總兵蕭知音參將周天孚知縣李淮紳董吳秉禮等七



十三員名開單請卹。於金壇縣建立總祠，彙祀各員。附片奏丹陽縣知縣方濬泰陣亡請卹。又片奏請展緩江南江西各營將弁舉劾年限。初九日，公出營至黟縣，查閱嶺路。十四日，回祁門營。十九日，賊由羊棧嶺竄入黟縣，失守。公飭祁門各營嚴守。二十日，鮑超、張運蘭破賊於黟縣，賊退出嶺外。廣東韶州股匪竄入江西贛南境，犯建昌，陷河口，連擾廣信、饒州各屬邑。左公宗棠軍至景德鎮。二十二日，分軍破賊於貴溪、克德興、婺源二城，餘匪潰竄入浙境。二十六日，馳奏休甯勝仗，黟縣克復一摺。隨摺奏保鮑超，請加清字勇號。張運蘭請交部從優議敘。又保

營官楊鎮魁、婁雲慶、張玉田、余大勝四員附片奏鮑超營中副將宋國永、黃慶陳由立請先拔補實缺。又奏已故統兵臬司蕭啟江功績最多，懇

恩賜諡於湖南、江西建立專祠一摺。代奏新授淮揚鎮總兵黃翼升謝

恩一摺。附奏安徽學政邵亨豫患病請開缺回籍一片。又奏參代理懷甯知縣莫祥芝一片。二十七日，左公宗棠到祁門營與公商度軍事，畱數日回景德鎮。是月，張公玉良克復嚴州府，多隆阿公大破賊於桐城。十一月初四日，賊陷建德縣，普承堯一軍敗潰，又陷東流縣。時議借洋



兵助剿金陵之賊。委洋商採米運天津以代南漕。奉

旨令公酌量具奏。初八日。公具摺覆陳。并陳明大西洋各國夷情。且云。款議雖成。中國豈可忘備。河道既改。海運豈可不行。目前借其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其智以造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附片奏報建德失陷及皖南北近日軍情。又片奏遵

旨飭查安徽道員蕭盛遠在和春軍營僨事實蹟。請革職發往新疆。皖南鎮總兵陳大富駐軍南陵縣。督率軍民堅守數月。糧盡援絕。四面皆賊。楊公載福率水師礮船駛入魯港。破平賊壘。拔出陳大富全軍及士民男婦十餘萬人。安

置東流縣城歡聲騰於江介。建德既陷普承堯退走九江賊分股一擾彭澤湖口都昌一擾犯浮梁鄱陽景德鎮彭公玉麟以水師赴湖口收集陸路潰勇協守湖口城得以完。十四日分軍收復都昌鄱陽楊公載福以水師收復東流彭澤左公宗棠分軍收復浮梁十七日公派唐義訓一軍克建德縣。公之接統徽防也調取原防兵勇以副將楊名聲領一軍駐上溪口副將王夢麟程永年領一軍駐江灣扼守東路公調鮑超一軍回祁門賊撲陷上溪口江灣各壘兵勇潰退公乃委提督江長貴收集簡汰以成一軍十九日北路之賊踰嶺而入二十日鮑超回軍黟縣



與張運蘭軍合擊賊於盧村大破之。是時皖南賊黨分三大股環繞祁門欲以困公。一出祁門之西至於景德鎮。一出祁門之東陷婺源縣復南竄玉山。一由祁門之北越嶺南犯直趨公營。盧村既捷公乃調鮑超赴景德鎮與左公宗棠合力堵剿以保餉路。張公運蘭一軍仍防黟縣。當其賊氛四逼羽檄交馳日不暇給。文報轉餉之路幾於不通。旬有五日之前危險萬狀。復值寒風陰雨。自治軍以來以此時最爲棘迫之境矣。二十一日雨霽賊退出羊棧嶺外軍心乃安。候選知府馮卓懷到營公委令巡查皖南碉堡。二十八日馳摺奏左宗棠一軍在貴溪大捷克德。

興婺源兩城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里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隨摺奏保王開化楊昌濬劉典等十三員又奏建德失守旋經官軍克復請將九江鎮總兵普承堯革職拏問隨摺奏保唐義訓朱聲隆沈寶成黃惠清陳玉恆葉光岳六員附片奏稱安慶合圍以來江北則大戰於桐城江南則麇集於徽州無非欲救援安慶此次南岸之賊分三大支環繞祁門作大圍包抄之勢欲斷臣之糧路掣臣之軍勢賊之狡謀顯而易見今西路大股未退而各城均經收復東路賊已南竄北路之賊曾受大挫當不敢再來犯嶺可望轉危爲安此近日軍情之梗概是月援賊至安



慶公弟國荃擊卻之。十二月十三日具摺馳奏賊犯湖
口彭玉麟以水師保守並派船克復都昌縣城彭玉麟請
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按察使缺出請
旨簡放隨摺奏保副將成發都司丁義方二員陣亡勇弁李
逢貴吳修霖請卹又奏提臣楊載福水師拔出南陵全軍
救全百姓十餘萬人處之善地楊載福出奇制勝請
賞賚荷包搬指等物以示旌異其出力將弁由該提臣奏保又
奏官軍在黟縣盧村大捷并迎剿小溪漁亭等處接仗情
形一摺又奏上溪口江灣兩處營盤失陷一摺副將王夢
麟程永年請革職楊名聲已經參革不准畱營另繕清單

開報上溪口江灣兩營陣亡員弁徐祚明等二十名休甯
黟縣陣亡傷亡將弁陳青雲等二十一名水陸各營前後
陣亡病故員弁張繼興等五十四名請卹附奏陳明皖南
江西全局一片。前此賊氛環逼之時有勸公移營江干
以與水師相附或退入江西境公雅不欲輕退以搖軍心
堅忍數十日勢乃稍定既而隆冬盛寒各軍與賊相持無
大戰事公自言精力漸衰若不克自持者然胸懷豁達成
敗生死不復計較故不生煩惱耳。浙江巡撫王公有齡
奏調處州鎮總兵劉培元候選道金國琛赴浙差委公奉
寄諭。二十八日具摺覆奏劉培元現在湖南能否赴浙應由湖



南撫臣酌核覆奏。金國琛現在安徽李續宜營中綜理營務。不能馳赴浙江。又奏湖南官紳設立東征局於本省釐捐之外酌抽釐金協濟皖南北兩軍之餉。凡鹽茶各商抽收較多者應仿照江西茶捐之例給予獎敘請

飭部頒發執照寄交湖南經收填用。附片奏湖南一省向食淮鹽自粵匪擾亂運道梗塞於是湖南盡食川私。本年川井被賊蹂躪鹽價驟貴。臣在江西曾奏借浙鹽抵餉擬仿照成案借運粵鹽於湖南行銷酌抽釐金以抵淮課猶不失爲兩江任內應籌之餉請

敕下戶部查照辦理。又奏請

簡放九江鎮總兵一缺。又奏報近日江皖軍情一片。又奏桐城縣知縣杜滋、銅陵縣知縣柴時霖開缺，改選教職一片。又奏臣駐祁門，距京較遠，部文到營太遲，諸多不便，應請飭下軍機處，凡遇臣處奏事

批摺發下之日，即將本日

諭旨，隨同鈔發。又具摺奏采訪忠義第二案、官紳士民婦女共二百五十九名，附片奏報常州武進縣舉人趙起、闔家男婦共三十二人，在常州府城殉難。陽湖縣職員曹禾守城傷亡，均請優卹，并請建立趙起專祠，是爲第三案。是歲東南寇亂方劇，惟秦晉差安，其餘各行省征戰之事紛不

可紀公職任崇高控馭廣遠章奏較多於前。嗣是循例奏案不能悉紀矣。



曾文正公年譜卷七

辛酉咸豐十一年公五十一歲。

正月公在祁門營。初六日賊由石埭縣分二股一由大洪嶺竄入一由大赤嶺竄入直趨祁門公老營單薄人心震恐居民驚走初七日提督江長貴擊賊於大洪嶺卻之初八日公派唐義訓朱品隆出隊擊賊於歷口破之追剿出嶺外賊之內犯者殲焉初九日左公宗棠鮑公超合擊賊於洋塘大破之賊竄屯下隅坂鮑超引軍擊之賊之在祁門東路者竄擾江西之玉山鉛山攻撲廣信府內犯撫建之境公札飭劉于濬防守撫州黃鳴珂守建昌魏



喻義防守南昌省城左公宗棠一軍仍駐景德鎮防剿婺源之賊。二十四日馳奏左宗棠鮑超兩軍扼守景德鎮迭獲勝仗會剿洋塘大捷一摺。又奏逆匪分犯大赤大洪二嶺進撲祁門老營官軍迎剿獲勝追賊出嶺一摺。附單彙奏陣亡員弁周芸亭等三十六人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賊勢軍情。又片奏請

敕頒欽差大臣關防并令箭旗牌等件由江西遞至行營交領。二十六日鮑超攻賊於黃麥鋪左公宗棠分軍助剿大破之。賊瀕江下竄。總兵陳大富收復建德縣。江西北路饒州九江境內肅清。是月公作解散歌一首流布陷賊之

境於難民之久。因賊中者。曲達其苦衷。士民讀之。莫不感泣。因此而自拔來歸者。頗多。二月初八日。馳摺奏官軍擊賊黃麥鋪大捷。奏稱鮑超勇冠三軍。每戰必克。請以提督

記名簡放。陣亡守備曹有餘。請卹。附片奏逆匪李秀城。一股由廣信內犯。圍攻建昌府城。意圖竄江西腹地。陳玉成大股在皖北。亦須勁旅援剿。擬移駐東流。建德防堵。下游池州各股。而抽出鮑超一軍。爲游擊之師。視其尤急者。而應援之。是日具摺恭謝年終

恩賞。初九日。張運蘭。唐義訓。朱品隆等。擊上溪口賊壘破之。



進攻休甯。十一日收復休甯縣城。胡公林翼移營太湖台圍安慶。賊酋陳玉成糾皖北大股犯霍山。總兵余際昌全軍敗潰。賊遂陷英山縣。直趨湖北之蘄水。撲黃州府。陷之分。陷德安。隨州。武漢戒嚴。李公續宜奉旨授安徽巡撫。率軍回援鄂省。十七日馳奏上。溪口勝仗。克復休甯一摺。道員張運蘭請以按察使

記名簡放。總兵朱品隆。唐義訓。請

簡授寶缺。并奏保葉光岳。胡玉元。朱聲隆。李公選。禹志澍。五員。附片奏報江楚軍情。江西撫州喫緊。省城震動。飛調鮑超一軍由九江馳赴南昌。以固根本。臣因休甯新克。徽州可

圖暫緩移營。仍駐徽境。當力攻徽郡。以通江浙之氣。而開米糧之路。二十三日。賊由樛根嶺竄入簪坑。撲副將沈寶成之營於歷口。其北路一股由禾成嶺竄入。分擾各嶺路。二十四日。提督江長貴擊北路犯嶺之賊。卻之。二十五日。朱品隆援歷口。二十六日。會勦簪坑之賊。破之。左公宗棠由景德鎮移軍進勦婺源竄賊。分軍勦樂平竄賊。皆獲勝。賊大股繼至。左公駐軍樂平之境。三十日。賊竄陷景德鎮。總兵陳威肅公大富陣亡。全軍挫潰。公所設轉運糧台在景德鎮者。水師救護以免。是月。公於祁門修築礮堡。設局督工。公每日親出巡視。數旬而工畢。三月初二



日公由祁門拔營。初三日駐休甯。調張運蘭、唐義訓等軍九千人集於休甯。分兩路進攻徽州。初五日唐義訓軍進攻失利而潰。維時景鎮既失祁黟休甯三縣。四面皆賊。米糧接濟已斷。公軍有坐困之勢。公商之各軍統領營官。擬再力攻徽州。以圖克復。函致左公宗棠。鮑公超。令其夾攻景鎮。十二日公督各軍進攻徽州。不克。賊出迎戰。官軍敗退。夜還休甯。十三日賊跟蹤來犯。公聞警憤甚。自書遺教二千餘言寄家。誓有進而無退。諸將力勸公回祁門。公乃飭張運蘭、朱品隆兩軍堅守休甯。十八日公回駐祁門。左公宗棠大破賊於范家村。駐軍於樂平縣。賊由景鎮來。

犯左公迭擊破之。乘勝進剿。前後六獲大捷。計殺賊逾萬人。賊乃潰走。浮梁樂平一帶肅清。轉運道通。皖南軍氣稍伸矣。賊攻建昌撫州兩郡。皆堅守得完。賊乃西竄。陷吉安府。旋經官軍收復。二十日。賊陷瑞州府城而踞之。賊酋陳玉成由鄂竄皖。連陷黃梅宿松。以爲安慶城賊之援。二十三日。公亟調鮑超一軍渡江。援剿多隆阿公截剿。援賊於桐城懷甯之境大破之。賊悉竄。踞集賢關。二十四日。奏報上月箬坑禾成嶺等處擊賊勝仗一摺。又奏進攻徽州未能得手一摺。奏參營官總兵唐義訓。副將沈寶成。同知朱聲隆。其陣亡之副將葉光岳。胡玉元。千總梅魁員。



請卹。又奏報上月左宗棠一軍分勦婺源樂平等處先後接仗勝負情形一摺。陣亡游擊陳明南將弁陳石台趙玉蓮曾文清喻拔元陳正彪請卹。又奏報景德鎮失陷一摺。總兵陳大富力戰捐軀請照總兵例從優。

賜卹并於南陵縣建立專祠以表忠盡而畱遺愛。所部將弁田應科蕭傳科胡占鰲胡鳳雛熊定邦吳定魁羅廷材七員請卹。附片奏參婺源縣團紳余述祖黟縣知縣王峻婺源知縣申協煊均請革職。又片奏江皖軍情賊匪約分四股惟李秀成一股西竄距祁門較遠其三股環繞祁門無日不戰現已疊獲大勝皖南軍務日有起色惟安慶官軍危

急已調派鮑超一軍馳援。臣亦卽日拔營移駐東流就近調度。二十六日公由祁門拔營飭派張運蘭守休甯朱品隆守祁門江長貴沈寶成等分守嶺隘暫輟進攻之謀爲堅守之計。公自率親兵數百人以行。三十日行抵建德縣鮑超迎見公。四月初一日公行抵東流縣按視鮑超選字軍營飭催渡江會剿安慶援賊。初二日馳奏左宗棠一軍大破賊於樂平景德浮梁鄱陽等處一律肅清一摺陣亡副將羅近秋游擊史聿舟及其將弁李啟昭聶棠本張致和聶福申孫紹凱請卹傷亡將弁趙克振周崇高楊清和請卹隨摺保道員王開化知縣劉典二員三品京

堂左宗棠疊破巨股振江皖之全局勛績甚偉請

御賞珍物以示旌異。又附奏請將左宗棠改爲幫辦軍務俾事

權漸屬儲爲大用。又附片奏移駐東流援助江北臣所統

全軍皆畱徽州境內布置防守左宗棠一軍伺賊所向跟

蹤追剿。是日又具摺彙保左宗棠一軍出力員弁開單請

獎。又具摺彙保鮑超一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初四日、

接奉

欽差大臣關防。初七日拜印開用。初八日諭文案委員書吏

凡軍務地方公私函牘分條呈送核閱。賊撲安慶官軍

營楊公載福派水師助守多隆阿公連戰破賊賊酋陳玉



成遁走。其集賢關內賊壘十三座。公弟國荃掘長濠以困之。公弟貞幹移營菱湖以扼之。鮑公超率軍攻赤岡嶺賊壘。悍賊堅守不下。胡公林翼調副將成大吉一軍助勦。築礮台進逼賊營。日夜攻之。左公宗棠追擊賊於廣信府境。賊竄入浙江。陷金華府及所屬數城。瑞州踞賊分擾武甯。義甯。奉新。靖安等縣。竄入湖北之境。五月初一日。鮑超成大吉合攻赤岡嶺賊壘。破之。擒斬數千人。賊之由瑞州竄湖北者。分擾興國。大冶。通山。崇陽等屬。初二日。胡公林翼調成大吉一軍渡江勦之。鮑公超盡平赤岡嶺賊壘。擒斬賊目劉瑋琳。初三日。訊失律營官李金暘。



張光照於軍前斬之。徽州之賊犯羊棧嶺竄陷黟縣。初五日朱品隆江長貴等攻黟縣賊壘破之。收復縣城。初六日張運蘭唐義訓等擊犯嶺之賊破之。初九日諸軍進剿廬村賊壘破之。十三日徽州之賊棄城遁去。十四日張公運蘭率軍收復徽州府城。左公宗棠派軍擊敗竄賊於鄱陽縣。賊竄入浙境。胡公林翼自太湖拔營回鄂省。援勦與公期相見於華陽鎮。公棹舟至香口候之。十五日胡公來見。會議軍政通籌大局。畱三日。時胡公已病咯血。公則癖疾大作。如官京師時。十八日馳奏鮑超成大吉圍攻赤岡嶺賊壘。悍賊悉數殲除。一摺隨摺奏保吳亮才周開

錫余大勝。顏紹榮、王衍慶、李文益、明興、伍華瀚、曾昭仕、蕭玉元十員陣亡。副將蘇文彪等三十二員并開單請卹。又奏江南鄉試未能舉行一摺。附奏李金暘、張光照正法一片。又奏代遞前太常卿唐鑑遺摺。奏請

特旨賜諡奉

旨予諡確慎。

十九日公還東流營。

左公宗棠由廣信回軍

景德鎮。值池州之賊竄陷建德縣。二十二日左公分軍擊賊敗之。收復建德縣城。二十四日批飭鮑超引軍擊剿宿松黃梅之賊。二十八日馳奏逆匪犯嶺、襲陷黟縣。旋經官軍克復。并乘勝收復徽州一摺。隨摺奏保臬司張運



蘭總兵唐義訓副將婁雲慶知縣朱聲隆奏參參將袁國祥黃朝陞革職不准畱營又奏遵

旨酌保唐義訓升署皖南鎮總兵江西知府姚體備以道員歸於安徽補用卽令署理皖南道缺又奏提督楊載福請假四月回籍省親一摺附片奏參霆營將弁鄭陽和等分別降革又片奏飭水師營官陳金鼇赴南贛鎮總兵任又片奏陳江楚皖三省賊勢軍情安慶賊糧垂盡必須力爭此城而後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復之期矣六月初一日公弟國荃攻菱湖兩岸賊壘悉破平之安慶城外賊營俱盡福建汀州股匪竄江西境又將竄徽州左公宗

棠由景德鎮拔營赴婺源扼剿。賊犯祁門嶺路朱品隆擊卻之。胡公林翼回駐武昌派成大吉等擊賊破之收復武昌所屬各城邑。初八日奏水陸各軍陣亡病故員弁彙案請卹一摺單開一百二十一員名。又奏皖南江西官軍克復黟縣建德等城前後七案出力員弁開單彙保一摺。又具摺覆奏。

諭旨飭令左宗棠一軍應援浙江。臣查徽州一郡羣賊環伺防守爲難。景德鎮婺源縣皆皖浙扼要戰守事宜均賴左宗棠就近維持。該軍縱橫策應七百餘里以目下形勢而論實不能分身赴浙。附片奏新授廣東按察使彭玉麟統帶

水師扼要駐守暫難赴任。又片奏遵

旨查參江西藩司張集馨革職。十三日緝獲徽防將弁黃勝

林於軍前斬之。賊酋李秀成一股擾逼南昌省城。公調

鮑超一軍渡江由九江進剿。十八日馳奏欽奉

諭旨覆陳江西各路賊情。奏稱江西之賊凡五大股其由皖境

竄入者三股惟李秀成一股深入江西腹地占踞瑞州旁

擾各屬其由兩廣竄入者二股五股之中或分或合頭緒

迷離并陳明斟酌緩急調派援剿先後節次以及飭調官

軍籌防江西南路大略情形附奏江楚皖三省戰守情形

一片又奏黃勝林正法一片。二十六日左公宗棠分軍



迎勦竄賊於德興縣境破之賊敗竄入浙境。七月初四日江蘇巡撫薛煥委員賁送兩江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到營初六日行禮拜印。公聞胡公林翼病甚劇委弁至武昌饋藥且問之。十一日湖北官軍克復德安府城賊酋陳玉成糾大股圍撲太湖縣攻犯桐城圍師多隆阿公擊卻之。十八日馳奏彙報左宗棠一軍五六兩月戰守情形一摺。又奏覆陳恭親王弈訢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礮實爲今日救時之急務附奏請調現泊上海之輪船由長江駛赴安慶就近察看試用令楚軍水師將弁預爲練習俟明年購到洋船庶收駕輕就熟之功卽與撫臣文

報往來數日可達不致淹滯請

飭下江蘇撫

臣

薛煥迅派幹員押令上駛以資演習附片奏派

委員弁購買口外戰馬八百匹請

飭部查驗免稅放行又片奏五月由驛拜發摺片踰期已久未
奉

批諭請查驛遞在何處沈失照例辦理又奏報江楚皖軍情一

片公弟國荃攻安慶城外石壘盡拔之賊以大股來撲

營公弟國荃堅守卻之鮑公超軍渡九江進剿賊退出

瑞州竄豐城二十四日鮑超引軍追擊於豐城西北岸大

破之擒斬逾萬人賊由撫州東竄二十七日公弟國荃



備藏

擊援賊於城外破走之。二十八日專差奏報接印日期一摺。八月初一日公弟國荃克安慶省城賊黨殲焉。初二日馳奏鮑超一軍進援江西在豐城大獲勝仗一摺。奏稱鮑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立功最偉請賞賚珍物以示旌異隨摺保宋國永陳由立黃慶等十七員陣亡知州袁觀豐都司殷雄亮請卹附片奏報克復安慶省城大概情形稱楚軍圍攻安慶已逾兩年畫謀決策皆胡林翼一人所定卒得克此堅城殲除悍賊臣卽日前往部署其詳細情形另由官文胡林翼李續宜會銜具奏。初三日多隆阿公克復桐城縣。初五日楊公載福派水師



克復池州府城楊公謁辭回籍。初七日公舟抵安慶。初八日公與公弟國荃貞幹入安慶省城巡視城垣安撫士民治行館解署。搜擒降賊之知縣孫潤於軍前斬之。多隆阿公分軍克舒城宿松黃梅等縣。初十日馳報水師克復池州進攻銅陵一摺附片奏各營欠餉過多請旨飭江西每月撥解漕折銀五萬兩籌清欠餉并請江西停解各省協餉所有地丁入款漕折釐稅先清本省守兵及處征兵欠餉以免決裂之患。是日接奉批摺及贊襄政務王大臣咨文驚聞七月十六日文宗顯皇帝龍馭上賓公慟哭失聲自以十餘年來受

上知遇值四方多難、

聖心無日不在憂勤惕厲之中、現值安慶克復、軍務方有轉機、不及以捷報博

玉几末命之懽、尤爲感慟無已。十一日、湖北官軍克廣濟縣、

旋收復蘄州、蘄水等城。十二日、水師進克銅陵縣。十

七日、賊撲浙江嚴州府城失守。十八日、接奉

哀詔、乃設次於安慶城中、率文武員弁成服哭臨三日、日三哭。

鮑公超追賊至撫州、賊竄貴溪、雙港、湖坊、河口一帶、與

閩廣股匪合併、其數猶眾。鮑公超連戰破之。二十二日、

大破賊於雙港、平賊壘八十餘座、擒斬萬餘人。二十三日、

克鉛山縣追剿河口賊悉潰竄浙境江西全省肅清。二十四日湖北官軍克復黃州府城。二十六日胡文忠公林翼卒於武昌。公聞胡公之卒也悲悼不已謂胡公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二十七日專弁賁奏恭慰。

大孝一摺。官文公奏請以李續宜署湖北巡撫奉

旨調授湖北巡撫彭公玉麟補授安徽巡撫毛公鴻賓補授湖南巡撫。九月初二日公弟國荃督軍循江北岸而下派道員劉連捷等進軍廬江縣總兵黃翼升以淮揚水師順流下駛。初九日公馳摺奏鮑超一軍追剿江西股匪於



湖坊河口等處大獲勝仗克復鉛山縣城江西全省一律肅清陣亡將弁王友得黃友勝等十一名請卹隨摺保譚勝達明興李文益劉玉堂等十一員附奏稱提督鮑超轉戰三省風馳電掣驍勇罕匹請

旨授提督實缺其部將宋國永陳由立黃慶婁雲慶張玉田等請授總兵實缺以示獎勵又奏臣移駐安慶省城酌派司道大員分任責成一摺附片奏張運蘭奉

旨補授福建按察使例應赴任該司帶勇徽州防剿喫緊無人可以接辦請俟軍務稍平再請

陛見又奏報孫潤正法一片十六日公弟國荃克泥汊口賊

壘十九日克神塘河賊壘。官文公會奏安慶克復情形

奉

上諭曾國藩調度有方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欽此。又奉
上諭官文等另片奏曾國荃等於圍攻安慶時智勇兼施道員
曾國荃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並加恩
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候選訓導曾貞幹著免選本班以同
知直隸州知州儘先選用並賞戴花翎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官文等奏請將殉難道員子諡等語候選同知曾國華前
在三河殉難今其兄曾國藩其弟曾國荃曾貞幹率師剿賊
克復安慶一門忠義深堪嘉尚曾國華著加恩予諡以彰忠



烈欽此。二十日公弟國荃克復無爲州城。二十一日公作勸誡淺語十六條、營官僚屬委員紳士各四條。二十二日查閱城上防守兵勇、巡視城堞及城外營壘。二十三日公弟國荃克運漕鎮。時外洋輪船由上海駛至漢口者漸多、上下往來一日千里、奸商往往僱民船載貨、繫於其後、拖帶以行、藉免課稅、釐金亦或藉以資賊。公咨行通商衙門、稱鹽茶爲貨稅大宗、餉源所賴、請照會上海、洋商毋得攬帶民船貨物。壽州練總苗沛霖亦捻匪之黨、前歲與李世忠先後受撫、督師勝保公疊次奏保、補授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銜。李世忠升任江南提督、幫辦軍務。



苗沛霖與在籍辦團之員外郎孫家泰等爲仇。率其黨圍攻壽州。巡撫翁同書屢出諭之。苗沛霖不退。孫家泰等自殺。苗沛霖攻陷壽州。袁公甲三派李世忠以兵擊之。詔命公移得勝之軍分討苗逆。二十九日。公弟國荃克東關賊壘。前後所克城鎮。派軍扼守。乃還安慶。是月。浙江之賊陷紹興。處州二府城其餘州縣屬邑蹂躪殆遍。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還至安慶。商定增募湘勇。直搗金陵之計。湖北官軍克隨州城。初三日。頒發捐輸章程。札派委員按貨填給。札飭水師營官嚴拏游勇。出示撫卹殉難員紳家屬。被難流亡之士民招集復業。清釐房產爭訟。

左公宗棠軍至廣信。公調鮑超一軍回皖。進軍青陽。調朱品隆、唐義訓等軍進剿石埭。規復甯國。初六日接奉遺詔。設次行禮。公弟國荃回湘。增募湘勇六千人。初十日彭公玉麟至安慶。見公。彭公時奉安徽巡撫之命。具疏力辭。十四日。公具摺奏陳湖北撫臣胡林翼忠勤盡瘁。勲績最多。乞

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又馳摺奏報。水陸各軍克復銅陵縣。無爲州。運漕鎮。并沿江要隘三處。隨摺奏保王明山、黃翼升、李朝斌等二十員。附片奏。官軍攻克運漕以後。本可直搗金陵。惟深入腹地。人數單薄。應令曾國荃添募湘勇六千。



替出各城防守之師進剿巢和與下游都興阿一軍聯絡
剿辦易於得勢。又奏保知府陳濬補安慶知府一摺。附片
奏前辦皖南軍務張芾所有文卷簿領均因徽郡失陷焚
燬無存請免造報。又片奏稱軍興十載凡地方查辦餽賊
資糧受僞官職之案徒爲奸吏訟棍訛索之柄。江西新建
縣候選通判程迪昌疊次以餽賊重罰誣告善良請將程
迪昌革職嚴辦以儆刁風。又片奏皖南督辦團練在籍編
修宋夢蘭知府張韶南與其子張同生均以積勞病故請
卹。浙江杭湖兩郡久被賊撲岌岌不保。公咨商左公宗
棠由廣信進軍衢州以援浙江調派張運蘭防徽之軍及

江西東境防守之師均歸左公調遣。江蘇官紳棲葆上海縣十六日。錢公鼎銘由輪船赴安慶。見公痛哭以請援師。且呈遞官紳公函。謂吳中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鄉團曰槍船曰內應是也。有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鎮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公見而悲之。時餉乏兵單。楚軍無可分撥。與李公鴻章籌議。期以來年二月濟師。十八日奉

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浙江軍務著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並著曾國藩速飭太常寺



卿左宗棠馳赴浙江，勦辦賊匪。浙省提鎮以下各官均歸左宗棠調遣。欽此。二十六日，專摺奏謝天恩，加宮保銜。又代奏弟國荃、貞幹謝恩，晉秩一摺。又奏謝弟國華奉

旨予諡恩一摺。是月，湖北全境肅清。官文公調派成、大吉等軍進駐霍山，以規壽州。劉公蓉奉

旨署四川布政使。十一月初二日，公巡視安慶城垣，度地擬建試院一區，令上下江分闈鄉試。既而不果。多隆阿公收復三河鎮。十四日，奉到節制四省之旨。旋又奉酌保封疆將帥人才之

旨又奉察看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能否勝任據實具奏之

旨公自以任大責重值時事之艱難彌覺惕然不敢自安。十六日馳摺奏左宗棠一軍定議援浙請將廣信徽饒諸軍統歸節制以一事權該處一切軍情卽由左宗棠自行奏報以昭迅速。信郡錢糧河口景德鎮釐金撥歸左宗棠經收其防剿進止均由左宗棠相機辦理又具摺奏保江西署藩司李桓畱辦糧台并請

敕交軍機處記名以藩臬兩司遇缺題奏又具摺奏保道員萬啟琛署理安徽按察使李榕署理江甯鹽巡道均隨同駐



安慶籌辦善後事宜。附片奏新授衢州鎮總兵朱品隆現調令會合鮑超一軍進攻甯國。暫難赴任。又片奏兩江政務殷繁。現在行營一無成案。可查所有刑名錢穀及鹽員武職補缺與夫地方尋常事件。應由臣衙門循例具題者。請暫行展緩。抑或改題爲奏。以歸簡易。是日又奏水陸各軍攻克赤岡嶺。菱湖賊壘。克復安慶省城三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又奏克復休甯黟縣及徽州府城迭次攻剿各嶺隘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又奏行營採訪忠義第四案附片奏刑部主事柯鉞之母柯王氏罵賊殉難。請建專坊。又查明柯氏一門殉節者五名列爲第五案。

二十五日奏辭節制浙省一摺。奏稱臣自受任兩江以來。祁門被困。僅得自全。至於安慶之克。悉賴鄂軍之功。胡林翼籌畫於前。多隆阿苦戰於後。非臣所能爲力。江蘇乃職分應辦之事。尙無一兵一卒達於蘇境。乃蒙

寵遇。非常節制四省。自顧菲材。實難勝任。左宗棠之才實可獨當一面。卽無庸臣兼統浙省。苟思慮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與左宗棠合謀。不分畛域。不必有節制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又具摺覆奏。查明蘇浙兩省撫臣優劣情形。奏參候補鹽運使金安清。請卽革職。附片奏保道員李鴻章。可膺封疆。重寄。現在臣處統帶水軍。請酌撥陸軍數千人。



駛赴下游以資援剿。又奏保提督鮑超功績甚偉，請

賞穿黃馬褂，以示旌異。又片奏常州一郡士尙節義，多可用之材，就所知者奏保周騰虎、劉翰清、趙烈文、方駿謨、華蘅芳、徐壽六員名，請量材錄用。二十六日奉到

大行頒賞遺念衣物一箱，公拜領行禮謝

恩。

浙江賊攻撲徽州，左公宗棠派軍援剿。公調朱品隆回軍援徽。是月，賊攻杭州，張忠壯公玉良陣亡。賊分陷甯波、台州各府城。二十八日，杭州省城失守，將軍忠壯公瑞昌、巡撫王壯愍公有齡、總兵饒莊勇公廷選等皆死之。十二月，鮑公超擊賊於青陽，屢破之，進攻縣城未克。張公

運蘭病甚回籍其弟運桂代領其軍守徽州朱品隆軍至擊賊破之。十七日奏遵

旨籌商苗沛霖剿撫情形該練逆蹟昭彰斷無再撫之理現在楚軍剿辦粵逆難以同時并舉須俟廬州克後與袁甲三臨淮之師聯絡乃可併力剿苗彭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江面太長照料非易該撫兩次奏請開缺應請

旨另簡大員接任皖撫俾得仍領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裨益。又奉遵

旨派員赴上海押解革員何桂清來京候訊一片。又奏保鮑超

一軍攻克安慶賊壘肅清江西全省兩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十八日恭接

登極詔書。是日馳奏浙江省城失守徽郡被圍。臣奉援浙之命赴救莫及。請交部嚴加議處。謹通籌全局力圖補救之策。分條陳奏。其一浙江全省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左宗棠一軍先固江皖邊防。再籌進剿。其一請

敕下閩浙督臣慶端速派勁旅嚴守浦城。俾賊不得由閩境而竄江西。其一請調廣西臬司蔣益澧帶領所部五六千人迅赴浙江。隨同左宗棠籌辦防剿。道員陳士杰帶勇馳赴安慶聽候調遣。并請將該二員補授蘇浙兩省實缺。其一



請

飭下閩廣督撫粵海關閩海關按月籌撥銀十三萬兩解交左宗棠軍營。附片奏團練一法不能剿大股悍賊。請將江南團練大臣裁撤。又奏左宗棠一軍樂平建德德興等處大捷出力員弁彙案請獎。附片奏布政使銜道員王開化積勞病故。請照布政使例從優

賜卹。予諡奉

旨予諡貞介。二十六日朱品隆等大破賊於徽州。左公宗棠分軍破賊於大鱗嶺。徽境肅清。二十七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瀝陳懇辭一摺。謙

卑遜順具見惓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爲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毋再固辭欽此。侍郎宋公晉奏請

飭川楚江皖五省會剿粵逆

詔公與官文李續宜等詳議公會奏稱增兵必先增餉非一省所能爲力必須五省合力籌畫眾志一心方於事有實濟現擬咨商各省詳議餉數。是月公弟國荃奉旨賞加頭品頂戴左公宗棠授浙江巡撫沈公葆楨授江西巡撫李公桓授江西藩司暫署巡撫彭公玉麟以兵部侍郎



備藏

候補。

詔公酌保皖撫。安慶復後公至省城招徠士人修葺敬敷書院每月按期課試校閱文藝其優等者捐廉以獎之於嘉惠寒士之中寓識拔才俊之意皖中人士莫不感奮。公札司道設立善後局安撫遺黎清查保甲刊發勸誡淺語十六條分設穀米局及製造火藥子彈各局委員司之又設內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礮廣儲軍實委員查核民田分別荒熟其已墾者暫令按畝出錢四百文以助軍餉謂之抵徵。除日派忠義局委員協同街團紳士施放錢米以賑飢民。是歲親王僧格林沁與兵部侍郎勝保皆奉



旨授欽差大臣督師剿辦捻匪。內閣學士毛昶熙奉
旨督辦河南團練提督馮子材辦鎮江軍務以副都統魁玉爲
幫辦。

校記

①城：當作「成」。

曾文正公年譜卷八

壬戌同治元年公五十二歲。

正月公在安慶。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曾國藩著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節制四省昨又簡授協辦大學士其數乃腹心弼

予郅治朕實有厚望焉。欽此。初十日奏遵

旨保皖撫大員一摺。又奏再陳下情力辭節制浙江軍務一摺。

奏稱圖浙之道必以廣信爲運糧之路以嚴州爲進兵之路。現在惟左宗棠一軍不能遽達於嚴州必俟蔣益澧之軍到衢州後兩路并進取勢漸緊所以規復浙江者在此。

所以保全江西皖南者亦在此。至臣所以再三瀆陳不願
節制四省者非因浙事既已決裂有誘過之意實因權位
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
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又奏遵

旨保舉李朝斌喻俊明任星元丁泗濱四員堪勝水師總兵之
任。附片奏前浙江巡撫羅遵殿殉難杭州已奉

旨賜卹。旋經御史高延祐奏請撤銷卹典苛刻之論殊欠公允。
仍請從優

賜卹並將隨同殉難之家屬等一併旌卹以彰忠節。王有齡以
糧盡援絕見危授命其在任時疊被參劾難保無身後之



嘗議請併從優議卹以爲以死勤事者勸。又片奏參安徽巡撫翁同書釀成苗逆之禍兩次失守不能殉節請旨革職議罪不敢因其門第鼎盛稍爲遷就。又片奏報徽郡解圍及各路軍情大概。是日奉到

諭旨李續宜調安徽巡撫嚴樹森調湖北巡撫欽頒令箭令旗王命旗牌到營。十一日批飭江西藩司停止州縣官吏攤捐之案。公謂地方親民之官必須令其曠然無累然後可責之以民事不至苛取民財也。十七日公奉到協辦大學士之

旨公弟國荃授浙江臬司蔣益澧授浙江藩司陳士杰授江蘇

臬司鮑超補浙江提督并

賞穿黃馬褂。從公奏也。二十日左公宗棠擊賊於開化縣破之。二十一日新購外洋火輪船一號到安慶公出閱視派委員弁管帶配以兵勇於江面試行之。二十二日拜摺恭謝

天恩附片奏稱自去秋以來臣一門之內疊荷

殊恩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於金陵未克以前不再

加恩於臣家庶可以保全功名永承

聖眷前此疊奉保薦督撫大員之

旨封疆將帥乃



朝廷舉措之大權豈敢干預。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一人爲然。凡爲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所以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庶幾紀綱彌肅。

朝廷愈尊矣。賊竄吳淞口。上海告急。鎮江府城屢被賊攻。撲又分股渡江。撲江浦浦口官軍營盤。趙公景賢堅守湖州府城。一年有餘。糧援俱斷。文報亦梗阻不得達。大學士翁公心存奏蘇中士民結團抗賊。望曾國藩如慈父母。請飭該大臣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往援剿。侍郎宋公晉條陳恢復江南大略。是時公屢奉籌畫全局。派援江浙之。

旨於是日具奏浙江之事必俟左宗棠進攻嚴州蔣益澧進駐
衢州鮑超進抵甯國乃有下手之處江蘇之事必先清江
北次及江南現催李鴻章募練淮勇酌撥湘軍數營駛赴
下游察看情形再行馳奏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區
財力與人數皆數倍於官軍不敢過求速效以至僨事又
奏徽州官軍勝仗郡城解圍一摺隨摺奏保張運桂朱品
隆唐義訓劉松山等十三員陣亡參將黃和鳴等四十六
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鮑超一軍在青陽大獲勝仗陣亡
弁勇唐泗和等十一名請卹又片奏江蘇紳士議借洋兵
剿賊之事上海本通商之地借洋兵以保守人財則可若



令攻勦蘇州金陵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蓋以現在攻城我無助勦之師將來克城又無防守之師專恃洋兵洋人或見德而生怨望不可不慮。維時上海已設立公局會同洋人防守。公咨商巡撫薛煥言蘇州金陵非可以倖襲而得目前權宜之計祇可借兵防守滬城尤當坦然以至誠相與不可稍涉猜疑致礙大局。其函致蘇州紳士言之尤詳。二十四日奉到。

上諭賊氛日熾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倦懷殊深廑念其如何通籌全局緩急兼權著將一切機宜隨時馳奏以紓懸系欽此。李公鴻章募淮勇到安慶公爲定營伍之法器械

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撥湘勇數營以助之兩省將卒若出於一家然公所教也。二十六日咨瀕江各省督撫商定長江通商章程。飭善後局查辦保甲公自核定門牌團冊之式。是月李世忠收復江浦浦口二城賊糾捻匪圍攻潁州府勝保公督師援之。彭公玉麟補授兵部右侍郎。二月初二日公拜摺奏稱忝列戎行奏報甚少其所以硜硜自守者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因此三者遂蹈遲延之咎。臣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



延訪更殷。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所有諭旨垂詢之件。謹分條詳覆。其一。計曾國荃、楊載福、張運蘭回營之期。其一。李鴻章募練淮勇。二月可以成軍。擬由陸路馳至鎮江。其一。攻搗金陵。必先清後路。腳跟已穩而後可進。其一。李續宜籌派兵勇援潁州之路。其一。左宗棠援剿浙江。必從衢嚴之間下手。其一。上海籌借洋兵以助防守之法。凡六條。飭安慶藩司核定釐金卡局支發軍餉。坐支章程。初四日閱視李公鴻章營勇及所部程學啟、滕嗣林等營。多隆阿公大破賊於廬州城外。盡平賊壘。初五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奏瀝陳下情遵保皖撫各摺片具見該大臣慮遠思深實深嘉悅已明白宣示仍令該大臣節制四省矣朝廷黜陟之權原非封疆大吏所能侵越第該大臣簡任綸扉督師江皖膺股肱心膂之寄朕疇咨岳牧延訪甚殷該大臣圖濟時艱不當稍有避嫌之見方合古大臣知無不言之義嗣後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進以備採擇欽此同日奉

上諭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若非曾國藩之惻忱真摯豈能輕假事權所有江南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撫提鎮以下仍歸曾國藩節制該大臣務當以軍務爲重力圖攻剿以拯生民於水火之中

毋許再行固辭。欽此。時又因三載考績之典奉

上諭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久任封圻虛懷延攬於吏治戎行
均能整飭著交部從優議敘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
督軍辦賊勤勞罔懈於江皖地方疊復名城戰功卓著甄拔
所部將士賢能稱職前經簡授協辦大學士仍著交部從優
議敘四川總督駱秉章前在湖南巡撫任內勦辦賊匪不分
畛域其所薦舉人才尤爲有裨實用自升任川督辦理丹稜
股匪及整頓地方均能妥速著賞加太子少保銜用示嘉獎

欽此。初六日專弁入都賁奏

登極賀表。

初八日張公運蘭假滿還皖。

初九日李公續宣



抵任來見公派提督成大吉等進軍固始以援潁州。左公宗棠擊賊於遂安縣大破之克復縣城。初十日拜發萬壽賀摺專弁入都。又代弟國荃奏謝

天恩一摺。十二日馳摺奏安徽省城仍宜設於安慶前此改

建廬州係一時權宜之計。安慶處濱江適中之地足資控

制。至大江水師戰船千餘號礮位三千餘尊逐年積累成

此巨觀事定之後江防仍不宜撤請專設長江水師提督

一員添設將弁額缺若干均候吏兵二部詳覈議奏附片

奏江海雖同一水面而風濤氣候各殊楚軍水勇戰船但

可用之江面未可以出重洋臣料粵逆所掠江楚之民必



無遽能縱橫海上之事。又附片奏浙江衢河淺窄不宜水軍。江西劉于潯水師專防本省汛地不能赴浙援剿。又奏采訪忠義第六案附片奏委員王敬恩請卹。十五日公弟國荃至安慶所募湘勇以次集於皖境。是日奉到

上諭江蘇布政使著曾國荃補授卽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該員係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弟例應迴避。惟該省軍務緊要需員辦理著毋庸迴避以資得力。欽此。又以李元度補授浙江臬司。二十二日拜摺代弟國荃奏謝。

天恩。附片奏參新授臬司李元度請革職交左宗棠差遣。又具摺分條奏報軍情。其一曾國荃募勇已經抵皖飭令進剿。

巢縣含山一帶。其一李鴻章帶勇擬會同曾國荃攻剿江邊一路衝過賊中以期速達鎮江。其一多隆阿進攻廬郡大捷傷亡亦多需稍事休息再圖進取。其一李續宜派兵援潁情形由李續宜具奏。其一左宗棠剿賊大捷克遂安城由左宗棠詳報。其一援浙之軍必須蔣益澧到後乃能合力兜剿。其一湖州孤懸賊中無路赴援惟聞城中糧米足支數月或可保全。其一徽州解圍後改令朱品隆接防郡城派張運蘭老湘營爲游擊之師。其一上海有高橋蕭塘之捷當可保全。馮子材仍守鎮江。凡九條。公出城巡閱新到之湘勇七營。二十四日公弟國荃啓行督軍沿



江岸進剿。李公鴻章成軍八千人，擬瀕江而下，傍賊壘衝過，以援鎮江。計未決。二十八日，上海官紳錢公鼎銘等籌銀十八萬兩，僱洋人輪船七號，駛赴安慶，以迎李公鴻章之師。定以三次載赴上海。是月，上海官紳借洋兵連破賊於浦東，賊少卻。勝保公督兵援潁州，解圍。三月初一日，札調張運蘭扼婺源，白沙關以防賊竄江西之路。初七日，鮑公超擊援賊於青陽城外，破之。初八日，李公鴻章領所部勇第一起三千人，由安慶附輪舟啓行赴滬。

公拜摺奏謝京察從優議敘

恩。又馳報李鴻章一軍改由輪船赴滬，啓程日期一摺。又馳摺

奏稱東南寇氛蔓延日久生靈之塗炭深矣。臣受

命兩年無一兵達於蘇境無一旅進攻甯國左宗棠苦戰衢嚴獨任其難不克分兵往助趙景賢困守湖州堅貞蓋世不克設法往援徒有兼轄之名並無統籌之實倘蒙

聖恩收回成命俾臣稍釋神魂之震懼尤感

聖慈之曲盡矣。又查廣東一省財力殷富爲東南之冠請

特派大員馳赴廣東辦理釐金專供蘇浙皖三省之餉附片奏浙江殉難提督饒廷選請於廣信府建立專祠又附片奏報各路軍情又片奏新授河南歸德鎮總兵蕭孚泗現在曾國荃軍營隨同進剿記名總兵陳由立經河南撫臣奏



調現在鮑超軍營圍勦青陽。該二員仍畱原營均未便飭赴河南。十三日公弟貞幹破賊於荻港舊縣三山夾等處賊壘皆平。十四日李公鴻章所部勇第二起由安慶啓行公派黃翼升附輪船赴上海察看下游地勢賊情。李公續宜赴六安州督師以規頴壽。十五日公弟國荃破賊於望城岡。十六日鮑公超克復青陽縣城。十八日公弟國荃破賊於銅城關。十九日克雍家鎮賊壘。二十日克巢縣含山二城。二十一日公弟貞幹克復繁昌縣城。二十二日公弟國荃克復和州城。鮑公超連克石埭太平二縣城。左公宗棠勦賊於江山常山之境連戰

破之。二十三日公弟國荃攻克裕溪口。二十四日攻克西梁山、沿江北岸賊壘悉破平之。公馳摺奏報青陽克復、隨摺奏保婁雲慶、馮標等二十七員陣亡將弁羅春鵬、李遇春等十七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水陸各軍破賊於荻港、舊縣、三山等處一律肅清、陣亡將弁劉照志、王虞廷、劉華泗三名請卹。又片陳報皖浙各路軍情。又具摺覆奏江浙紳士請借洋兵規復蘇常各屬城邑。臣謬膺重寄、治軍無狀、致使蘇省士民迫於水深火熱之中、爲此不擇之呼籲、此皆臣之咎也。以目前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縱使洋人轉戰內地、實無大枝勁旅與之會剿、尤爲可愧。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洋人定議於先或不至責怨於後。又奏擬結普承堯罪名一摺。二十七日公弟貞幹破賊於魯港。二十八日鮑公超克復涇縣。公札飭鮑超派兵援湖州。三十日公弟貞幹克復南陵縣城。李公鴻章全軍抵上海奉

旨署理江蘇巡撫。薛煥授通商大臣專辦中外交涉事件。

詔以副都御史晏端書赴廣東辦理釐金稅務。是月金陵賊黨渡江北竄都興阿等軍擊破之。維時公統制各軍公弟國荃循江北岸至於和州公弟貞幹循江南岸至於南陵彭公玉麟派水軍中江而下助勦兩岸是爲直搗金陵。

之師。李公鴻章領湘淮陸勇，佐以黃翼升淮揚水軍，突過賊境，是爲援剿蘇滬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公爲圍攻廬州之師。李公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公超爲進攻甯國之師。張公運蘭等爲防剿徽州之師。左公宗棠爲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公建節於安慶，居中控馭，廣輪數千里。此外如袁公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公防江北之師，馮子材、魁玉守鎮江之師，或不出自楚軍，或不歸公節制，均奉

旨統籌兼顧，軍書輻湊，英彥風驅上而

朝端倚畀之隆，下而薄海想望之切，洵千載一時矣。四月初



二日張公運蘭等軍克旌德縣城。初四日公馳摺奏水陸各軍克復北岸巢縣含山和州三城奪銅城關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要隘。隨摺奏保李成謀李朝斌劉連捷張勝祿等二十四員。又摺奏官軍擊敗大股賊眾於三山夾乘勝攻克繁昌縣城。隨摺奏保曾正明黃潤昌等七員。附片奏報南陵克復統計沿江兩岸克城池九座關隘五處并報廬州甯國湖州等處軍情。又馳摺奏鮑超一軍連破賊壘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陣亡將弁劉蘭桂等二十四員名請卹。又奏遵查閩浙總督慶端事蹟一摺。初五日水師進攻金柱關。初六日公出閱湘勇操演。初

七日巡視穀米局火藥局。十五日馳摺奏水陸各軍會克魯港陸師攻克南陵縣城彭玉麟馳赴下游銅陵西梁山一帶察看進兵形勢。又奏報徽州防軍克復旌德縣城一摺。又奏江南鄉試現難舉行仍請展緩酌辦一摺。附片請開復余述祖革職處分。多隆阿公攻克廬州府城賊潰走壽州多公追擊大破之賊酋陳玉成自投壽州苗沛霖縛獻勝保公軍前斬之。二十日公弟國荃引軍渡江南岸會合水陸各軍克太平府城。二十一日攻克金柱關東梁山賊寨。二十二日克復蕪湖縣城水師進攻江岸賊壘下抵大勝關。公核定賑廠章程給與飢民錢米毋或



不均出示曉諭城廂內外居民綏輯約束。李公鴻章會
洋兵收復青浦、奉賢二城。三十日奉到
上諭該大臣調度有方，深堪嘉尚。曾國荃等宣力戎行，連克要
隘，洵足以梟賊魄而快人心。若不量予恩施，將何以昭激勸。
頭品頂戴江蘇布政使曾國荃著交部從優議敘，候選同知
直隸州知州曾貞幹著賞給迅勇巴圖魯名號，以示鼓勵。朝
廷賞功罰罪，一秉大公，非獨有厚於該大臣也。該大臣惟當
督飭曾國荃等乘勝進攻，盡殲醜類，同膺懋賞，毋再固辭。欽
此。是月都興阿公軍破賊於揚州，李世忠追擊竄賊破
之。江北肅清。浙江官軍收復台州府城。上海洋兵由海道

收復甯波府城浙東之賊少衰。皖北之賊由河南竄入陝西境。陝中亂作。回民交訐。

詔多隆阿移軍入秦。公與官文公商。畱多公部將石清吉等十營防守廬州。五月初三日。公馳摺奏水陸各軍克復太平府城蕪湖縣城金柱關東梁山要隘。開單奏保王明山李成謀李朝斌等二十七員。附片奏保道員黃冕李瀚章趙煥聯等九員。前往廣東隨同晏端書辦理分卡抽收釐金。又附片覆奏奉

旨。籌議江蘇巡撫宜駐鎮江。居適中之地。扼形勝之區。責成新任巡撫李鴻章辦理。又片奏結莫祥芝參案。畱營差委。是

日又具密摺覆陳勝保袁甲三辦理軍務優劣情形請責成李續宜專辦安徽軍務其時曾奉

密諭飭公籌議也。

湖州失守趙忠節公景賢被執不屈其後

死於蘇州。

公弟國荃攻克大勝關秣陵關三汊河賊壘

會合水師攻克頭關江心洲蒲包洲賊壘遂進軍金陵城

外駐營雨花臺。

初四日鮑公超擊賊於寒亭管家橋等

處大破之。

初五日核減江西丁漕規費永定章程。初

十日核定皖南茶引捐釐章程出示曉諭茶商期歸畫一。

十三日課試在皖委員。

公弟國荃破賊於六郎橋。

十五日鮑公超破賊於抱龍岡越敬亭山進攻甯國府。



十七日馳摺奏官軍水陸並進迭復秣陵關江心洲等要隘六處官軍駐金陵之雨花臺附片奏報浙江徽甯等處軍情并稱曾國荃一軍進逼金陵屯紮南面一隅洪逆見憤不驚無恇懼之意此時宜以全力會辦江南先復財賦之區則各省可以次勦辦矣又奏特參私行遠颺之將領以肅軍紀一摺鮑超所部營官陳由立余大勝鄭陽和均保至總鎮任意遠颺請將該員等革職并請

敕下湖南撫臣派員押回皖南原營

通諭各路軍營不准輒畱投效將弁以懲跋扈之風杜效尤之漸附片密陳軍營積習設法懲究并請將分統霆營宋國



永授以總兵實缺。又片奏查覆馮子材所部兵勇滋事情形。十九日馳摺奏鮑超一軍進攻甯郡破賊於寒亭管家橋等處逆壘悉平。陣亡將弁鄭永福等十八員名請卹。附片奏淮揚鎮總兵黃翼升統帶水師戰船於本月十二日駛過金陵前赴鎮江上海一帶請令其接署江南水師提督員缺節制松滬各軍。又片奏參江西河口釐務委員向紹先弊混巧取請卽革職。又奏遵查克復沿江兩岸城隘出力員弁六案併保開單請獎一摺。二十日出示曉諭江西通省軍民札飭各府州縣永定徵收下漕畫一章程。二十三日楊公載福假滿回營至安慶見公尋出視

水師於金陵。李世忠降眾凡數萬人，不領官餉，專兩淮鹽利。委員至安慶，請餉。公籌撥軍火銀米以給之。世忠感悅。二十八日拜發。

萬壽賀摺。又專奏代弟國荃、貞幹恭謝。

天恩一摺。是月，李公鴻章收復南匯縣、川沙廳。賊大股犯青浦，嘉定洋兵敗退。上海戒嚴。李公鴻章擊賊於虹橋，大破之。松江圍解。滬防亦解嚴。李公屢奉移駐鎮江之

旨。至是，以上海軍務喫緊，遂奏請直攻蘇州，不復移軍矣。六月初三日，公與彭公玉麟脩元臣余忠宣公墓。工畢，詣墓前致祭。時皖省印委各務懸缺，以待人乏員，差委公定。



以每日接見州縣佐雜三人與之久談而訓之以吏治。西洋兵既爲賊所敗遂有調印度兵來滬大舉會剿之說。公接總理衙門咨文深恐江浙士民大遭蹂躪慨然憂之。初六日具摺覆奏請勿裁撤南洋通商大臣之缺改爲長江通商大臣專辦瀕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所有廣東閩浙三省卽由監督道員經理。又奏揀員署理安徽各府州縣之缺開單呈

覽。附片奏稱安徽地方漸次克復急須講求吏治。請敕下吏部於本年新進士拔貢兩班掣籤分發之時皖省多分十數員庶幾正途較盛氣象一新。又片奏上海賊氛四逼

李鴻章不能移駐鎮江多隆阿統軍入陝不克會剿金陵并附陳鮑超曾國荃兩軍大概情形又片奏新授甘肅臬司劉于濬在江西本省防務緊要暫難赴任又奏報江西紳商捐餉開單請獎一摺公弟國荃擊援賊卻之初十日金陵大營營官張壯勇公勝祿擊賊陣亡十五日鮑公超攻克甯國府城賊目洪容海以甯國縣城歸順鮑公撫納之因其眾收復廣德州城公飭鮑超選畱降眾二千人其餘設法遣散十六日金陵賊大股撲營公弟國荃擊退之公咨覆總理衙門力陳借印度兵助剿之爲害宜設辭以謝之二十二日具摺奏稱洋人有另調印度



兵來秋閒大舉之說。臣以此事函商左宗棠、李鴻章二人，皆稱洋人未必果有其事。然既有所聞，宜由總理衙門與在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如其不見聽，則須申明前議，進攻無助，勦之師克，城無防守之卒。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惟當以謙退忠信相與，不事猜疑，免生枝節。庶有忍有濟也。附片奏報甯國克復及各路軍情。又片奏浙江失守降賊之員林福祥、劉齊昂、米興朝，請由左宗棠訊明正法。又片奏提督江長貴請假回籍葬親，所部各營暫令唐義訓兼轄酌量遣撤以節餉需。又奏采訪忠義第七案一摺。附片奏陽

湖休甯等縣紳士楊錫嘉汪念祖胡澤順等殉難情形彙入第七案分別請

賜旌卹。是月公次子紀鴻以縣試案首入學。七月初二日馳摺奏金陵陸軍屢卻悍賊陣亡總兵張勝祿請從優議卹將弁劉永祥鄆蘭亭二員請卹。又奏鮑超一軍圍攻甯國克復府城詳細情形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陣亡將弁馬勝奎楚訓武等十二員名請卹。附片奏賊目洪容海投誠酌籌招納。又具摺奏查明江西被害州縣蠲免錢糧分數。附片奏請

恩旨豁免江西各州縣歷年攤捐之款俾州縣無賠累之虞而

民間無科勒之苦吏治可臻上理。又附奏奉

諭旨擇保西北各省藩臬人員一片。又請展緩江南江西三省軍政一片。初四日查閱輪船機器。初六日李公續宜聞訃丁憂。公兼署安徽巡撫印務。李公以所部成大吉蕭慶衍、蔣凝學、毛有銘等軍歸公調度。初十日公馳摺奏安徽撫臣李續宜聞訃丁憂。請按照胡林翼丁憂之例。賞假數月。仍令回皖署理撫篆。附片奏報近日軍情梗概。又奏采訪忠義第八案。又奏請展緩江南武闈鄉試。又片奏楊載福更名岳斌。夏秋之間暑雨失時。疾疫大作。各路軍營多染疾病。皖南諸軍爲最甚。死亡甚多。浙江大營次之。



金陵大營亦染疫病皆暫事休息未遑攻剿也。十七日左公宗棠擊賊於油埠破之。袁公甲三告病卸任奉

旨授李續宜爲

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二十一日公具摺代李續宜奏陳請假回籍治喪仍請仿胡林翼之例。又請袁甲三暫緩交卸督師之任。附片奏接奉

寄諭飭查軍情奏報袁甲三李續宜駐紮之處路近而較速。臣奏報往返取道湖北河南道梗而較遲。茲開呈前三次拜發摺片以備查核有無疎失之處并陳明各路軍營疾病過多未能進剿情形。袁公甲三委員押解已革鹽運使

金安清等至安慶歸公訊辦。其李世忠全軍歸公節制調遣。李公續宜奏報丁憂之疏未入接奉督師之

旨。李公病已逾月矣。是月奉

上諭該撫現丁母憂著卽在軍營穿孝改爲署理巡撫毋庸賞假回籍。欽此。又奉

上諭欽差大臣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著統轄山東河南全省軍務並調度直隸山西兩省防兵所有剿匪事宜卽著會商欽差大臣李續宜妥爲籌辦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勝保著以欽差大臣督辦陝西軍務。欽此。於是多隆阿公
一軍有



旨令公酌量調度江北裏下河一帶鎮江馮子材一軍皆有
旨令公統籌兼顧矣。李公鴻章克青浦城分軍會洋兵渡海
入浙江境收復餘姚縣。蔣公益澧領湘勇五千人由長沙
啟行取道江西以赴浙。八月初二日出示諭鄉民捕蝗。
初三日李公續宜至安慶。苗沛霖退出壽州城及正陽
關。李公續宜派蔣凝學引軍入守壽州。蕭慶衍守霍邱縣。
成大吉、毛有銘兩軍分守三河尖及固始縣。總兵王載駟
畱守六安州城而自扶病回省城。見公商奏力請回籍。
捻匪犯潁州境各軍連擊破之。十二日馳奏疊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多隆阿一軍援秦之局中變回鄂當



駐紮南陽一帶鄂豫秦三省交匯之處爲游擊之師。其一裏下河之防請責成都興阿嚴密防堵現商令楊岳斌親赴下游察看布置又擬趕造太湖水師戰船防剿蘇松騰出黃翼升水軍專防淮揚以符原議其一李世忠軍眾五六萬人據有城池自爲風氣擅淮鹽釐金之厚利勢難繩以法律且其擊退賊股功未可沒擬姑循其舊不設機心不禁遏其利不拒絕其求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子智自雄之氣將來或不至於決裂其一李鴻章不能離滬移駐鎮江應責成馮子材耐苦堅守不作出剿之計凡四條附片奏稱曾國荃鮑超左宗棠各營皆因患

病者多，未能攻剿。李續宜患病未痊，繼以哀毀，肌肉全瘦。若不令離營回籍，恐難速痊。是以該撫自奏陳情，未便勸阻。又奏籌辦廣德州受降事宜一摺。洪容海降眾數萬，但令選留三千人，編立五營，餘皆資遣回籍，請給洪容海游擊虛銜，其部下頭目等請分別給予頂戴。附片奏豫省派員招募湘勇一節，請停止以節糜費。又片請

旨飭江西循照前案，按月撥解漕折銀四萬兩，協濟徽甯餉需。又奏采訪忠義第九案，附奏烈婦焦王氏等彙案，請旌一片。李公續宜陳情疏入奉

旨賞假百日回籍，假滿仍出督師。以唐訓方署理安徽巡撫，袁

公甲三仍留督防臨淮。廣德州降眾叛亂洪容海率其黨一萬人自拔奔回甯國。二十九日公馳奏遵

旨查覆湖北撫臣嚴樹森被參各款一摺附奏遵

旨查覆江蘇巡撫薛煥被參各款一片。又因何桂清逮訊時呈出司道公稟請退守蘇州一節奉

旨飭將薛煥查文經等查明參辦。公具摺奏稱督撫權重由來已久司道以下承迎風旨不敢違拒若此類者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當以僚屬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跡定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爲權衡。附片奏廣德州降眾復叛現籌辦情形。賊之大股將併竄皖南而鮑超張運



蘭朱品隆等軍疾疫大作張運桂已病故左宗棠軍病者過半曾國荃金陵營中染病者亦逾萬數深恐羸卒不足以當強寇皆由臣以菲材妄竊高位上千鬼神之譴莫救厄運之災中夜以思不勝焦灼公每日以吏事軍事餉事文事分條分時以次清理定爲日課是月賊犯上海李公鴻章力戰破賊於七寶街洋兵克慈谿縣浙江官軍收復處州府左公宗棠擊賊於龍游縣大破之閏八月初四日定江西釐局章程是時釐金收數漸減公札飭各卡局委員比較每月收數以增減爲優劣十一日葬桐城儒士方東樹戴鈞衡蘇厚子等六人皆因亂未葬者并



爲立石以表其墓。十二日馳摺奏唐訓方暫署皖撫仍應駐紮臨淮接統袁甲三一軍使楚皖官軍聯爲一氣附片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甯國境內最甚金陵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蕪湖各軍亦皆厲疫繁興死亡相繼。鮑超一軍死者數千其猛將如黃慶伍華瀚等先後物故。鮑超張運蘭楊岳斌皆染病甚重。皖南道姚體備營務處甘晉則一病不起。天降大戾近世罕聞惡耗頻來心膽俱碎。若被賊匪撲犯戰守俱無把握甚至欲逃走以待再振而不可得。臣自度薄德菲材不足以挽厄運而支危局請旨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

數庶幾補救於萬一。臣斷不敢稍存推諉致誤戎機。奉
上諭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
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
艱難時會誠不易得。疊經寄諭總以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
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矧茲疾疫繁興各軍將士疫病
之餘詎忍重加督責。該大臣惟宜愈矢忠誠拊循加意使軍
心益固沴氣潛除。各營病疫將士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本應
明降諭旨慰勞誠以事關軍務或恐人心疑懼奸宄從而生
心賊人轉益張其兇焰。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當此艱
危時勢又益以疾疫流行將士摧折深虞隳士氣而長寇氛。



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所闕失。足以上干天和。惟當齋心默禱。以祈全消沴戾。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之方。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旣當其阨。賊中亦豈能獨無傳染。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懈也。欽此。公接奉此

旨。讀之泣下。十七日。專差奏皖南加廣學額。中額一摺。請獎徽州捐生一摺。報銷淮北課鹽一摺。二十日。蘇州賊大

股援金陵圍撲官軍營盤。賊結壘二百餘座，日夜環攻。公弟國基力戰禦之。鮑公超軍挫於新河莊，賊犯甯國府。鮑公入城拒守。二十三日，李公續宜啟行回籍。唐公訓方到任。二十四日，拜發。

萬壽賀摺。二十七日，馳摺奏陳。皖北一帶楚軍單薄，不能分撥。李續宜所部將領五人才位相埒，難相統馭。并陳明苗沛霖詭譎多端，不易言撫，惟赦其罪而不資其力，猶不失爲中策。附片奏報金陵甯國兩處軍營被賊大股撲犯，將領士卒皆爲病所苦，防守尙無把握。總由微臣德薄位尊，莫挽厄運之故，憂惶無已。又片奏臣軍前調黑龍江馬隊



二百餘員名隨同轉戰。屢有功績。因水土不宜。抱病者多。應資遣回旗。以資休息。是月。蔣公益澧軍至浙江。克復壽昌縣城。九月初一日。安徽藩司馬新貽奉

旨暫統臨淮官軍。初六日。甯國縣城失守。十二日。公馳奏彙報各路軍情。一摺。雨花台營壘賊以大股百道環攻。此金陵之可慮也。甯國之賊欲由間道上犯江西。此甯國之可慮也。小丹陽之賊由東壩拖過戰船。時圖出江衝斷江中糧路。此水師之可慮也。河南捻匪竄擾鄂境。有取道皖北回援金陵之說。而皖北各城空虛。深恐逆蹤闖入。此皖北之可慮也。現在調派各軍移緩就急。力圖挽救。惟皖北

地廣兵單現調提督成大吉一軍由三河尖馳赴英霍相機防剿仍請

敕下多隆阿迅速東還駐軍舒桐兼顧皖鄂兩省大局幸甚附片奏報甯國縣城失守徽州旌德兩城首當其衝唐義訓守徽州朱品隆守旌德兩處兵力皆單未知能堅守否又片奏江西省釐務數月以來解數寥寥藩司李桓總辦糧台兼管釐局經理不善已添委甘肅臬司劉于濤訪察商情署鹽道孫長紱專司月報整頓積弊臣統軍過多欠餉太久徒受攬江右利權之名究無濟蘇皖飢軍之實不能不力圖補救之法又片奏查明巢湖水師營官黃國堯於



咸豐八年在廬郡陣亡情形請從優議卹。時賊船過東壩者分布固城南漪諸湖欲衝出大江楊公岳斌力疾扼守金柱關公派陸軍數營往助防守。金陵之賊環雨花臺官軍營盤日夜猛攻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中擊下呼聲動地公弟國荃督軍苦守不退面受鎗子傷血流交頤仍裹創巡營以安眾心公弟貞幹駐營江干力戰以通餽運大營軍火賴以接濟與賊相持兼旬初五日擊賊破之十二日擊賊又破之攻撲之勢稍衰都興阿公派兵千八百人渡江助守公念湘軍疾疫之餘繼以大股逼犯恐局勢決裂日夕旁皇寢不安席者數旬而江西協餉多掣肘公

益憂之。十四日、公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公言此十二語、當守以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以此免於尤悔耳。十八日、水陸軍合擊賊於金柱關、大破之。二十一日、連擊破之、燬賊船幾盡。金陵之賊、開地道用火藥轟官軍壘壁、公弟國荃力戰拒破之、令軍士於營內掘隧以迎之、賊不得逞。李世忠攻賊於九洑洲、稟請分兵援金陵、公批札止之。二十七日、馳奏彙報軍情一摺、金陵甯國蕪湖金柱關戰守大概、并陳



明調度各軍有與前奏不符者視乎各路緩急之形。又奏采訪忠義第十案。附片奏宿州二郎山練總馬維敏喬元功結寨禦賊爲賊攻陷殉難者二千餘人請照陣亡例賜卹建祠以褒忠節。又奏績溪縣孝烈婦胡程氏請旌一片。是月李公鴻章克嘉定縣城賊復犯青浦李公大破賊於四江口滬防肅清。賊攻鎮江馮子材破賊於湯岡。多隆阿公督師入陝西。十月初五日公弟國荃擊賊大破之俘斬數萬。自閏月二十日以後賊三十餘萬圍撲營盤百計攻轟公弟國荃苦守四十六日至是大捷賊乃解圍竄江北。十一日唐公訓方啟行赴臨淮關袁公甲三回

籍。十二日公馳摺奏水陸官軍迭獲勝仗力保蕪湖金柱關要隘賊舟存畱無幾江介肅清陣亡副將郭明鼈請照提督例議卹將弁洪得勝王明元請卹又摺奏毛有銘一軍在潁州西路迭破捻圩毀其老巢仍回駐皖豫邊境附片奏報金陵撲營之賊解退蕪湖等處防守穩固前奏可慮者四端今三患稍舒所慮專在甯國一路若能支持一月新募之勇漸集或能力遏凶氛是日又具摺奏保鮑超一軍疊克青陽石埭等四城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奏保曾國荃一軍疊克太平蕪湖等各城隘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稱保案所開之員有隨後病故者不及查核



扣除俾逝者得獎榮以飾終生者亦觀感而圖報矣。鮑公超軍在甯國府賊擾灣沚斷其糧路公派陸軍由繁昌南陵護陸運以接濟之。賊攻旌德縣公咨商左公宗棠調所部王文瑞一軍援旌德。十七日賊大股攻撲九洑洲李世忠之營旋渡江北竄。十八日張公運蘭離營至安慶見公公令其買舟回籍養病其所部老湘營以總兵易開俊劉松山分領之。朱品隆等軍破賊於旌德十九日賊解圍去。湘軍在壽州正陽防守者時爲苗練所殺害僧王督師河南奏請撫苗以勦捻苗沛霖上書僧王極詆楚軍之失公察苗沛霖有意挑釁恐其沮壞大局也又

因皖北兵單、賊方北竄、調蔣凝學一軍移營而南。毛有銘、蕭慶衍等軍皆移駐廬州之境，以避苗練。卽以防皖境也。二十七日，馳摺奏縷陳金陵官軍苦守四十六日，力戰解圍情形。道員劉連捷等七十三員開單請獎。陣亡副將倪桂等二百七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金陵援賊雖退，傷亡將卒太多，甯國、旌德兩城同時喫緊，自金陵以至徽州地段太長，賊股太眾，皖北十餘城毫無準備，實恐潰敗決裂，盡隳前功。仍請

簡派大臣會辦諸務，稍分臣之責任。又片奏湘勇駐防壽州、正陽關，與苗練逼處太近，挑釁構怨，無有已時。刻下皖北正



苦無調防之兵。擬撤出蔣凝學一軍。並抽撥霍邱防兵。調防廬州。巢縣一帶。以遂苗練之私。以成僧格林沁急欲滅捻之志。是日。又具摺奏保張運蘭。朱品隆。唐義訓。戰守徽州。軍中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張運蘭因病回籍。請旨將易開俊。劉松山二員。授總兵。實缺。以資鈐束。又奏請展緩三省查閱營伍之期一摺。賊之竄江北者。攻和州。陷含山縣。二十八日。陷巢縣。公迺札畱新募淮勇之張樹聲。吳長慶等軍。暫緩赴滬。分守無爲州及廬江縣。調霍邱之湘軍駐防舒城。公弟國荃派軍回守西梁山。尋又派軍紮東梁山。廣德州賊竄。陷績溪縣。是月。浙東官軍會洋兵。

收復上虞、嵊縣、新昌三城。江忠潛補授安徽布政使。

十一月初一日，賊陷和州。初二日，唐義訓、王文瑞收復

績溪縣。初三日，旌德之賊竄擾太平、黟縣之境，直趨祁

門。初四日，賊圍涇縣，易開俊引軍入城守禦，卻之。初

七日，祁門縣失守。初八日，奉

上諭：江蘇布政使曾國荃著賞給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

綢袍料一件，白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曾貞幹

著加恩以知府用。欽此。初十日，唐義訓、王文瑞收復祁門

縣城，賊回竄石埭。十二日，公馳奏彙報軍情一摺。江北

含山、巢縣、和州失守，調度防剿，并陳明甯國各軍戰守情

形績溪旌德太平黟縣賊蹤奏稱秋冬以來羣盜如毛南
北環逼前奏請多隆阿移師東剿今則秦人方痛深水火
何敢瀆請惟請

飭貴州提督江忠義統率所部赴皖防剿大局幸甚附片奏報
祁門失守又片奏撤回蔣凝學一軍分防潁州霍邱兩處
調毛有銘蕭慶衍兩軍移駐舒城以防賊上竄是日又具
摺奏保水師疊克沿江城隘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摺奏
浙江省城失守時潰走之副將陳步高等訊明定擬十
八日公弟靖毅公貞幹卒於軍是日奉到以知府用之
旨。公出城巡視鹽河委弁勇修濠牆一百八十六丈核定工



程。十九日、水師破賊於三汊河。二十日、鮑超聞訃、丁憂。公以甯國軍情緊急、批令在營穿孝。二十一日、公出城巡視城濠。二十二日、聞靖毅公之卒、公哭之慟、派弁赴金陵迎護其喪。二十七日、馳奏欽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毛有銘、蕭慶衍之軍、由舒城拔營、取道巢湖之南、進攻運漕鎮。其一、李世忠軍於九汭洲、此次賊竄北岸、該提督亦屢接戰、有所斬擒。惟賊股太眾、未能堵截。其一、曾貞幹已於十八日病故。由臣德薄殃及手足、其蕪湖要地、畱防兵力尙厚。其一、洋將白齊文奉調赴援金陵、該將遷延不進、且毫無紀律、應由李鴻章嚴行懲辦。



其一查賊酋李秀成蹤跡。其一催李續宜銷假回營。凡六條。又奏旌德涇縣解圍。績溪祁門克復。一摺。奏保王文瑞王開琳等五員陣亡總兵胡太旂參將劉永勝游擊張仁興請卹。附片奏甯國一帶軍勢漸穩。鮑超丁母憂請毋庸開缺。改爲署理。又摺奏結金安清汪耀奎參案。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一案。附片奏定遠縣練總陳鼎需等殉難請卹。賊自金陵解退後。其一股復由東壩拖過戰船以圖出江。公所派水陸防軍破之於護駕墩。燬賊船二百餘號。鮑公超擊賊於馬頭鎮。楊柳鋪大破之。是月左公宗棠克復嚴州府城。李公鴻章克復常熟縣城。多隆阿公奉

旨授欽差大臣接受關防勝保革職逮問。十二月初五日石
埭賊竄陷青陽縣朱品隆棄旌德不守移剿青陽。初九
日靖毅公靈柩過安慶公出迎撫棺慟哭入城受弔。初
十日水師擊三汊河賊壘破之。蕭慶衍等會水師克運
漕鎮。公調蔣凝學一軍移駐舒城。十二日具摺奏遵
旨籌派水師將弁兵勇演習輪船火器奏保總兵蔡國祥堪以
統轄參將盛永清等七員堪以分領。又申明楚軍水勇難
以出洋輪船配用楚勇須堅守前議但用之於江面。又摺
奏賊由九洑洲分股上犯李世忠一軍堵戰獲勝情形請
敕下山西巡撫將應解月餉迅解該營以資接濟陣亡副將程



自有汪德喜知縣胡學詩請卹。附片奏報各路軍情。又片奏調道員隋藏珠回營當差。是日又具摺奏保李續宜所部成大吉、蕭慶衍等軍援勦潁州。霍卬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摺奏夏秋以來厲疫繁興。將土官吏嬰疾而殞命者殆以萬計。其中功績卓著者九十六員。名彙案開單請卹。張運桂、黃慶伍、華瀚、沈寶成、周成南五員功績尤多。請從祀湖南昭忠祠。附片奏伍華瀚之父文生伍宏鑑於咸豐四年在甯鄉陣亡。請卹。十三日奉到上諭。曾國藩一門忠義不避艱險。兄弟均在行間。爲國宣勞。深爲嘉悅。不料曾貞幹遽爾病故。覽奏曷勝悼惜等因。欽此。又

奉

上諭曾貞幹自赴江南軍營屢著戰功朝廷早欲擢用因曾國藩再三懇辭擬俟江甯克復後從優獎勵茲以力疾督戰積勞病故悼惜殊深雖未經曾國藩奏請給卹而曾貞幹係效力疆場戰功卓著之員著卽追贈按察使卽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以示優異欽此 十六日公作季弟墓志一篇 二十日靖毅公靈柩登舟回湘公行遣奠禮 毛有銘一軍進剿巢縣芙蓉嶺小挫 宣城縣屬之金寶圩爲賊所攻陷殺掠甚慘其練眾及難民之脫出者公給銀米以賑之編立營伍安置於蕪湖縣凡數千人 二十



一日公弟國荃擊賊於谷里村六郎橋破之。二十二日蕭慶衍擊賊於銅城關連破之。二十三日青陽之賊竄回石埭。二十四日具摺代弟國荃貞幹奏謝。

天恩。二十五日朱品隆軍收復青陽縣城。二十七日覆奏欽奉。

諭旨併案條陳一摺。其一壽州撤回湘軍以後苗練尙無據城以叛之迹正宜推誠相待無庸派兵戍守使反側者無以自安。其一李世忠驕亢任性目前無甚扞格將來或須示以檢制。其一楊岳斌軍守金柱關以防東壩賊船彭玉麟駐守裕溪口以防巢湖賊股戰爭方急不能移剗下游江

面其一洋人用兵其長處在器械精堅步武齊整其短處在口糧太重若使官軍學習其法恐未得其長而先圖增餉其一金陵賊勢方強未易言撫至其自拔來歸當禁約軍士不得妄加殺戮以導向化之路凡五條附片奏報水師攻三汊河陸軍克運漕鎮及金陵官軍勝仗皖南各路軍情又奏保湖南東征籌餉局出力官紳開單請獎一摺附片奏保江西補用道黃冕湖南署藩司惲世臨主持東征餉事尤爲出力請

旨優獎。是月賊又由東壩拖過戰船以窺蕪湖於是賊船過東壩者前後三起。是歲髮逆捻匪糾合大股迭犯湖北

之西北境。官文公調楚軍擊退全楚肅清。駱公秉章劉公蓉調派湘軍大破賊酋石達開於敘州之境。江公忠義剿匪於湖南廣西之境。毛公鴻賓檄調回湘募楚勇萬人以援皖。都統富明阿幫辦江北軍務。吳公棠署漕運總督。



曾文正公年譜卷九

癸同治二年公五十三歲。

正月公在安慶。初二日接奉年終

賞福字荷包錢銀食物等項再加

賞壽字一張。賊大股圍攻涇縣。易開俊等守禦卻之。初五日

鮑公超馳援涇縣。初六日擊賊大破之。初七日賊解圍去。

鮑公追擊破之。十二日馳摺奏克復運漕鎮進剿巢縣。

銅城閘接仗情形。陣亡總兵彭星占請優卹。將弁胡得勝。

劉義勝陳東祥謝齊偁呂鴻榜李春生請卹。附片奏報青

陽收復涇縣大捷。并接獲僞文蘇省大股有再犯江北上。



窺皖楚之說。又具摺奏謝弟貞幹

贈卹恩。附片奏保葉兆蘭委署皖南道缺。

二十七日馳摺詳

報鮑超一軍破賊於馬頭鎮楊柳鋪。進援涇縣大捷解圍。陣亡參將羅國才等六十七員。弁開單請卹。附片奏易開俊等保守涇縣情形。陣亡參將倪昌明等五十一員。弁開單請卹。又片奏甯國金寶圩被賊攻破。蕪湖金柱關防守難以鬆勁。九洑洲江面有賊船趕渡。臣當駛赴金陵察看前敵。是日又代奏江南提督李世忠自請褫職立功以贖勝保之罪一摺。二十八日公由安慶登舟啟行。二十九日泊池州。登岸攬視池州形勢。是月左公宗棠克復金

華紹興兩府城湯溪龍游蘭谿永康武義浦江桐廬各縣
浙東肅清。二月初一日賊犯金柱關水陸官軍擊破之。
賊逼近甯國府城劉松山守禦卻之。鮑公超克西河
賊壘擊賊大破之初二日擊賊連破之梅嶺馬家園小淮
窰麒麟山等處賊壘盡平甯國近城百里之地肅清。初
三日賊撲九洑洲李世忠營盤失陷賊渡江攻陷浦口城。
公舟泊蕪湖彭公玉麟來見公。初四日公登岸按視
蕪湖城守行泊金柱關楊公岳斌見公。初五日公舟泊
大勝關楊公岳斌從。水師攻克灣沚賊壘。初六日公
登陸駐雨花台大營與公弟國荃按行各壘傳見各將弁



慰勞之。十一日公還舟次。十二日馳奏查閱沿江各軍現抵金陵恭報近日軍情一摺。十五日奏謝年終恩賞一摺年終密考一摺學政加考一片。公坐舳舻板船探視九洲洲賊壘回舟泝江按視三汊河營壘。石埭之賊大股竄青陽鮑公超引軍援剿賊由建德竄擾江西彭澤鄱陽之境。太平縣賊竄入徽州境擾及黟縣祁門。十五日攻撲休甯縣城。又有浙江於潛昌化一股亦竄入徽境郡城戒嚴。左公宗棠派劉典一軍援徽州。十六日公舟泊烏江按視楊公岳斌水師老營扼守之處。賊大股撲犯金柱關官軍水陸合擊大破之於查家灣賊乃卻退。渡

江之賊陷江浦縣城。十八日公舟泊金柱關入小河巡視水陸各營。十九日行視東西梁山防軍營盤舟泊裕溪口。二十一日換小舟入自裕溪口按視運漕鎮無爲州軍營。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大江回舟次。二十七日舟次大通鎮馳奏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恭報近日軍情一摺附片奏陳。臣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攬南北之形勝察天人之徵應竊以爲可懼者數端可喜者亦數端江岸難民避居江心洲渚之上死亡枕籍蘇浙之田多未耕種賊無所掠食壹意圖竄江西窺皖浙已復之士恐其變爲流賊更難收拾李世忠心跡難信皆可懼之端也金陵之賊



糧源已竭賊居不耕之地其勢必窮無能久之理東南要隘多爲我有水陸軍將頗能和衷百姓仰戴

皇仁淪肌浹髓久困水火之中不聞怨咨之語此皆可喜之端也附片奏新授安徽臬司萬啟琛請暫緩入都

陛見又具摺彙報水陸各軍陣亡傷亡病故員弁一百八十九名開單請卹附片奏前祁門縣知縣唐治咸豐四年在任死節請建祠祁門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二案附片奏舒城練總韋斌殉難請卹并該團男婦等百四十七人。二十八日公回至安慶公舟往來江中見洲渚之上皆難民所聚編葺葦茅以爲廬一不戒於火延燒數里相率露處

呼號求救之聲至不忍聞。公以賊蹤蹂躪各處無可安置之地。因札善後局委員議賑卹之。是月僧王擒捻酋張落行斬之。劉公長佑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航海以北達於畿疆。三月初二日賊自江浦上犯圍毛有銘。劉連捷兩軍於石澗埠。公弟國荃派道員彭毓橘等領軍三千餘人上援無爲州。沈公葆楨調派江西各軍扼守景德鎮、樂平縣等處防剿。徽池竄賊派委同知王沐領軍進援徽州。初八日公急調鮑超一軍渡江而北援石澗埠。初十日蕪湖水陸各軍克黃池賊壘。十一日悉收內河要隘。毀賊舟淨盡。賊遁走金寶圩、溧水、丹陽一帶。金柱



關防務解嚴。劉典、王文瑞、王沐會擊賊於徽州休甯境，大破之。十二日，馳摺奏鮑超一軍大獲勝仗，攻克甯國、近城諸要隘，陣亡參將李芳菲等二十六員，弁開單請卹。又摺奏賊渡九汊洲，李世忠營盤及浦口、江浦兩城失陷，請將李世忠革職，不准畱營，并自請交部嚴議，附片鈔呈。李世忠咨文二道，并稱李世忠前此曾立功績，此次力竭戰敗，亦足以雪物議，謂其通賊之誣，恐其懷疑生怨，激成他變，仍求明降。

諭旨：示以寬大，毋庸革職，仍准畱營，獎其前功，責其後效，則恩出於朝廷，而怨歸於臣等，彼必感激圖報，不生疑貳。又片報

皖南皖北近日軍情。奏稱江之南岸徽州與江西同警江之北岸下游與上游同警。調度無方。實深憂灼。又奏保王吉彭楚漢周惠堂譚勝達四員堪勝水師總兵之任一摺。疏入奉

上諭李世忠著加恩撤去幫辦軍務。免其革職。以示薄懲。欽此。十七日蕭慶衍彭毓橘毛有銘劉連捷合擊賊於石澗埠大破之。劉典王文瑞王沐克黟縣城。十八日苗沛霖復叛。引其黨圍攻壽州。知州毛維翼堅守。十九日賊大股圍攻廬江縣。二十一日賊圍攻舒城縣。蔣凝學禦卻之。二十二日朱品隆攻石埭之賊破之。髮捻大股



由湖北下竄圍攻桐城縣提督周寬世禦卻之。賊竄孔城鎮合併大股竄六安州。二十四日賊圍六安州。二十五日劉公典擊賊於徽州破之。徽境肅清賊悉竄歸浙江。江西之賊擾及浮梁沈公葆楨調回王沐一軍剿之。二十七日馳摺詳報蕪湖金柱關水陸各軍累月苦戰情形陣亡游擊姜固國等三十六員弁開單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皖北湖北賊勢軍情。該逆蓄謀甚狡無非欲掣動官軍之勢以解金陵之圍。苗練叛迹大露事變迭生憂憤何極。又摺奏揀調良員畱皖補用并請本科新進士卽用知縣一班多發數員來皖以資差委。附片奏保代理無爲

州知州穆其琛堅忍鎮定保守危城厥功甚偉請卽補該州實缺。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三案。是月李公鴻章克太倉州城。公弟國荃奉

旨補授浙江巡撫左公宗棠奉

旨升授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萬啟琛授江蘇藩司馬新貽授安徽臬司郭嵩燾授兩淮運司。李公鴻章奏陳公弟貞幹戰績奉到

上諭曾貞幹著加恩照二品例議卹并准其子諡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仍宣付史館特予立傳以彰忠盡。欽此。四月公調鮑超劉連捷等軍援六安初二日賊解圍東竄。



鮑公引軍追擊之。初七日鮑公超等陸軍彭公玉麟等水師會克東關賊壘。初十日克銅城關。十二日馳摺奏石澗埠廬江桐城舒城六安州先後解圍情形。隨摺奏保劉連捷毛有銘等六員陣亡參將黃仁親等十一員弁請卹。附片報近日軍情。奏稱徽郡防兵單薄。是臣布置最疏之處。賊之竄鄱陽者逼近浮梁江西之門戶可慮。皖北並賊悉數東趨。并未西犯鄂疆。即屬大局之幸。現檄鮑超等進兵追擊。檄調蔣凝學毛有銘成大吉等會師壽州共討苗黨。是日又具摺奏江楚各省本淮鹽引地被鄰私侵佔日久非一蹴所能規復。察核現在情形暫難改辦官運。又

片奏在籍侍講呂錦文在甯國辦理團防捐輸被參各款查明覆奏。又奏采訪忠義第十四案。時都統富明阿駐軍江北。派委知府杜文瀾試辦官運淮鹽行銷於楚岸。十八日。易開俊擊賊於涇縣。破之。朱品隆擊賊於青陽。破之。二十二日。具摺奏謝。

天恩臣弟國荃補授浙江巡撫。兄弟均當大任。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請開浙撫一缺。以藩司效力行閒。附奏新授江蘇藩司萬啟琛呈請開缺一摺。又以弟貞幹奉

旨加銜議卹。子謐建祠專奏謝。

天恩一摺。鮑公超等軍克復巢縣城。公派李榕一軍渡江。



而南援池州。二十三日克建德縣城。二十四日鮑公超等軍克含山縣城。進克和州城。皖北之賊全退。二十七日馳摺奏水陸官軍會克東關銅城閘兩隘。陣亡勇弁彭勝華、曾彩雲、胡德雲、石太和、請卹。附片奏報軍情。稱兵事遲鈍。半由餉需奇絀。鮑超、毛有銘兩軍均有餉匱逃散之事。臣治軍九年。不敢輕上請餉之奏。不欲以危詞上煩聖聽。又不欲以苦語渙散軍心。茲因有勇丁逃潰之案。不得不據實密陳。請於九江洋稅項下。月撥銀三萬兩。以濟皖餉。并請

特派大員來南。稍分臣之責任。是日又具摺奏保雨花台解圍

案內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新授雲南迤東道黃冕現辦東征籌餉局務請緩赴任并擬調該道來營面商准鹽事例與運使郭嵩燾會籌鹺政。又片奏鳳臺縣知縣蔡鶚被苗練戕害請卹。公之初任兩江也。奏撥江西漕折銀兩以供徽甯防軍之餉。至是沈公葆楨奏畱供江西本省防軍經戶部議准。公既失此鉅款於是籌餉之請詞氣迫切而請

簡大臣以分責任之疏已三上矣。公弟國荃攻破雨花臺賊壘及金陵南門外石壘共十座皆堅壘也。調彭毓橘一軍回金陵大營。壽州知州毛維翼固守州城兵少糧盡堅



守不懈。毛有銘、蔣凝學兩軍赴援，營於九里溝，阻於捻匪，未能進。皖南之地，經亂最久，人相食者數月。公聞之，愀然自咎，常曰：亂世而當大任，人生之至不幸也。是月，李公鴻章克崑山縣城。駱公秉章擒賊酋石達開，斬之。粵逆自永安州起事，始封之五僞王者，至是盡斃矣。五月初三日，易開俊擊賊於涇縣，破之。初五日，江北之賊由九袱洲渡江而南。公調成大吉、周寬世兩軍進援壽州。調李朝斌領水師赴上海，騰出黃翼升水軍，泝江入淮，以爲臨淮官軍之助。初七日，李榕軍援勦湖口縣。初十日，李朝斌水師東下浦口，扼截渡江之賊，賊大半不能渡。

楊公岳斌以水師入浦口收復江浦縣城。鮑公超、劉連捷等陸軍沿江追剿，與水師夾擊賊之未渡者，殲焉。伏尸數萬，江北肅清。十二日，馳摺奏報金陵官軍攻克雨花臺、偽城及聚寶門外諸石壘。隨摺奏保總兵李臣典、晏澧、周等八員。又奏報水陸會克巢縣、含山、和州三城。隨摺奏保成發、卞彭毓、橋蕭慶衍等十員。陣亡參將陳邦榮等十二員。弁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軍情。壽州危急，調派水陸官軍援剿，勢恐不及。十三日，公弟國荃、楊公岳斌、彭公玉麟、水陸會克下關、草鞋夾、燕子磯賊壘。李朝斌、成發、翔、劉連捷等軍攻九洑洲賊壘，力戰大破之，殺賊二萬人。



弁勇傷亡者亦二千人。十五日攻克九洑洲。江面賊踪淨盡。鮑公超等陸軍渡江會攻金陵。公自奉肅清江面之旨。拊造舟師。至是十載全功乃竟。長江上下一律肅清。公由安慶發銀一萬兩犒賞是役將卒。蕪湖陸軍吳坤修等擊賊破之。進收金寶圩。易開俊、劉松山擊賊於涇縣。連破之。十八日。公弟國荃攻長干橋賊壘。破之。二十三日。朱品隆擊賊於青陽。連破之。二十六日。劉典、王文瑞會江西官軍擊賊於陶溪。渡破之。景德鎮、鄱陽縣肅清。賊併歸湖口。二十七日。馳摺奏水陸各軍會克江浦、浦口、草駝夾、燕子磯諸城壘。力破九洑洲一關。江面一律肅清。隨

摺奏保總兵喻俊明、丁泗濱等二十六員陣亡副將鄔桂芳、胡俊友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及壽州軍情。金陵城大賊眾合圍，不易，必須嚴斷接濟賊糧之船。請

敕下總理衙門照會西洋各國，不得於金陵城外停泊輪船。又摺奏鮑超一軍克甯國府與涇縣，西河勝仗出力員弁三案，併保開單請獎。又摺奏保毛有銘一軍迭破潁西捻圩，會克運漕鎮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舉劾江西釐局委員。江公忠義領楚勇至江西，由九江渡軍進剿湖口。是月，公與李公鴻章會奏請

旨核減蘇州、松江兩府太倉州浮糧。六月初二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奏爲伊弟國荃懇辭巡撫恩命並曾國荃奏懇收
回成命以開缺藩司專辦軍務各一摺該大臣等受寵若驚
固辭恩命洵屬至誠而朝廷懋賞懋官權衡悉當現在軍事
方亟時局孔艱凡在臣工正宜黽勉效忠共期宏濟該大臣
惟當督率曾國荃忠誠報國以副委任正不必瀆辭朝命也
欽此。公子紀澤來安慶省公。江西官軍韓進春挫於
洋塘湖口賊勢復張江公忠義與李榕軍力擊之賊稍戢。
鮑公超攻鍾山賊壘破之回駐江干軍人多病未能進
剿。初四日苗練陷壽州知州毛公維翼死之成大吉駐
守三河尖周寬世毛有銘等退守六安州境。十二日馳

摺奏金陵圍師布置情形壽州失陷現圖補救之法知州毛維翼亮節孤忠請

旨追贈道員從優議卹。臣調度各軍顧此失彼請交部嚴加議處。道員蔣凝學提督成大吉赴救不力請撤去升銜勇號以示懲儆。又具摺奏請裁南洋通商大臣一缺交各省督撫兼理華洋交涉事件。附片奏委員採買口外戰馬二千四百匹請

敕兵部查驗免稅放行。十六日石埭賊竄陷黟縣。十八日劉公典等軍收復黟縣賊退歸石埭。十九日江公忠義與李榕軍擊賊於堅山破之。二十二日專摺奏采訪忠義



第十五案附片奏歙縣殉難紳士程枚功請卹并其家屬
十八。二十七日馳奏彙報各路軍情一摺金陵城下暫
難合圍皖南江西濱江濱湖一片逆氛苗逆既破壽州圍
攻蒙城益急鞭長莫及徒深憂灼附片奏馬新貽遠在蒙
城勢方危急其安徽臬司印務委萬啟琛暫行署理。是
月李公鴻章克吳江縣城。毛公鴻賓升授兩廣總督奏
調張運蘭募勇赴粵。七月初三日江公忠義等軍攻賊
於湖口之文橋克之賊濱江下竄江西全境肅清。郭公
嵩燾奉

旨賞三品頂戴署廣東巡撫李榕補授浙江鹽運使司。初八

日公弟國荃克印子山賊壘。十二日馳奏彙報各路軍情一摺。其一羣賊援救金陵則蘇常等處或有可乘之機。其一張運蘭奉調入粵原部老湘營現分守甯國府涇縣兩城最要之地未可掣動應令該臬司另募新勇。其一太平石埭之賊踰嶺竄入黟縣王文瑞一戰克之勦辦極速。其一江忠義李榕兩軍勦平湖口之賊卽令由皖南進取東壩。其一李世忠一軍近頗愧悟斂抑其與苗逆積怨甚深若坦然相處當不至別生枝節。其一周寬世蔣凝學成大吉毛有銘各軍防守要害難以掣動此外實無勁旅可援蒙城凡六條附片奏黃翼升水師赴援臨淮應令李朝



斌接署江南提督印務。又片奏陝西巡撫英棨奏請籌撥
陝省餉鹽一案。現在苗逆叛亂。淮河梗阻。鹽無可運之道。
請無庸置議。又奏采訪忠義第十六案。歙縣殉難紳士汪
士勳請卹并其家屬。十七日。吳公坤修擊賊於雙斗門。
破之。二十日。賊由江西下竄。者大股圍攻青陽縣。朱品
隆力疾督軍苦守。二十七日。馳摺奏報湖口各軍疊挫
賊鋒。會克文橋賊巢。羣賊遁走。陣亡將弁張儀卿等十三
名。請卹。附片奏報金陵蕪湖青陽軍情及淮甸水陸布置
情形。又具摺奏保蕪湖金柱關水陸防守攻克灣沚黃池
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江西茶商照辦落地稅。又奏

參廬江知縣吳燮和革職一摺。三十日、公弟國荃攻上方橋賊壘克之。是月李公鴻章攻克太湖賊營進軍蘇州。袁端敏公甲三卒於家。公編錄訓詁小記雅訓雜記每日記錄數則以爲常課。八月十一日、易開俊劉松山擊賊於涇縣破之。十二日、馳奏疊奉

諭旨覆陳一摺。奏稱近淮諸軍扼要防守難以調動。皖南各軍援剿方亟不能調赴淮上。李世忠一軍調以剿苗亦不可恃。俟皖南軍勢稍鬆當另籌勁旅馳往臨淮會剿。附片奏查獲武職周瑞知縣賈連城勾通苗逆請革職訊辦。公弟國荃攻江東橋賊壘克之。十八日、賊襲攻甯國府劉



松山白涇縣回援破之。公調鮑超一軍由金陵上援青陽。二十四日易開俊擊賊於涇縣破之。二十七日馳摺奏報金陵陸軍攻克上方橋江東橋諸堅壘一律毀平。附片奏報青陽涇縣等處軍情目下皖南羣盜如毛幾與去年冬月相似。壽州苗黨凶燄復熾。周寬世成大吉。蔣凝學毛有銘等勢鈞力敵不相統屬。李續宜病勢日深。暫難東下。深恐軍志不齊貽誤大局。請

旨飭降調道員金國琛馳赴皖北軍營綜理周寬世等四軍營務處必能調護聯絡無渙散之虞。又片奏上年奏派委員經理廣東釐金仍應調回各原省當差候補知縣丁日昌

等調回皖營仍請酌予保獎。朱品隆苦守青陽縣城凡三十八日。江公忠義一軍所部道員席寶田一軍李榕一軍先後赴援擊賊大破之殺賊萬人賊解去併歸石埭太平一帶。自江面梗阻以來湖南北借食川鹽粵鹽江西借食浙鹽兩淮引地皆失至是江面肅清公乃咨謀於諳悉鹽務之委員杜文瀾等議復舊日引地先行試辦官運淮鹽行銷於江西一岸核定西岸票鹽章程招商領運。是月李公鴻章分軍克江陰縣城左公宗棠克富陽縣城調劉典王文瑞引軍回浙進攻杭州唐公訓方奉旨總統皖北各軍劉公蓉授陝西巡撫。九月初八日易開俊



擊賊於涇縣破之。十二日馳摺奏朱品隆苦守青陽援師大捷立解城圍陣亡將弁李殿華許和山等十六員弁請卹江忠義李榕朱品隆席寶田等開單保獎附片奏報蒙城文報漸通可期解圍劉典回浙徽州防兵單弱鮑超軍至南陵進規東壩江忠義等分兵以攻石埭太平之賊但使皖南各股悉數驅除則軍勢順矣。十九日公弟國荃分軍克博望鎮賊壘盡平之。二十二日具摺奏陳京倉需米甚殷遵照部議悉心妥籌并詳陳近年事勢不得仍拘成例擬將漕運鹽引二大政變通辦理附片奏請將道員黃冕畱於蘇皖經理漕政鹽務又片報皖鄂軍情維

時黃冕至安慶見公、稟請於皖省設立米鹽互市一局。招湖南米商運米至皖，由皖設法運至上海，以達於天津。招兩淮鹽商運鹽至皖，與楚中米商交易而退。是爲鹽漕二政變通之法。旣而不果行。二十四日，公弟國荃攻克上方門、高橋門、土山、方山、七寶橋等處賊壘，凡二十餘座。二十五日，進克中和橋賊壘。二十七日，馳摺奏報甯國、涇縣防軍迭獲勝仗，陣亡勇弁鄧光武、雷國英，請卹。又摺奏訊結已革總兵黃彬被參一案。公弟國荃克秣陵關、僞城，於是金陵西南、東南兩面往來之路已斷。官軍漸以合圍。是月奉到。

文宗御製詩文集二十八日專摺奏謝

天恩。石埭賊目古隆賢率眾投誠官軍收復石埭太平二城。

易開俊收復旌德縣城。彭公玉麟水師克水陽新河莊。

等處賊壘。二十九日歐陽夫人率眷屬到署。是月捻

匪竄擾湖北德安蘄黃之境官文公調成大吉石清吉兩

軍赴鄂援剿。十月初一日彭公玉麟水師克滄溪長樂

鎮賊壘。初二日收復高淳縣城。初三日易開俊收復甯

國縣。蔣凝學成大吉收復潁上縣。初六日公弟國荃

攻金陵城東賊卡五處賊壘二十餘座悉破平之。初七

日鮑公超會水師克東壩。十二日馳摺奏金陵陸師壘



克東南沿河八隘并復秣陵關僞城漸成合圍之局。又摺奏賊眾就撫收復石埭太平旌德三城請將降人古隆賢賞給虛銜頂戴。附片奏報淮上軍情。皖南水陸官軍攻克東壩。得此要隘。皖南可冀肅清。金陵蘇州攻剿之事較有把握。又片奏查明石埭太平旌德甯國四縣前後失陷原委。又摺奏保金陵一軍迭克城隘出力員弁六案并保開單請獎。鮑公超軍克建平縣收復溧水縣。派營官宋國永招撫廣德州賊未下。江公忠義引軍回駐江西饒州境。十五日。公弟國荃領蕭慶衍等軍扼紫孝陵衛。僧王軍至淮北。苗沛霖眾潰走。死蒙城。解圍練黨瓦解。唐公訓方



收復淮南各城邑。公核定楚岸皖岸票鹽章程刊發委
員招商辦運。二十七日馳摺奏水陸官軍勦撫兼施疊
復水陽東壩等要隘高淳溧水甯國建平四縣現派鮑超
扼守東壩調各軍分守城隘請將就撫之張勝祿等三人
賞給虛銜頂戴附片報提督王明山丁憂回籍。是日又具摺
密陳彭玉麟戰績并奏保金陵大營將領李臣典等四員
請補提鎮實缺。皖南經亂凋殘特甚收復後公亟派員
散賑貧民每縣籌銀數千兩採買耕牛籽種頒給鄉農民
大感悅流亡漸復。是月李公鴻章克復蘇州省城公奉
旨交部從優議敘。李勇毅公續宜卒於家。江忠濬調四川

布政使。十一月初五日、金陵官軍治地道轟城未克。十二日、具摺彙奏李世忠一軍迭破苗逆各圩、會克懷遠縣、請開復革職處分。附片奏報金陵城東百餘里內一律肅清、賊之糧路已斷、長淮一帶、潁上、正陽、壽州、下蔡均已收復。又摺奏保肅清皖北水陸出力員弁四案、併保開單請獎。又代奏提督楊岳斌請回籍養親一摺。又具摺奏保員外郎范泰亨、御史周學濬、知府陳濬、孫衣言、同知李鴻裔、知縣鄧瑤、涂宗瀛、黎庶昌、訓導向師棟九員、皆學行修飭、可備任使。是日奉到

上諭、兵部侍郎彭玉麟著加恩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欽此。從



公奏也。十三日金陵城賊出撲營公弟國荃擊破之。十六日賊於城外修築營壘又擊破之。賊大股犯建平禦水二城官軍守禦卻之。公日課於晡後披閱詩古文詞讀誦經子一卷。時讀孟子書分四條編記。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節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二十七日具摺彙奏水陸陣亡傷亡在營病故員弁凡八百四十三員名。開單請卹。周萬倬曾正明二員請從祀湖南昭忠祠。又摺奏安徽撫臣李續宜病故錄其臨終遺書呈覽以明忠憤悱惻之忱。附片奏報賊酋李秀成自蘇州逸出已入金陵官軍攻城獲勝二次并調派各軍嚴防江西邊境。

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七案。附片奏定遠縣人陳鼎需合族殉難男婦七十六人。彙請分別旌卹。二十八日接見安慶所屬各邑新入學生員七百餘名。是月李公鴻章克無錫縣城。分軍入浙江境。克平湖嘉善海鹽等縣。十二月初二日建多寶倉積貯穀米。核定斂散章程。初十日核定皖南開墾荒田章程。十二日馳奏疊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查明李世忠在壽州下蔡與提督陳國瑞爭功構釁之案。其一查明蔣凝學收復正陽關時與副將康錦文兵勇開礮誤傷之案。其一賊之大股分屯梅渚。意在奪關上竄。鮑超力扼東壩。暫不能進。取以合金陵。



之圍。其一、周寬世軍調回安慶防守。毛有銘軍移駐皖南。作游擊之師。成大吉。石清吉兩軍現赴鄂省。或能撥赴陝西。應由官文調度。凡四條。又摺奏保江西肅清青陽解圍。在事出力員弁彙單請獎。附片奏陳明李世忠近日情狀。二十日。委員蔡國祥新造小輪船一號。成公登船試行江面。二十七日。拜摺奏謝。

天恩交部優敘。并奏陳近日軍情。賊之大股圖犯江西。已飛咨左宗棠、沈葆楨併力扼守。以保上游完善之區。金陵賊氣尚固。一時恐難速克。又摺奏保攻克九洑洲。肅清江面。水師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總兵喻吉三請加提督銜。

簡授實缺。又摺奏訊明周瑞賈連城通苗一案。查無實據。應請
無庸置議。是月江誠恪公忠義卒於軍。唐公訓方經僧
王奏參奉

旨以藩司降補。喬公松年補授安徽巡撫。

甲子同治三年公五十四歲。

正月公在安慶。初六日賊由甯國縣上竄陷績溪縣。初
九日唐義訓引軍收復績溪。追賊於歙縣南境破之。賊竄
遂安開化之境。勢趨江西。十二日奏規復淮南鹽務一
摺。奏稱江路肅清。運道暢行無阻。所有楚西各岸力圖整
理。而籌辦之難有二大端。一則鄰私浸灌太久。積重難返。



不能驟禁。一則釐卡設立太多，諸軍仰食，不能概裁。按今日時勢，仿昔年成法，惟有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實力講求，行之以漸，期於課餉兩有裨益。附片奏報近日軍情。金陵城賊爲負隅死守之謀，其一股由甯國竄績溪，意在衝過徽州直上江西。又摺奏訊結貪鄙營私之將弁張祿等，請革職永不敘用。時蘇浙田荒未耕已久，官軍攻剿收復大半，賊飢無所得食，乃突竄徽浙之交，就食於江西。十七日，賊大股續竄績溪，與遂安股匪分擾婺源、玉山，遂竄廣豐、鉛山一帶。廣饒撫建皆爲戒嚴。二十一日，公弟國荃攻克鍾山石壘，僞號天保城，遂調派各軍分扼太平。

門神策門城圍乃合。二十七日馳摺奏賊陷績溪旋經收復。毛有銘一軍由安慶渡江計可抵徽。沈葆楨所派席寶田韓進春兩軍亦可到防。飭各軍扼要防堵力保江西藩籬。附片奏江南藩司萬啟琛應赴江北督辦糧台。安徽臬司英翰駐蒙宿一帶襄辦剿捻。請催馬新貽赴藩司任委。何璟署臬司一缺。附片奏陳李世忠近日情形已交出五河縣城。撤遣所部弁勇發給餉鹽資以回籍。不至再有滋擾。又片奏江楚米價翔貴。本屆湖南漕米請仍解折色到部就近採辦以歸簡易。二十八日專奏恭謝年終恩賞一摺。年終密考一摺。學政聲名一片。是月李公鴻章克

宜興縣城左公宗棠克桐鄉縣城都興阿公奉

旨移防綏遠城

詔公揀派得力之員接統其軍。河南髮捻股匪竄擾湖北之境。二月初三日核定江甯七屬揚州儀徵等處鹽務章程。初九日席寶田收復金谿縣城。十二日馳摺奏金陵官軍攻克鍾山僞城遂合城圍賊之外援將絕糧米無多。唯是圍師不滿五萬分布九十餘里而賊眾數十萬深有窮寇奔突之虞。附片奏浙境股匪覓食偷生銳意上竄絕不返顧勢將蔓延江西腹地。窺伺撫建兩郡。溧陽老巢新爲蘇軍所破其黨歸併湖州。目下湖州賊數極多若竄江



西毫無阻隔防兵單薄勢實可虞又片奏臣所部各軍添募益多將材益少類皆樸謹自守之員實乏統率一路之選其都興阿所部一軍請

特簡大員接統其水師紅單船等即由臣兼轄酌量裁撤以節糜費十五日喬公松年至安慶見公接受巡撫關防出防臨淮賊退出廣德州城併入湖州鮑公超進軍攻句容江西之賊竄擾撫建各屬邑十八日席寶田破賊於建昌城外十九日李世忠委其部將王廷瑞陳自明二員到安慶稟請交出各城遣散所部以三月爲期公獎慰而遣之二十七日具摺奏籌議江蘇安徽等省綠營額



兵經亂之後散亡殆盡已潰之卒不准收伍孱弱之兵卽予裁撤并目出缺停緩敘補統俟軍事大定乃復舊制庶幾兵歸實用餉不虛糜又摺奏湖北防務正殷提督江長貴請飭赴本任附片奏金陵城賊放出老弱婦女萬餘人爲節省米糧之計湖州羣匪麇集皆思上犯江西以覓生路江西撫建股匪人數實眾請

飭下閩粵兩湖一體嚴防免致變成流寇又煩兵力江忠義舊部交江忠朝統帶又片奏遵

旨提訊江西知縣石昌猷一案派委刑部郎中孫尙絨會審又片奏保道員忠廉署理兩淮鹽運使堪以勝任又片奏李

世忠呈請刻期遣散滁州等處兵勇酌畱千餘人交總兵陳自明統帶。又與沈公葆楨會奏查參江西釐金委員萬永熙革職。是月李公鴻章分軍克溧陽縣城。又克浙江嘉興府城。程忠烈公學啟受傷旋卒於蘇州。程公初陷賊中投誠。後經公弟國荃拔擢立功。蘇省之復戰功爲多。

左公宗棠攻克杭州省城。餘杭縣城賊併入湖州。踞守不下。都興阿公領馬隊北上。富明阿公署江甯將軍接辦揚州防務。派軍渡江會馮子材之軍進攻丹陽。三月初五日。鮑公超攻破三壘賊卡。初七日克句容縣城。初九日克寶堰賊壘五座。周寬世軍中營官楊復成侵吞軍餉。



公親提訊得實於軍前斬之。江西賊勢日眾。沈公葆楨奏請截留江西釐金專充本省之餉。戶部議准。公接戶部咨文深憂之。十二日馳摺奏江西牙釐仍應歸臣處經收以竟金陵將蕝之功。附片奏報軍情金陵城賊堅忍不下。句容克復。賊之外援將盡。江西之賊擾犯南豐新城廣昌之境。又摺奏結水師巡江釀命一案。又奏采訪忠義第十八案。十三日浙江之賊續竄徽州。唐義訓毛有銘擊賊小挫。十四日賊撲徽州城。官軍擊卻之。十五日奉到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勦賊。節制東南數省。盡心區畫。地方以次削平。舉賢任能。克資羣力。著交部從優。

議敘。欽此。是歲京察行省督撫奉優敘之

旨者曰官文公曰駱公秉章曰左公宗棠曰李公鴻章凡五人。十七日唐義訓毛有銘兩軍擊賊於楊村官軍大挫賊勢日熾大股竄婺源入江西境公調朱品隆軍馳援徽州調鮑超軍回東壩調周寬世金國琛兩軍渡江進駐饒州之境。二十日鮑公超收復金壇縣城。公既上江西牙釐一疏詞氣抗厲於是沈公葆楨亦奏請開缺。詔慰畱之。戶部議以江西牙釐之半撥歸金陵皖南大營以其半畱供本省之餉。公以是時金陵未克江西流寇復盛統軍甚多需餉甚鉅既恐餉匱以致軍事決裂又以握兵符



掌利權爲時所忌。遂有功遂身退之志矣。二十五日。馳摺奏鮑超一軍克句容縣。生擒二酋。毀五賊壘。隨摺奏保總兵馮標。譚勝達。唐仁廉等二十員陣亡。知府田芬。參將陽茂泰等六員請卹。附片奏徽州軍敗。遍地賊氛。前隊已竄江西。續至者絡繹不絕。金陵圍師責成曾國荃。經理儻堅城幸克。卽由曾國荃。彭玉麟。楊岳斌三銜馳奏。大概以慰

聖懷。陝西漢中髮捻各匪竄犯鄂豫之境。圖解金陵之圍。江面上下皆宜籌防。又片奏身患嘔吐眩暈之證。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又片奏降補藩司唐訓方請假回籍省墓。又片奏

浙江鹽運使李榕暫緩赴任。畱營剿賊。又奏楊復成正法一摺。二十七日專摺奏謝京察優敘。

恩。是日奉到。

寄諭總理衙門奏撥輪船經費改解京師一款。爲銀五十萬兩。有奇。先行撥解金陵軍營以資散放。二十八日核定准北票鹽章程。是月左公宗棠克武康。德清石門三縣城。江西官軍克新城縣城。賊竄入福建邊境。陝西髮逆合捻匪竄湖北。成大吉擊賊於樊城。破之。賊竄河南境。西安將軍忠勇公多隆阿卒於盩厔營次。四月初三日設立書局。定刊書章程。江南浙江自宋以來爲文學之邦。士紳



家多藏書其鏤板甚精緻經兵燹後書籍蕩然公招徠剗
刷之工在安慶設局以次刊刻經史各種延請績學之士
汪士鐸莫友芝劉毓松張文虎等分任校勘初九日彭
公玉麟過安慶見公旋赴九江防守十二日馳奏徽州
防軍挫失未能遏賊西竄自請交部嚴加議處唐義訓毛
有銘分別革降陣亡將弁金茂榮李祖祥等十三員名請
卹又摺奏鮑超一軍克復金壇隨摺奏保游擊張遇春一
員陣亡將弁鮑昌齡宋連陞王正禮請卹又摺奏江北一
律肅清提督李世忠遣散部眾次第交出全椒天長來安
滁州六合五城呈請開缺回籍葬親懇

恩准予開缺回籍保全令名。所遺江南提督一缺懇迅

賜簡放以重職守。附片奏接准戶部文稱湖北湖南四川江西

廣東江蘇每月協供臣營之餉爲數甚鉅。查核湖南一省

除東征局半釐外無有奏定協解之款。去夏奏撥江西洋

稅旋即退還。廣東釐金係臣所最抱疚之端。然本年僅解

過九萬兩。江蘇釐金係臣職分應籌之餉。本年亦僅解過

三萬兩。四川湖北兩省則並無協解臣臺之款。戶部所指

六省供餉不知以何處奏咨爲據。遂疑臣廣攬利權。收支

巨款。臣以庸愚謬當重任。局勢過大。頭緒太多。論兵則已

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萬一竭蹶顛覆。亦何

能當此重咎懇

恩飭將皖北軍餉責成喬松年吳棠富明阿共籌之其蕭慶衍毛有銘等數軍原支鄂餉請

飭下官文嚴樹森一力供支俾臣得少減謀餉憂灼之情不勝大幸。又片奏報軍情金陵一軍開地道以攻城傷亡弁勇近三千人。此時惟有嚴圍猛攻力禁接濟之法。江西續竄入之賊。又將延擾腹地。髮捻巨股突過隨。棗意在假道皖鄂東援金陵。彭玉麟現赴上游防扼江面。惟皖北兵單空虛可慮。又片奏江西南康知縣石昌猷供詞支吾。請革職以憑嚴訊。十四日丹陽之賊上竄。鮑公超截擊大破之。



編藏

常州之賊竄至徽州境唐義訓毛有銘金國琛截擊破之餘匪竄江西。十九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徽軍挫失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又奉

上諭江南提督著李朝斌補授江南水師提督著黃翼升補授江南淮揚鎮總兵員缺著陽利見補授。欽此。二十七日馳摺奏報鮑超截擊丹陽之賊大勝。又奏蘇賊續竄徽州官軍擊勦獲勝擒斬解散過其大半。附片奏稱蘇浙羣賊由徽上竄者約分六起。第一起現踞江西之南豐分竄福建汀州之境。第二起延擾於鉛山湖坊等處。第三起攻撲撫



州退踞許灣。第四起則爲徽軍所敗。入江境者人數無多。而廣德湖州各賊酋尙有二起。圖犯徽境。併入江西。目下軍情以江西爲最重。又摺奏請展緩江南本科鄉試。附片奏陳。臣於上月請假。現已期滿。病勢未能遽痊。惟湖北賊勢下竄金陵。圍師江西。羣賊均在危疑震撼之際。已力疾強起。照常治事。是月江西贛水以東。廣信撫州建昌甯都各屬賊蹤遍擾。失陷十數城。江西官軍浙江援軍破賊於玉山。又破之於撫州城外。又破之於弋陽貴溪等處。而賊勢未衰。張公運蘭軍在廣東奉

旨飭赴福建臬司任。率勇至閩境防剿。李公鴻章克常州府

城揚州鎮江官軍會克丹陽縣城江蘇全境皆平唯金陵未克。李公鴻章撥派劉銘傳等軍進守句容東壩公乃調鮑超一軍循江而上援剿江西。楊公岳斌奉

旨督辦皖南江西軍務。劉公典幫辦軍務。李朝斌領太湖水師攻湖州城外賊壘破之。李公鴻章委員解到上海餉銀二十二萬兩公以其十三萬兩解付金陵大營以五萬兩給付鮑超軍營以四萬兩畱安慶糧台。賊之竄湖北者人數極眾護軍統領貞恪公舒保陣亡。僧王擊賊於隨州破之。逆首洪秀全於二十七日服毒自斃。李秀成立其子福瑱堅守金陵祕不發喪。雖城中賊亦不知也。五

月初六日專摺恭謝

天恩寬免嚴議。鮑公超軍由蕪湖拔營上援江西。楊公岳斌領水師陸軍共萬人援江西。初十日來安慶見公旋赴江西督剿。公派提督黃翼升接領水軍扼攻金陵。十二日馳摺奏浙江提督鮑超請假四箇月回四川籍葬親。該軍將弁卽令楊岳斌統率以行。必可指揮如意。懇恩俯念鮑超苦戰功多。俾得成歸。寔之禮展。烏私之誼。彌彰聖朝孝治之隆。附片奏報軍情。湖州廣德尙爲賊踞。江西省城戒嚴。調派水陸各軍入省防守。鄂省髮捻下竄。距皖甚近。調李榕等軍渡江北防。疏入奉



上諭曾國藩奏帶兵大員請假葬親一摺已明降諭旨命鮑超
俟金陵攻克江皖肅清再行給假回籍以遂孝思等因欽此
十四日奉到

寄諭令李鴻章會軍攻金陵公卽日具咨李公催之 十七日

鮑公超軍至九江尋至南昌與沈公葆楨商度防剿所部
一軍由瑞州進剿 二十二日馳摺奏稱蘇常旣克本擬
咨請李鴻章親來金陵會剿前接李鴻章來文言將士太
勞宜少休息待湖州克後再行撥兵助攻金陵等語不知
者謂臣弟國荃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非臣兄弟
區區報

國之意。今幸欽奉

寄諭已恭錄具咨。加函催請。臣本欲前往金陵督剿。因皖中防

剿喫緊。未可暫離。懇

恩飭催李鴻章速赴金陵。實爲至幸。二十七日。馳摺奏。續奉
諭旨。飛催李鴻章會剿金陵。前此奉撥輪船經費一項。已解到
銀二十三萬兩。分撥各軍轉瞬已罄。不敢謂籌餉之太少。
而深悔募勇之太多。惴惴焉恐生他變。或誤大局。旣望李
鴻章統兵來助。尤望其攜餉以相遺也。并奏稱楊岳斌鮑
超均赴江西。兵力極厚。改調周寬世一軍。令赴皖北。以防
鄂省東竄之賊。擬令陳國瑞駐紮壽州。處淮南江北適中。



之地爲游擊之師。仍當防守要區。嚴扼江面。以免掣動金陵全局。附片奏。臣於前年曾請添設長江水師提督。旋經部臣議准。此次欽奉

諭旨。李朝斌補授江南提督。自係李世忠所遺之缺。黃翼升所補水師提督。當係長江新設之缺。應請

敕部撰擬字樣。新鑄印信。頒發來南。以昭信守。又具摺奏保鮑超一軍。疊克東壩。句容。金壇三案。出力員弁。彙單請獎。又奏保高淳。溧水各城。水陸會攻克。復出力員弁。彙單請獎。二十八日。核定石昌猷案卷。江西道員周汝筠稟。訐石昌猷袒匪殺良一案。卷宗繁委。公親訊數次。委藩司馬新



貽臬司何璟道員勒方琦與奏委之郎中孫尙紱反覆研鞫至是定案擬結。三十日公弟國荃攻克龍膊子山陰堅壘僞號地堡城遂督軍日夜環攻不少休息。是月李公鴻章克浙江長興縣城湖北捻匪竄擾英山霍山之境楊公岳斌奉

旨授陝甘總督。六月初八日覆訊周汝筠石昌猷一案。十二日馳摺奏稱旬日以來歷奉

寄諭殷殷指示不外迅剿金陵及皖北江西兩路軍務所有近日籌辦情形分條詳覆其一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進兵最速此次會攻金陵稍涉遲滯蓋無避嫌之意殆有讓功

之心。其一、中外匪徒仍有偷濟賊糧軍火之事、自合圍以來、搜查防範、何敢信其絕無疏漏、唯當諄飭各營加意嚴防而已。其一、髮捻東趨、竄入英山境內、調派江南岸各軍馳赴皖北、目下不能速到。其一、安慶人心震動、未可輕離。俟皖北稍安、卽當前赴金陵會商勦辦。凡四條。十六日、金陵官軍治地道成、轟陷城垣二十餘丈。公弟國荃督領將弁衝殺入城、圍攻僞宮城。卽日由驛八百里馳報金陵。克復大概情形。是夜攻克內城、搜殺三日夜。十九日擒賊酋李秀成、洪仁達、賊黨死者十餘萬人。公聞捷後喜極而悲者良久乃已。二十三日、會銜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

克復金陵全股悍賊盡數殲滅詳細情形一摺。奏稱金陵一軍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慟我

文宗不及目覩。獻誠告成之日。又念生靈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埽蕩餘匪。以蘇子遺之困。而分宵旰之憂。此次應獎應卹人員。另繕清單。籲懇

恩施。二十四日。公由安慶登舟。由火輪船駛赴下游。泊采石磯。二十五日。抵金陵大營。見諸將領慰勞之親。訊賊酋李秀成。札委員弁訪求咸豐三年城陷時殉難員紳遺骨。



二十六日奉到

上諭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馳奏克復金陵大概情形一摺逆
首洪秀全等以數十萬逆眾久踞金陵負隅死守曾國荃等
督兵圍攻所部不滿五萬兩載以來將城外賊壘悉數埽盪
茲復於炎風烈日之中傷亡枕籍之餘併力猛攻克拔堅城
非曾國藩調度有方曾國荃及各將士踴躍用命不能建此
奇勳披覽之餘曷勝欣慰此次立功諸臣將僞城攻破巨懸
就擒卽行渥沛恩施同膺懋賞欽此 二十七日公巡視金
陵城垣地道攻入之處按行城外各軍營壘 二十八日
軍士得洪秀全逆屍昇之江干公親驗而焚之 二十九

日奉

上諭本日官文會國藩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奏捷克復江甯省城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臣民同深嘉悅。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江甯亦十二年蹂躪十數省淪陷數百城卒能次第蕩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咸豐三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屢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



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成，逆首誅鋤，實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以諸生從戎，隨同曾國藩剿賊數省，功績頗著。咸豐十年，由湘募勇克復安慶省城。同治元二年，連克巢縣、含山、和州等處，率水陸各營進逼金陵，駐紮雨花台，攻拔僞城。賊眾圍營苦守數月，奮力擊退。本年正月，克鍾山石壘，遂合江甯之圍。督率將士鏖戰，開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經撤隊，克復全城，殄除首惡，實屬堅忍耐勞。公忠體國，曾國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等。

因欽此其同案奉

旨錫封者提督李臣典一等子爵蕭孚泗一等男爵均

賞戴雙眼花翎提督黃翼升張詩日等總兵朱洪章熊登武等
按察使劉連捷等凡百二十餘員均奉

旨獎敘其陣亡總兵郭鵬程王紹義副將陳萬勝等十六員奉
旨優卹皆公前疏所請也。同日又奉

上諭粵逆久踞江甯負隅抗拒實爲從來未有之悍寇。此次水
陸各軍於溽暑炎蒸之際猛力環攻迅克堅城悍黨悉除渠
魁就縛。非曾國藩運籌決策督率有方曾國荃等躬冒矢石
鼓勇先登末由建此奇功成乃丕績。朝廷嘉悅之懷實難盡



述除曾國藩等已加恩錫封外其出力員弁兵勇並著查明保奏候旨施恩發去銀牌四百面著曾國藩曾國荃等擇其功績最著者先行頒給以勵戎行欽此。同日又奉旨賞賚東南各路統兵大帥及封疆大臣普加異數、

欽差大臣僧王官文公李公鴻章楊公岳斌彭公玉麟駱公秉章鮑公超等各有差左公宗棠沈公葆楨等有待也。是月左公宗棠克孝豐縣城。蕭公孚泗聞訃丁憂。七月初一日閱視金陵城北僞城僞壘及官軍所開地道之處派委道員龐際雲知府李鴻裔會訊李秀成令其自書供詞前後凡四萬餘字。初二日李忠壯公臣典卒於軍。金



陵之克以李公爲戰功之首公弟國荃慟惜之。初四日周視金陵城垣委員修築定議裁撤湘勇設善後局撫卹難民。鮑公超擊賊於撫州許灣大破之殺賊四萬人賊大潰。初六日公親訊賊供誅李秀成洪仁達洪仁發三名。初七日馳摺奏洪秀全李秀成二賊酋分別處治僞幼主洪福瑱查無實在下落李秀成供詞謹鈔送軍機處以備查考。歷年以來中外紛傳逆賊之富金銀如海乃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意料之外。目下籌辦善後事宜需銀甚急爲款甚鉅如撫卹災民修理城垣駐防滿營皆善後之大端其餘百緒繁興左支右絀欣喜之餘翻增焦

灼。金陵之克，賊所造宮殿、行館皆爲官軍所燬。公乃於水西門內擇房屋稍完者，委員葺治，以爲衙署。幼逆洪福瑱遁走廣德，賊黨爭迎之。初十日，公設酒於城內，宴犒諸將領。十一日，鮑公超收復東鄉、金谿兩縣。城十二日，江忠朝等克復崇仁、宜黃兩縣。城江西東路賊勢稍衰。十三日，公札撤湘勇二萬五千人，畱萬人防守金陵。畱萬五千人，派委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等領之，以爲皖南北游擊之師。咨湖北、湖南督撫籌發撤勇欠餉。十六日，專摺奏謝。

天恩錫封侯爵，并賫所獲僞金玉印三方，咨送軍機處。十七

日巡視江南貢院委員修葺出示曉諭士民復業核定金陵房產章程凡八條。二十日馳摺奏福建陸路提督蕭孚泗聞訃丁憂請開缺回籍。又摺奏一等子爵李臣典病故請卹并將李臣典戰功開列清單錄呈

御覽請於江西之吉安府及安慶金陵建立專祠。附片奏李秀成業經正法未及檻送京師。洪秀全戮尸焚化未及傳首各省。又片奏保金陵各軍將領熊登武朱南桂張詩日伍維壽朱洪章皆有獨當一路之才請次第

簡放提鎮實缺。現守甯國之總兵劉松山足以獨當一面。亦後起之將材也。又片奏近歲以來但見增勇不見裁撤無論



食何省之餉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損者皆

國家之元氣前此賊氛方盛不得已而增募以救一時之急。今幸大局粗定因與臣弟國荃商定將金陵全軍裁撤其半鎮江馮子材之兵全行裁撤揚州富明阿一軍暫難遽撤軍興日久各有厭苦兵閒之意但使欠餉有著當不至別生枝節并陳明曾國荃克城之後困憊病狀姑在金陵調養料理善後。臣即日回安慶一次布置上游軍事江西軍事得手即由楊岳斌主稿會奏。公拜摺後登舟上泝。二十五日舟泊銅陵夾咨廣東督撫停止釐金還歸本省經收。札委錢鼎銘丁日昌等辦上海捐輸分撥松滬釐金。



以濟軍餉。鮑公超軍克復南豐縣、續克新城縣、招降數萬人。賊黨南竄南贛、甯都三郡戒嚴、浸及閩粵之境矣。二十七日李公鴻章、左公宗棠會克湖州府城。二十八日公舟抵安慶。二十九日馳摺奏廣東釐金一款兩年以來深資餽運、私衷耿耿、如負重疾、請

旨飭下廣東督撫截至本年八月止毋庸再解、并請照一百二十萬兩之數加廣該省鄉試文武永遠中額四名、以彰舉人急公之義。附片奏稱湘勇召募之初、選擇鄉里農民有業者多、無根者少、但使欠餉有著、當可安靜回籍。昨奉諭旨、有挑補額兵一條、恐湖南之民必不愿補三江綠營之額。

臣以爲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復始庶經久而可行至

寄諭飭查洪福瑱實在下落應俟查明續奏。又片奏補送李秀城供詞。又片奏報軍情江西兵威大振無須添派援軍。所慮者皖南之廣德皖北之英霍現在陳國瑞進剿麻城英翰進紮商城蔣凝學進紮英山李榕調防桐城布置尙密但無大枝勁旅痛加剿洗耳。是日具摺奏結周汝筠石昌猷一案。左公宗棠克安吉縣城浙江全省皆平。李公鴻章派劉銘傳一軍克復廣德州城賊黨挾洪福瑱遁走甯國山中。是月僧王由豫入楚擊剿髮捻各匪破之。

八月初一日湖州廣德之賊竄徽州南境劉松山截擊破之。初三日左公宗棠截擊竄賊於昌化淳安之境大破之。斬賊目黃文金。初七日唐義訓易開俊截擊竄賊於歙縣南境破之。初九日易開俊擊賊大破之。十三日馳奏欽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江甯省城賊踞最久居民流亡尙未復業。委記名臬司黃潤昌趕緊興修貢院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歸。其一駐防旗營俟貢院工竣以次修理旗兵現存八百餘人俟營房粗定再議挑補足額。其一蘇皖兩省疆輿跨越江淮據御史陳廷經陳請變通畫江分省。



臣以爲軍事吏事之興廢視疆吏之賢否不必輕改成憲。其一楊岳斌應赴陝西新任江西軍務應令鮑超專顧北路劉典席寶田王文瑞江忠朝等分剿南路不必另派督辦大員。其一皖北喫緊飛催劉連捷等渡江防剿。凡五條附片奏委道員龐際雲署江甯鹽巡道缺仍飭辦善後局。又具摺奏保克復金陵陸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陣亡傷亡病故員弁五百一名開單請卹。附片奏稱臣自任兩江督師東征數年奏保積至二十二案之多軍務倥偬未及按名註考懇

敕部將臣軍保案均照原單一體註冊。又附片密奏大功粗立

臣兄弟及前後文武各員均叨竊

殊恩異數追思昔年患難與共之人其存者如李元度一員獨抱向隅之感其沒者如江忠源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四人皆有私衷抱疚之端謹略陳一二懇請

恩旨。十四日易開俊擊竄賊破之。十六日唐義訓金國琛擊

竄賊破之餘匪挾洪福瑱竄入江西廣信之境浙江官軍追擊之。十七日專摺進呈安徽全省地圖並長江圖說。奏稱知府劉翰清縣丞方駿謨淹雅詳慎。臣派委該二員細查詳繪裝成全冊恭呈

御覽。賊圍撲英山縣蔣凝學固守擊賊破之。劉連捷朱洪章



朱南桂領湘勇萬餘人渡江而北。公調派湘勇由桐城進
剿英山。調派李榕、王可陞、何紹彩等軍八千人由六安進
援霍山。二十七日，馳摺代奏。臣弟國荃病勢日增，請開
缺回籍調理。又摺奏湖州廣德敗賊併犯歙南，官軍截剿
屢勝，陣亡參將唐遠昆，請卹。附片奏長江水師新定規模
應責成彭玉麟、周歷巡察區畫一切。其安慶善後事宜，札
飭藩司馬新貽、臬司何璟、總兵喻吉三會同妥辦。又片奏
報江西皖北軍情，調軍剿辦，并報定期起程駐紮江甯舊
治。又奏截停淮北餉鹽，規復票鹽舊制一摺。是月楊公
岳斌赴贛州督師防剿。王文瑞克復雩都縣城。九月初

一日公由安慶登舟啟行赴金陵。初八日舟抵金陵黃公潤昌監修貢院工畢。初九日公入城閱視貢院工程。初十日入居署中。核定安徽全省丁漕徵收章程。是日奉到

上諭。曾國荃督兵數載克復江甯省城偉績豐功朝廷甚資倚畀。第櫛風沐雨辛苦備嘗致病勢日見增劇若不俯如所請不足以示體恤。已明降諭旨准曾國荃開缺回籍並發去人棧六兩以資調理。該撫其安心靜攝善自保衛一俟病就痊癒卽行來京陛見以備倚任。所有江甯善後事宜卽著曾國藩馳往江甯斟酌機宜妥籌辦理。欽此。同日奉到



上諭浙江巡撫著馬新貽補授、英翰著補授安徽布政使、安徽按察使著何璟補授。欽此。十一日，馳摺奏江南貢院修建工竣，已通飭各屬出示曉諭，定於十一月舉行鄉試。兩江人士聞風鼓舞，流亡旋歸，商賈雲集，請

旨簡放考官。附片奏札飭江西藩司趕辦江南硃墨卷各一萬八千套，定期解赴金陵。又片奏札調藩司萬啟琛回駐江甯，運司忠廉由泰州移駐揚州。湖北髮捻大股圍英山城，蔣凝學堅守，賊退。其一股趨太湖，劉連捷等軍至太湖，賊均退回湖北蘄水、羅田之境。公札調朱南桂、朱洪章二軍駐宿松、太湖，劉連捷一軍駐安慶。二十日，公弟國荃

奉

旨詣明孝陵致祭。江西浙江官軍會擊竄賊於廣信府境大破之。洪福瑱遁走石城。江西東境肅清。二十五日席寶田軍追擒幼逆洪福瑱送南昌斬之。二十六日設發審局。二十七日馳摺奏報官軍驅賊出境。全皖肅清。隨摺奏保易開俊、唐義訓、劉松山、金國琛四員。又具摺奏續保彭玉麟水軍、王可陞陸軍、青陽、涇水、高瀉、東壩各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奏續保江忠義、席寶田兩軍青陽案內出力員弁開單請獎。是日又具摺奏稱安徽界連楚北、自楚師入境、疊復郡邑、按畝捐錢、支應兵差、百姓苦之。安慶克



後停止畝捐改辦抵徵。現在札飭一律開辦丁漕。所有從前收過抵徵項下應專案作正報銷。二十八日札派鄉試內外官員。是月鮑公超擊賊於甯都州城外大破之。州城解圍。賊潰竄閩粵境。江西全省皆平。左公宗棠奉旨錫封一等伯爵。鮑公超一等子爵。楊公岳斌由贛州回南昌。省城奏請回湘增募陸勇赴甘肅勦辦。賊之竄廣東者攻撲南雄州。其竄閩者陷武平縣城。張忠毅公運蘭死之。賊遂遍擾汀州屬境。陷漳州府城而踞之。湖北髮捻大股圍撲蘄水官軍營盤石威毅公清吉陣亡。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登舟回湘。公送之至采石磯乃還。初四日公

還署。初五日專摺奏謝弟國荃開缺

恩旨又奏謝弟國華貞幹各

加賞恩。初七日考試督署書吏。李公鴻章委員解到上海

協餉銀十七萬兩支發江皖各路湘軍欠餉。公定議撤遣
湘勇什去八九。十二日具摺代奏提督鮑超請假六箇
月馳回四川本籍親營葬事兼養傷病令其部將宋國永
婁雲慶分領霆營之眾附片奏金陵遣撤勇丁先後回籍
沿途安帖并報皖鄂軍情檄調劉連捷等軍赴鄂援剿調
易開俊一軍渡江而北與李榕王可陞等爲後路策應之
師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九案附片奏安慶通判達凌阿在



壽州殉難請卹。蘇州從九品蔣映杓訓導梅振鏞請卹并其家屬十一人。十三日奉

上諭現在江甯已臻底平軍務業經蒞事卽著曾國藩酌帶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務期迅速前進勿少延緩。李鴻章前赴江甯暫署總督篆務。江蘇巡撫著吳棠暫行署理。欽此。十七日李公鴻章到金陵見公公與商裁退楚軍進用淮勇檄調劉銘傳李鶴章等引淮軍渡江而北上援皖鄂。十九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提督鮑超遵奉前旨請假葬親一摺已明降諭旨賞假兩月回籍經理葬事矣。現在甘肅軍務未蒞新疆回



匪日益蔓延非得勇略出羣如鮑超者前往剿辦恐難壁壘一新著曾國藩傳旨鮑超令其俟假期一滿卽行由川起程出關剿辦回匪其舊部兵勇及得力將弁準其酌量奏調隨帶同行從前回疆用兵楊遇春卽係川省土著立功邊域彪炳旂常鮑超務當督率諸軍肅清西陲威揚萬里以與前賢後先輝映該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卽遵行以副朝廷委任欽此二十二日奏遵

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一摺奏稱臣用兵十載未嘗親臨前敵自揣臨陣指揮非其所長此次擬仍駐紮安慶六安等處派劉連捷等入鄂聽候官文調遣檄調淮勇兩軍隨

臣西上更資得力。附片瀝陳才力竭蹶難勝重任。楚軍出征過久漸成強弩之末。不如淮勇之方銳。一俟皖鄂肅清。卽請開各缺調理病軀。仍當效力行閒料理經手事件。如軍餉之報銷撤勇之欠餉安置降將部眾區畫長江水師營汛皆分內應了之事也。又摺奏請於江甯省城建立昭忠祠彙祀湘軍陣亡病故將士。附片奏廣東江西釐金全歸本省經收。唯畱饒州景德鎮釐金之半撥解祁門糧台以充皖南五軍之餉。二十五日作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一篇立石於龍膊子山下官軍攻入之處。二十七日奏報淮南徵收鹽課第一案。是月僧王軍擊賊大破。

之官文公喬公松年調派各軍防剿招撫數萬人餘賊竄
德安。廣東賊陷嘉應州城大埔縣城與閩省汀漳之賊
延擾凡數百里。左公宗棠移駐衢州調派劉典等軍分道
入閩進剿。

欽命劉琨典試江南以平步青副之。十一月初一日委員擇
地修建昭忠祠靖毅公祠設工程局委員監督工役次第
修復學宮及羣祀祠宇。初三日交卸總督關防。初五
日奉到

上諭皖省一律肅清楚境餘賊由黃孝竄德安一帶逆數無多
楚軍可敷剿辦。曾國藩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



駐紮金陵妥籌調度。李鴻章現在入闈監臨，俟出闈後仍回江蘇巡撫本任。欽此。初六日，詣貢院迎主考官入闈。初八日，得前總督陸公建瀛遺骸，改棺重斂，公出城弔而祭之。初十日，作家訓四條。十七日，李公鴻章派弁送還總督關防，公接印回任。十八日，馳摺奏交卸督篆，遵旨仍回本任日期。奏稱鄂、豫、皖三省均捻匪往來熟徑，劉連捷等軍宜以黃州上巴河爲老營，派吳坤修料理營務。劉銘傳等軍宜以三河尖固始爲老營，派李鶴章料理營務。又摺奏續保克復金陵水陸各軍隨營籌餉各員，并彙單請獎。又片奏請



敕部添鑄淮揚鎮總兵新印頒發來營。又片奏國子監典籍錢繼文前在金陵殉難請卹。二十二日會考江南拔貢優貢。十二月初三日馬公新貽過金陵見公旋赴浙江任。初六日李公鴻章還蘇州。十三日奏疊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前明孝陵勘估工程目下無此鉅款應稍緩籌辦。其一李秀成供詞前有刪節之處補鈔進呈。其一張國樑忠骸訪求未得。其一江北糧台每月收銀不過五萬兩酌解甘省及畱供皖軍之數。其一池州知府范先謨調省察看。凡五條附片奏保四品京堂胡大任請旨簡用。又片奏雲南迤東道黃冕請開缺。又片奏知府范泰亭

主事柯鉞均在營積勞病故請卹。是日又奏覆御史劉毓楠條陳淮北鹽務一摺附請展緩江南武鄉試一片。十五日鄉試揭曉公入闈鈐榜取士二百七十三名。二十八日奏疊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勦辦捻匪宜用淮勇人地相宜淮軍所用火器須由水路運送河南以周家口爲都會其一西路軍務宜先清甘肅次及關外楚勇離甘太遠不如川勇較近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人與甘肅風氣不甚相遠。臣處餉項奇絀不能協濟鮑軍其一楚勇必須多撤金陵守兵已裁去七千人朱品隆唐義訓劉連捷等軍應卽



先撤庶騰出有用之餉以濟西征之師。凡三條附片奏覆陳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三員忠績請

賜諡以表示來茲。是日又具摺奏請蠲免安徽州縣錢糧雜稅并將各州縣克復年月被擾輕重分別開單呈

覽。附片奏金壇、溧陽、丹陽、宜興、荆溪五縣被賊蹂躪最甚請豁免兩年錢漕。又片奏遞進江南鄉試題名錄。是冬捻匪由湖北襄陽竄擾河南之境，僧王督師追擊連獲勝仗而賊勢颺忽不可制。福建之賊踞漳州，左公宗棠督師入閩攻剿。

曾文正公年譜卷十

乙丑同治四年公五十五歲。

正月金陵昭忠祠成。初十日公率僚屬致祭。十四日具摺奏兩淮運使忠廉因病出缺揀委道員李宗義署理。請旨簡放。附片奏江南鄉試新中舉人來江甯請咨者隨時通融繕給咨文以憑迅速起程會試。請

敕禮部查照。又片奏壽春鎮總兵易開俊調援皖北就近赴任。又奏采訪忠義第二十案附片奏石埭縣訓導朱彥昇請卹并其家屬二十人。二十日設粥廠令湘勇煮粥以食饑民。二十一日拜摺專奏恭謝年終。



恩賞又奏循例密陳文武考語一摺三省學政聲名一片。又奏采訪忠義第二十一案。二月初三日作江忠烈公神道碑。初八日通飭委員糴買積穀以備荒。十四日具摺奏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堅守甯國涇縣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并陳明應保之案久未奏保自請交部議處。又彙案奏參藐法滋事之將弁江發雲等請革職訊辦。又摺奏上年奉撥輪船經費銀五十一萬餘兩全數解清彙入軍餉案內報部。二十日核定收養貧民章程議挑補綠營弁兵章程。二十三日前雲貴總督潘忠毅公鐸之柩自雲南還葬過金陵公遣弁護送回籍。二十七日專摺奏營中

欠餉遵照部議新章發給餉票准照實銀報捐請獎。又奏酌度江甯現在情形城外龍江關西新關兩處暫緩開關徵稅俟商民復業再行奏復舊制。附片奏江安兩省武營遺缺請通融借補。札委工程局員修葺江南鍾山書院尊經書院。是月奉

上諭上年江甯克復後曾國荃因病陳請開缺回籍當經降旨令該撫病痊即行來京陛見。迄今已及半載該撫病體當可漸次就愈。朝廷以該撫功績昭著且年力盛強正可借資倚任。著曾國藩傳知曾國荃如病已就痊即行來京陛見。現當勤求治理需才孔亟之時該撫慎勿遽萌功成身退之志以

副期望欽此。彭公玉麟奉

旨署漕運總督吳公棠署兩廣總督李公瀚章授湖南巡撫李公鴻章派提督郭松林等軍由海道赴福建廈門助剿漳州之賊楊公岳斌募湘勇五千成軍由長沙啟行赴甘肅公方議裁撤湖南東征釐局於是楊公奏請改爲西征局充甘肅軍餉貴州巡撫張公亮基亦請以東征局餉協解黔中。三月十五日奏通籌滇黔大局一摺奏稱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謀滇者當以蜀爲根本卽以餉事責之四川總督謀黔者當以湘爲根本卽以餉事責之湖南巡撫湘蜀兩省物力有限



備藏

倘任滇黔之餉則甘肅之餉應責之江浙等省不敢有所推諉。又奏福建汀漳道彭毓橘因病未能赴任請開缺。附片奏李世忠前後捐助軍餉銀十五萬九千餘兩請併入河南捐款爲將來加廣中額之地。又附片奏湖南設立東征局當時實由黃冕主持因此大招物議上年金陵倖克臣卽議定期裁撤東征局湘中商民人咸知之。今楊岳斌請改供西征之餉滇黔各省亦指請協解。臣旣奏停江廣釐金而於桑梓獨食其言且令黃冕專受其謗有甚不安於心者。謹先事瀝陳俟四月間卽專摺奏請裁停東征局務另由江南籌解甘餉俾湘民沾



高厚之恩。臣亦稍釋隱微之疚。又片奏稱新疆之地大漠苦寒艱險異常。鮑超威嚴有餘。恩信不足。倘出關以後。部曲離怨。必爲回眾所輕。一有挫失。全局震動。後人更視關外爲畏途矣。且甘肅未平。遽謀新疆。則後路之根本不穩。鮑超歷年苦戰。臣豈忍忘其大功。而摘其小過。惟有仰懇聖慈。飭令鮑超隨同都興阿、楊岳斌先清內地。再行出關。不宜輕於一發。不獨鮑超一軍爲然。自古有事塞外者。未有不慎於始謀者也。又片奏。臣弟國荃病尚未痊愈。欽奉寄諭。已恭錄傳知。時有御史朱鎮奏參湖南兵勇在江南騷擾情形。請卽遣散回籍。公於是札飭各軍大加裁撤。在金

陵者僅存四營而已。二十五日具摺奏續保攻克金陵水師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彭玉麟固辭署漕運總督之任并陳明擒匪颺忽恐南入江境調張樹聲一軍駐清江浦調劉銘傳周盛波兩軍由六安移防徐宿。時彭公玉麟已專奏力辭新任而擒匪竄山東境蔓延曹州濟甯一帶徐州清江皆防竄越。吳公棠亦以防務畱清江未赴兩廣之任。二十七日公登舟出江泊瓜洲。二十八日登焦山彭公玉麟從。二十九日渡江登北固山覽京口形勢旋登金山回瓜洲查閱鹽河工程。四月初一日公抵揚州運司李宗義稟商鹽政釐務設鹽棧於瓜洲之新河口

以利捆運。裁減江北釐卡，改定江北釐務章程。初三日，還金陵署。十五日，具摺奏黃翼升水師，張樹聲淮軍已到清江防所，劉銘傳、周盛波日內當抵邳宿之境。又摺奏前漕督袁甲三先經奉

旨於臨淮建立專祠，旋因案撤銷，請仍准建。復附片奏皖南鎮總兵唐義訓開缺，以總兵劉松山道員金國琛辦理徽甯防務。該二員蒙

恩授甘肅鎮道實缺，并催令赴任。請暫畱皖南，仍卽以劉松山調補皖南鎮實缺。又片奏新授安徽臬司李宗義暫畱兩淮之任，整理鹽務。二十日，核定瓜洲鹽棧章程。二十



一日接奉

廷寄書公爵加稱曰毅勇侯。鮑公超回川後所部霆字營分爲兩軍其一總兵婁雲慶領之入閩其一總兵宋國永領之赴蜀將率以出關也。入閩之軍在上杭縣大譁回向江西索餉江西藩司孫長紱急發銀六萬兩迎解於軍前。眾稍定入蜀一軍行至湖北金口登岸譁潰爲亂竄陷咸甯縣擾犯江西湖南邊境李公瀚章調軍平之。公久慮霆營之有變至是聞警適如前疏所慮爲之憮然憂念不已。僧王追擊捻匪至於山東日馳百數十里不息捻匪勢亦颺忽迭奉

諭旨以持重爲戒公亦具密疏請令僧邸一軍稍休暇以養銳疏未上也二十四日忠親王僧格林沁在曹州中伏陣亡兗豫之間賊勢益張遠近人心爲之惶駭二十五日公接見洋人議江南通商事宜是月公與李公鴻章會奏遵

旨核減蘇松等屬浮糧一摺鄭公敦謹奉

旨授湖北巡撫吳昌壽調河南巡撫五月初一日馳摺奏疊奉

諭旨覆陳大略其一鮑超靈營潰叛之故固憚萬里長征之苦實由積年欠餉之多已飛咨鮑超迅赴鄂中調停解散檄



調劉連捷等軍南渡九江。咨彭玉麟調派水師扼防江西。其一水師礮船宜用於長江大川之中。若運河水窄岸高。斷難施展。黃河與大江船式迥殊。水性亦異。宜由山東河南撫臣另造船板分防黃運兩河。則畿輔永無捻患。凡二條附片奏稱。金口霆營叛亂。容有別情。至婁雲慶一軍在閩鼓譟。則係因饑生變。實無他故。臣不在江西。不能籌發欠餉。又明知霆營出關。必將生變。不能及早奏請停調。至釀今日之禍。皆由臣區畫不善。恩信不孚。無可辭咎。容俟查明原委。自請嚴處。又代奏陝西臬司陳湜謝恩一摺。奏請應否。

陛見。初二日奉到

寄諭令公出省至淮徐一帶督率水陸援軍相機剿賊。初三日公聞僧王陣亡之警奉到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卽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江蘇巡撫著劉郇膏暫行護理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著卽攜帶欽差大臣關防統領所部各軍星夜出省前赴山東督剿等因欽此。初五日奉到

寄諭一道初七日奉到

寄諭二道皆催公迅速啟程。初九日馳摺奏遵



目前赴山東剿賊、瀝陳萬難迅速情形。金陵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人作爲護衛親兵。此外惟調劉松山甯國一軍。如楚勇不願遠征、臣亦不復相強。淮勇如劉銘傳等軍人數尙少、不敷分撥。當酌帶將弁、另募徐州勇丁、以楚軍之規制開齊、究之風氣期以數月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捻匪積年擄掠、戰馬極多、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不能強驅步兵以當騎賊、亦擬在徐州添練馬隊、派員前赴古北口採買戰馬、加以訓練。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扼賊北竄、惟恃黃河天險。若興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直隸一省宜另籌防兵、分守河



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僧格林沁勦辦此賊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接辦此賊，斷不能兼顧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卽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捻匪出沒最熟之區，以此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汎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可制無定之賊。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臣不能速援山東，不能兼顧畿輔，爲謀迂緩，駭

人聽聞殆不免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籌思累日。計必出此。謹直陳芻蕘。以備採擇。附片奏稱。精力日衰。不任艱鉅。更事愈久。心膽愈小。疏中所陳。專力十三府州者。自問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懇

恩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稍寬臣之責任。臣仍當以閒散人員効力行閒。又摺奏保張樹聲補徐海道缺。吳世熊補淮揚道缺。僧王沒後。將軍國瑞革職。畱營接護其軍。并護

欽差大臣關防。軍心不固。公亟調劉銘傳一軍赴濟甯以助之。李公鴻章調派道員潘鼎新領淮勇五千人由輪船航海

赴天津以衛畿輔。是日奉到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現赴山東一帶督師剿賊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著歸曾國藩節制調遣如該地方文武不遵調度者卽由該大臣指名嚴參欽此尋又奉督率親軍輕騎就道兼程北上之

旨於時公定計撤退湘軍進用淮軍酌畱金陵湘勇四營增募千人凡六營委道員羅麓森等領之以爲親兵隨同北征其餘湘軍在江南者全行撤遣回籍十三日馳奏欽奉諭旨謹陳籌辦情形并請收回



成命一摺。奏稱潘鼎新一軍由輪船駛赴天津。可以壯畿輔之威。可以補臣迂緩之過。目前局勢似可無虞。至於節制三省。臣實不能肩此鉅任。卽才力十倍於臣者。亦不必有節制三省之名。并稱河北宜責成直隸總督。另籌防兵。不宜調南岸之師往來渡黃。疲於奔命。各省巡撫亦宜另籌防兵。不可使剿捻之師追逐千里。永無歸宿。反覆申明前疏之說。附片奏潘鼎新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等四軍皆係淮勇。經李鴻章兄弟苦心訓練而成者。已調甘涼道李鶴章辦理行營營務處。請

旨准開甘涼道缺。并令李鴻章之季弟李昭慶赴營差遣。又片

奏鎮江揚州水陸防軍撤遣已竣所有原設糧台一併裁撤另設報銷局造冊報銷。又片奏咸豐三年江甯城陷將軍祥厚等殉難布政使祁宿藻先在圍城中積勞病故已奉

旨優卹。仍請將祁宿藻附祀祥厚專祠。二十一日公詣晉臣卞忠貞公祠祠新葺成也。二十二日李公鴻章至金陵。公交卸總督關防。二十三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懇辭節制三省之命。具見謙抑爲懷。不自滿假。該大臣更事既多。成效夙著。若非節制直東豫三省。恐呼應未能靈通。勿再固辭。欽此。二十四日馳摺奏報交卸督篆。帶



兵出省日期并報擒匪回竄皖豫山東情形漸鬆當無渡河北犯之慮又摺奏保肅清皖南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本年二月提督鮑超委員赴口外採辦戰馬八百匹今鮑超出關之行已因兵變而中止應請

敕下兵部令此項馬匹徑赴山東解臣行營俾資練習又片奏裁撤湖南東征局其湖南協甘之餉由撫臣李瀚章酌籌協解又具摺奏報淮南鹽課收數第二案附片奏兩淮鹽課撥解京餉之銀五萬兩請改解臣營以應急需又奏查得已故兩江總督陸建瀛遺骸護送回籍二十五日公由金陵登舟飭北征六營湘軍即日拔隊啟行其所撤遣



各湘勇委員押令悉數泝江西上毋得停畱。二十八日公舟解纜渡江彭公玉麟從公與彭公核定長江水師章程。是月唐義訓金國琛所部徽州防軍索餉鼓譟。劉公長佑駐軍開州督造防河戰船。左公宗棠克漳州府城蘇省所派郭松林等軍克漳浦縣城福建全省皆平賊竄廣東之境劉公坤一奉

旨授江西巡撫。閏五月初一日公舟泊瓜洲。初三日泊揚州札委知府彭嘉玉辦理江甯糧台。初八日抵清江浦。十一日馳摺奏擒匪南趨安徽藩司英翰在雉河集被圍調水師入洪澤湖以達臨淮調劉銘傳周盛波回援皖

北附片奏道員羅麓森委辦營務處。又片奏力辭節制三省懇請收回。

成命。十二日札委淮揚道吳世熊辦理轉運糧台。維時捻酋四人曰張總愚曰任柱曰牛洪曰賴文光。賴逆則粵匪之黨也。四股匪徒數十萬。馬數萬匹。分合不常。往來颺忽。官軍追逐。或求一戰而不可得。甚或委棄軍火。粟馬以資賊。大河以南。淮漢以北。蹂躪數千里。公既奏定專辦十三府州。扼要駐軍。不事馳逐。其用湘淮各軍火器餉需。由水道轉運。以江南爲根本。以清江爲樞紐。沂淮潁而上者。達於臨淮關。周家口。沂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甯州。治軍轉



餉之規與前此北方官軍迥殊矣。札撤徐州鎮總兵詹啟綸一軍遣散回籍。出示曉諭淮北民圩嚴緝奸匪。二十日、劉松山軍到清江浦。二十一日、馳摺奏羣賊全萃皖境、英翰突出重圍以求援。壽春鎮總兵易開俊目疾增劇、擬親率湘軍赴臨淮駐紮就近調度。派劉松山兼統易開俊之軍。臣初奏四省十三府州之地、安徽以臨淮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各駐重兵、多儲糧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有首尾相應之象、無疲於奔命之虞、或可以速補遲徐圖功効。至於目前諸將、劉銘傳、潘鼎新、均可獨當一面。張樹聲、周

盛波兩軍合當一面。劉松山、易開俊合當一面。另派郎中李昭慶訓練馬隊，合以親王舊部同爲游擊之師。又摺奏派委浙江運司李榕前赴濟甯，承領國瑞交代事件，並迎提親王舊部軍馬赴徐州調遣。飭潘鼎新一軍移駐濟甯，會同李榕料理接管。附片奏欽奉。

寄諭陳國瑞、劉銘傳曾有互鬪之案。飭臣斟酌妥爲調派。現在劉銘傳援剿皖北，應令陳國瑞暫駐河南境，不宜共事一處，以杜諸軍內訌之漸。又片奏總兵陳國瑞優劣事蹟，請旨飭歸河南巡撫節制調遣。是日前摺遞回奉到。上諭：曾國藩因節制三省任大責重，復懇請收回成命，具見謙



抑之忱。第賊氛猖獗。時事孔艱。事權不專。則一切調度事宜。深恐呼應不靈。該大臣惟當力任艱鉅。與三省督撫和衷籌畫。將此股賊眾剋期殄滅。彼時三省軍務既平。自可毋庸該督節制。既爲其實。毋避其名。萬不可稍存過慮之心。再有瀆請。欽此。二十二日。公由清江登舟。換用淮船。二十六日。渡洪澤湖。二十八日。舟泊五河。馳摺奏皖境一片逆氛。非馬隊不足以制勝。請將

寄諭撥交河南之馬隊一起。凡四百九十六員名。調赴皖北助剿。附片申陳精力衰頹。軍勢單弱。尙未開總督兩江之缺。而更增節制三省之名。耿耿寸衷。如負重疚。懇收回

成命但責臣以會辦勦擒自當通力合作不敢稍分畛域如不

蒙

俞允更當累疏瀆陳不辭嚴譴。二十九日公舟抵臨淮關駐營。是月安徽雉河集解圍賊竄河南許州境。湖北蔣凝學一軍奉調赴甘肅行至襄陽譁潰。六月初六日批總兵陳國瑞稟牘凡二千餘言稱其所能而歷數其過失申明禁約凡三條一曰不擾民二曰不私鬪三曰不梗令詞旨嚴切。陳國瑞覆稟未能遵公約束也。初八日喬公松年來見公。初十日出示曉諭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屬民圩分別良莠擒送擒匪赴軍營者重賞并委員會同



州縣嚴拏匪徒就地懲辦。十二日與喬公松年馳摺會奏援軍大捷雒河解圍附片專奏陳州府庫存銀二十萬兩擬與江蘇安徽河南分撥各五萬兩給付軍營其李鴻章應得之餉卽就近撥發劉銘傳等軍月餉。十三日公移駐陸營時淮水盛漲各營多移淮南岸以避水公營在北岸築堤以捍之。公弟國荃奉

旨授山西巡撫二十四日奉到

上諭曾國荃已簡授山西巡撫曾國藩當囑該撫勉圖報効作速赴任勿以病辭欽此。是月賊西竄南陽襄陝一帶。七月初八日馳奏欽奉

諭旨覆陳一摺。奏稱雉河解圍以後，賊分兩路西竄。檄調劉銘傳全軍馳赴周家口，添調馬隊以助之。山東撥交馬隊二起，係曹南新挫之餘，人馬俱疲，必須在徐州大加整理。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臣堅持初議，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令劉銘傳駐周家口，張樹聲駐徐州，劉松山駐臨淮，潘鼎新駐濟甯。賊至則迎頭擊之。請

敕下河南、湖北督撫於豫之鞏、洛、宛、鄧、楚之隨、棗、黃、麻各駐勁兵一枝，專重迎剿，不事尾追。庶幾漸有歸宿。且此賊有不甚似流寇者，蒙亳老巢田廬尚在，賊尙眷戀。既設法以遏

其流又擬查辦民圩以清其源。謹將告示一道鈔呈御覽。又摺奏徵休防軍索餉譁誤已飭查拏侵餉之營官倡亂之勇丁認真嚴辦。請將唐義訓、金國琛交部議處。皖南道張鳳翥措置不善先行撤任。并奏自請交部議處。附片奏委吳坤修署皖南道缺。又摺奏揚防凱撤借用漕折銀兩目前無款歸還請

旨敕部暫緩催提。又奏謝弟國荃授山西巡撫

恩并陳明近日病狀未知現在是否痊愈已恭錄

諭旨馳函家中囑其勉圖報効。十五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身任統帥責無旁貸前經疊諭該大臣籌撥一軍



兼顧晉省、並令劉銘傳等軍馳赴豫省北路、繞出賊前、防賊竄越秦晉之路。又令派撥馬隊馳赴豫境助剿、復以賊去徐郡甚遠、令該大臣酌量前進駐紮。乃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於近來皖豫軍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等因。欽此。十八日、公渡淮、按視劉松山老湘營。二十三日、巡視鳳陽府城、行詣明陵。二十四日、馳奏欽奉。

諭旨覆陳一摺。奏稱周家口八面受敵、最爲扼要。劉銘傳將略



較優人數較多故以周家口重任付之。至秦晉邊防五百餘里實非該軍所能徧防。若令其西去則無益於晉而有損於豫。且湘淮各軍不慣麪食軍火礮械輓運維艱。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講求轉運糧械缺乏莫肯盡力。頃在臨淮檄委編修張錫嶸招募淮勇專取能食麥麪雜糧之人冀備他日征剿西北之用。至於節制三省之

命臣已三疏固辭。自念賦性顚愚卽一省已難專任。然受恩深重雖數省亦當通籌計捻匪可到之處約有八省。皇上飭臣兼顧晉省已在節制三省之外而外間之責望尙不止此。臣何以堪此重任又何能當此重咎。懇

敕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撫會議剿捻事宜各抒所見恭請宸斷定一不可改易之策大局幸甚。至臣之不輕奏報曾於同治元年具奏陳明迄今不改此度若欲因此獲咎以謝仔肩則生平所志所學斷不肯如此取巧。又摺奏徐州鎮總兵詹啟綸壽春鎮總兵易開俊均因病開缺請

旨簡放以重職守。又摺奏總兵陳國瑞與已革總兵郭寶昌同爲親王軍翼長曹南之役未能救護主將該總兵同罪異罰補行糾參請撤去幫辦軍務革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功以示薄懲而觀後効。附片密陳前月給予陳國瑞批牘及陳國瑞稟覆之詞尙無誠心悔過之意原牘均鈔送軍

機處備查。又片奏保總兵董鳳高、李祥和二員，請補徐州壽春兩缺。是日，公拜摺後登舟啟行赴徐州。二十六日，舟泊泗州。二十八日，登陸啟行宿靈璧縣。三十日，宿宿州。是月，賊竄湖北境。公弟國荃具摺辭山西巡撫之

命。陳湜入都調授山西臬司，專辦防務，得專摺奏事。八月初四日，公抵徐州府。初八日，專摺奏查明甯國府宣城縣金寶圩殉難紳民彙案開單，請分別旌卹。十六日出城點驗馬隊閱視操練。十七日，馳摺奏移駐徐州整理馬隊，計馬隊已到徐州者前後四起，飭營務處李昭慶等認



眞挑選、編立隊伍、配齊器械、換補馬匹。其老病殘廢者、概行遣撤回旗。并奏報擒匪回竄皖境、調派各軍赴潁州會剿。附片奏稱、此次實收到戰馬七百七十七匹、管解各官異常勞瘁、應請獎敘。二十四日、按視張樹聲淮軍營壘。二十八日、閱淮軍操演陣法。是月迭奉

寄諭、令公移駐許州、節制皖鄂豫三省軍務、居中調度。擒匪任柱、牛洪、賴文光由潁州、陳州竄山東之曹州。張總愚一股尙畱屯南陽之境。九月初一日、馳摺奏劉銘傳一軍迭獲勝仗、賊東竄曹州。趨重東路、調徐州全軍赴山東會剿。調臨淮軍接防徐州、調周盛波移駐歸德。惟馬隊無多。



久未辦成游擊之師自問尙無破寇之術。附片奏金國琛所部勇丁開餉一案尙未訊辦就緒不能赴甘肅鞏秦階道之任。又片奏湖北軍務請仍全歸官文節制調遣。初三日核定馬勇營制營規及馬步合隊章程。十五日賊破辛家寨徐州戒嚴。十九日馳摺奏接奉

寄諭欲令李鴻章親帶楊鼎勳等馳赴河洛將豫西股匪撲滅兼顧山陝門戶而以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飭臣函商迅速覆奏。又奉

寄諭令鮑超馳赴河南歸臣節制各等因。查近日賊勢東趨距徐城不遠當以全力專顧東路已調郭松林楊鼎勳兩軍

防剿沂海一帶。若李鴻章視師河洛，別無可調之軍，以帶赴西路。近聞閩粵兵威大振，髮逆窮蹙，若令鮑超改赴河南，實爲有益於豫。至李宗羲、丁日昌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數年以來，

皇上求才若渴，於疆臣保薦人員破格超遷，外間疑爲非常之才，責備吹求，於是臺諫彈劾生風，并歸咎於原保之員。若令循資漸進，少爲迴翔，則該員不至見妬於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視乎疆吏，實有裨於中外和衷之道。且

廟堂之黜陟賞罰，非閫外諸臣所宜干預。今以督撫要缺，

諭令

臣

等往返函商，尤覺非宜。因不俟李鴻章、吳棠商定，直抒



管見附片奏報賊勢南趨有回雉河老巢之說。張總愚一股已近湖北之境。是時陝西巡撫劉公蓉爲御史陳廷經所劾。疏詞激切。獲譴甚重云。是月。張總愚竄湖北境。回竄河南。福建官軍進克廣東鎮平縣。賊踞嘉應州城左。公宗棠奉

旨節制廣東江西各軍。出境督勦三省官軍合圍嘉應州。鮑公超新募湘勇一軍赴江廣會勦。十月初九日。按視李昭慶所部馬隊步隊。飭令訓練成軍以出。爲游擊之師。十一日。馳摺奏徐州官軍擊賊獲勝。賊仍竄山東。潘鼎新破賊於豐縣。回駐濟甯。附片奏賊所以注重山東者。以運

河東岸平衍富饒不似河南之荒瘠。臣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北鄰畿輔天下之根本也。南鄰江蘇湘淮各軍之根本也。霜降以後水落冰堅河防尤急。請

敕下直隸督臣嚴冬春之防祇可增兵斷難減戍。若賊回竄開封以西當調大枝游擊之師赴豫會剿。附片奏保吉林協領春壽營總穆隆阿開復處分。又奏四川訓導唐煥章畱營差遣。是時張總愚股匪由邠縣禹州東竄開封之境。任柱牛洪賴文光等股由曹州西竄與張總愚合股擾犯襄城舞陽勢趨鄂境。三十日馳摺奏擒匪西竄周盛波在甯陵擊賊獲勝。劉銘傳在扶溝擊賊獲勝。現在賊勢謀



援湖北檄飭徐州馬步各軍分駐周家口、騰出劉銘傳一軍爲游擊之師、不復拘泥十三府州之說、隨賊所向、跟蹤追剿。李昭慶所領萬人、俟鞍馬齊備、卽令馳赴河南、縱橫追剿。附片奏資遣吉林、黑龍江、察哈爾應撤官兵九百員、名起程回旗、參領三棟阿等病故、請卹。又奏邸軍辦捐委員、前廣東臬司齡椿病故、請卹。又片奏預籌餉超一軍進兵之路、須以襄陽爲老營、由湖北糧台照料銀米軍火。是月、公讀左氏傳、記錄分類事目。十一月初七日、核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制營規等、閱兩旬、核畢。徐州銅山、沛縣之境、有微山湖、涸出地一區、咸豐四五年間、山

東曹州之民因河水泛溢避水南徙佔居其地其後來者益多至數萬人佔田浸廣地方官因爲按畝徵稅充餉號曰湖團與沛縣居民屢有爭訟械鬪之案。捻匪東竄之時與湖團相勾引沛民詣公行轅控訴公批飭嚴拏通捻之團民訊明懲治委員赴山東察看團民原籍之地設法資遣回籍。二十七日馳摺奏稱捻匪全數西竄本擬進駐周家口因李昭慶一軍鞍馬未齊未能前進又因銅沛湖團一案與剿捻之事大有關係俟料理安插有緒卽當赴豫督剿并奏粵中賊氛尙熾悍黨數萬竄陷嘉應州鮑超已由贛州進剿暫難改調赴豫又摺奏訊明徽州開餉一



案分別擬結并將兩軍十七營全行遣撤回籍。附片奏前
皖南道張鳳翥病故請卹。水師營官提督成發翔病故請
卹。是月張總愚竄湖北襄陽邊境任柱牛洪等股由光
固竄安徽潁州邊境旋竄入鄂。十二月初二日湖北成
大吉軍在麻城潰叛捻匪乘之江漢以北賊氛肆擾蔓延
數百里。十三日按視張錫嶸淮北新營。詳定長江水
師營制事宜。二十五日公子紀澤自金陵來營省視
二十八日馳摺奏兩路捻黨全萃湖北又有叛勇之變檄
調劉銘傳率軍援楚。又奏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凡水
師事宜三十條營制二十四條又摺奏遵

旨查明河南巡撫吳昌壽總兵張曜等被參各款。又奏遵

旨密查山東巡撫閻敬銘藩司丁寶楨被參各款。附片密奏稱山東河南居四戰之地。閻敬銘吳昌壽二人軍務均非所長。而情形各自不同。謹鈔錄河南紳士原稟呈

覽。

是月公批結沛縣湖團各案。將安分之唐團趙團等六團畱住徐州。通捻之王團刁團等勒限撤歸本籍。出示曉諭土客各民安業。湖北襄樊之賊張總愚一股回竄南陽。是歲鄭公敦謹調戶部侍郎。李公鶴年授湖北巡撫。張公樹聲授直隸臬司。均未赴任。張公所部樹字營准勇以其弟總兵張樹珊領之。

曾文正公年譜卷十一

丙寅同治五年公五十六歲。

正月公在徐州營。初十日專摺奏謝年終

恩賞。派委劉松山率軍督遣王團刁團回山東原籍。十四

日馳摺奏酌撥現防徐州之馬隊二起共計九百餘人馳赴奉天省城剿捕馬賊聽候文祥調遣。附片奏調侍講學士劉秉璋來營襄辦軍務。又片奏報湖北軍情喫緊張總愚折回河南有東竄之意。湖團撤遣事竣即調李昭慶軍馳赴周家口。又片奏知縣向師棟在營病故請卹。二十八日劉銘傳軍克湖北黃陂縣城賊竄河南。是月左公



宗棠督諸軍克復嘉應州城。鮑公超追剿竄賊至大嶂嶺，破之，招降二萬餘人。粵逆盡滅，東南底平。左公宗棠暫駐廣東境，籌辦善後。公弟國荃奉

旨授湖北巡撫。李公鶴年調補河南巡撫。三十日奉到

上諭，刻下捻匪竄擾湖北邊境，防剿正當喫緊。曾國荃素嫻軍旅，朝廷爲地擇人，正資倚任。且由湘赴鄂，相去甚近。著曾國藩、李瀚章卽行知照該撫迅速馳赴新任，力圖報稱，不得稍存推諉之念。有負屬望。欽此。二月初八日，馳摺奏結湖團歷年訟案，剖別是非，平情論斷，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王團刁團業已全數徙去，安靜回籍，酌定善後事宜。



飭地方官次第經理。一曰酌給錢文以卹已逐之團。二曰設立官長以安畱住之團。三曰撥還田畝以平土民之心。并請將屬賊殉難之團紳唐守忠、唐錫彤、唐振海三名優卹建坊以爲草莽效忠者勸。又具摺奏謝。

天恩已知照。臣弟國荃招募舊部迅赴新任。又摺奏浙江衢州鎮總兵朱品隆、河南歸德鎮總兵朱南桂均請開缺。又奏保總兵唐殿魁、徐鵬二員。附片奏報視師山東起程日期。又片奏張樹聲經手營務俟料檢完畢即起程北上赴直隸臬司任。又片奏陣亡總兵夏金標請卹。初九日由徐州拔營啟行。十五日宿鄒縣謁亞聖孟子廟接見孟氏。

宗子孟廣均。是日馳摺奏報劉銘傳一軍援鄂克復黃陂
縣城。隨摺奏保劉銘傳及其營官唐殿魁劉盛藻等十九
員陣亡勇弁陳福祿張思聰李先道錢萬桂請卹。十六
日行次曲阜縣謁

至聖先師廟。見衍聖公孔祥珂。觀金絲堂彝器。謁復聖顏子廟。
十七日偕衍聖公孔祥珂出謁

聖林及述聖子思子墓。十八日宿兗州府。十九日至濟甯
州。丁公寶楨護理山東巡撫來濟甯見公。二十一日閱
視潘鼎新一軍操演。二十八日巡視運河泗水形勢。
是月牛洪任柱賴文光由湖北竄河南汝甯擾及潁州陳

州境張總愚一股竄山東曹州。三月初五日馳摺奏報張總愚大股東竄調潘鼎新全軍堵剿李昭慶軍來山東會剿調徐州楊鼎勳軍護衛。

孔林任賴等股回竄皖豫之界銳志東趨劉銘傳周盛波合力剿辦查捻逆西逼楚疆東趨海岱相去動三千里馬步以數萬計必須鮑超劉秉璋劉松山等多成數路游擊之師乃足以布遠勢。臣現駐濟甯就近調度東事定後再行赴豫。又摺奏遵調鮑超一軍北來剿捻請飭江西月解七萬兩湖北月解二萬兩江蘇月解二萬五千兩專供鮑超霆營之餉請。



飭左宗棠、劉坤一將江閩各軍分別遣撤，次第銷兵，以靖民氣。臣自抵臨淮，察看皖豫等省行軍，每以柴草細故，兵民成仇。因令各營發價購買，不得妄取絲毫。鮑超所部頗有騷擾之名，今籌定有蓄之款，於襄陽設糧台，委員支應，俾得專精辦賊。且申明紀律，秋毫無犯，乃能軍民一氣，一以保全。鮑超之令名，一以拊循河南之赤子，關係甚重。二十一日，馳摺奏彙報山東近日軍情。潘鼎新、李昭慶兩軍勦賊勝負情形，任賴等逆續竄曹州之境，張逆屯於濮，范之境，一片賊氛。劉銘傳、周盛波兩軍追賊，均抵東境。現在調派各軍嚴扼運河，劉松山軍來濟甯會剿。陣亡將弁劉洪



盛裴兆宏二十八員名請卹。又摺奏報劉銘傳、張樹珊兩軍在皖豫之境勦賊獲勝，陣亡將弁胡鳳喈、劉得發請卹。附片奏東豫兩省車輛甚少，難於僱覓，派員前赴張家口採買駱駝五百匹來營應用。請

飭部援照買馬成案免稅放行。又附片瀝陳此股捻匪奔突六省，攻勦十年久成流寇之證，中外論者或輕此賊以爲不足平。各路奏報每多粉飾虛浮，或並無戰事而開單請獎。臣受

命勦賊已滿十月，制寇之方尙無把握，終夜以思且憂且愧。願我

皇上弗輕視此賊博儲將材求爲可繼稽核奏報戒其勿欺庶
憑

聖主朝乾夕惕之懷以救中原火熱水深之厄又奏稱督師有
年損折將士甚多凡當時未及奏報漏未請卹之員弁統
計陣亡者一百四十四員名傷亡七員名病故者一百五
員名彙開清單懇

恩敕部分別議卹以慰忠魂。是月公弟國荃到湖北巡撫任
李公鶴年到河南巡撫任。擒匪由山東南竄淮徐之境。
四月初三日閻公敬銘來濟甯見公。初七日馳摺奏
報擒匪自山東回竄劉銘傳周盛波等軍追剿疊勝并陳



明潘鼎新一軍力戰保全東境之功。山東官軍扼防運河之功。劉銘傳、周盛波、周盛傳竭力苦戰冒險立功。容俟彙案請獎。附片奏賊勢南趨。劉松山回軍徐州。該處現有劉秉璋、楊鼎勳等軍。尙爲聯絡。臣軍注重東路。不得不藉運河以爲阻截之界。擬大加修浚。增堤置柵。以爲之防。拜摺後。與閣公敬銘登舟查勘運河。以至黃河。是日泊分水龍王廟。初九日泊申家口。劉公長佑來舟次見公。十一日渡河至張秋鎮。十二日回舟。次十三日登南岸。宿東平州。十五日行抵泰安府。謁東嶽廟。十六日登岱嶽。上至天柱峯。十九日公回濟甯州。二十五日馳摺奏擒匪張總

愚牛洪一股竄擾曹州徐州之交任柱賴文光等一股竄擾淮泗一帶并陳湘淮各軍防剿情形劉銘傳一軍自去年臘月以來馳驅四省已飭該軍移赴濟甯暫予休息騰出潘鼎新軍代爲游擊之師附片奏查勘運河黃河布置防守情形五月二十二日馳摺彙奏劉秉璋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等軍與賊接仗獲勝情形捻黨分股回竄張總愚牛洪入豫任柱賴文光入皖飭潘鼎新周盛波爲一路劉秉璋楊鼎勳爲一路劉松山張詩日爲一路分途馳擊劉銘傳李昭慶兩軍分駐徐州濟甯暫予休息附片奏黃運兩河應畫分汛地歸直隸山東督撫派兵設防又擬



查閱運河南路興工修築隄牆。是月公錄橫目雜記分小學脩齊禮兵經濟詩文凡六門。六月初七日行至嘉祥縣謁宗聖曾子廟接見曾氏宗子曾廣甫公捐銀一千兩以助祀產之資。初八日出詣南武山宗聖林墓。初九日回濟甯。十四日馳摺奏擒匪西竄官軍追剿情形并稱中原平曠四通八達此剿彼竄不能大加懲創擬自周家口以下扼守沙河周家口以上扼守賈魯河自朱仙鎮以北至黃河南岸無水可扼擬掘濠守之調派水師及劉銘傳等軍分段扼防咨商河南安徽兩撫臣調兵分守至羣賊南竄不出南汝光固黃州六安等處則鮑超一軍劉

乘璋、楊鼎勳等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之湘軍足敷剿辦。
臣擬拔營東下，閱勘運隄，卽由運入淮，逕赴周口。附片奏
防河之舉，地段太長，派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扼守朱仙
鎮以下四百里之地，力任其難。自朱仙鎮以上，專資河南
兵力，已咨請李鶴年暫駐汴梁，調回各軍，先辦防務，主守
而不主勦。誠恐李鶴年蒙頓兵不進之譏，設將來河防不
成，臣願獨當其咎，不與李鶴年相干。十五日，由濟甯登
舟，行閱運河所修隄牆。二十五日，舟泊宿遷，登岸駐營
中。時豫皖大水，淮流盛漲，微山、南陽等湖與運河連成巨
浸，公深以民間飢溺爲憂。是月，捻匪在河南合股，旣而



張總愚牛洪西竄劉松山張詩日截剿破之任柱賴文光
東竄潘鼎新迎擊卻之公弟國荃調派郭松林彭毓橘
等軍防守德安隨州鮑公超軍行抵湖北蘄黃之境
七月初四日馳摺奏報查閱運河隄岸情形任賴股匪回
竄東路前奏扼守沙河之策難遽興辦現今劉銘傳周盛
波潘鼎新赴東路馳剿惟淮南北大水爲數十年所未有
旣自憾軍務毫無起色又恐飢民失所從賊偷生則剿撫
兩俱棘手實深憂愧初六日由宿遷解纜下泊楊莊
初七日吳公棠來見公於舟次運河隄決於高郵州之
清水潭二閘浸興化東台鹽城等縣之境初八日公換

船入淮。初十日渡洪澤湖泊盱眙。十五日舟次王家圩大風舟幾覆水師舳板船覆者八號弁勇死者五人。公言生平經歷江湖風波之險道光戊戌之秋在襄河遇風咸豐甲寅三月在岳州水軍遇風并此爲三度矣。十六日抵臨淮登岸駐營。二十二日巡閱張錫嶸淮勇營。二十三日公病暑溼證服藥閱數日乃愈自是以後遇有疾病公恆持勿藥之說蓋其視生死之際已脫然矣。二十八日馳摺奏潘鼎新一軍迎剿獲勝任賴一股竄至賈魯河以西仍擬扼防賈魯河沙河杜其回竄附片奏船遇大風委員知縣譚鼇舟覆隕命請卹。又片奏報劉松山張



詩日兩軍在西華上蔡等處大捷并自陳途中病狀力疾
西上公拜摺後登舟行泊懷遠縣三十日泊蒙城縣
是月官文公奏請以公弟國荃幫辦軍務張總愚牛洪
西竄南陽劉松山與河南官軍宋慶等追剿至新野鄧州
南召魯山之境任柱賴文光竄襄城以南八月初一日
公由蒙城換小舟泝渦河而上派親兵由陸路先赴周家
口令輜重各船改道泝淮上賴以赴周口初二日泊雒
河集初四日行抵亳州初六日由亳州登陸啟行初
八日行至陳州府詣袁端敏公祠初九日至周家口營
十二日馳摺詳報劉松山張詩日剿賊勝仗奏稱近年

擒逆縱橫從未大受懲創。此次湘軍奮擊凶馘頓衰。容查明彙案奏獎。附片奏患病未痊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又片奏任賴一股久踞舞陽。葉縣之交有回竄東北之勢。張牛一股亦聞有回竄之意。調派各軍堵剿。鮑超由汝甯北出迎剿。力扼東竄之路。劉銘傳等仍興修隄牆分汛防守。以符初議。又附片奏臣向辦保案極爲矜慎。金陵克復續保六案疊准部咨駁斥查取考語申覆。自應遵部議辦理。惟原保各統領散處各省行查爲難。懇

恩俯念將士立功之苦。敕部准照原奏清單註冊以爲奮勇立功者勸。劉銘傳等軍修築賈魯河隄牆工竣。李公鶴年



調官軍六營於朱仙鎮以北開濠置守淮軍復分眾助之
 浮沙壅塞難於挑濬時捻逆全股由許州北竄十六日逼
 近汴梁全股衝濠東竄疾趨山東二十三日馳摺奏捻
 匪東竄河防無成檄調劉銘傳潘鼎新等赴山東追剿附
 片奏稱剿捻年餘仍無成效憂愧無極請

旨飭令李鴻章帶兩江總督關防出駐徐州與山東撫臣會辦

東路湖北撫臣曾國荃攜帶關防移駐南陽與河南撫臣

會辦西路臣現駐周家口居數省之中庶可聯絡一氣呼

吸相通又片奏稱防守沙河賈魯河本係策之至拙者惟
 以流寇難制不得已而出於下策此次捻匪東竄出於豫

軍汎地或不免歸咎於撫臣李鶴年謹縷陳持平之論懇
恩暫予免議以期和衷共濟爲將來同心設防之計又片奏調
浙江處州鎮總兵馬得順帶所部馬隊來豫剿擒是日又
具摺奏擒逆以蒙亳老巢爲歸宿莠民勾引居則爲民出
則爲擒若商賈之遠行恬不爲怪臣於上年選委各員查
辦民圩擒斬著名積擒甚多謹將蒙城亳州宿州阜陽四
屬已經正法之擒徒彙單附呈爲第一案以後續獲逐案
彙奏是月擒匪竄撲運河山東官軍堵禦卻之回竄河
南左公宗棠調授陝甘總督喬公松年調陝西巡撫英
翰公授安徽巡撫九月初四日李公鶴年來營見公



初六日、漕督張公之萬來營見公。十三日、馳摺詳報劉松山等在新野、南陽等處迎勦張牛逆股迭次勝仗。奏稱劉松山等聞豫軍宋慶被圍、卽日馳援。及解圍後、卽與宋慶聯絡一氣同心苦戰、尤得師克在和之義。又摺奏劉銘傳、潘鼎新兩軍往來勦賊、齊豫之境迭獲勝仗、擒匪旣不得逞、志於東、必仍狂竄而西。檄令劉松山由扶溝迎勦鮑超由南陽進軍遮截西竄之路。附片奏請續假一月在營調理。是日又具摺奏彭玉麟所部水師報捐餉銀十萬兩、請加廣衡州府縣學額。附片奏彭玉麟報捐歷任應得養廉銀二萬餘兩、不敢仰邀議敘。十九日、彭公玉麟來營。

見公。是月，捻匪由山東竄河南，循河南岸至漿澤，決河隄。河南官軍堵塞之，捻復南竄，捻酋牛老洪死。張總愚西竄陝，汝遂入陝西商州境，任柱、賴文光仍竄山東，疾趨濟甯，攻撲運河，山東官軍扼之。李公鴻章出視師於徐州。公弟國荃出視師於襄陽，具疏劾官文公。十月初九日，喬公松年來營見公，遂赴陝西任。十二日，英翰公來營見公。十三日，馳摺奏彙報軍情，賊分東西兩路，東路任賴逆股，劉銘傳、潘鼎新等追剿逆蹤，盤旋於鉅野一帶。西路張總愚一股已入陝西，鮑超軍馳至陝州，未及接仗。又摺詳報劉銘傳、潘鼎新在鄆城等處追剿勝仗。又摺奏病。

難速痊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之缺並請另簡

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自以散員畱營效力不主調度附片奏陳

勦擒無效請將臣所得封爵暫行註銷以明白貶之義又

具摺續報水陸陣亡病故員弁彙單請卹又附片密陳山

東撫臣閻敬銘藩司丁寶楨澄清吏治講求軍務實際請

開復處分又片奏李鴻章已帶印出省黃翼升回駐江甯

藉資鎮撫十五日公子紀鴻來營省視十九日奉到

寄諭一道詞旨嚴切催令速籌援軍以赴陝洛二十五日奉

到

上諭該大臣勲望夙著積勞致病自係實情著再賞假一箇月



備藏

在營安心調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曾國藩俟調理就痊卽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廬系。朝廷賞功之典具有權衡。該大臣援古人自貶之義請暫註銷封爵著無庸議。欽此。三十日任賴捻股由山東回竄陳州境。公行營戒嚴調親軍出隊截剿。是月公弟國荃出駐黃州。十一月初二日馳摺奏報西路張逆深入秦境尙無回竄之說。調鮑超一軍進荆紫關以援秦中。東路任賴一股回竄河南。飭劉松山迅赴汝州遏其西竄之路。附奏奉旨覆陳一片稱行軍太鈍精力日衰俟病體稍痊入都陛見自請辦捻不善之罪。又片奏楊鼎勳張錫嶸追剿任賴一

股捻蹤直奔沙河以南。劉松山仍由汝洛進兵以力保黃河。先顧山西爲主。初六日奉到

上諭。會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陞見。江蘇巡撫李鴻章著授爲欽差大臣。專辦剿匪事宜。欽此。十七日馳摺奏酌籌西路軍務。鮑超一軍援秦。派委江蘇道員薛書常專辦霆營糧台採辦軍米。又摺奏交卸

欽差大臣關防。賁送徐州。交李鴻章祇領。欽奉

諭旨。飭臣竟回本任。臣自度病體不能勝兩江總督之任。若離

營回署。又恐不免畏難取巧之譏。請仍在軍營照料一切。維繫湘淮軍心。庶不乖古人盡瘁之義。附片奏刊用木質



關防一顆其文曰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行營關防。又片奏任賴股匪奔擾信陽之南將入鄂境周盛波跟蹤追剿現飭張樹珊拔隊追擊劉銘傳軍疲勞太久在周家口稍休卽行赴鄂。又檄調李昭慶全軍由皖赴鄂以收夾擊之效。又附密片奏保湘淮各軍將才如道員劉盛藻總兵戴春林潘鼎立提督章合才均爲後起之選前任大名道祝塏編修張錫嶸皆文員中出羣之才畧陳品概以備採擇。十九日委員賁送

欽差大臣關防赴徐州營。二十八日奉到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



避艱險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湘淮軍餉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顧慮等因。欽此。

是月公弟國荃駐軍德安。湖廣總督官文公奉

旨開缺。入都供職。

欽差戶部侍郎譚公廷襄暫署總督。十二月初三日馳摺奏

欽奉

諭旨。再陳下悃。仍請開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缺。附片奏任賴一股竄擾。孝感鄂軍接仗獲勝。檄調劉秉璋與劉銘傳軍合爲一路探蹤追剿。又具摺奏保劉銘傳一軍克復黃陂。

并在濟甯雒河、阜陽扶溝等處戰功最偉，勞苦尤甚。五案併保開單請獎。附片奏保吏部主事錢應溥在營效力，請加四品卿銜。十五日奉到。

上諭：會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卽懍遵前旨，剋期回任。俾李鴻章得專意剿賊，迅奏膚功等因。欽此。二十一日，馳摺奏遵。

旨回駐徐州，暫接兩江總督關防。臣病體未痊，仍懇另

簡江督，而臣以散員效力行閒，至中外交涉事件，素未講求，請旨令兩淮運司丁日昌護理通商。

欽差大臣關防，必能有裨時局。附片奏東路任賴一股盤旋於



安陸之境劉銘傳等追剿賊竄向鄂東一帶西路張逆渡過渭北鮑超自請移師赴鄂先剿東股因檄令劉松山張錫嶸等由潼關入秦卽在陝州設立糧台仍派薛書常管理是日具摺奏江西南康縣查辦案內充公田產分析辦竣又奏保劉松山張詩日等軍在西華上蔡新野等處大勝彙案請獎附片奏請酌提安徽丁漕加該省兵勇之餉又片奏前年飭委運同銜容閔前往西洋採辦機器百數十種均交上海製造局收用該員不避艱阻請予獎勵以昭激勸又片奏參安徽渦陽縣知縣沈濂革職是月楚軍淮軍集於湖北之境凡七萬餘人會剿任柱賴文光一

股郭松林軍挫於德安。總兵張壯勇公樹珊陣亡。賊益張。陝西官軍挫潰。張總愚逼近西安省城。喬公松年到陝。後亟檄劉松山一軍入援關中。公辦理擒匪一載有餘。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兩河之策。皆未久而改變。其在臨淮。搜擒蒙亳匪徒。以絕擒之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除擒之勾引。劉銘傳、劉松山、潘鼎新三軍大小數十戰。賊眾縱橫颺忽之勢。實因以少衰。是冬張逆入秦。任賴入楚。中原稍得息肩矣。而是歲言路劾公辦理不善者有御史朱鎮、盧士杰、朱學篤等疏。皆奉寄諭鈔發。御史穆緝香阿奏督師日久無功。請量加譴責一疏。

奉

上諭年餘以來曾國藩所派將領馳驅東豫楚皖等省不遺餘力殲賊亦頗不少雖未能遽蕲全功亦豈貽誤軍情者可比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欽此是後又有御史阿凌阿劾公驕妄各款亦奉

旨辨斥公念權位所在眾責所歸惕然不敢妄焉

丁卯同治六年公五十七歲

正月公在周家口營初六日啟行赴徐州十三日過碭山境散錢二十六緡給飢民十五日公至徐州十九日接受兩江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通商大臣關防



藏

逆在秦、與回逆合股、劉松山攻勦屢勝、尙有把握。附片奏酌撥軍餉、協解陝甘兩省。是月鮑公超在襄陽傷病大作、公委員賁藥餽問之。左公宗棠赴陝甘任、行至湖北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丁公寶楨補授山東巡撫。四月初七日馳

奏提督鮑超傷疾甚劇、請調直隸署提督、婁雲慶南來接統霆軍。附片奏回任以後、通計餉需款目、入不敷出、且有萬不容緩之事、須行籌款者。如製造輪船、購買機器、湘軍入秦、淮軍在楚、多未發足軍餉。長江北岸擬添陸軍、以爲防運河隄壩險工、林立均屬刻不容緩。請

旨將江海關洋稅應解部之四成酌留一成以濟要需。十六

日專摺奏謝京察從優議敘

恩。又奏遵照新章甄別勞績州縣開單附呈。江南苦旱公出

禱雨於甘露神祠二十四日雨。是月任賴捻股由湖北

竄河南南陽境。五月十六日馳奏續查民圩捻斬捻黨

開單奏結嗣後歸地方官辦理附片奏任賴逆股自鄂省

竄出有東趨之勢。本年天氣亢旱農田枯坼人心皇皇皆

由臣德薄累及斯民憂愧無地。且運河水涸東路軍情可

慮。又聞張逆有回竄出關之意。又摺奏本年鄉試依限舉

行并兼行乙卯科武鄉試。又片奏保員外郎王家璧請以



五品京堂遇缺題奏。公連日步出禱雨。十九日公詣靈谷寺取水。二十日大雨。公籌銀四千兩修復靈谷神祠。是月任賴逆股由河南竄山東越運河而東犯青州之境。奉到

上諭曾國藩著補授大學士仍畱兩江總督之任。欽此。六月初十日專摺奏謝

天恩補授大學士又摺奏鮑超傷病深重懇請回籍養病附片奏賊已渡運東竄令黃翼升駐紮射陽湖爲裏下河之防。又片奏江甯建立昭忠祠其初專祀湘軍陸營將士請并祀水師員弁。又摺奏本年鄉試派學政鮑源深入闡監臨。



又奏請展緩本年軍政。十八日專摺奏江南江北糧台收支軍需各款分案開單奏銷。是月任賴逆股東竄登萊之境李公鴻章劉公長佑建議合四省兵力合堵運河就東境勦滅任賴一股河南湖北兩省兵力嚴扼潼關毋令東竄就關中勦除張總愚一股英翰公疏請合兵嚴守膠萊河偪賊於海隅聚而殲之。七月二十九日馳奏霆營將領公稟不願隸婁雲慶部下請將鮑超全軍撤遣大半其餘令譚勝達等帶赴濟甯歸李鴻章調遣并令婁雲慶另募新軍以備防勦。又奏遵

旨籌撥直隸賑災一款皖軍協餉一款并陳現籌興復淮濱使

與李公鴻章通籌西北大局。二十一日、馳摺奏報回駐徐州接篆日期。附片奏、賊在鄂中、官軍有合圍之勢、恐任賴一股續竄入秦、鮑超一軍應畱豫西攔截、俟賊情定後、再調赴秦。又片奏、彭玉麟報捐養廉銀兩、奉旨查明子弟給予獎敘。該侍郎力辭、出於至誠懇如所請、以遂其報效之誠。二十九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既經接受兩江督篆、所有察吏籌餉及地方應辦事宜、均關緊要。且金陵亦不可無勳望素著大員坐鎮、著卽回駐省城、以資鎮攝。該督公忠體國、自當仰體朝廷倚畀之隆、勉爲國家宣力。一切軍情調度、仍著李鴻章隨時咨商、以

資裨益欽此。是月張公錫嶸在陝西陣亡。鮑公超回軍

襄陽擊賊於楊家澤大破之追勦至豐樂河復大破之殺

賊萬餘人任賴捻股竄河南境。李公鴻章奉

旨授湖廣總督李公瀚章調授江蘇巡撫暫署湖廣總督劉公

琨授湖南巡撫。二月初三日李公鴻章拔營赴河南督

師仍駐周家口。初八日專摺奏謝年終

恩賞又奏報軍需款目自咸豐三年起至金陵克復之日凡爲

時閱十二年之久用款至二千一百三十餘萬之多分爲

四案開列簡明清單照例報銷附片奏動用安徽抵徵一

項比例請銷又片奏江忠義席寶田兩軍餉銀歸入江西



彙總造報。又片奏補發湘軍欠餉作爲第四案續報之款。又奏新授江蘇布政使丁日昌請暫緩

陛見。十四日馳摺奏疊奉

諭旨移駐金陵恭報起程日期。又摺奏上年奉

旨發交臣營差委各員道員鍾文總兵沈宏富提督何紹彩分

別發往各路差遣。附片奏道員祝塏應仍交李鴻章隨營差遣。又片奏甘肅道員金國琛請開缺終養。又片奏陣亡編修張錫嶸請

加恩其子。又奏陣亡總兵張樹珊請於周家口建立專祠。又摺奏彭玉麟水師營鮑超霆軍查辦滋事弁勇。十六日由



徐州啟行。至韓莊登舟。沿途查閱運河隄牆。二十二日。至清江浦。張公之萬來見公。二十三日。吳公廷棟來見公。於舟次。方舟從公赴金陵。二十六日。查閱清水潭隄工。三十日。抵揚州。是月。任賴捻股東竄安徽境。回竄湖北東境。湘軍敗挫。彭忠壯公毓橘陣亡於黃州。劉松山軍入陝西。擊張逆一股。連破之。三月初一日。公與官文公相見於舟次。初二日。查閱瓜洲鹽棧。初六日。抵金陵。還署金陵之民焚香於道以迎公。初十日。按視新修江甯學宮工程。十五日。劉公琨舟過金陵見公。二十日。馳摺奏報回省。日期并陳鄂東之賊向西北竄走。張

水歸故道以減淮揚水患。於清江設立導淮局試辦挑濬。附鈔章程十六條咨送軍機處以備查核。附片奏籌撥本年大運銀兩解交織造衙門應用俟軍務平定再議添撥。是月任賴股匪回竄越濰河擾犯沂州境竄擾贛榆海州沐陽之境。八月接到總理衙門公文預籌換約事宜。公飭屬吏悉心條議擇其善者具咨與函端派員弁由滬入都呈覆。議增修金陵昭忠祠祀江南殉難官紳。九月十八日具摺奏甄別府縣等官續奏采訪忠義第二十八案附片奏水營記名提督馮標病故請卹。皖南殉難縣丞羅慶恩請卹烈婦程胡氏請旌。是月海州捻股回竄。



山東境。十月初五日、公下闈典校武鄉試、提督李朝斌會考。十九日、試竣、取中武舉一百五十七名。是月、山東賊復竄贛榆、劉公銘傳追剿破之、陣斃捻酋任柱。公弟國荃開缺回籍。十一月初三日、專摺奏報江南武闈鄉試事竣。初六日、專摺奏江北糧台捐造船礮用過銀數、循例報銷。又奏徐州善後局報銷。又摺奏揚州虹橋鄉殉難紳民婦女請旌卹、巡檢陸忻請卹、澄海營副將陶位中、參將黃占魁出洋捕盜遇害請卹。十五日、馳摺奏遵旨預籌修約事宜。二十七日、劉公銘傳擊賊於壽光、濰河大破之、擒斬數萬人、賊大潰、賴文光遁走山東肅清。是月、

官文公署直隸總督。丁公日昌授江蘇巡撫。十二月初三日奏查明本年江北新漕徵解實數。現在籌辦情形。又奏籌解明年協甘餉銀。又摺奏江甯省城自咸豐三年淪陷。向榮和春等駐兵八載。陣亡之文武將弁殉難之官紳士民。尙未建祠崇祀。實爲闕典。湘軍昭忠祠地基寬廠。因與僚屬議建三祠。中爲湘軍陸營。西爲湘軍水師。東爲金陵官紳。務使毅魄忠魂萃於一處。其金陵官紳綜舉約有六端。一曰咸豐三年城陷殉難之員。二曰向榮和春營中陣亡病故之員。三曰江甯七屬殉難之紳。四曰江南大營援剿他處殉難之員。五曰鎮江揚州兩軍陣亡病故之員。

皆附祀祠中。六曰滿漢婦女不屈而死者別立貞烈祠祀之。懇

飭令地方官一併致祭。實有裨於

聖朝勸忠之道。附片奏。霍邱縣殉難團紳李友張請卹并其家屬五十一名。初十日揚州官軍擒擒酋賴文光斬之餘黨迸散東南蕩平。二十二日奉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加恩加賞一雲騎尉世職欽此。是月張總愚擒股由陝西越黃河竄至山西境東趨畿輔。是歲駱文忠公秉章奉

旨以四川總督協辦大學士尋卒於成都。李武壯公祥和在



陝西宜川陣亡。

戊辰同治七年公五十八歲。

正月初二日接見西洋公使蒲安臣。十七日專摺奏謝

天恩加賞世職又摺奏謝年終

恩賞又奏年終密考學政聲名又奏江蘇臬司李鴻裔請假。

二十一日定書局章程八條又訓手民四條委道員洪汝

奎經理書局。

汝奎漢陽劉公傳瑩之門人也。

二十七日核定長江水師

未盡事宜及水師補缺章程。是月張總愚捻股竄直隸

境擾犯保定河閒天津各屬境畿輔戒嚴丁公寶楨督軍

入援駐固安左公宗棠督軍追剿駐天津李公鴻章駐軍

大名李公鶴年英翰公皆引兵防河南北。二月初五日。劉公長佑過金陵見公。三月初五日。馳奏擬補長江水師各缺并續陳未盡事宜十條。奏稱衡州試辦水師之始。非有舊例可循。屢試屢變。漸推漸廣。今已奏定章程。著爲令典。不敢謂立法之盡善而無弊。所願數十年後督撫提鎮隨時損益遇事詳求。冀將材輩出。歷久常新。此則臣等所禱祀以求者也。又摺奏總兵張詩日病故請卹并准加恩予諡奉

旨予諡勤武。公又奏上年江北冬漕併歸海運詳議海運章程十條開單附呈。附片報江北漕糧起運實數。又片奏籌



解甘餉分數。又附片奏陸營武職大銜借補小缺請
敕部核議准行。又片奏保總兵王可陞章合才易致中三員皆
足勝專閫之任。二十日作靈谷龍神祠碑記。二十八
日歐陽夫人至署。四月初一日江南苦雨公出詣神祠
祈晴。李公瀚章調任浙江巡撫。初四日過金陵見公。
初七日奏結霆營上年在襄陽鬧餉一案查辦營官哨官
審明定擬。又奏上海鐵廠製造火輪船及廣東艇船仍須
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擬會同丁日昌履勘查閱再將
外海水師章程核議具奏。二十日調驗船廠所造八團
舢板。二十四日由金陵登舟啟行。公子紀澤從。二十六



日至揚州查運庫。二十九日登金山觀蘇文忠公玉帶
爲詩紀之。旋登焦山。是月直隸捻匪竄運河以東分擾
及山東東昌武定各屬境。時河北水漲官軍因扼運河以
困之。閏四月初一日公舟泊丹陽。初二日泊常州。初三
日泊蘇州省城。畱五日。初八日出巡閱李朝斌太湖水師
遂行赴上海。丁公曰昌從途次奉到

上諭會國藩著授爲武英殿大學士。欽此。初十日行至上海
駐鐵廠查閱輪船洋礮工程。洋領事官白來尼等來見公。
十四日會奏撥解直隸軍餉并彙陳近年協撥陝甘軍
餉情形。又奏酌提制錢三十萬串由輪船解運天津請照

銀價劃抵京餉。附片奏上海舊存輪船兩號不能行駛外洋。適有福建華福輪船來滬。卽令改調前赴天津。以備巡防之用。公專奏遵。

自派員馳赴合肥。催令劉銘傳銷假。迅赴直隸山東軍營。并瀝陳勦捻之師。謀勇以劉銘傳爲最。而勞苦疲乏。亦惟銘軍獨甚。念本年畿輔之警。若非去歲先滅任賴一股。大局不堪設想。懇於

寄諭中獎其勲謀而慰其勞苦。則

天語一字之褒。勝於

臣

等函牘萬萬矣。是日公拜摺後登舟查

閱吳淞口狼山福山各營。

十五日由輪船回金陵署。

五月初八日專摺奏謝

天恩附片奏提督黃翼升總兵歐陽利見所領水師已赴濟甯
並查看山東河防提督劉松山添募湘勇飭湖南鹽局撥
銀二萬兩以利遄行。六月十八日專摺奏江北水災賑
濟銀數造冊報銷。又摺奏李鴻裔病狀請開缺調理。又摺
奏總兵婁雲慶撤營事竣請開缺回籍養親。附片奏保總
兵譚勝達王衍慶二員。又摺奏采訪忠義第二十九案附
片奏已故總兵張運桂請祔祀張運蘭專祠。又奏常州殉
難紳民史承簡等合族一百二十名請於郡城建史氏忠
節專祠。全椒縣知縣孟煊在任殉難請建專祠。是月劉



公銘傳赴直隸。時湘淮各軍將領萃於三輔。

詔都興阿出視師於天津。七月，彭公玉麟經理長江水師事。

竣奏請開兵部侍郎之缺，補行守制奉

旨允之。官軍會剿捻匪，破平之。張總愚走死，直隸山東肅清。

李公鴻章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劉公銘傳封一等男爵，封疆將領承

恩賞，各有差。初十日奉

上諭：曾國藩籌辦淮軍後路軍火，俾李鴻章等克竟全功，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揚州民與天主教堂鬩鬬，公委藩司李宗義、運司李元華、上海道應寶時提案會訊。二十二日



專摺奏前次有密疏一件、未能慎密、自請交部議處。又摺奏東西捻股一律肅清、湘淮各軍亟應趕緊裁撤、以節餉需、而蘇民困、謹預籌經費爲撤勇之用。又摺奏查明運河水誌情形、又摺奏查報陣亡傷亡病故員弁彙單請卹。附片奏河工道員潘鴻燾請卹。又摺奏江甯府屬查出熟田試辦抵徵。二十七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欽此。八月初六日、專摺奏謝。

天恩一爲交部優敘、一爲調任直隸、籲懇。

陛見、附片瀝陳丁憂兩次、均未克在家終制、從公十年、未得一

展墳墓。瞻望松楸。難安夢寐。又稱勦捻無功。本疚心之事。而回任以後。不克勤於其職。公事多所廢弛。皆臣抱歉之端。俟到京時。剴切具奏。十一日。作江甯昭忠祠碑記。十三日。上海船廠造火輪船第一號成。駛至金陵。公登船試行。至采石磯。命名曰恬吉。取四海波恬。公務安吉之意。批發揚州教堂一案。具咨文呈報總理衙門。是月。李公鴻章奏凱撤剿。捻官軍唯畱劉銘傳一軍駐紮畿南之張秋鎮。又奏籌款修葺。

孔林。湘勇劉公松山軍從左公宗棠入秦。勦辦回逆。九月初二日。奏報恬吉輪船工竣。并陳明上海機器廠籌辦情形。



附片奏金陵善後局經用之款請免造冊報銷。又片奏內江水師糧台委員船廠委員彙案請獎。初十日酌定湖北撤勇一案。十七日核定外海水師章程。丁公日昌至金陵會議揚州教堂一案。二十日馬公新貽到金陵。二十六日交卸關防印信。二十八日公弟國潢來署相見甚懽。大被同宿。縱談家鄉瑣事以爲笑樂。又自書箴言六條贈之。是月公與漕督河督會奏榮工漫水漸入洪湖會籌堵禦一摺。十月初五日具摺奏報交卸日期。遵

旨會商公事暫緩啟程。又具摺奏請禁止川私行楚收回淮南

引地以復舊制而整鹺綱。附片奏劉松山一軍由江南協餉請改道湖北襄陽轉解入秦。并稱臣交卸之際應將經手事件略爲結束。又摺奏原任廣西巡撫鄒鳴鶴在金陵殉節請從優加卹并准

予諡以彰忠節。又奏水師營副將柳壽田病故請卹。二十六

日李公鴻章赴湖廣任過金陵見公。十一月初三日專

奏湘軍第五案軍需款目造冊報銷一摺。奏稱從前軍營辦理報銷中外吏胥互相勾結以爲利藪。此次臣嚴飭屬員認定實用實銷四字不准設法騰挪不准曲爲彌縫。臣治軍十餘年所用皆召募之勇與昔年專用經制弁兵者

情形迥異其有與部例不符之處請

敕部曲爲鑒諒臣初無絲毫意見欲與部臣違抗也是摺奉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是日又具摺奏酌議江蘇外海內洋裏河水師事宜十四條請

敕下李鴻章馬新貽丁日昌各抒所見妥爲核議並求部臣詳核不厭駁詰以期利多弊少臣不敢因係初議之人稍涉迴護又摺奏江楚用兵太久武職保舉太多惟借補小缺一途可以安置撤遣之將弁謹將江南近年考試武職章程四條錄呈

御覽又摺奏江淮等屬歷年墊應兵差添設台站頭緒紛繁州



縣交代永無結算之期。實有妨於吏治。臣任兩江最久。惟此爲經手未完之件。現擬設法清釐。准仿照糧台之例。開單報銷。仍按據金陵未克以前及既克以後年分分別辦理。附片奏補發湘軍欠餉歸案報銷。又片奏。臣未交卸之時。兩次接准造辦處來文。俱稱移會兩淮監督查兩淮祇有鹽政并無監督之官。造辦處係內務府司員與部院司官體制相同。行文督撫應用堂官之印。請

旨敕下該衙門嗣後遇有傳辦要件統歸內務府大臣行文。不宜逕由造辦處移會。以符定制而杜弊端。又片奏報經手事竣起程北上日期。初四日。公由金陵登舟啟行。金陵



士民焚香酌酒以餞送者填咽街巷。於時歐陽夫人患欬喘甚劇，公長子紀澤畱金陵侍疾，次子紀鴻從行。初八日，泊揚州，公弟國潢從公於揚州，乃別回湘。十三日，抵清江浦。十七日，由清江啟行，江甯將軍魁玉公出都赴任，謁公於途次。二十日，彭公玉麟從公於郟城境，乃別回南。三十日，渡黃河，宿齊河縣，丁公寶楨來見公。十一月初四日，行抵直隸境。公在途次，每日按輿圖稽查山川原委，尤詳考畿輔水利，隨時延訪官紳賢否，證以輿論而密記之。十三日，入都門，寓東安門外賢良寺。十四日，昧爽趨。

朝見軍機大臣於朝房、

召見於養心殿奏對數十語、

賜紫禁城騎馬退朝謁恭親王於邸第及軍機大臣文祥公等、
十五日遞摺奏謝

天恩

召見奏對十餘語十六日又

召見奏對語尤詳移時乃出時在廷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際

千官屬目焉十八日至內閣上任接見侍讀中書各員

旋至翰林院上任接見講讀學士以下各員謁

至聖廟及先儒韓文公祠十九日公訪塔忠武公宅登堂見

其母厚餽之。二十日移寓城南法源寺。二十四日至內閣集議通商事宜凡三日。二十八日會奏議覆修約事宜一摺。二十九日遞摺奏謝年終恩賞。

已同治八年公五十九歲。

正月初一日早朝捧慶賀表從

駕詣長信門行禮。天明

皇上升殿受賀。公與朱公鳳標上階展表。太常寺司員宣讀表文。畢公與內廷諸臣行禮而退。初二日始爲無慢室日記條記密事。初五日公訪倭仁公宅。因偕至內閣酌郡



王與大學士會議奏陳機務六條公手藁數千字移時而成初七日趨

朝奏事。初九日至琉璃廠書肆縱觀書籍。十五日趨詣保和殿侍

賜宴藩王。十六日

賜宴廷臣於乾清宮內監引入

皇上升座倭仁公領滿大學士尚書西向坐公領漢大學士尚書東向座樂三闋乃宴倭仁公起奉爵

御座

皇上遍賜大臣爵樂三闋乃出謝

恩頒賞珍物。十七日具摺請

訓又遞摺奏略陳直隸應辦事宜請酌調人才以資差委酌撥銀兩以濟要需直隸最大之政在於練兵飭吏次則河工請畱劉銘傳一軍長作拱衛之師再練萬人使成勁旅則畿輔不患空虛民間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太重屬僚玩上虐民當以嚴法重懲之永定滹沱二河常爲民患亦宜大加疏濬請

敕下江蘇督撫每月撥解銀三萬兩稍資周轉并開單奏調道員錢鼎銘陳鼐知府李興銳知州游智開趙烈文知縣方宗誠金吳瀾及員外郎陳蘭彬八員。



召見奏對數十語皆疏中事也。退朝謁恭親王邸第。二十日
出都。二十一日巡視永定河堤工。二十七日行抵保
定府。二月初二日接受直隸總督關防長蘆鹽政印信。
初八日拜發到任接印日期一摺。附片奏試辦永定河
工請

敕戶部借撥銀兩趕修要工。初九日送官文公入都。十三
日札飭永定河道及河工委員擇日興工。十六日閱直
隸選練六軍操演陣法。時直隸營伍疲弱。劉公長佑爲總
督時遵部議於綠營弁兵中挑選數千人酌加練餉。至是
已五年矣。十八日作清訟事宜一編爲四柱冊通飭各



州縣官刻期清結積案以爲課程。二十三日具摺奏查明州縣積潦大窪地畝分別豁減糧賦。又奏糧台循案報銷一摺。三月初五日刊發直隸清訟事宜十條核定限期功過章程十四條。初九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公來見。十四日劉公坤一人都過保定見公。直隸臬司張樹聲調山西臬司新授臬司史念祖

詔公察看。十六日摺奏直隸訟案最多積壓未辦。臬司張樹聲情形較熟清釐甫有端緒請暫畱本任。并鈔呈清訟事宜十條。又摺奏舉劾屬員以飭吏治。又奏報上年搶修永定等河用過銀數。二十八日丁公日昌入都過保定見公。

史念祖到省公派委綜理發審局。四月初一日專摺奏報查勘永定河工合龍出省日期。是日啟行。初六日驗收河工。初八日回署。十四日奏報勘工回省日期。又奏直隸采訪節義第三案。十七日粵南使臣黎峻等過境見公。二十日公子紀澤奉歐陽夫人到署。二十八日郭公柏蔭入都過保定見公。五月初四日專摺奏劉松山軍在陝西宜君綏德兩處有潰變之案實因軍士久役思歸所致。該軍勦辦得力銳氣未減未可遽議撤遣。初十日楊公昌濬入都過保定見公。二十一日具摺奏稱近日內外臣工章奏多主練兵不主養勇當此全境



救平、自不宜畱勇隊於近畿。然目前練軍實無化弱爲強之法。當參用東南募勇之意。仍須戶部籌撥的餉。然後營務漸有起色。又摺奏永定河工合龍。請開復河員處分。附片奏報提用長蘆復價銀兩以濟河工。并擬酌加歲修領款。二十二日。李公宗義入都。過保定見公。二十三日。永定河復決口。六月初六日。作客座。示僚屬箴言四條。定以每日傳見州縣二員。十一日。奏遵照部議裁撤長蘆總商。以杜把持之弊。又摺奏永定河水暴漲。道廳各員搶護新工。竟於他處漫溢。請分別參辦。并自請交部議處。又奏提督朱南桂、譚國泰病故。請卹。奏調瓊州總兵彭楚。

漢來直隸差委。是月作李忠武公勇毅公神道碑銘二篇。七月初一日奏永定河漫口搶堵未能合龍擬緩期秋後將挑濬中泓疏濬下口二事認真籌辦。初四日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二十一日奏酌議直隸山西河南三省毗連州縣會哨章程。二十四日鄭公敦謹自山西入都過保定見公。八月初六日奏續查屬員據實舉劾。二十七日奏接准部咨再行酌議練軍事宜一摺。奏請調南方戰將以練北方新兵擬於古北口增練千人提督傅振邦領之。正定府增練千人總兵譚勝達領之。保定府增練千人以彭楚漢領之。附片奏劉銘傳一軍護衛京畿。



未可遽撤。該提督開缺回籍。其部將劉盛藻代領其軍。尙能勝任。毋庸另派統領之員。又片奏保道員蔣春元署永定河道。九月初四日。作湘鄉昭忠祠碑記。初六日。奏采訪節義第四案。十二日。核定直隸練軍章程。委知府李興銳查訪長蘆鹽務。二十一日。具摺奏試辦永定河挑濬中泓下口二法。核定工程。請停止攤捐。發給現銀。使廳汛無所藉口。以作兵弁夫役之氣。附片請撥長蘆運庫銀兩。以濟河工之用。二十三日。作唐確慎公墓志銘。十月初八日。作羅忠節公神道碑。初十日。公啟行。出省勘河工。十二日。抵固安。巡視工程。驗收合龍。十三

日奏報勘工出省日期並報循河勘驗下口。十七日登舟順流而下至天津府查勘鹽政。校閱洋鎗洋礮隊。二十日由天津啟行。二十三日回署。十一月初一日奏酌議長蘆鹽政十條。又摺奏查明州縣災歉情形分別蠲緩以紓民力。大順廣一帶尤苦旱恐須預籌賑濟。附片奏查工回省日期。又奏采訪節義第五案。十九日具摺奏蘆綱億累日甚宜減輕成本以蘇商困而保額綱酌議五條。又摺奏永定河漫口合龍暨疏濬中泓下口均屬穩固深通請開復河員處分。又具摺奏遵

旨察看臬司史念祖請酌調刑名稍簡之省分乃爲相宜。是



月作王考星岡府君墓表。十二月十四日奏銘軍將領
劉克仁、劉盛瑞病故請卹。二十四日奏查明畿南各屬
災歉較重擬於來春以貸爲賑請於天津存儲項下撥制
錢十萬串解至大名預備散放。附片奏升任臬司錢鼎銘
請暫畱大名道任督辦賑貸。又摺奏漳沱河改道北流已
閱兩年亟應設法修治謹陳大概情形請

敕部核議。是歲公壹意清釐獄訟遇重大之案則親自鞫訊。
每月數次統計專摺奏結重案及京控發交之件前後凡
五十餘疏不能悉紀。公自到任以後定以每日分時清
釐案牘接見賓僚吟覽經史詩古文以爲日課。每月以暇

時爲文二一篇計成碑銘序記之屬凡十餘篇。

曾文正公年譜卷十二

庚午同治九年公六十歲。

正月十六日專摺奏年終密考。又奏永定河工借撥運庫銀兩請於應解京餉項內照數扣還。二十四日核直隸練軍馬隊章程。委陳蘭彬前往大名助辦賑貸。是月劉忠壯公松山在甘肅攻剿回逆於金積堡陣亡其兄子錦棠接領其軍。二月初二日專摺奏謝年終

恩賞。又奏直隸清理積獄舊案陸續完竣新案辦理就緒計審結並註銷之案四萬一千餘起多年塵牘爲之一清請將勤奮之員酌予獎勵。又奏州縣畱支銀兩請免提解四成



俾地方官有辦公之資以爲振興吏治之助。又奏直隸州縣應付兵差款項酌議報銷。二十一日專摺奏謝京察從優議敘。

恩。又奏湘淮各軍勦捻軍需第一案報銷。附片報洋鎗洋礮教練勇糧款目附案請銷。又具摺奏提督劉松山宣力最久忠勇邁倫力攻回寨受傷殞命。謹臚陳事蹟請

宣付史館并於本籍建立專祠。三月初五日出城詣劉孝子墓及楊忠愍公祠。初十日奏直隸畱防兵勇收支餉項截數報銷。二十九日奏報永定河凌汛安瀾一摺。又奏覆核部駁保案一摺。又奏采訪節義第六案。公自入春



以來屢患目光昏蒙而治公牘覽書史未嘗少息至是驗知右目已失明於是閉目靜坐之時爲多。是月公子紀澤入都赴廕生試。四月十一日改定練軍馬隊步隊營制。十六日奏試辦練軍酌定營制比照湘勇淮勇軍營舊章參酌增損次第推行。又以官馬不如私馬亦欲仿募勇章程自養營馬以冀練成勁騎。附鈔呈步隊營制十條馬隊營制六條。附片奏籌議口北三廳防務。是日公眩暈病作甚劇旬日漸平。二十一日奏陳病狀請假一月調理。二十五日公子紀澤試竣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以員外郎分部行走簽分戶部陝西司。五月初八日專摺奏謝子紀澤授員外郎。

恩。二十二日奏病尙未痊續假一月。又摺奏畿南賑貸辦理事竣各地方官賠累已甚請免報銷以示體恤。又摺奏保永定河工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奏采訪節義第七案。二十五日奉

上諭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欽此。同日奉

上諭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衅現在設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摺。曾國藩病尙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



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追。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燬教堂、拆毀仁慈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爲首滋事之人查拏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迴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先是天津境內屢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謠。署天津知府張光藻擒獲拐匪張拴、郭拐二名，嚴辦旋有民團拏獲匪徒武蘭珍，供出法國教堂之王三，授以迷藥。由是津民

與教民屢有爭鬪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約法國領事官豐大業來署提犯人對質。於時譌言四起。人情洶洶。豐大業在崇厚署中施放洋鎗。崇厚亟起避之。豐大業忿而走出。遇天津縣知縣劉傑。復用洋鎗擊傷其家丁。津民見之者。遂毆斃豐大業。燒燬教堂等處。洋人及本地從教之民。男婦死者數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二十七日奉

上諭。崇厚奏津郡民教起衅爭毆。自請治罪。并請將地方官分別嚴議革職一摺。崇厚周家勳。張光藻。劉傑著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仍著曾國藩於抵津後。確切查明。嚴參具奏。至迷拐



人口匪徒及爲首滋事人犯均著嚴拏懲辦並會同崇厚澈底根究秉公辦理毋稍偏徇欽此二十九日公覆陳一摺奏稱據天津鎮道來稟武蘭珍所供之王三業經弋獲必須訊取確供武蘭珍是否果爲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爲教堂所養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此兩者爲案中最要之關鍵從此兩層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

諭旨飭臣前往仍垂詢臣病臣之目疾係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臣不敢因病推諉稍可支持卽當前往一面先

派道員博多、宏武等迅速赴津，會同天津道府詳訊辦理。

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所稱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日內如可支持，卽著前赴天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欽此。崇厚駐天津近十年，調停於民教之間，人頗譏之。事變之後，崇公出示解散，有嚴禁聚眾滋事之語，由是怨聲載道。崇公尋奉

旨充出使法國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以大理卿成林署理。

初四日，公將啟行，書遺教一紙，其略云：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之初，自誓効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難之際，斷不冒客



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初六日由保定啟行宿高陽縣。初七日宿任邱縣具摺奏報起程日期并稱與崇厚往返商擬先將俄國誤傷之三人及英美兩國之講堂速爲料理不與法國一併議結以免歧混。初八日奉

上諭此案起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總以有無確據爲最要關鍵必須切實根究曲直旣明方可另籌辦法至洋人傷斃多名若不將倡首滋事之犯懲辦此事亦難了結。曾國藩擬將俄國人命英美講堂先行議結所見甚是欽此。初十日公至天津津郡民團舊有水火會名目人數甚眾怨崇厚公之護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爲公奉

命之初凡詣公條陳此事者或欲藉津人義憤之眾以驅逐洋人或欲聯合俄英各國之交以專攻法國或欲參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氣或欲調集兵勇以爲應敵之師公意在堅保和局不與洋人構衅以致啟兵端其函致崇公則稱有禍同當有謗同分之語既至津郡出示曉諭士民仍不獎其義憤且亦有嚴戒滋事之語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時出令放告投訴牒者數百人查訊挖眼剖心並無事實而拐匪一案拏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無賴供詞反覆狡展不能定案公亦令委員暫予緩訊以爲洋人轉圜之地但飭緝拏天津滋事之民由是都門



士大夫中譏議紛然起矣。十一日、接到法國洋官照會一件、係都中洋人由總理衙門轉遞來津、詞氣尙順。十二日、英國洋人來見。十三日、美國洋人來見。十四日、內閣學士宋晉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請布置海口防兵、兼婉諭各國、以爲解散約從之策、奉旨令公酌量辦理、據實奏聞。十六日、公咨覆總理衙門、爲洋人力辨挖眼剖心之誣。十八日、專摺奏報、永定河南岸五工漫口、自請議處、并請河員處分。十九日、法國洋官羅淑亞來見。二十一日、崇厚來言、洋人將大興波瀾、有以府縣官議抵之說、公峻詞拒之。二十二日、洋官羅淑

亞復來詞氣凶悍。又來照會一件。有請將府縣官及提督陳國瑞抵命之語。二十三日。公將現在查辦情形。照復洋人。并駁詰之。是日。遂與崇厚公會奏。奏稱。王三雖經供認授藥。武蘭珍然。且時供時翻。仁慈堂查出男女。訊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各省皆然。以理決之。必無是事。至津民所以生憤者。則亦有故。教堂終年局閉。莫能窺測。其可疑者一。中國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恆久畱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醫病人。雖親屬在內。不得相見。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

棺而兩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百姓積此五疑，眾怒遂不可遏。仰懇

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謠傳之說多係虛誣，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現已將天津道府縣三員均撤任，聽候查辦。又奏委丁壽昌署天津道，馬繩武署天津府，蕭世本署天津縣。又附片奏稱：洋人照會挾制多端，請將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二員革職，交刑部治罪。陳國瑞現在京城，請交總理衙門就近查辦。公雅意不欲加罪於府縣，是日乃勉徇崇厚之請，會奏此疏。拜發之後，公意痛悔之病勢漸劇。二十四日奉到



上諭有人奏風聞津郡百姓焚燬教堂之日由教堂起有人眼
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及且聞
現已消滅等語所奏是否實有其事著曾國藩確切查明等
因欽此又奉

上諭崇厚已派出使法國自應及早啟行著曾國藩體察情形
如崇厚此時可以交卸卽著來京陛見以便卽日起程通商
大臣事務著曾國藩暫時接辦俟成林到時卽行交卸欽此
二十五日接洋人照會一件仍執前說二十六日公
照復洋人仍駁詰之是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另片奏請將天



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此次陳奏各節固爲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起衅也。欽此。公前疏力辨洋人之誣。又陳五可疑之端。意在持平立論。內閣鈔發奏稿文理不全。都人士見之謂公偏護洋人。遂以詆崇公者詆公矣。責問之書日數至。公惟自引咎不欲以自明也。崇厚公每日一來行館力主府縣議抵之說。公方在病中置不答。崇厚乃馳奏法國勢將決裂。曾國藩病勢甚重。請由京另派重臣來津辦理。二十八日公覆陳。

諭旨垂詢之件。奏稱焚燬教堂之日眾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豈崇厚一人所能消滅。其爲謠傳。已不待辨。至迷拐人口一節。實難保其必無。臣前奏請

明諭。力辨洋人之誣。而於迷拐一節。言之不實不盡。誠恐有礙和局。現在焚燬各處。已委員興修。王三安三該使堅索。已經釋放。查拏凶犯一節。已飭新任道府拏獲九名。拷訊黨羽。惟羅淑亞欲將三人議抵。實難再允所求。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彼若不擬構衅。則我所斷不能允者。當可徐徐自轉。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仍難保其無事。崇厚與洋人交涉已久。應請畱津會辦。暫緩來

京。又奏稱中國目前之力實難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

諭旨所示弭衅仍以啟衅確中事理且佩且悚。外國論強弱不論是非。若中國有備和議或稍易定。現今銘軍全隊拔赴滄州一帶稍資防禦。臣自帶兵以來早矢効命疆場之志。今事雖急病雖深此心豪無顧畏。不肖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抑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決斷。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使外患漸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強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



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案愚民憤激生變，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卽從此動兵，則今年卽能倖勝，明年彼必復來。天津卽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

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實天下生民之福。惟當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臣以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而區區愚慮，不敢不略陳所見。是日接奉

寄諭，亦云張光藻、劉傑交部治罪，已屬過當。若在津正法，萬難允准等因。二十九日奉到

上諭，據崇厚奏稱，曾國藩觸發舊疾，病勢甚重，朝廷實深廬系。此案關係頗大，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已諭令丁

日昌星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惟該國兵船業已到津意在開衅不可不預爲防範。已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奏遵旨覆陳一摺。另片所陳善全和局以爲保民之道。備豫不虞以爲立國之本。甚屬曲中事理。卽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理。用全大局。欽此。七月初五日。毛昶熙至天津。隨帶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郎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四員。公一見皆歎異以爲難得之才。初七日。奏報永定河南岸五工續漫成口。再請議處。英



國洋官威妥瑪來天津。毛公昶熙約洋官會議。既集。陳欽
按理抗辯侃侃而談。洋人不能詰。羅淑亞猶執前說。徑行
回京。崇厚亦奏疏自請入都。

陛見。初九日。公與毛公會奏羅淑亞回京緣由。請中外一體堅
持定見。并將連日在津會議問答情形咨報總理衙門。又
奏請將福建船局購辦京米截畱二萬石存儲津郡。以備
李鴻章軍營及劉銘傳全軍之用。時李公鴻章督軍至潼
關。馳摺奏稱。洋人照會內稱。天津府縣幫同行兇。主使動
手等語。所聞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據。必須將府縣如何
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員會同提集。當堂質訊。乃

可以成信讞而服眾心。如果該府縣等有實在重情亦不能曲爲寬貸。十二日奉

上諭羅淑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已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欽此。十三日奉

上諭崇厚著卽來京三口通商大臣著毛昶熙暫行署理。欽此。丁公日昌奉

旨啟行北上馳摺奏稱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臣



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

宸衷獨斷不可爲眾論所搖。又稱百姓紛紛聚眾地方官不能認真彈壓過誤似亦不輕。十六日奉

上諭該使臣非理之求斷難遷就而於近情之請必當趕緊辦理以示誠信。此時如將下手滋事之犯按律懲辦則洋人自不至節外生枝再歸咎於府縣等因。欽此。十九日公奏奉諭旨檄催劉銘傳赴直隸統帶銘軍並陳明江面水師與洋面不同彭玉麟楊岳斌在籍情形因及捍禦外侮徐圖自強之法。二十日奉

上諭軍機大臣呈遞直隸按察使錢鼎銘稟函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即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候查辦。乃該革員等一赴順德，一赴密雲，捏病遠避，尙復成何事體。朝廷令該革員赴津實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體會，置身事外。曾國藩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等因。欽此。

二十三日奉

上諭近來內外臣工往往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泄沓成風，爲目前苟安之計。即使創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有名無實，遂使朝廷深謀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強，何時可平外患。宵旰焦憂，無



時或釋。欽此。二十五日劉傑到案。丁公日昌到天津卽

日懸賞勒限緝拏兇犯。二十六日奉

上諭該督到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其中委曲求全萬不得已之苦衷在稍達事理者自無不諒刻下府縣一層堅持定見當可就我範圍如能將爲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拏務獲訊取確供按律議抵大局似可麤定。欽此。二十七日張光藻到案。三十日公與毛公會奏已革天津府縣到津日期一摺。奏稱該員自六月十六日撤任卽行請假。臣見其本無大過故允其所請。其後奉到

諭旨卽飛檄催提目下均已到案。頃接總理衙門來信云有法

國照會言及該府縣主使證據現飭同文館繙譯應俟譯文寄津按照所指情節逐一質訊再行取具親供錄送核辦至查拏凶犯現已獲三十七名仍嚴飭盡數弋獲從嚴懲辦以杜外患八月初二日總理衙門奏天津一案與洋人照會來往辯論情形一摺奉

諭旨鈔寄令公迅速緝兇詳訊嚴辦催取府縣親供及早結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新貽粹遇行刺因傷出缺初四日奉

上諭曾國藩著調補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調補欽此初七日公具摺恭謝



天恩并奏稱前在假期之內馳赴天津實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諉。臣目病甚重往來文件難以細閱幕僚擬稿難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軀承乏貽誤必多。目下津案未結仍當暫畱會辦一俟奏結後即請開缺安心調理。又特奏保刑部郎中陳欽在總理衙門當差多年於中外交涉情形洞悉本末頃來天津與洋人諍論其辯才足以折服强悍其誠心足以感動彼族請以署理天津府知府必收折衝禦侮之效。又奏江南月協直隸餉銀截數報銷。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到任。初九日陳欽劉錫鴻丁壽昌等會訊府縣親供。十一日公與毛公昶熙丁公日昌覆訊府

縣親供。十二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奏。瀝陳病日情形。請另簡賢能。畀以兩江重任。一摺。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兩江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現雖目疾未痊。但能坐鎮其閒。諸事自可就理。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毋庸議。仍著俟津案奏結。卽著前赴兩江總督之任。毋再固辭。欽此。十四日。奏呈府縣親供。請交部核議。并稱拏獲滋事兇犯八十餘名。俟訊明會奏。十七日。毛公昶熙回京師。十八日。奉上諭。此案爲日已久。若不趕緊辦結。必致易生枝節。著李鴻章馳赴天津。會同督飭承審各員認真研鞫。及早擬結。欽此。



二十三日公具摺奏審明天津案內第一批人犯分別定擬。又奏咨送覆訊府縣供詞，并陳明該員解送刑部恐難定限。又奏稱辦理遲延，自請交部嚴加議處。劉公銘傳至天津。二十五日李公鴻章至天津。二十七日陳國瑞到案。二十八日奏已革天津府縣解部起程日期，并鈔呈陳國瑞供詞。附片奏稱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循聲。臣之初意豈肯加以重咎，過聽浮議，舉措失宜，遽將府縣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外間物議紛紛不平。此次該革員等入獄，誠恐洋人執臣原奏欲得而甘心，則臣之負疚愈深。請

敕刑部細核供詞從輕定議以平天下吏民之情臣亦稍釋隱憾并申陳各省民教滋事實情籌議預杜後患之法。二十九日奏開缺臬司史念祖請授以實缺并陳軍營保舉記名人員現經部議新章保至藩臬者必先補道員仍乞聖慈存記每年於部章之外特簡實缺數人實振厲人材之道。又奏天津道周家勳開缺請以陳欽補授天津道缺。又代奏提督劉銘傳恭謝。

恩賞一摺。九月初一日奉

上諭陳國瑞所遞親供既與津案並無干涉毋庸再令總理衙門刑部覈辦。欽此。初三日丁公日昌回江蘇任。初六日



公交卸關防印信具摺奏報卸篆日期。又摺奏報閩省採辦京米十萬石全數驗收附片奏調前台灣道吳大廷隨至江南綜理輪船操練事宜。刑部奏已革天津府縣二員擬發往軍台効力。十一日奉

上諭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効力贖罪以示懲警。欽此。是案刑部奏結照例從重定擬。

諭旨又以該員私往順德密雲逗畱藐玩再行從重也。是日奉上諭經此次嚴辦之後各直省地方務當曉諭居民安分守法毋任再滋事端。遇有中外交涉事件並須按照條約持平妥辦。總期中外商民彼此相安以靖地方。欽此。十三日奏續

訊天津案內第二批人犯分別定擬附片奏署天津道丁壽昌攝篆已久情形熟悉措置裕如請卽補授天津道缺并稱已保臬司劉盛藻與丁壽昌分領銘軍皆司道中難得之才亦請

簡放道員實缺。公以本年壽六十奉

旨賜壽由軍機處咨交到

御書勛高柱石匾額一面

御書福壽字各一方梵銅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綢十件線縐十件十六日專摺奏謝

天恩又具摺奏遵



旨赴任懇請

陛見奏稱臣前承乏江南初無治狀荷蒙

獎勵慚感交并欲勉從

後命則病軀難供驅策必致隕越貽羞欲自遂初衷則

聖恩已極優容何敢再三瀆請揆諸古人鞠躬盡瘁之義一息

尚存不敢稍耽安逸附片奏刑部主事陳蘭彬有任重致

遠之志不避艱險仍擬帶至江南講求防海製器操練輪

船之事又奏前次奏結人犯內有穆巴一名查無行兇實

據請予開釋另將續獲范永一名歸案正法以示慎重人

命之意二十三日由天津啟行人都公子紀鴻奉歐陽

夫人并眷口由運河南旋公子紀澤從入都。二十五日入都門。二十六日早朝。

召見於養心殿奏對十數語。二十七日又

召見奏對十數語。十月初一日奉

派入坤甯宮喫肉。初三日張光藻劉傑來見。初六日軍機

大臣傳

旨催公赴江南任。初九日遞摺請

訓傳宣

召見奏對十數語。初十日朝賀

萬壽聖節。十一日公六十初度日湖廣同鄉官設宴於會館



儒藏

以爲公壽。十五日啟行出都。十八日次雄縣。藩司錢公鼎銘來見公。二十六日抵濟甯州。登舟與眷口船相維南行。閏十月十三日抵清江浦。十六日泊揚州。查勘瓜洲鹽棧。二十日行抵金陵。借寓巡道署。二十二日接受關防印信。十一月初一日專摺奏報接印日期。初三日作家訓日課四條。一曰慎獨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欽。江蘇巡撫丁公日昌丁母憂開缺。張公之萬奉旨授江蘇巡撫。十一日公奏派應寶時署江蘇藩司并暫護巡撫印務。十七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著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欽此。二十二日丁公日昌扶柩回粵，舟過金陵，公往弔於舟次。十二月初二日，專奏本年輪應查閱營伍，請展緩於明年舉行。又奏丹陽、金壇兩縣本年仍辦抵徵，又奏揚軍廳堤工報銷。十六日，奏籌撥湖南、陝甘軍餉，分別起解，以資接濟。馬端敏公被戕後，凶犯張汶詳卽時擒獲。

詔派漕督張之萬與將軍魁玉會訊。都下言官累疏奏請推究主謀。

欽命刑部尚書鄭敦謹前往金陵查訊。二十九日，鄭公抵金陵。辛未，同治十年，公六十一歲。



正月初三日核江蘇水師續議章程。十二日具摺奏欽奉。

諭旨籌議海防江防事宜一摺。附片奏預籌日本通商修約章程。又摺奏陳河運艱難情形。請

旨飭各督撫通籌運道全局爲可久之規。附奏到任未久請展緩文武密考一案。二十九日公與鄭公敦謹奏結張汶詳行刺一案。仍照魁玉張之萬原擬罪名定擬。附片覆奏犯供實無主使別情。二月初二日專摺奏謝年終恩賞。又摺奏湘淮各軍勦捻軍需報銷第二案。又摺奏接到部議覆陳淮南鹽引礙難增價情形。附片請停止場商內河



鹽釐。十五日監視張汝詳正法。二十四日具摺奏詳議河運章程。又奏已故督臣馬新貽請於本籍建祠附報張汝詳正法日期。是月安徽建平縣境有土匪起尋捕平之。歐陽夫人病疫踰月乃愈。三月初六日張公之萬來見公。十九日專摺奏湖南永州寶慶二府引地未便改運粵鹽并陳明楚省引地被川鹽侵佔太甚請飭部核議。又續奏采訪忠義第四十三案。四月十四日作江甯府學碑記。十六日專摺奏年終密考學政聲名。又摺奏江甯府屬田地科則尙未查清仍辦抵徵。李世忠陳國瑞在揚州舟中鬪毆江岸商民大譁。公派委瓜洲鎮總

兵吳家榜候補道袁保慶查訊。是月大學士文端公倭仁卒於位。五月初一日李公瀚章出都過金陵見公。十一日具摺奏結李世忠陳國瑞尋仇鬪毆一案請將提督李世忠卽行革職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提督陳國瑞以都司降補勒令速回原籍不准在揚州逗畱。二十日作湖南文徵序。六月初二日公攜酒就飲吳公廷棟之宅。吳公僦寓金陵五年居宅甚隘年八十歲足病不能行步終日端坐一室校書不輟。公每月必一再過訪談論移時。公前官京師時相與講學之友歸然獨存矣。初八日泛舟城北元武湖回入秦淮見商民稍復業爲之

欣然。時奉到

文宗聖訓全部。十三日專摺謝

恩。又代遞在新前任總督張亮基通摺。又奏采訪忠義第四十四案。二十五日作台洲盛表。七月初三日公與李公鴻章會奏。派委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同知容闈選帶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從前斌椿、志剛、孫家鼐等奉

命游歷海外、親見各國軍政、船政、皆視為身心性命之學。中國富師倣其意、精通其法。查照美國新立和約、擬先赴美國學習、計其程途由東北太平洋乘坐輪船、徑達美國、月餘



儒藏

曾文正公年譜 卷一二

可到已飭陳蘭彬容閔二員酌議章程所需經費請

飭下江海關於洋稅項下按年指撥勿使缺乏并請

飭下總理衙門將該員所議章程酌核。八月初一日專摺奏

湘淮各軍剿捻軍需報銷尾案。十二日赴校場大閱江

甯省城營標兵四營綠營選練新兵五營甯防湘勇二營

十三日登舟出省大閱。十九日至揚州按閱鹽捕二

營洋鎗礮隊二營奇兵泰州泰興三江興化等五營甯防

淮勇三營。二十一日專摺奏報查閱營伍日期。二十

八日至清江浦閱清河漕標七營淮揚鎮標九營選練新

兵一營。九月初三日登陸啟行赴徐州。初八日至徐



州閱徐州鎮標中軍營、城守營、蕭縣營、選練新兵二營、淮
勇二營。十五日回清江舟次。十九日泊金山寺。二
十日舟入丹陽、閱鎮江營、淞北營、淞南營。二十二日至
常州、閱常州營、孟河營、靖江營。二十六日至常熟縣、閱
狼山、福山鎮標二營、水師四營、登福山以望洋面。二十
七日詣周虞仲墓、先賢子游墓。二十八日至蘇州省城、
閱撫標兵三營、太湖二營、淮勇二營。十月初六日至松
江府、閱提標八營、選練新兵二營、洋鎗隊三營。初七日
至上海、查閱鐵廠輪船、機器、洋領事官來見。十一日至
吳淞口、閱吳淞川沙、南匯等八營、外海艇船六營、內洋八

團舢板五營并閱輪船新陣鐵廠造成輪船四號曰恬吉
曰威靖曰操江曰測海皆公所命名也。十三日乘威靖
船且操且行。十五日改登測海船回金陵署。十一月初
一日專摺奏查閱營伍事竣開單舉劾各營員弁。又奏遵
籌協濟畿輔賑米擬由江南撥解銀兩赴津以便糴貸。又
奏運河堤工報銷。初十日奏報壘斯馬加國在滬換約
事竣。金陵新修督署成二十二日移入署。二十九日
奏查明李世忠在籍情形。又奏派大員前赴安徽查辦天
長縣令馮至沂自盡一案。十二月初八日核定江蘇水
師續議事宜。十六日何公璟調任江蘇巡撫過金陵見



公。二十二日、奏江蘇水師續議章程二十一條。又奏采訪忠義第四十五案。附片密保江甯鹽巡道孫衣言可備藩臬之選。公右目失明已兩年、見者咸以靜息爲勸、而公昕夕孜孜、未嘗倦怠、身體有不適、恆守勿藥之戒、視生死之際、彌覺怡然無累。平生以宋儒義理爲主、而於訓詁詞章二途、亦研精覃思、不遺餘力。處功名之際、則師老莊之謙抑、持身型家、則尙禹墨之儉勤。是歲爲詩凡數首、爲文十餘篇。其自書日記、尤多痛自刻責之語。

壬同治十一年、公六十二歲。

正月初二日、公訪吳公廷棟宅、暢談學業、語及邸鈔倭文。

端公遺疏交口稱之。謂倘非自撰。不能抒寫其心中所欲言。因語及昔年故交零落殆盡。黯然而別。十四日值宣宗忌辰。公言道光三十年供職禮部。聞

遺命立皇太子之信。卽時馳赴淀園。恭遞如意。途次聞

升遐。確耗倉黃悲慟。今忽忽已二十三年。不堪回首。言已泣然。

二十三日。公病肝風動。右足麻木。良久乃復。自上年定以每日讀資治通鑑。隨筆錄其大事。以備遺忘。是日已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輟筆。猶取宋元學案。理學宗傳等書。披覽大意。自謂身心一日不能閒也。前河道總督蘇公廷魁亦蚤歲都門講學之友也。二十六日。公聞蘇公將過金



陵出城迎之。又病風動舌蹇不能語。遂回署旋愈。二十
八日。蘇公廷魁至見公。是日與李公瀚章會奏淮鹽行楚
章程一摺。奏稱近年淮南銷引日疲。存鹽壅積無術疏通。
楚省引界幾被川鹺佔盡。今欲於積重難返之後挽回一
二。暫分疆界。徐圖規復。俟滇黔肅清以後。仍還淮引之舊。
公自肅清江面以來。首整鹽政。刊定章程。各岸設招商局。
各省設督銷局。於瓜洲建總棧。商民稱便。八年之中。徵收
課銀凡二千萬兩有奇。公之在軍中也。公牘私函皆親
治之。不以假人。晚年多令幕友擬稿。公自核改而已。右目
失明後。其最要者猶不假人也。是月作劉忠壯公墓志屬

草稿三百餘字遂成絕筆。其日記自咸豐八年六月起至
於易簀之日猶書前一日日記未嘗閒也。二月初二日
公方閱案牘握筆而病作遂止病旋已。初四日午後公
乃散步署西花園子紀澤從公連呼足麻扶掖回書房端
坐三刻乃薨。是日戌時也。金陵微雨天色陰慘忽火光燭
城中江甯上元兩縣令驚出救火卒無所見見有紅光圓
如鏡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漸微江南士民巷哭事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奉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深宏秉性忠誠
持躬清正由翰林蒙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年間創立楚軍。勦辦粵匪。轉戰數省。疊著勲勞。

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成碩望。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謚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



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卽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朕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欽此。何公璟奉

旨署兩江總督。馳奏臚陳勛績一摺。何公旋至江甯哭殯受篆。馳奏查明子孫詳晰覆陳一摺。李公瀚章英翰公先後具疏臚陳事蹟。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



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渝。卒能萬眾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疊沛恩施，以彰忠藎。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併建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給主事，均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英翰、李瀚章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旌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公

弟國潢聞訃自長沙馳至金陵臨喪率公子紀澤紀鴻扶
柩回籍。五月二十日公之喪抵長沙省城。六月十四
日出殯於南門外金盆嶺之陽。劉公坤一尋奏請於江
西省城建祠奉

旨允准。其明年二月李公鴻章奏天津郡紳士沈兆澧等聯名
稟請建已故督臣專祠以資報饗一摺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公之爲學其大綱宗略見於所
作王船山遺書序而備見於聖哲畫像記。自登第以還於
學無所不窺九經而外諸子百氏之書靡不規得要領其
於莊子史記漢書資治通鑑明史文獻通攷五禮通考數



種尤篤好不厭治之三反平生爲詩古文辭雅不欲存藁應手散佚公子紀澤等料檢手澤門人李鴻裔黎庶昌等爲蒐輯於知故之家凡得詩四卷文十二卷其存官署者批諭奏章凡百二十卷政蹟批牘二十四卷書札六十卷其存家中者日記三十四卷尺牘五十卷家書二十八卷皆公親手蹟也在京師時著有茶餘偶談若干卷久佚又爲曾氏家訓長編其成者朱子小學一卷冠禮長編一卷歷朝大事紀數卷藩部表一卷鈔輯鹽漕河工水利賦役成案各若干卷餘則牘列序目未有成編選錄十八家詩鈔三十卷出都以後治軍臨官不廢書史著有孟子四類編左

氏分類事目、禮記章句校評、樸目雜記、周官雅訓雜記各若干卷。選錄經史百家雜鈔分十一類爲二十六卷。又爲古文簡本二卷。鳴原堂論文二卷。晚年衰病猶日從事於經史爲論語言仁類記一卷、易象類記一卷、通鑑大事記未成書。又選錄古詩之得閒逸意者自陶淵明至陸放翁六家爲六家詩鈔亦未克成書。門人王定安輯錄公所爲經史評註爲師訓彙記若干卷。又掇公平生言行爲求闕齋弟子記四十卷。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歐陽夫人薨。十一月初五日公子紀澤等改葬公於善化縣湘西平塘伏龍山之陽。乾山巽向爲塋。奉夫人柩合葬。黎庶昌爲編



年譜記公行事。迺書其後曰。年譜非古也。近世刊刻前賢專集。乃必爲年譜一編。以攷訂其所作詩文之先後歲月。蓋本孟子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之意。固無傷於稽古之雅。國朝阿文成公年譜。累數十百卷。可謂至多。其所紀載。則奏案與其政蹟爲詳。吾師曾文正公。蓋世忠勲。薄海宗仰。身沒之日。知與不知。得公楮墨者。莫不私什襲以珍之。公鏤板以傳之。所在風行。爭以先覩爲快。竊恐數十載後。流風漸遠。見聞異辭。而於當日事蹟原委。或無資以質證。亦門人故吏之責也。不揣固陋。按據近年所覩記。彙紀其大略。自道光中葉。以還。天地干戈。

廟堂咨儆二十有餘年。人才之進退、寇亂之始末、洵時事得失之林。龜鑑所在。而我公所以樹聲建績、光輔中興者。或籌議稍迂。而成功甚奇。或發端至難。而取效甚遠。或任人立事。爲眾聽所駭怪。而徐服其精。或爲國忘軀。受萬口之詆訾。而所全實大。凡若此類。不敢忽焉。宮牆美富。何敢妄云窺見。惟後世讀公書者。諒亦有取於此云。

玉池老人自敘

清·郭嵩燾自撰

楊世文校點

劉琳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玉池老人自敘》一卷、附錄一卷，清郭嵩燾自撰。清光緒十九年養知書屋刻本。

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一），乳名齡兒，學名先杞，後改名嵩燾。字伯琛，號筠仙、雲仙、筠軒，別號玉池山農、玉池老人，湖南湘陰城西人。少時就讀於湘陰仰高書院、長沙嶽麓書院。道光二十七年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二年底，助曾國藩興辦團練，創辦湘軍。三年五月，因功授翰林院編修。歷蘇淞糧儲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福建按察使，大清駐英、駐法公使。晚年在湖南開設禁煙會。光緒十七年病逝，年七十三。郭嵩燾深於經學，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郭嵩燾日記》、《養知書屋文集》、《養知書屋遺集》、《郭侍郎奏疏》、《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使西紀程》等。

是譜爲嵩燾於去世前八十日寫定，條其生平事蹟，要旨大體有四：一曰紀實，凡事係大局、效在百年，而當時人不能理解者志之，至於事功、文告則從略；二曰顯志，凡孤行其意、功垂成而被搖奪，志事爲顯於天下者則繫焉，而撰述或竊以爲說，論說或見沮於同官者則不及之；三曰微言，凡借舒其抑郁之思與明其立身之義者繫之，而待人接物之誠、家居日用之節則不錄；四曰家誡，凡喪居之儀、克己之大則繫之。是譜重大節而輕細末，並不逐年逐月羅列事蹟，但其平生出處大節、政治主張、學術思想躍然紙上，誠爲研究晚清政治、外交及儒學如何應對外來挑戰之寶貴史料。是本刻於譜主去世後二年，故卷首一卷，附人遺像、行實等，末有其子焯瑩跋語，亦可供參考。

王池先生遺像



素蕉敬繪



備藏

玉池老人自敘 遺像

傲慢疏慵不失真。儘過老態。
待傳神。流傳萬代千齡後。
定後人間有此人。世人欲殺。
定乃才迂拙。頻遭反噬。未。
與子同年。通官半頭。一生懷抱。
幾曾開。

玉池老人自題

洲澤郭必芳敬書。

合肥李鴻章臚陳事實疏

奏爲已故大員學行政績卓然可傳據實臚陳懇

恩宣付史館恭摺仰祈

聖鑒事。據湖南在籍紳士、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前貴州思南府知府周開銘、前甘肅甯夏府知府黃自元、員外郎曾廣鎔等聯名呈稱：原任兵部左侍郎郭嵩燾，由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丁憂回籍。咸豐初粵匪犯湖南，以守城功議敘，竝

命在籍幫辦團練。時故大學士曾國藩守制家居，奉命辦理湖南團練，遲回未出。該侍郎馳至其家，陳說大



備藏

玉池老人自敘 奏疏

義國藩感動，始起視師。方經費奇絀，該侍郎親行各州縣勸捐集餉，創議舉辦通省鹽釐捐局，手定章程。旋帶湘勇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於南昌。解圍後，奉

旨授職編修。在江西守城日，爲江忠源言賊踞江路，宜製造戰船以備攻剿。忠源韙其議，屬爲草奏，得

旨允行。其後曾國藩等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面之功。七年，回京當差。八年，入直

南書房。九年，隨親王僧格林沁赴天津辦防，敘功賞戴花翎。旋

派赴山東查辦稅務。十年假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時運庫存銀不及四萬、欠解江南糧台及安徽協餉甚鉅。到任後、詳請各營配鹽必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詰問。至是緝獲、竝沒其船。鹽運大暢。在任一月、欠餉全清。續運銀米以濟皖軍。而江南大營支運營鹽、隨時應付。移交後、任存銀尙二十餘萬。其綜理精密如此。旋賞三品頂戴、署理廣東巡撫。粵中盜船林立、師船乏餉、與盜相比。該侍郎仿造三板戰船、守東江口之石龍、攻破盜村。次及北江、西江、盡斂其船歸官。歲省餉需十數萬。粵釐設卡多弊、歲入不過七十萬。自裁汰歸併、歲增



至百四十餘萬。又別立籌餉庫以儲捐罰各款。兩歲亦積至二百餘萬。此皆實政可紀者。五年、開缺回籍。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補福建按察使、內遷兵部左侍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年、充出使英法大臣。遣使之初、人皆視爲畏途、

朝命特以充選。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無不言。英國於南洋開闢新嘉坡一島、閩廣人流寓貿易工作者不啻十萬、悉受制於英官。該侍郎據約力爭於英外部、乃設中國領事官。英埠設華官自此始。自是華人得官保

護遇事不至見陵。其品望最爲西人敬服。去任後猶稱
頌弗衰。差旋抵滬。猝染重病。陳情乞休。時以不能趨叩
闕廷爲憾。每遇交涉艱危。旁皇形色。嘗言冀多得通知
中外事體之人。轉相開諭。他日或收其用。其秉性忠誠。
繫懷時局於此。生平廉潔自矢。任運司時。裁汰規費。出
使三年。開報公款。僅薪水房租兩事。其他皆自支銷。歸
後家無餘貲。惟以書院脩脯自給。文章學問爲後進所
宗。生平纂述甚富。所著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業已成書。
體大思精。爲海內通儒推重。茲於本年六月十三日在
籍病歿。除由湖南撫臣奏報外。以臣於該侍郎事蹟知



之最悉懇請奏乞

恩施專差航海呈遞前來。臣查已故侍郎郭嵩燾早從軍旅洊歷封圻晚使絕國行能功績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

早歲卽與相識其後同官京曹同在

兵閒及至江蘇又與共事逮該侍郎充出使大臣與北洋交涉尤繁故其志行知之獨詳實有不容泯沒者。曾國藩初以憂歸屢奉

詔旨敦促該侍郎以事關大局不容預計利鈍手書面請至再至三。曾國藩感其至誠後每與臣言未嘗不歎其篤摯悱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獄以該侍郎之

力得全、遂至顯用。戡定以來、論武勳者盛稱曾國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則該侍郎實推挽之。至創釐捐以濟師、練戰船以勦賊、尤爲兵餉大政所係、皆事成而不居其功。當時將帥爭欲得以爲重、自以侍臣乞退、出處宜嚴。雖於胡林翼之書招、李續宜之奏調、竝辭不赴。及臣治軍東下、求賢於曾國藩、專疏薦達、蒙

恩特授江蘇糧道。該侍郎始起赴官、甫及一年、超署廣東巡撫。時當廣東吏治、軍務、釐務積敝之後、該侍郎感激

知遇、自矢澄清。履任之初、更置將吏、百城肅然。歲籌餉



項贏百餘萬、而商民不知擾累、尤爲人所難能。生平於洋務最爲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後無不徵驗。前後條列各件、外廷多不盡知。病歸後、每與臣書、言及中外交涉各端、反復周詳、深慮長言、若憂在己。迄今展閱、敬其忠愛之誠、老而彌篤、且深歎不竟其用爲可惜也。該侍郎初官翰林、卽以文章負天下重望、於學無所不通、而尤善言禮。曾國藩嘗謂先王脩己治人、經緯萬彙、惟在於禮。故於

國朝儒生通顯者、獨推故尙書秦蕙田、王引之。該侍郎所著禮記質疑一書、折衷羣經、淹貫三禮、括歷代制度

之大得諸家訓誥之通實兼秦蕙田王引之二家所長卓然禮學大師爲當代所僅見道光初故大學士阮元督粵始作學海堂以課士及該侍郎爲巡撫增設條教額門之學成就尤多粵士稱爲百年以來兩人而已伏念該侍郎服官中外歷著勤能聖朝軫念前勞自有

恩卹之典至其政績學術卓絕可傳應請

旨宣付國史館竝

飭下湖南巡撫錄其所著書咨送史館以垂不朽伏讀
乾隆十七年二月



儒藏

玉池老人自敘 奏疏

上諭、以故禮部尚書韓菼碩學績文、加恩追諡。又乾隆三十四年四月

上諭、原任刑部尚書王士禎積學工詩、從前未邀易名、宜示褒榮、以爲稽古者勸。各等因。欽此。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爲前太常寺卿唐鑑代遞遺摺、以其宿學忠敬、籲請

特旨賜諡、蒙

恩允行。仰見

先朝激勵儒脩、一時傳誦、以爲文臣之至榮。郭嵩燾經術、政績視韓菼等殆尤過之、可否

特予褒嘉、以勸學行、出自逾格

恩施、非_臣所敢擅請。所有已故大員事蹟可傳請

旨宣付史館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備 藏

玉池老人自敘 奏疏

南海洗寶幹記平髮逆汪海洋事

毅廟御極之三年、官軍克金陵、餘匪竄浙。其明年、左文襄公以平浙之師追賊入閩。九月、賊破漳州、僞康王汪海洋率悍黨二十餘萬竄粵東。是時、今少司馬湘陰郭公攝撫篆、策賊必入海、飛檄總鎮卓興以舟師駐汕頭、按獲夾板船十數艘、礮械火藥無算、拘賊鞫之、皆購自外洋、計將襲取臺灣、不得逞、乃折而北竄。公以重兵扼長樂、戒諸軍勿輕進、以待左軍。十二月、賊陷嘉應州。州距境皆山、蓋絕地也、旋奉三省會剿之命。丙寅春正月、左軍自漳州至、鮑武襄公一軍自江西出九龍嶺、公



以所獲軍火分解左鮑二軍、竝濟之餉、約師期、定合圍之策。二月二十八日、誘賊堦戰、殲之於黃沙嶂、陣斃汪海洋、髮逆平、左軍凱還、粵兵堵禦之力也。方賊之起也、建瓴五嶺之脊、下長江、破金陵、踰淮而北、所過名城望風而靡、獨長沙一隅與之撐拄、而名將屢蹶、長圍再潰、東南糜爛、勢岌岌不可終日。湘鄉相國方讀禮家居、朝旨敦促、以所遇多齟齬、不卽決。公力贊其行、澄清之局遂定。其所建畫、如設東征局、給軍興、創造師船、賊不得逞志於長江、皆關係安危大局。及是金陵底定、而釜底游魂復狡焉思逞、爲海外扶餘之計、微公之力、不但

餘孽未淨、一廟算重塵、且使海疆失一重鎮、庭戶之地、
寇敵交虞、尙堪問哉。故論者謂髮逆之平、始於湘鄉相
國、而終於左文襄、實公始之、終之也。事平、以預借甘餉
故忤左帥、公亦去位。故其功不著、而粵人至今稱道弗
衰。嗚呼、公之經濟文章、卓越今古、而弗以知兵名。蓋其
運籌決策、洞燭幾先、而預誌其後、不與行閒爭赫赫之
功、故靡得而稱也。幹粵人、習聞其事、又以所舉動關大
局、不止吾粵受賜、爰記其事實、復究極兵事之終始、以
俟世之論定云。

合肥李鴻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

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兵部侍郎郭公考終里邸。越三月、卜葬於飄峰之塋。明年冬、公之孤以公終制乞表墓之文。公諱嵩燾、字伯琛、又字筠仙。上世繫出南唐廣國公暉。至明、占籍長沙之湘陰。曾祖熊祖世、遵縣學生。父家彪、有懿德。曾文正志稱春坊府君者也。妣張太夫人、三世封贈如官。公幼而忱恂、端視繩行於書、罔不綜。既交於文正、商業督過、益造淵騫。而日學於禮、以爲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於是研鍊歲月、爲禮記質疑一書、括歷聖創制之鉅、



備藏

玉池老人自敘 墓表

會諸儒訓義之通、經緯萬端、幽樞微漠、鬱然爲禮家大師。其爲文敦穆衍裕、深有禮樂之意、而不侈縟飾、著書百餘卷、皆裨實用、海內通碩咸斂手推服、儒行而忽其政治。若身世所歷曲艱、則亮者尤罕也。公以道光丁酉鄉試中式、丁未會試中式、改庶吉士。以赴援南昌功、授編修。還朝、直南書房、聲實赫起、公卿聞。九年、出參僧忠親王天津軍事、旋派查山東稅務、有所尼、假歸不出。同治初、予治軍東下、始薦公授蘇松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尋賞三品頂戴、超署廣東巡撫、復罷歸。越九年、起爲福建按察使、以候補侍郎內召、署兵部侍郎。

總理各國衙門行走兼署禮部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尋授兵部左侍郎報滿遂致仕。闢精舍優游纂述十三年年七十四卒。咸豐之初湖南兵事起英文鉅武繼踵而興公周旋其間未嘗自奮於戎旅而籌濟釐餉枹設水師隨事參畫深閔卓煒用濟大功多公始策。是時朝廷責文正治團練不遽出而左文襄中危獄甚急其始終敦勉調護以輔成光融勳烈翳公之功。公於仕宦澹然若無與而職分當盡必有以自立其爲運使禽治巨梟私販不爲威懾掣配銷引月增課入以濟軍實爲巡撫能治盜尤銳意釐飭商征立籌餉庫以儲捐罰公



備藏

玉池老人自敘 墓表

私充溢、法成令修。及使英法、堅據信約、不難不吳。奏設新嘉坡領事以衛商、英埠有華官自此始。歸裝無餘財、標望岸異、爲西人所禮重。國家持常格以馭世、故人之成虧、自定於世物錯互之際。公以儒臣負宿望、濡迹匡時、一時交議、以爲依世違道、失所素守、卒其駿智宏作、睽時命以自見者、曾無所嚟毀。然考其致歸、焉能謂究厥遇哉。公娶陳、繼娶錢、先後封夫人。妾鳳梁、子三、剛基、夙慧、早逝。焯瑩、立瑛、孫二、本含、本謀、曾孫二。予與公同歲生、交夙也。繼從文正於祁門、一旦有所怫、馳去、公挽予於江淮之間、責以幹時之重大義、相許、其忍弭忘。

用揭學行治行爲異世式且以慰九京倦倦之忠光緒
十九年歲在癸巳仲春之月。



儒藏

玉池老人自敘 墓表

長沙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銘

公諱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爲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旣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慤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嶽麓書院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曾公以侍郎居憂奉



儒藏

玉池老人自敘 神道碑銘

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曾公感動，起視師。時苦費絀，公爲親歷郡邑，勸捐濟饗，並請於巡撫開鹽釐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造戰船，備攻剿。江公韙之，公爲草奏，奉旨允行。後曾公用舟師，踣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編修，回京供職，入直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賞花翎，命赴山東海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特授蘇松糧儲道，擢兩淮鹽運使，賞三品頂帶，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

平晉二品頂帶。五年解任。十三年，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餉積懸，公具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餉給庫充。粵盜艇多，師船與盜比，爲商旅害。公別造戰艦，領以能將，破東江石龍盜村，遂收汰師船。次及西北省河，悉斂歸官。歲省餉十餘萬。裁釐卡以杜中飽，增入數十萬。別庫儲捐罰款，不領於經費者。糧道司之兩歲亦積二



百餘萬。其綜理精密多此類。嘗以 國朝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民物熾豐、聲教訖海外、環地球諸國羣集戶庭、非撻伐所及、旣以違言積釁、隱忍曲全、臣子與 國爲體、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呶積習、以弭近憂而宏遠謨。故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氣矜罔、不歸於和劑。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直爭、無段借、西人咸敬服焉。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夫人同邑陳氏、繼室太倉錢氏、妾周氏、鳳氏、梁氏、李氏。子三、剛基、陳出、能文、早卒。焯瑩、鳳出、縣學生。立瑛、梁出。

女五適左周李其二殤。孫本含本謀縣學生。曾孫道傳道伊。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什例。可支匣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卽久任未必能如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爲例。迺階之厲也。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已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言。歸後主講城南書院。兼闢思賢講舍。曾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己任。歿後多流涕者。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

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五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會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十卷、已刊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老衝坡之陽、首已趾亥、葬以歿年九月九日、焯瑩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迺爲銘曰、

謂公弗顯、聯翩節麾。志業宏多、欲如未施。眾榮我茂、趣與世睽。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國家、豈圖其私。蠻



儒藏

玉池老人自敘

神道碑銘

猶可行州里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熾。召歸輟駕邁
疾江湄。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君魂清魄夷。
孰聞天馬徒戀敝帷。皦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
鳳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攷三不朽視此穹碑。

漢陽黃嗣東湘陰郭公墓誌銘

光緒十有七年夏六月乙巳前兵部左侍郎郭公薨於里第。葬有日矣。遺孤焯瑩以狀乞銘。嗣東辱公知深。不獲辭。按狀。公諱嵩燾。別號伯琛。字筠仙。晚號玉池老人。少篤敬。補諸生。能文。游嶽麓。與湘鄉曾公國藩。劉公蓉善。以希文明道相期許。丁酉。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粵盜起。曾公以侍郎居憂。詔起視師。曾公疏辭。公馳止之。又建言練舟師。論功授編修。還朝。直南書房。西夷寇天津。命參僧親王軍事。王欲戰。公諫弗聽。引疾歸。遂有熱河之狩。曾公督師江淮。以書招致公。及劉



公命主藏曰：二君不會，卒無所取。其廉介多類此。同治元年，授江蘇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得降酋私販狀，置之法，且請配銷軍食，月增課數十萬金，諸軍騰飽。擢廣東巡撫，以計降盜艘，三江始通。設局征商，歲入數百萬，民安其業。盜有掠夷舶者，檄吏捕之，羣夷悅服。以飛語罷。上卽位，起福建按察使。未幾，法人通滇路，巡撫使要殺之，訟諸朝。擢公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居海外三年，論事必以理勝。新嘉坡華人億萬，虐於役，請設華領事官。英夷以公故許諾。國主見公，必去冠及歸，圖形爲別。至滬，上疾作，遂致仕歸。開講舍，曾公祠，西偏。

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講習其中、不更攷定高下而厚餽之。湘長吏大事必諮公、公知無不言。販夫走卒以情告者、謀之亦必以忠。寢疾爲遺令數千言、喪祭勿得過先人不計、不用浮屠法子孫不得乞。思請卹。卒年七十有四。著經說詩文百餘卷。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子三、剛基配陳夫人出、早卒。焯瑩鳳孺人出。立瑛梁孺人出。繼配錢夫人無出。孫本含、本謀、曾孫二、女五、殤者二。餘皆適宦族。將以九月九日葬公湘陰縣東關下蔭塋之陽。銘曰、

謂公晦兮、海邦仰止。謂公顯兮、三仕三已。公歸兮、與道



儒藏

玉池老人自敘 墓誌銘

終始泣涕銘公兮如江水。



吾年踰七十、精力衰耗已極、疾病顛連、累月踰時、自度無長視久生之理。諸子諸孫幼弱、不諳人事、恐一旦委溝壑、一切應行事宜茫然莫知所措。及吾年之未盡、預爲之程式、使有所循守、不敢求豐、亦不敢過示儉約、要及吾分而止。一二親友或有以爲宜稍從豐者、是使吾有越分之譏。吾子孫又有違及教令之咎、幸明理之君子爲諭止之。

吾年二十五館辰州、爲吾父母治辰杉棺二具。時父母年始四十七八也。吾自粵東歸、始自治棺、年踰五十矣。其後言湛甫見贈楠木一兜、匠者謂可治一棺、乃更爲

之。是棺具有加於先人遠矣。其餘斂具自矢遞減先人一等。以吾位侍郎。不能不襲朝服。已早自製備。用功綢加以畫綰。衣凡七襲。用舊袍褂。取與吾身相習。裏衣皆然。不別製新衣。含用碎玉一方。朝珠用檀香木。此外皆不得納入吾棺。

吾父母皆用絲絛斂。下至子婦皆然。此飾終第一要義。吾亦當仿行之。七星板下。湘俗用石灰。吾父母竝同。省城用石膏。子婦在省城亦用石膏。吾當仍用石灰。以從先人之後。或謂石灰於逝者不宜。吾既施之父母矣。不能有改易也。

東漢最重氣誼。父喪致客車數千輛。著之史冊。以爲美談。然子孫以榮其親可矣。於逝者何加裨也。吾素寡酬應。年來朋舊彫落。往來知好尤少。學行聲名無關時俗輕重。無庸訃告親友。以滋唁問之煩。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竝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徒使諸老輩奔走來臨。相與歎息。以重吾心之咎。於事爲非宜也。

官至二品以上。例須具呈撫部。據情入奏。爲一品官應有飾終典禮。或

加恩賜諡。二品官亦時邀賡典。要視其生平所樹立。或



有勞蹟可以希恩、或

朝眷素優、竝應由本省奏報。吾自分不敢希冀及此、除子孫呈報丁憂外、無庸另行呈報、以滋公牘之煩。

往嘗械告曾文正公、吾人生世、要爲天下不可少之人、纔算全德。要爲一家所可少之人、纔算全福。此語惟文正公足以當之、吾則反是。乞病家居、終老無休息之日。常與家人約、子孫學問有成、列名科甲、有年世寅好之、誼行訃受弔、一聽所爲。若徒以吾曾任仕宦、義當受弔、則吾自問生無德於人、沒無聞於世、七十生辰、勞親友餽遺致賀、此心常懷耿耿、豈可更勞親友之弔問。除照

常例斂殯一依湘俗每七日一祭奠焚楮鏹滿七營葬或就期安葬先後定日一隨所宜不散計不開堂親友枉祭隨時畱一飯可也。

大清會典參考古禮爲之喪禮尤多沿古義惟初祭大祭爲今制儀制稍繁民間沿之爲家奠士喪禮朝夕奠外有朔望殷奠蓋士大夫三月而葬則殷奠爲多也今葬皆擇日遲速靡常惟能隨葬期爲家奠而已古今禮不相襲亦勢爲之也今更爲依七祭奠通已葬未葬言之情所宜盡義所應爲不必盡依世俗通行之禮也。今世於喪禮煩費爲多動引孟子之言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孟子之言自爲棺槨埆身之物言之，未嘗及賓客筵席之盛、鋪陳事物之繁。今當於出殯前二日行家奠禮，前一日題主，擇子弟輩能書者爲之，刪除一切繁文，而仍準今之禮，酌時之宜，庶爲心安理得。

延僧誦經，謂之超薦，實無所取義。至沿釋氏道場之名，演之以儒禮，尤爲悖禮。一應紙紮，爭奇鬪巧，煩費無謂。吾於釋氏之說亦頗能知其大意，而深不喜爲福田利益之說。婦女輩持此說者，當以正義諭之。

自少奔走衣食，中年以後又經兵亂，出入軍幕，蒙被國恩。生平所以自命，必求有益國計民生，而尤以抱

道自重爲心、未嘗敢稍自貶損。而在官無友朋之助、門人子弟亦無相從聞知其本末者。子孫皆幼、無所知。鄭康成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略就經亂以來四十年事、稍掇其大要、庶使區區一生行誼、稍存其崖略。其有能表而傳之、亦聽之。後世子孫非吾所敢知也。

吾自通籍後、連丁父母憂、又值粵匪之亂、遂不復以仕宦爲意、而於經營國計、保衛地方、無敢稍釋於心。始終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籌兵、籌餉、一皆發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經費、支絀百端、因議勸捐、曾文正公意難之、乃以商之益陽周壽山、甯鄉廖子城、皆允諾自



請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餘萬金文正公大喜黃南坡任鑄礮私設釐局常德嵩燾以爲此籌餉之一大端言之駱文忠公開辦通省釐捐自長江梗塞淮鹽不至因請借行粵鹽爲粵督所持又請准鹽假道浙江江西爲浙撫所持會嵩燾赴援江西塗遇販鹽者經歷賊卡節節收稅出示所存稅單曰此卽釐捐章程也急寓書湖南開辦鹽釐乃稍添設各卡局曾文正公辦理軍務終賴此三項以濟軍食而湖南亦恃此以爲富強之基支柱東南數省張石卿中丞初募湘勇令羅忠節公王壯武公各立一營曾文正公用之清辦土匪旋令朱石翹

率以赴援江西。嵩燾以江忠烈公在圍、同赴援、至卽從忠烈公住章江門城樓、每獲賊、就城樓研訊。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賊壘、廣數十畝、問駐兵幾何、曰、不駐一兵、官兵攻壘、調隊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祇三面、瀕江一面無牆、人皆舟居。問賊船幾何、曰、十餘萬。因告忠烈公、自賊東下、馳突長江、惟所侵踞、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忠烈公大激賞、卽屬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廣東兵船、曰、長龍、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項名目、請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廣東任購礮、此長江水師之議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駐衡



州。嵩燾歸謁文正公衡州。商定營制。立水陸各十營。湘軍之興亦自此始。數爲文正公言黃南坡幹濟才。且厯事多。宜召與商議。文正召至衡州。令閱視水陸各營。告曰。陸營麤有把握。水師不能逆計也。南坡報曰。以某觀之。陸營不如水師之可恃。省城設立各營規模略同。未足制勝。水師獨開一局面。度賊船必不能及。可以任戰。惟長江港汊紛歧。師船遲重。不能轉側。江南水師有所謂三板者。每營必得十餘號。以資梭巡港汊。文正公急令每營添置三板十艘。至岳州與賊戰。專用三板。於是長龍諸船盡變而爲三板。酌畱數艘安老營坐鎮。蓋兵

事初起、兵餉二者多由嵩燾擬議開辦、此皆實事之可紀者。

曾文正公典試江西、奉太夫人諱南歸。時賊方圍長沙、文正公旋奉

旨幫辦團練。解圍後、嵩燾馳弔文正公家、至湘鄉縣城、朱石翹方爲縣宰、爲發官夫兩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則已具疏力辭、竝械致張石卿中丞、力陳不能出之義、專使赴省、束裝將行矣。嵩燾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誼言之太翁、召語文正公、以嵩燾之言爲正、卽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其後鄂督以總兵



樊燮呈訴湘撫具奏。牽及左文襄。錢萍江副憲典試湖北。卽交查辦。嚴責左文襄歸案審訊。嵩燾時入直南書房。以爲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局不復可問。同直潘伯寅尙書悉用其語入奏。奉

旨。左某是否仍應回湖南巡撫衙門辦理事件。抑應飭令帶兵之處。著曾某查明覆奏。文正公遂奏令募勇。專任浙事。不復就訊湖北。文正文襄一時元勛。發端一由鄙人。乙亥秋。由閩臬內召。道天津。與合肥李傅相言及此。傅相驚曰。吾之出亦由君。君憶之乎。嵩燾茫然不能應。傅相曰。文正公駐師祁門。以皖南失陷。劾李次青。

吾力爭之不能得。憤然求去。文正公以吾簡放延肇道。宜赴官。立遣之行。時沈文肅家居。械詢福建情形。復書言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其才耳。力止之。嗒然回合肥。不復有他望矣。會接嵩燾書。力言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卽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讀之怦然有動於心。乃復往祁門從文正公。三人者。中興元輔也。其出任將相。一由嵩燾爲之樞紐。亦一奇也。

吾與劉霞仙中丞在文正公幕。文正公酌定各員薪水。專諭內銀錢所陳季牧云。郭劉與己身同。惟所支用不



爲限制。而吾與霞老數年中未嘗支用一錢。亦與文正公約。奔走効力。皆所不辭。惟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文正公如其言。始終不一論薦。陳雋臣中丞。常言在文正公幕。惟此三人無私利之心。而卒皆至巡撫。雋臣本有戰績。亦屢得保其從事。文正公紀功敘勞。皆所不及。而合肥傅相、駱文忠、胡文忠、李勇毅各有論奏。卒蒙朝廷特簡。吾與霞仙中丞二人而已。

吾於洋務考求其本末。與歷來辦理得失。證之史傳。以辨知其異同。自謂有得於心。不獨漢唐以來邊防夷狄之患。能知其節要。卽三代以上規模。亦稍能窺測及之。

咸豐九年辦理天津洋務、京師議論蝗沸、初聞吾言、羣相怪愕、後乃大服者屢矣、而終無一能省悟所見。

宣宗、

文宗兩朝聖人一二手諭、處論洋情、廓然正大之言、斂手欽服、而廷臣眩於眾多之狃辨、無能有所贊益、竊心悼之。科爾沁僧親王辦理天津海防、回京度歲、一日在朝房、就詢嵩燾東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辦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辦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爲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後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



駁斥。至於上說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爲今時意在狙擊，苟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循理而敗，亦不至於有悔。爲書數策，終不能用。其後官江蘇糧道、崇地山宮保，遣知州黃惠連持普魯斯和約至上海，互換天津與舊相識。一日過談及僧王，惠連言僧王於嵩燾咨嗟歎息，欽若神明。驚問其故，曰：北塘潰敗，諸軍盡散，惠連探知僧王沿邊趨永平府，徒步追從之，衣履盡失。每過一縣，得銀二三兩充旅食。出古北口，見僧邸立營處，寥寥數百人，幕府隨員無一畱者。乃告護衛通報僧王，聞卽趨出見惠連，問曰：何爲狼狽至此？遂大哭。

呼左右速命水與澡洗。卽時送具衣履靴帽並銀二百兩。連發使速之。因上謁僧王。見卽問曰。翰林郭君去歲從吾。吾愧無以對之。其初擊洋人。人皆歌頌。獨力爭以爲不可。其後礮石如雨之中。無肯來營者。又獨渠一人馳至。見利不趨。見難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吾深愧當時之不能相察也。嗣是每見必及之。其事卻深有難言者。雖嵩燾自言之。亦不能盡其說也。

在天津防次奉

命清查山東沿海稅務。又命僧親王就營員內酌派數人充當隨員。僧王方致憤於十七說帖之爭。不派隨



員、而派章邱李某會辦。某深結僧王左右爲私人、來約必緩數日、不肯偕行。深知其心不可測、必爲害、自恃此心可以對諸天地神人、求有裨。國計而已、亦不一顧畏之。所至清查出入款目、提出穀米豆麥歸地方官經理、以資津貼。凡分八大口、附近各小口由各大口派員經理、每歲可得稅銀二百餘萬。煙臺一口與東撫會商先行試辦。時方隆冬、每日猶得二三千金。畱三日、徵及萬金、方用以自慰、而李某已飛報僧王、以擅行開辦奏參矣。其事不足深論、而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載、竝文移書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冊、兩次

焚疏告天、忍苦耐寒、盡成一夢。十二月二十八日、回京復

命。次年元旦朝會、許滇生師趨就嵩燾、勞曰：「國家一百餘年、充欽差者、纔得君一人。」嵩燾惶恐言：「本不足當欽差之名。」滇生師曰：「奉命查辦、謂非欽差得乎？」吾弟方宰掖縣、能言其詳、知君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歷來欽差所未聞也。

建昌陳子鶴、尙書有權貴之名、而其畱心時局、甄拔人才、實遠出諸賢之上。嵩燾之援江西、尙書方憂居奉命辦理團防、同居圍城兩月有餘、朝夕會議、相待至爲



優渥。又五年至京師，常共往來。一日詣尙書，適有客數人在坐談洋務，一意主戰。嵩燾笑曰：「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聞者默然。頃之客散，尙書引予就僻處告曰：「適言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會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嗣見馮魯川言在刑部多年，專意辦案，不屑回堂，堂官訖無知者。陳公任刑部，有疑案，特召詢之，加倚任焉。自覺精神爲之一振。及權兵部，李眉生在部，亦加異視，相與誦言其賢，乃悟流俗悠悠之議論，專持一見，不足據也。予自京師乞病歸，尙書方驗漕天津，

聞而大戚、屢書屬少畱、候回京一見、予不敢從也。甫行兩月、而有天津之變、車駕

巡幸熱河、尙書被 詔扈行、踰年

大喪、鄭王、怡王皆賜自盡、尙書亦遣戍。蓋其時鄭王、怡王、肅相執朝權、漢員被 詔、僅尙書一人、言路據以爲黨、論劾及之。嵩燾南歸、稍緩一兩月、天津兵潰、嵩燾前言皆驗、尙書必邀致之、使竝入黨禍。尙書機警、能測洋務之必有變、而不能測及

聖躬。白香山詩云、禍福茫茫未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嵩燾之不與黨禍、早退之力也。旣以自慰、亦重爲尙書



悲也。

嵩燾官蘇松糧道、由合肥傅相保奏、而愧未能爲傅相盡錙銖分寸之力、僅及兩月、擢兩淮運使。運使專城經理鹽務、無同官之牽掣、稍得自效其力。是時運庫支款僅南臺月餉兩萬、協濟皖撫月餉一萬、歲支三十六萬金。前任喬鶴儕中丞移交庫儲不及四萬、而積欠南臺餉銀至四五月。皖餉從無解款應解、江督匣費亦積欠三四月。嵩燾在任一月、南臺欠餉一例解清、皖餉支解一萬。時皖撫唐義渠中丞駐臨淮關、聞其缺米、又爲運米三千石。江督匣費一竝解清。江南大營支運營鹽黃

南坡辦理米鹽互易預支湘鹽並隨時應付移交許次蘇尙存庫儲二十餘萬金其得力在初到任詳請各營配鹽必由運司掣驗以爲奪商人利以充營餉則可藉營餉爲名以亂鹽法則不可李昭壽爲運行私鹽一
大宗攔截其鹽連巨艦充公以此二事配銷大暢一月收數竟爲全盛時所不及旋奉署理粵撫之

命並飭由海道赴任時駐節泰州轉由揚州赴上海富重庵將軍就見舟次言久不能跪拜見公不能不拜謝此軍無福能得久任運使庶可一獲飽餐此後聽朝廷簡任何人求如今日之成效決知其不能矣。



初任粵撫、方在盛年、體氣原極虛弱、而精力尙足、未嘗敢以第二流人自處。其於國計民生、稍有關係、隨時整理、不能備記。其經營大局、或數月、或經年、而總收其全效、略可分別言之。一、各江水師。初至粵東、盜賊充斥、各江水師林立、支銷鉅萬、莫可窮詰。粵東驛站、皆由水路、幾於寸寸荆棘。一日沈玉遂來見、詢其出身、故從楊厚庵、宮保充水師哨官、改歸陸營。因令仿三板船式、製造十號、守東江口之石龍。石龍、東江巨鎮也、東接惠潮、南達嘉應、盜案或數日一見、或一日數見。東江故有師船三十餘號、皆盜艘也、招使充巡船、月給口糧、又不能

以時發給與盜相比爲害。因戒沈玉遂專責以防守石龍。凡兩月餘。石龍無報盜案者。已而報稱攻破一匪村。獲盜首六七人。威聲大著。因召詢東江師船三十餘號。能收輯之乎。曰。能。問有何把握。曰。初時各船弁盛氣相抗。近今相見。懾伏聽命。以是知其能也。於是哀集其船。錄用其人。各設一哨官領之。船有蔽壞。悉與拆毀。於是合得師船三十餘號。東江千餘里。通行無阻。次及北江。從前所用師船。皆雇之民人。每船月需船價數十金。至是皆改用官船。案地段責成緝捕。衛軍門佐邦年七十餘。言來往此江五十餘年。日懷戒心。至今乃獲坦然高。



臥。又次及西江。又次及省河。所謂六門緝私者皆紅單大船。每船月支船價二百金。爲督轅專政。不敢遽及也。久乃商令撫標右營遊擊尙宗懋經理。盡斂其船歸官。至是各江巡緝無一非官船。歲省餉需數十萬。巡緝有程。弁勇有數。將官以次皆能用命。盜賊隨以止息。凡此皆出一心之運用。無有能知之而能言之者矣。

一、籌餉。粵東地大物博。足以立富彊之基。而相與坐困。勞文毅初辦釐捐。得七十萬金。曾文正公請以粵釐濟餉。奏派晏同甫副憲專辦。亦祇得七十萬。粵東貿易皆仕宦之家。爲之坐釐。不能辦也。所辦行釐。又皆士紳包

攬分別設卡稽查商旅不勝其擾。又一皆督轅主之。嵩
燾展轉籌商始獲裁汰各卡歸併一局辦理遽增至一
百四十餘萬。糧庫經亂後蕩無存儲乃借作籌餉庫令
糧道司之。凡釐鹽捐輸及房捐及沙田捐及船捐領於
經費者皆歸司庫其不領於經費及諸罰款乃歸籌餉
庫。一二年中亦積至二百餘萬支發軍餉賴以取給。比
解任司道來見嵩燾笑問晏公辦理釐捐毀局幾何曰
無數。最著者七大局皆焚局毆傷委員劫去銀錢。又問
勞文毅時毀局幾何曰更多。問自我抵粵後有無毀局
事。司道瞠目相顧良久應曰無有也。嵩燾乃告之曰兩



年中言官奏參釐捐凡數見、尙書全公亦論及之、可謂
聳矣。然卻無敢毀局者、此由鄙人一心之運用、諸君不
能辨也。

至粵數日、英領事照會以香山人經理洋行騙去銀二
十餘萬、咨查三年之久、訖不爲理、至於憤責、當以照會
復之、言此條約所載、由地方官查辦、而來文無理過甚、
實所未喻。隨嚴檄香山縣拏解省垣、並令廣州府緘告
香山縣、限期一月、限滿卽撤任、另委查辦。十餘日無信、
而領事已有照會來謝、竝自承冒昧無理、求賜寬恕。蓋
縣捕急、卽自往香港料理也。逾日、又有法領事照會、以



徐聞縣教師庇一巨盜、縣申之府、府又申之司、教師亦隨至、乃以一照會嚴諭之、申明條約、曉以大義、已而南海縣來見、言教師見此照會、卽日上船回雷州。嗣是兩年、無一照會至、卽以事來求、但稱得一言分示足矣、不敢以公文上呈、致滋批答。亦緣至粵三四月後、有令必行、無敢以虛文相蒙者、洋人能知之悉也。其處置洋務、以理求勝、略可紀者數端。一、前督黃壽臣勒派伍怡和捐銀六十萬、李星衢、華樵雲代之設法、以立據貸之、洋商爲辭、厯任各督允與籌還、竝爲具奏。至是軍餉緊迫、洋商驟相迫索甚急、爲會商三四次、以理曉譬之。於是

抵除伍怡和積欠在官四十餘萬、所餘分數年攤還。一、荷蘭互換條約奉

旨交辦。比交條約、則另繕一分、但有洋文、無漢文、爭持一日之久、允再請示本國。逾三月始至、其使臣礬大何文拱手言、以此區區、兩次勞動、心實不安。本爲互換條約、必應如此辦理、因與各國換約、皆未交到原文、至相承爲之多此一周折、請勿爲罪。一、僞王侯管勝踞鎮江、鎮江克復、侯管勝挾其資財至香港、爲金陵賊接濟軍火。又蓄紅單船數艇、出沒海島、劫掠商民。有陳某者、以軍功保總兵、其兄貿易鎮江、陷於賊。鎮江克復、乃逃歸。



一日至香港、途遇侯管勝、稍就所居探之、令其弟報聞、求照會香港索取。予曰、此不可以索取也。召陳某示以機宜。閱數日、香港竟執侯管勝以獻。蓋辦理洋務五十餘年、未有之創舉也。緣侯管勝行劫海中、香港亦有被其害者、令陳某邀集被害者連控之、迫令獻之官、遂果如所料也。此等又須稍明洋情、乃能爲之。

督轅主兵、幕友門役、據爲利藪。每次保奏、節外生枝、鄙人時有駁正、終莫能究其底蘊也。咸豐四年、粵民全省稱亂、州縣皆至淪陷。節次圍攻省城、省城募勇自保、城以外不能過問。州縣有殉難者、有失守後、會集紳民募

勇克復者、亦有能力保守城池者。省城無一兵之援、無一餉之接濟、惟具報克復城池、批飭擇尤保獎而已。凡九十一廳州縣已累及百餘案。又十餘年中、請獎之案亦約數十百起、一皆閣置不問。屢言之粵督毛寄雲、不敢任也。乃自請爲清理。於是毛公盡將請獎之案移交、乃分東江、北江、西江及省城及前後各雜案、分五起具奏。每起或多至七八十案。先行知州縣有已故者、有已出仕、歷顯官者、分別移獎其子孫。其勞績顯著、雖已出仕、仍照現歷之官階加保。凡數月而畢、未嘗私添一名、濫保一人。自問可以對粵中紳民、而從無一言及之、亦

竟無知之者。

漢陽葉相督粵、聲名極盛。朝廷眷顧亦極隆、而自詡所得全在靜鎮。咸豐四年、全省構亂、州縣日報失守、訖不爲動、惟募勇萬人自備、圍攻省城、一加堵禦而已。粵人亦相與誦其度量、卒用此術施之洋人、遂至潰敗、決裂以隕其身、貽誤國家。而其用財之汰與人之濫、一皆不可爲訓。粵中庫儲極豐、例無撥濟外省之款、海關庫常存數百萬、運庫司庫各百餘萬、糧道庫亦數十萬。咸豐四年保守省城、募勇萬人、支銷庫儲淨盡、乃至盡諸公項存典生息者悉數提用、下至數千金之公款、一



無存畱。嵩燾在粵、當軍務倥傯之中、偶因桑園園隄工緊急、查知隄工生息銀十餘萬、早經提用、乃急歸還五萬、因推及粵華羊城書院膏火生息銀、各歸還數萬。其後署藩司、方子箴以軍餉日急、請借洋款、因詰之曰、洋款何時歸還。曰、六箇月。復詰之曰、此六箇月中軍務能急了乎。曰、不能。曰、如此、則是爲六箇月後添一累也。我自一力籌畫、無勞諸君著慮。因復正告之曰、吾在粵兩年、自問行政無多、而爲前任檢理荒穢、數倍於新政。其視一官去畱、略無關念、而在此一日、期盡一日之力、終使後人享我之成利、而不稍遺之累。耿耿此心、自喻之。

亦惟能自勉之而已。

在粵處置洋務、無不迎機立解。常謂開諭洋人易、開諭百姓難。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無理路之可循也。至粵數日、奉

寄諭令宣示潮州百姓、應聽洋人入城檢查案卷。潮民不聽洋人入城、相持已數年矣。每奉總署咨照、派府道大員查辦、累十餘次、終格不行。會惠潮道鳳君物故、委張壽荃署任。始令據理宣示、已允堅領事入城矣。以小住三日爲期。及入城、往拜府縣、皆不納、竝先將外柵封閉。堅領事遂執意不肯出城。既逾三日之期、潮民徧出



長條言道署容納洋人約期往焚其署。張壽荃大懼詭稱府縣請令往見徑送下河。堅領事大怒電報駐京公使言騙令入城以摧辱之。朝廷卽派粵督瑞公馳赴辦理合肥傅相又奏請丁禹生中丞會辦。兩公皆不敢往。於是丁禹生乃舉已革臬司李某往辦。鄙人展轉開諭皆不能悟乃告瑞公請召集潮紳至省吾自曉諭之亦深知諸君於洋務無所通曉又皆不達事理非鄙人無足理此者。械示張壽荃資送潮紳之城居者但爲巨紳悉數資遣來省。壽荃故得潮人之心資送至十餘人。鄙人先令藩司印刷通商條約十餘帙人給一帙諭之。

曰、通商條約所載、皆奉

諭旨允行、如有抗違、卽是違旨。君等詳加披閱、條約所不載、以理拒之、條約所載、不得不俯從。往歲葉相任粵督、拒洋人入城、遂至省城失陷、身爲夷虜、實爲丁巳之年、距今乙丑纔及九年、潮民奈何效之。彼能攻省城、豈不能攻潮州一城乎。潮紳唯唯而退、嗣是無異議者。時鄙人已奉解任之信、承辦此役、又係粵督、而必力任之、所謂其愚不可及、亦素性然也。當時巡捕李永亮年六十餘、語諸僕從此段議論、聞者心目爲開、潮紳人人懽忻感激、以語丁禹生、禹生擊節曰、字字沁人心脾。後兩說尤深中潮人要害、不能不俯首聽命矣。李某至潮、卽日定議、府道大員十餘次不能



決一革職之臬司、至卽定議、果操何術以致此。李某、丁禹生、吳贊臣均以此致巡撫、而鄙人罷官歸矣。後至京師、偶舉以語寶佩蘅相國、相與憮然。竊謂此等皆有自然之節奏、而人不知、亦私幸此舉顧全 國體不小。

在粵以軍餉緊急、添辦各種捐輸、均至十分阻難、而吾始終以理論行、亦遂相安無事。忽一日、紛傳香港渡船捐輸滋擾及緝捕局。私念緝捕局與捐輸何涉、亦未見局員稟報、急傳問之、則釐局巡船向結怨渡船、是日途次相遇、羣呼擊之、巡船管帶官舍船避至緝捕局、船人逐追至緝捕局、拔其立鎗數桿以去。粵督及司道相與



驚猜謠言四播、吾置不理、而追求滋事者益急。一日接城團局稟報、言渡船停止運貨、竟有私行運貨爲眾渡船所劫者。予聞始稍動心、因飭城團局員與尙宗懋親往查考、則渡船以東莞船最多、亦最強、此次所指辦者東莞船也。船人皆貲本豐厚、不能不懷懼、而與巡船滋事、實西樵渡船、非東莞渡船、而相與容隱、不敢舉發。是日適有西樵渡船赴香港、爲東莞船邀截、謂滋事者西樵船、而嫁禍東莞船、向之理論、言不能與解說、卽不準其運貨、竝無停止運貨之事。賴鄙人稍知粵民情狀、兼恃有三江新設礮船、足資控制、不爲謠言所動、而後可

以從容考察、乃令城團局員諭知各渡船、繳回立鎗、竝
自捆送滋事水手、責打示懲、卽與寬釋、皆欣然聽從。後
數月解官歸、沿江民船香燭鞭爆護送、呈進酒肴、有在
船頭拜叩者、詢之、西樵船民也。始悟官民隔閡已甚、民
俗又喜造謠生謗、一經考察、全無蹤影、苦在官者平日
驕蹇自恣、臨事又一意恟懼、漫無考察、相與激成事變、
而懵然莫知其由、若此類者固多也。當時滋擾緝捕局
而不
及渡船捐輸

局此理甚明、而司道等相與恟懼、播散
謠言、卽此亦見
國家人才之乏耳。

生平受合肥傅相之惠最多、而無能報之。其他蹤跡所
蒞、尚幸無疚心之處。在僧邸天津軍營數月、未支口分



亦遂不復補支。任運司依照前章每月支銀一千、書吏白言、從前收數不及匣費一千之數、今以收至十餘倍之多、以匣費論、亦當得萬餘金、儘可照章支取。嵩燾歎言、凡行事當使後人有所循守、此月收數之多、偶然之數也。卽令久任、未必此後盡能如此。支用過多、後人援此爲例、則是由我階之厲也。仍祇支用一千。在廣東五月四日、交卸韶關四月經費及節費、竝歸後任。幕友請檄取之、予笑曰、是將與雞鶩爭食乎、未嘗一過問也。彼以

初四日抵香港、卽傳諭接印、於是中軍先取印至行臺候之、甫下車、卽拜印、是所爭正在此、吾豈屑與計較哉。

出使西洋三年、一切用費皆自支銷、所開報者薪水、房

租兩款而已。生平辭受取與之節，頗自謂能準之以義，用此內省於心，尙覺可以無愧。

自少以文札應幕，於例案稍能通曉，而絕不喜幕友之拘文牽義，尤心惡其營私。至粵探知舊幕不厭人心，盡辭去之，自行批發一切，至兩月之久，始延刑名錢穀各一人，令之檢查案牘，考核題本而已。文檄皆由親裁，在運司任一月，竟無幕友辦理，一切更自裕如。爲所職專在鹽務，得以盡心於此也。其後任閩臬，向例兩幕友，吾祇用一人。迨聞張子衡接任閩臬，舉向例告之，以爲吾此舉恐不足效。隨以語幕友潘君，潘君笑曰：未知張公

勤能能及公否。誠若公也。一人已覺清閒。否則兩人且不足。問何故。曰。閩中控案繁多。每月六告期。已不暇給。兼六次衙參。開具手摺。詳列案由。以憑詢及時登答。公皆無之。控案經自批發爲多。其直斷處。吾輩所不能及。亦足增長識見。是以在公處。清閒爲獨多也。因頌言鄙人精習律例。吾謂律例所不能知。所知獨理而已。亦由鄙人宦情素澹。無承迎上司。希榮見好之心。故能任意坦率如此。

生平與人共事。動輒牴牾。而爲屬員。必蒙優注。正以無爭名見好攬權之心。人亦不甚忌之。共事則權勢相敵。



遇事據理言之、反見以爲求勝也。始從合肥傅相相待之優、不待言矣。至閩謁王補帆中丞時、方奉命駐紮臺灣、甫見、言日夜盼君至、商議覆奏。予爲據理陳之、中丞極以謂然、屬擬奏稿、爲卽擬呈、其議始定。逾數日、李子之和制使與丹國洋人定議、開設電報、由廈門達省、奉總署駁詰、制使隨與翻異、爲洋人所持。一日、衙參制使憂甚、屬嵩燾與議。嵩燾心知其難、因請設法商辦、不敢奉札。甫回署、檄委隨至、與會議兩次、洋人竟允緩辦、繳還議單、亦非初意所及料也。制使大喜、爲具摺保奏、旋奉

旨出使倫敦、在閩僅及兩月也。嗣丁禹生撫閩、枉書言來閩得睹政績、度越一切、使人心目爲開。復書自陳在閩日淺、未辦一事、未行一政、爲何有此虛誣之獎勵、無從仰窺其旨。禹生回言、每有控案、鈔錄各批、但經指斥、必窮究其底蘊、事理昭著、情弊顯然、讀之使人心折、竝非有虛誣也。

遣使駐紮西洋、發端自嵩燾、距今十餘年、所以遣使之意、當時訖無知者。西洋之通使、專爲修好、處理尋常交涉事件、遇有辦爭疑難、別遣使任之、爲事有從違、卽榮辱繫焉。公使終年駐紮、恐難以相處也、是以遣使盡人



能任之。國家辦理洋務，從不一審求通知洋務之人，顛倒迷誤，多生事端，獨於遣使珍重揀擇，所謂本末俱失者也。當初遣使時，廷臣皆視此爲大辱。李子和制使、馮展雲學使正言切論，以阻其行。嵩燾答言：數萬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艱鉅，誰與任之？沈文定公常稱嵩燾在西洋處辦事件皆極妥善，不知所處辦者本皆易了之事，不足言勞，所恃見理稍明，常以數語定議，不至多費唇舌。凡見以爲難者，皆不能知洋務者也。

在倫敦時，接某日本書，極口詆斥倭人，其言略近理，不如劉錫鴻之狂悖，而見解正同。因爲諸隨員言某議論

見量如此、必貽誤。國家復書痛戒之、略言吾輩奉使海外、委曲以通和好、富鄭公所謂主憂臣辱、正今日之事也。務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爲利病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者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非奉

命出使之旨也。某復書陳謝、而仍以意氣自負。吾於某之使日本、某之使俄、皆豫憂之。於日本之擾琉球、法人之擾越南、皆深究其情事、推明其利病、以求所以處置之法。陳奏至於再四、一爲京師議論所持、茫然莫知所處。士大夫之囂肇、始南宋時、由來亦久矣。



自少貧賤、常刻苦自勵、衣服飲食不敢踰量。平常讀書、於窮理克己工夫、不敢謂有所得、而粗淺克治、則少年時習慣、若性生焉。館辰州、鱸魚斤三十文、兼爲去刺。僕人以十五錢購得鱸絲半斤、食而甘之、遂告僕人、以後勿復爲此。答曰、此其價極廉。予曰、誠然、然於義有三不可。湘陰鱸魚貴於肉價、時父母具在、每食必具肉、而鱸魚歲不過一再食、而未有去骨者。我一人之享用、何爲獨優、頃食此爲增內疚、其不可一也。一食而戕賊多命、不可二也。方隨事勉自刻勵、每食厚味、爲必不宜、不可三也。自是不再設。其後讀書玉玲寺、攜帶馬皮褥一鋪、

夜以護足、日閒以充坐褥。一日晨起就坐、覺兩髀寒甚、顧視未設坐褥、乃起、竝椅墊徹之、凡數日、亦不知有寒也。居講舍、攜帶廚工徐姓、偶歸家、稍代司廚、家人皆詬詈之、予曰、從我經年、司烹飪實有不足、而從未一加譴責。今一食已不能容、口腹之欲可勝窮乎。蓋其克治忍耐、至老猶然、由少年習慣故也。每舉以訓子孫、常宜勉思此言。

生平自信無害人之心、無忌刻人之心、無一意自私自利之心。自處不敢寬假、而論人常從恕。常謂廉者君子所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所以自盡、不宜以望



於人。故凡親友周旋，惠及一人一家，皆常誼也。不足爲善行。吾湘風氣，士大夫罷官家居，皆深居養重，不交人事。視人世利病禍福，漠然不以動其心。高壽自知才薄力淺，尤不能爲人謀。而視親友以事相持，糾結紛紜，樂與一疏剔之。視人冤抑，樂與一昭蘇之。其人或至微，其事或至猥，亦不肯有傲忽。每處一事，必與賠錢爲感，爲怨，皆所不計。獨有一事，內慊於心，而鄉里皆無知者。道光二十八年大荒，從父西清公主振務，從效奔走逾年。次年荒益甚，大憲委夏憩亭觀察督振湘陰。至則城內水深數尺，僅存北門豐厚衙正二街，不爲水浸。餓民沿



街塞途、不可以數計。觀察至十餘日、無從散發振牌、商議就五里墩二里驛路兩旁搭蓋棚廠、購得蘆席百餘鋪、趕搭十餘廠、尙不足容千人。嵩燾日夜趨廠所、飢民數十環跪號呼、因據地與言、詢問日閒多於晚次、客畱何處、多不敢以實告。再四問之、略言各家皆有小船一隻、所居舟次也。問泊何處、何以絕無所聞、曰、北門外菜園相連數里、皆沒於水、居民一皆他徙、小船叢集其中。北門地勢最高、曲折達江、地勢又最僻、故人無見之者。乃急詢其姓名、竝令舉各團稍有才幹者、記其名、旦會於寒舍、馳告憩亭觀察、於江次查點船數、人數、散給振

牌令此十餘人者自相糾察一日而畢。次日卽據以散振。先是城內每日斃二三十人。嗣是無道斃者。凡兩月水落始令各歸治田。水災施振之方亦可以備將來取法也。

通籍仕宦本非高尚者。初因寇亂不敢求仕。涉歷稍深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謂可以有爲。而功令之習爲虛誣。人心之積爲險陂。迂直之性所必不堪。亦遂不能不以道自重。奉

旨召用。必不敢辭。稍有抵牾。卽時辭歸。亦不敢有係戀。歷仕數年。自覺耿耿此心。明可以對



君父幽可以質鬼神。而於地方百姓常覺悲憫之意多。而不敢懷憤嫉之心。丁禹生在粵。鈔錄鄙人文札及告內。遇粵人至者。問曰。新中丞政蹟何如。曰。不相宜。曰。貪乎。曰。否。曰。酷乎。曰。否。然則何以不宜。曰。操切。比年以來。問之曰。是一好撫臺。問何故。曰。認真。吾以爲操切認真。本同一心。大率坐求治太急耳。及見所行之政。與其文告。直坐求治太緩。事事從根源上疏剔。人人所隱蔽。一不使其自匿。未有不怨者。然卻出之和平。無有大懲創。故亦怨而不怒。既久。吏治民心日有轉移。昭然知其用心。惟有相與感激。而遽去位。吾粵之不幸。抑亦公之不幸也。誠令在粵。能及十年之久。可以貽數十年之安。卽暫畱四五年。亦數十年之利也。似此苦心經營。而不獲收其成效。是以深相太息。於公之去也。然謂一生仕宦。爲足稍攄其志。則所愜心無幾。而抱歉者多矣。卽十餘年家居。所應辦之事。應集之費。亦皆未能一酬其願。

正坐精力短乏才又不能自給爲善之心終以自餒要
之一生成就無能規及久遠正自無如何也。

出使西洋無功效可紀然所關繫極不小西洋立國本
末兼資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須推
考其情勢究知其利病遇有處辦事件即可略得其梗
概而其講求邦交蓄意見好此風開自百餘年之前各
國遣使互相駐紮遂爲國家一大政自吾奉使倫敦
繼之者陳儷秋使美利堅某使日本相隨出洋某君行
徑鄙心未敢謂然也其後劉錫鴻使德意志則昏狂謬
戾乖忤百端德人至今以爲笑所以然者爲仰承樞府

意旨、動與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氣骨。所謂氣骨者、以理求勝、無所屈撓。迎合希寵、以爲氣骨、而自處於無理、使外人失望如此、是無益而反有損矣。近年見聞日開、人心日平、視初時氣象固遠矣。然每見出使一二隨員、信札仍意氣自負、多懷貶斥之心。中土儒生虛憍之氣、無可言者、然盡如此存心、以求裨益國家、固不可得矣。

一生讀書行己及稍涉仕宦、多受友朋之益、而於友朋多愧、未能自盡其力、然其傾誠待人、而受人反噬者、亦多有之。最不可解者、與某公至交三十年、一生爲之盡



力自權、粵撫某公來書、自謂百戰艱難、乃獲開府、鄙人竟安坐得之、雖屬戲言、然其忮心亦甚矣。嗣是一意相與爲難、絕不曉其所謂、終以四摺糾參、迫使去位而後已。意城在湖南、寓書告言、某公力相傾軋、問有所聞否。鄙人尙責其不應聽信浮言、迨奉解任之信、始知其四摺相逼之甚也。至劉錫鴻則直陰賊險狠、窮極鬼蜮、自問十餘年所以待劉錫鴻、誠不應受此慘報、而區區一生立身待人、何至忍相背叛若此類者之多也。因論世俗語人學問質行、動曰有來歷、卽釋氏所謂前生因果也。然每念少年徵逐、見朋輩中天分超絕而終無所成、

是謂有來歷而無積累。積累者、積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後發生始繁。然其建功立名、成就爲巨、又自有因緣。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隨所至而機緣巧合、爭相擁護、覲面者景從、聞聲者響應、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其人生平亦幸稱爲完備。自問此生謂無來歷、積累不可、而所遇窮惡、交相毀敗、以言因緣固無有也。

某公四摺奏參、其立言大都以不能籌餉相責。而吾自信以一人支柱大軍、月餉三四十萬、皆出一身之籌畫、實爲有功無過。最後一摺專劾及潮州釐務、略言廣東



釐捐辦理不善、天下皆知臣駐軍饒平、距潮州爲近、士紳來見、詢及釐捐、祇得二萬金。潮州地大物博、假使辦理得法、每月尙不止兩萬金。今以一年收數尙不及一月之收數、卽潮州一府論之、釐捐辦理不善、不問可知。非得蔣益澧前往督辦軍務、兼理糧餉、萬不能有起色。此蔣君簡放廣東巡撫之原委也。吾清理廣東釐捐、視前收數加增踰倍。晏同甫以督辦釐捐接署總督、仍帶督辦釐捐銜、毛寄雲仍而不改。吾勉強與毛公商量、得以稍行其志、然其收效已在一年後矣。甘苦經營、僅資某公一搏噬而已。在晏同甫專辦釐捐、添設一例被毀焚局劫財、不能懲辦、徹去府縣及委員而止。鄙人到任後、營辦數月、如瓊州府、廉州

及惠州之河源次第皆與添設無敢滋事者。潮州距省太遠久成化外不敢率意經營。直至張壽荃署惠潮道始以任之。其時汪海洋大股已由漳州竄近粵邊軍情警迫語張壽荃此項釐捐以資潮州防堵省城不過問也。某公知潮州釐捐之少而不知潮州開辦之獨遲張壽荃固言潮州紳民可以順道而不可強制但邀允準陸續猶可增加賊勢方急而與紳民相持此危道也某公不察事理不究情勢用其詭變陵蹙之氣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誣其心亦太酷矣。區區一官攘以與人無足校也。窮極誕誣以求必遂其志



而使無以自申、而後朋友之義以絕。

故事、糧道庫無儲款、而漕折銀兩積存日久、從無挪撥、亦至數十萬。洋人入城以後、括取無遺、而糧庫委之荆棘叢矣。吾爲設籌餉局、令糧道郭毓麓司之、凡不領於經費及諸罰款始入此庫。兩年中月餉遇有缺乏、多取給此庫以備支放。迨嘉應州軍務告竣、仍積存二百餘萬金、資遣卓方二鎮營、動踰百萬、而吾不及與聞矣。往在胡文忠營、聞公言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但得軍餉稍給、吾身有何顧惜。每舉以告某公、爲文忠悲、亦重以自悲。某公於嵩燾在



粵籌餉情形亦能知其節要、而蓄意攘奪此席、畀之蔣君、不惜戈矛相向、任意誣讎、以恣其排軋、乃使區區勉求自盡之功、實一力埽刮之、反據以爲罪。嗚呼、抑何酷也。其後劉錫鴻營求出洋充當隨員、知朱石翹與吾至交、託之幹旋、石翹一力任之。吾謂劉錫鴻出洋有三不可、於洋務太無考究、一也。洋務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氣、劉錫鴻矜張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剛而不達事理、三也。石翹告曰、已爲言之、渠一切不事事、稍備朋友談論而已。甫奉旨、卽日畔異。其後展轉有十款之奏、吾皆不能知也。比

將歸始聞其略、一皆用其平日夤緣鑽刺之故智、窮形盡相、編造事實、巧相誣譏。最後一條言由候簡運司而授閩臬、又由閩臬擢兵部左侍郎、

朝廷何負於郭嵩燾、而終日怨望、聞之惶然汗下、是不獨毀吾之功名、直盡其生平志事、與其爲人極力摧巇之、橫被之、

君父之前、關其口而奪之氣、使無以自明、嵩燾因是決然不敢赴京矣。

杜公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凡蒞官行己皆然。彼爲不善者、直自冥其心、惟利己之爲務而已、不務知



其他。苟爲明理之君子，得失必可以自喻。自問在官本無鋪張求名之心，又不善自表著，當時事蹟知者已少。又無子弟故舊能文章，有學識者相隨，可以發摠吾之志事。其一二見之日記中者，亦皆不能詳。凡人身外蹤影、流光四照，各有定量，無假人力。然根塵未斷，則此根塵之積流，漫爲語言，發皇爲事業，各自有精氣流行天地之間。因稍敘述其大凡，皆取其有關事局之大者，分條記之，使各備一義。至於居官治民與處朋友，儘有隨事料處，足資利益者，要皆職司所應盡，勢力所能爲，卽有愜心適意之處，舉不足言勞。其諸小節軼行，無關大

局利病得失則亦不勝記也。冀幸吾子孫博求名德高文諸尊老、賜之敘傳、志碑表、不嫌其多、其任舉一二事、賜之小記、亦足以存其人。蓋生平志事湮鬱多矣、吾亦無從申述、稍存此數十年之心迹、質之當世賢人君子、爲文一加表章、下慰九原幽鬱之思、以不至泯沒生平區區之用心、雖沒之日、猶生之年、亦自可告無憾矣。死生變幻、本難把捉。往時精力尙強、一切默自忖度、未遽自餒也。今年一病半年、病淺證深、屢至瀕於危。殆年逾七十、暮景日迫、正恐溘然一逝、更不必有徵驗。要之順受全歸、於人世爲虛生、於吾身則亦無多遺憾。當與



草木之榮落、逆旅之去來、等量齊觀、不必多生悲感、過
事鋪張。吾來蹤不昧、能默自喻、而與世緣相結太淺、以
我一生了我一生、應盡之責而已。少時讀張子全書、士
君子處治朝則德日進、處亂朝則德日退、慨然有感於
其言。程子所謂朋友相處、尤莫如相觀而善之意多、卽
是此義。及涖仕後、所見又微有進。末俗衰敝、矯矯自立
頗難其人。大抵營私利、負意氣、惟意見之爭、而於事理
之當否、流弊之終極、竟一無考覽。卽所處置諸事稍有
牽涉、便覺語言多、而情事每多迂回。莊生之言曰、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每竊自疑、竟莫知是非之果誰屬。

也。交涉既久、體驗漸深、則常愀然懷薄視之心。已而乃大悟曰、張子所謂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至日懷薄視人之心、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此所記專舉事之有成者言之、其爲同官所持不能成、與成而復變、概不具錄。其與同官議論參差、與其艱難委曲、遲久乃獲有成、一皆隱其言。爲夫任事在我、而展轉有弗達、由學識有未充也、無足與人校得失、稍自明其略如此。時在己丑九秋日、嵩燾病後自記。

吾自己丑後、諗知吾年衰邁、變故之起、多在倉卒、有應行紀錄之事、輒條列之。庚寅再病、又補錄數條、訖於今。

春手自寫定、未及半而病作、欲稍緩之、而恐人事已迫、來日將窮、勉強支持、日書數行、精力衰頹、控搏不及、每一執筆、譌誤百端。蓋吾一生未嘗稍自暇逸、病甚而益皇然如恐不及、稍存此區區心跡、不必議論識解之有足存與否也。

自曾祖父母以來、本爲巨富。吾父與伯母分析時、已日趨虛乏、各得歲租數百石、每歲衣食足資取給。道光辛卯以後、連年大潦、所受皆園業也。坐是益困於水。吾年十八入邑庠、則已歲爲奔走衣食之計。總是十餘年、以館爲生、然其志終不在溫飽。初遊嶽麓、與劉孟容中丞



交莫逆。會曾文正公自京師就試歸，道長沙，與劉孟容舊好，欣然聯此三人，僦居公棧，盡數月之懽，怳怳然覺理解之漸見，圓融而神識之日增，揚謂矣。其後與江忠烈公、羅忠節公遊，從長沙，頗見啟迪。此皆二十餘年事也。已曉然知有名節之說，薄視人世功名富貴，而求所以自立。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與，一皆準之以義，未嘗稍自貶損，於人世議論毀譽一無所動於其心。其初仕宦，卽自誓不以不義之財畱貽子孫。任巡撫及出使西洋，人視爲利端，吾於照例開支之外，分毫不敢踰溢。在官視國家公款，每重於私款。私款或供朋友



稱貸公款無遷就也。以是準之。今人多與鄙見違反。或至用相詬病。以是恍然。末俗之人心。必難以是耿介之操。強時以求合。所以每出一自試。而卽憂然乞歸。正惟同志之難其人也。

生平學問文章。勉強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屬意。惟思以吾所學。匡時正俗。利濟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氣不爲少衰。王少鶴通政歸粵西。小駐長沙。見語云。吾輩已近暮年。急須料檢生平志業。內疚之心。求所以信今而傳後。而觀君心志所屬。仍在用世。興事立功。與希榮計利之心。發用不同。而爲心之累同也。吾悚然有懼於其言。

而終不能一自克治。見聞所及、稍關利病得失、必反復推求其實、下至民間姦巧利弊、挾私求逞、引以爲世道人心之憂、常至拊膺感憤、結塞於心、皆此用世之一念生於其心、發於其事、自然感觸、而莫能自喻者也。追思老友王少鶴之言、深慙二十年無所長進、負此忠告、是以君子之學、首重治心也。

吾年七十、念兩孫皆立家室、宜知稼穡艱難、而吾生平所立資產、僅能使子孫免於飢寒、不能使有贏餘、亦當使各自歷練、知所循守。又吾方在兩宅、食用不能不任之兩婦、恐以後分析、必多齟齬、因及七十之年、覈計產



業作五股品分兩子兩孫各得一股舊屋兩棟兩婦分居已久因爲兩孫添置一屋住房略多於舊吾之一股專事酬應以省居酬應爲煩我自照常經理不欲以累子孫也每股得歲租鄉斛六百石存銀二千其畸零雜數竝先後典置各小莊皆併入我一股原約此股但有能經理卽存作公款如不願作公股聽從按股攤分可也。吾生平不樂爲家訓以爲子孫苟賢凡先人所言皆家訓也。如不能賢終日提命之漠然不顧況此區區語言之糟粕乎。故此所屬皆以發明生平志事竝不及訓誡子孫之言。要其爲訓誡亦無有備於此者矣。

三代禮樂、學校之遺蕩廢無存。蓋已起自戰國時。於是根本之教不行於朝廷。而一切苟且之政行焉。施之一家。與所以被之天下皆是也。國家盛時。家給人足。人重犯法。則風俗常厚。而人心之詭變澆漓莫能革也。至於末流之世。相與爲嗜利無恥、奇幻百出。士大夫公行之。莫有知其非者。道敝民頑。所謂邪正是非亦人人能言之。及其行之一。皆違反。無復戒慎恐懼之生於其心。於此而求有以自立。難矣。下至聲色之惑人。遊蕩之引人入勝。則凡世家子弟與其家業稍足自給。尤易於煽惑。無他。燕朋昵友交引於前。其黨類繁。其語言工。一與



爲緣而遂不勝其害也。是以學者有三閑之法。自誓此身不與匪人爲比。聞聲而遠避之。是謂先幾之閑。臨事設法毅然引去。是謂當事之閑。終日兢兢引以爲大辱。是謂終身之閑。然而君子立身行已。固有本矣。本立而所行自軌於法。此不可以僞爲也。未能及此。則常以二念自勵。曰知恥。曰有忌憚。凡爲不法。詭蹤隱行。未嘗不以爲恥。何如守此一語正用之。使諸惡不能上干吾身。至於忌憚之爲說。則君子所以成德。多由於此。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苟爲君子。則未有不以忌憚爲義者矣。人生數十年。學問事功正須各求所以自立。日加提

省則此不肖之念自反而聽命、非區區勸戒之能及也。其必應加勸戒者、則有一焉、鴉片煙而已矣。吾亦不願多言、有犯此者、先請改姓、勿爲吾子孫可也。

生平有最奇異之夢境、丁巳戊午之交、官京師、供職史館、讀

聖祖實錄、以不及生其時、爲私憾。嘗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當

國朝極盛時、上有

聖明之君、美惡是非鑒別分明、無從掩飾、但能勉力供職、

朝廷皆能辨之。然雍正、乾隆時人賢奮興、各舉其志、或稍拂

朝廷意旨、立蒙譴責、多不及申辨。惟

聖祖曲意陶成、期使人人輸寫其心意、而賢者有以自達、爲之思慕無窮。自是三夢

聖祖、或召對、或扈從在途、夢中惟沈吟詠歎

聖量之宏。其後入直

南齋、舉以語治貝勒、治貝勒因問所夢

聖祖作何形狀、答言西湖見

聖祖、御容闊大、與夢中全別、長面瘦削、白鬚長六七寸。



治貝勒擊節曰、君所見真

聖祖也。往年見

聖祖御容、良如君所謂闊大者。後奉

旨承修奉天

太廟工程、請見

聖祖御容、瘦削多鬚、正如君所夢。蓋晚年

御容如此、君豈曾歷

聖祖朝之舊臣耶。思慕所結、通之夢寐、自信非偶然也。生平膽薄多懼、人夜不能獨居一室。自粵東歸、讀書玉舫禪寺、設榻東軒、一僕隨之、僧眾皆居西院。每夜僕人



就食西院、寂然不聞人聲、窗外樹影橫斜、風聲時作、則默自省、一生所行、與在官舉措、刑賞、稍有一毫私意存於其中、鬼神皆得糾察之、遂覺此心泰然、藉以自鎮。庚辰歲展墓湘潭、叢木橋、原有莊屋一所、因改佃劉姓、住劉家大屋就宿焉。至則舉宅驚惶、亦不知爲何事。次晨有婦人推戶入、跪求拯救。問何故、曰、爲物祟、不勝其擾。昨夜公至、竟夕安然、此必畏公矣。爲書正氣歌一通畀之。其後辛未葬周夫人侯家墩、距墓數十武、侯家老屋頗有園林之勝、僦屋數楹、監修墓工。踰月墓成、歸期近矣、侯氏子告言、公將去、吾家日夕洵懼、莫知所措。問其

故曰婦爲物祟經年。前月議租始成。是夕園中花盆一例翻覆。喧擾數日。輒石交下。公至一日帖然。次日往啟柩甫行房中。忽下巨石一方。自是擾愈甚。一夕語婦。汝家明日有事。吾不可居。當先去。逾月再來。明日公果至。月餘竟獲安謐。所以舉家皆日夜憂公之去也。自少奔走衣食。涉厯仕宦。旣無承迎之才。性又迂直。爲人簡視多矣。亦從不敢與校。意者人見以爲可欺侮。鬼神別有以鑒其心。加異視焉。不與人世同其橫逆。此又鬼神之情狀與人異者也。因彙書之以志異。

湘陰文廟規模甲通省。大成殿前丹墀植桂二株。大皆



合抱、贅以石臺護之、寬廣七八尺。丁未春三月、桂臺滿生赤芝、是科嵩燾館選南歸、謁江督李文恭公金陵。公言此次館選來歷甚大、聖廟爲生靈芝。嵩燾答言、上科乙巳捷禮闈者三人、本科又兩人、公適移督江南、邑運方昌、宜有是瑞。公曰、不然、芝生在春三月、正當本科春闈、此爲君也。諸人未足當之。次年戊申大水、先光祿公經理邑公以仰高書院被水、令院長及肄業生移駐詩禮堂、因得就觀桂臺靈芝、細紋重臺、如雲生浪湧、爛熳無極、萬芝齊生、又似盤結縈繞、結成一整芝、允爲奇觀。數日卽爲肄業生掘取以盡。嵩燾兩遭大故、不及

散館、遂有壬子圍城之變。湘陰兵燹以來、井里蕭條、至無一般實戶。嵩燾四十餘年疾病偃蹇、以至衰老、未知此芝之生、爲祥爲孽、莫能明也。

與曾文正公四十餘年至交、其出任軍旅、籌兵籌餉、所以贊佐之尤力。其後請以劉孟容中丞及李次青及吾弟意城從祀省城曾文正祠、一二老於軍事者極口感歎、以爲宜稱。蓋曾文正公擢拔人才、文武吏至數千人、其以功建立專祠者亦不下數十百人、此外皆可以從祀者也。而在湖南皆無功效可紀。其後一二爲文正公優視、一皆晚進、分位不能相及。文正公始出、嵩燾實自



其家敦勸就道。劉孟容繼至。意城適館院署。當時創定規模。建立營制。由此數人發其端。其後或自將兵。或代籌餉。一皆爲文正公盡力。其性情道誼之契。亦實與諸人不同也。吾生平功名事業。甘居人後。未嘗敢有營求。獨念從祀文正公。與劉孟容諸人比例。尙幸無忝。其二關繫大局。又似勞績稍優。當以族之異日之公論。庚寅冬。忽聞黃子襄。劉祝廷。陳德生。以譚軍門勝達從祀文正祠。徑行入主。詢其由。則合肥傅相所奏請。要祇大概言之。未嘗及湖南省城當時爲劾剛嗣侯所阻。凡十餘年。嗣侯卒。諸人乃贊成之。因查譚軍門起自鮑武襄。

霆營、尙在湖北潰軍以後、最爲晚出。是時湖北肅清久矣、其立功稍及江南、擢任直隸正定鎮。合肥傳相牽連、爲請從祀、僅得行之直隸、湖南功蹟不相涉、聲名不相聞。以鮑武襄部落越無數等級附祀曾文正祠、於報功之典無可言、而於命祀亦太褻矣。援此爲例、以後從祀者何所底止。以同爲有功之人、不樂立異、而文正祠之附祀、於是瀆亂已甚。區區從祀之初心、渙然不復敢有覲望矣。著之篇末、敬告親友、弗爲是議。蓋凡衆人所爭競者、君子之所必求引避者也。自揣功能、譽望亦未足膺此、謹守生平之志、願勿使有溢量、斯理得而心亦安。

也。

己丑病後始爲遺言、庚寅病後又補錄數條。是歲十有一月、歸自湘陰、以草稿未易辨識、當以一冊書之。辛卯開春、錄及數十條而病作、日益沈篤、至不能握管、然日必數書之、每書或僅及數行。家人勸疾病愈、予曰、所以岌岌爲此、正憂此病之不可愈也。精神衰憊、十字九譌、祇用浩歎。辛卯二月十三日、嵩燾記。

李玉生告言、聞諸楊商農、始出洋設立新嘉坡領事、極有關係、言者至今歌誦、何爲不一載。予曰、出使西洋、京師士大夫所賤簡、尙有何功效可紀。故凡辦理



西洋事件概未一載。惟時一發明其理而已。抑事更有難言者。新嘉坡南洋一島。距中土爲近。來往所必經。應設領事。西貢之應設領事。倍甚新嘉坡。以本爲安南屬國。今地視新嘉坡加廣。民人又數倍焉。法人橫征暴斂。又非英人比也。吾自倫敦乞歸。泊舟西貢兩日。目悉其情狀。見西貢官爲言之。彼亦無以相難也。乃爲上書總署。痛切言之。終至阻遏不行。越三年。遂有滋擾安南之變。使早設立領事。必可以稍殺其勢。所係尤鉅。竝此等愈有疑難。愈須設法辦理。然非今人之所能知也。吾在倫敦所見東西兩洋交涉利

害情形、輒先事言之、以爲關繫。國體行之、又至簡易、不憚越職言之、而一不見納。距今十餘年、使命重疊、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諳知、不似從前之全無知曉而已。先之機會不復可追、未來之事變且將日伏日積、而不知所窮竟。鄙人之引爲疚心者多矣。於區區新嘉坡一領事何有哉。旣以告玉生、謹志其略如此。三月二十日、嵩燾病中記。



先大夫自敘後述

先大夫自敘一卷、己丑辛卯之際所條其生平志事、捐館前八十日手自寫定者也。自先伯子前卒、焯瑩等皆晚出、未能悉知先大夫行事。邇來麤有知識、朝夕侍側、則見其悲憫之意多而懽娛之日少。蓋先大夫抱道自重、人世通顯富貴之境一無所萌、其歆羨而蘊蓄於一心者、所施設亦未始或極其量、此自題小像所爲有一生懷抱幾曾開之歎也。泣讀自敘、乃益覺其言之痛焉。仰窺自敘旨要、大略有四、一曰紀實。凡事係大局、其效在百年、當時若無知其運量者繫焉、而事功之不著、文



告之事昭有勿贅也。一曰顯志。凡孤行其意功垂成而
被搖奪志事不顯於天下者繫焉而譏述或竊以爲說
論說或見沮於同官有勿及也。一曰微言。凡藉舒其抑
鬱之思與明其立身之義者繫焉而待人接物之誠家
居日用之節有勿錄也。一曰家誠。凡喪居之儀克己之
大較繫焉而以冥頑如焯瑩等無能仰承先志亦不屑
諄諄諭戒也。則如焯瑩等尙何忍言尙何忍言。顧念兵
興三十年豪傑勃興先大夫窮不齊齒吳羅達不躡蹤
曾胡憂議畏譏退而著書而殷殷以時局爲己憂輪囷
胸中莫能盡見諸行事是大可悲也。讀遺書及今所自

敘知其自傷有尤深矣。若是其烏能不冀諸今世操人
倫鑒負文名者有以張之耶。倘採擇一二事著之篇、揭
其苦心、俾後之夷考其人者不或惑於當時之謠誣、先
大夫之所大幸也。不然、著其行實、有以補自敘之缺略、
則尤予小子之所深感焉。壬辰夏日、不肖子焯瑩泣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四十六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页数=844

SS号=12365613

DX号=000007507320

出版日期=2007. 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